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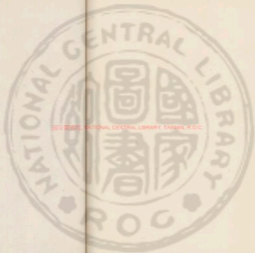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御製貞觀政要序

朕惟三代而後治功莫盛於  
唐而唐三百年間尤莫若貞  
觀之盛誠以太宗克己勵精  
圖治於其上而群臣如魏徵  
輩感其知遇之隆相與獻可  
替否以輔治於下君明臣良



其獨盛也宜矣。厥後史臣吳  
兢采其故實編類為十卷。名  
曰貞觀政要。有元儒士臨川  
戈直復加考訂註釋附載諸  
儒論說以暢其義。而當時大  
儒吳澄又為之題辭。以為世  
不可無其信然也。朕萬幾之  
暇。銳情經史。偶及是編。喜其  
君有任賢納諫之美。臣有輔  
君進諫之忠。其論治亂興亡  
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為鑒  
戒。朕甚嘉尚焉。顧傳刻歲久。  
字多訛謬。因命儒臣重訂正  
之。刻梓以永其傳。於戲。太宗

在唐為一代英明之君。其濟世康民。偉有成烈。卓乎不可及已。所可惜者。正心修身。有愧於二帝三王之道。而治未純也。朕將遠師往聖。允迪大猷。以宏至治。固不專於是編。然而嘉尚之者。以其可為行遠登高之助也。序于篇端。讀者鑒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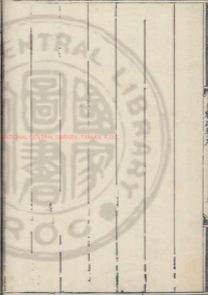
成化元年八月初一日



貞觀政要集論題辭

夏有天下四百五十餘年。商有天下六百三十餘年。周有天下八百六十餘年。二代以後享國之久。唯漢與唐。唐之可稱者三君而已。太宗文皇帝身兼創業守成之事。納諫求治。勵精不倦。其效至于米斗三錢。外戶不閉。故貞觀之盛。有非開元元和之所可及。而太宗卓然為唐三宗之冠。史臣吳兢類輯朝廷之設施。君臣之問對。忠賢之諍議。萃成十卷。曰貞觀政要。事覈辭質。讀者易曉。唐之子孫奉為祖訓。

聖世亦重其書。澄備位經筵時。嘗以是進講焉。夫過



唐者漢孝文之恭儉愛民可鏡也。超漢者夏大禹之好善言惡有酒可規也。繼夏者商成湯之不通聲色不殖貨利可師法也。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文武之德。且棄之猷具載二南二雅周頌之詩。名誥立政無逸之書。義理昭融教戒深切率而由之。其不上躋泰和景運之隆乎。然辭之行遠必自邇。辭之登高必自卑。則貞觀政要之書何可無也。庶士戈直考訂音釋。附以諸儒論說。又足開廣將來進講。此書者之視聽。其所裨益豈少哉。前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吳澄題辭

二帝三王之治後世莫能及者。順人之道盡乎仁義也。唐太宗以英武之資克敵如拉朽。所向無前。天下甫定。魏鄭公力排封德彝之繆。以仁義進。雖太宗未能允迪其實。有愧於脩齊。然四年之間。內安外服。貞觀之治亦仁義之明效歟。史臣吳兢類為政要。凡命令政教敷。復逆詢謀之同。譽諤之異。所以植國體而裕民生者。赫赫若前日事。江右戈直集前賢之論。以釋之。翰林草廬吳公叙其首。以屬於余。值拜奎章。名命道廣陵。謀於憲使。日新程公將有以廣其傳也。程公慨然即以學廩之羨。餼諸梓鳴呼仁義之心。亘

古今而無間。因其所已然，勉其所未至，以進輔於  
聖朝。則二帝三王之治，特由此而推之耳。觀是編者  
尚勗之哉。

至順四年歲在癸酉正月辛卯前中奉大夫江南諸  
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奎章閣大學士郭思貞書

貞觀政要者唐太宗文皇帝之嘉言善行良法美  
政而史臣吳兢編類之書也。自唐世子孫既已書  
之屏，惟銘之几案，祖述而憲章之矣。至於後世之  
君，亦莫不列之講讀，形之論議，景仰而做法焉。夫  
二帝三王之事尚矣，兩漢之賢君六七作，何貞觀  
之政獨赫然耳目之間哉。蓋兩漢之時世已遠，貞  
觀之去今猶近，遷回之文高古爾雅，而所紀之事  
略吳氏之文質樸，該贍而所紀之事詳。是則太宗  
之事，章較著於天下，後世者豈非此書之力哉。  
夫太宗之於正心脩身之道，齊家明倫之方，誠有





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至於垂世立教之美典謨諫奏之詞可以弘闡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備加甄錄體制大略咸發成規於是綴集所聞參詳舊史採其指要舉其宏綱詞兼質文義在懲勸人倫之紀備矣軍國之政存焉凡一帙一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貞觀政要庶乎有國有家者克遵前軌擇善而從則可久之業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豈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已哉其篇目次第列之于左

第一卷

論君道第一

論政體第二

第二卷

論任賢第三

論求諫第四

論納諫第五

第三卷

論君臣鑒戒第六

論擇官第七

論封建第八

第四卷

論太子諸王定分第九

論尊敬師傅第十

論教戒太子諸王第十一

論規諫太子第十二

第五卷

論仁義第十三

論忠義第十四

論孝友第十五

論公平第十六

論誠信第十七

第六卷

論儉約第十八

論謙讓第十九

論仁惻第二十

慎所好第二十一

慎言語第二十二

杜讒邪第二十三

論悔過第二十四

論奢縱第二十五



論貪鄙第二十六

第七卷

崇儒學第二十七

論文史第二十八

論禮樂第二十九

第八卷

論務農第三十

論刑法第三十一

論赦令第三十二

辯興亡第三十三

論貢賦第三十四

第九卷

議征伐第三十五

議安邊第三十六

第十卷

論行幸第三十七

論畋獵第三十八

論災祥第三十九

論慎終第四十



集論諸儒姓氏

柳氏芳

字仲毅蒲州人唐玄宗時進士肅宗時繼續國史

劉氏照

字耀遠范陽人五代晉時丞相撰舊唐書

宋氏祁

字子京安陸人宋仁宗時進士為翰林學士撰新唐書列傳

孫氏甫

字之翰許昌人宋仁宗時進士為諫官撰唐史記及唐史論斷

歐陽氏脩

字永叔廬陵人宋仁宗時進士至參知政事太子少師撰新唐書

紀志有

曾氏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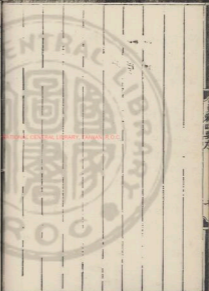
字子固南豐人宋神宗時擢中書舍人有文集

司馬氏光

字君實涑水人宋哲宗時拜左僕射贈太師撰資治通鑑

孫氏洙

字巨源廣陵人宋神宗時進士為諫官有文集



范氏祖禹

字淳父成都人宋哲宗時為翰林學士撰唐鑑

馬氏存

字子才宋哲宗時進士有文集

朱氏黼

字子毅開封人宋高宗時狀元為待制撰史論

張氏九成

字明仲建安人宋高宗時進士為諫官撰讀史管見

胡氏寅

字伯恭東萊人

唐氏仲友

字金華人

葉氏適

字正則永嘉人

林氏之奇

字少頴三山人

真氏德秀

字希元建安人

陳氏俸備

字仙厚三山人撰文獻

尹氏起莘

括蒼人撰通鑑綱目發明

程氏祁

呂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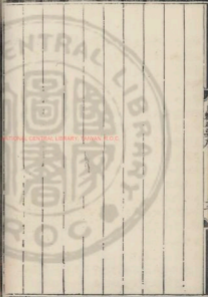
未評名字撰通鑑精義



貞觀政要

戊直集論

愚按貞觀者唐太宗表年之號也易大傳曰天  
地之道貞觀者也猶言天地之文理主於正以  
示人也政要者唐史臣吳兢類輯貞觀間君臣  
之嘉言善行良法美政之大要也唐史本紀曰  
太宗姓李氏諱世民母曰太穆皇后竇氏生而  
八世孫高祖次子也高祖曰太穆皇后竇氏生而  
不驚方四歲有書生獨高祖曰公貴人也必有  
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日之表其年幾有  
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既去乃象其語名之曰  
世民及長聰明英武有大志惟屈節下士結納  
元豪傑佐高祖以定天下禪讓唐明帝隆義字  
德封世民為秦王九年立秦王世民為皇太子  
聽政是年八月即皇帝位明泰元貞觀在太子  
元二與三年為一帝代之賢君其言行之美政  
皆聚此書也後文宗讀此方從諫樂善之道大  
初政歸為清明則宗也無補於治云和





貞觀政要卷第一

論君道一

君道第一 九五章

論政體二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一作腹腹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人擾一作擾且復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為之解體怨讟既作怨一作怨離叛亦興朕每思

此不敢縱逸諫議大夫唐制掌諫論得失魏徵任賢

為對曰古者聖哲之主皆亦近取諸身故能遠體諸

物昔楚聘詹何楚春秋時國名借稱王詹何楚詹尹

問焉出問其理國之要詹何對以脩身之術楚王又

問理國何如詹何曰未聞身理而國亂者陛下所明

實同古義按通鑑武德九年太宗謂侍臣曰君依於

腹飽而身斃國體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

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

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嘗以此思之故不敢縱逸也與此章辭異而旨同故附見于此

愚按中庸九經脩身為先大學八目脩身為本古者二帝三王之治未有不先正其身而能正天下者也故堯必克明俊德而後任黎民時雍舜必克明俊德而後任黎民時雍禹必克明俊德而後任黎民時雍



先而後能辨南登賢教湯必懋昭大德而後能  
表正萬邦也天下者景也未有表正而景由者  
也身者源也天下者流也未有源清而流濁者  
也後之人君若漢高之約法除苛文景之興  
刑措宣帝之綜核名實光武之恭勤儉約明帝  
之明察善斷孝章之寬厚長者其愛民之心治  
民之具蓋亦有合乎先王之身心與家國天下  
有未純焉者爾由此觀之身心與家國天下為  
一者三代以上之治也身心與家國天下為二  
者三代以下之治也唐太宗以英武之姿當大  
亂之後復芟除群辟拓定四海一旦君臨南面首  
告其群臣曰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身正則  
而影曲者斯言也非三代以下之言也八日于  
特正當告之與于以發明心術之微可也顧乃  
開揚聖學之奧以中庸之九經大學之八日于  
以楚王詹何之言言之何其達哉使太宗斯時  
得聞二帝三王之學必將終始如一而無晚  
治而己耶惜乎太宗無宮闈之懼矣豈特貞觀  
能贊美之而不能取也夫抑有所感也夫

貞觀二年太宗問魏徵曰何謂為明君暗君徵曰君  
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詩云先人

有言詢于芻蕘詩大雅板篇之辭芻蕘採薪之人言

詩故以人代昔唐虞之理理本作治蓋避高宗諱故

以理代治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謂開四方之門以

視聽以決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是以聖無不照故共鯨之

徒不能塞也共音恭鯨音衆共工唐虞官名古之世

鯨治水無功舜流共工于幽靖言庸回不能感也書

曰靜言庸遠靖與靜同回亦違秦二世則隱蔽其身

也謂靜則能言用之則不然也



捐隔踈賤而偏信趙高及天下潰叛不得聞也指秦也秦二世始皇少子名胡亥嗣位二世皇帝趙高  
也秦二世始皇少子名胡亥嗣位二世皇帝趙高  
秦宦者二世用之為相二世帝居禁中公卿希得朝  
見盜賊益多二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舉兵向關  
世後為高所弑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舉兵向關  
竟不得知也并平史切梁武帝姓蕭名衍任齊封梁  
時侯景東魏巨野侯侯景反侯景野共怨并帝從朱异之議  
納景為大將軍及景反侯景野共怨并帝從朱异之議  
而所逼侯景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  
得也謂音濼劫也隋煬帝姓楊名廣文帝次子也  
得告者皆不以實開由是盜賊競起臨沒那是故人  
聽皆弗之知煬帝後為宇文文化及等所弑是故人  
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  
大宗甚善其言

其要矣夫曰善則天下為耳目故聰明廣君以近  
惟在於遠途大小而已矣失之分  
唐氏仲友曰兼聽則公正壅蔽則偏信則  
浸潤膚受行此親微論聽鈞任用之本  
者始太宗問簡而不當矣然兼聽則明偏信  
者暗也明之與暗又有存於中者馬克之欵明  
之聽明乃其中高澄微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妍  
始輕重物而見者也微味者昏若反是此又  
明暗之所分蓋偏信則易於蔽而兼聽亦有  
當擇惟明足以燭理何施而不可哉君天下  
者欲逃於堯舜之明當自格物致知之學始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  
難守成亦作高書左僕射高書左僕射音夜九言尚書  
守文後同高書左僕射高書左僕射音夜九言尚書  
守武官有主射以智理六官為令之憲今關則總者  
為置左右僕射掌統理六官為令之憲今關則總者





事宰相房玄齡評見任賢為對曰天地草昧易屯卦柔得

之草創為難魏徵對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昏

狡百姓樂推樂音洛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為難然

既得之後志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

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弊恒由此起恒胡登切常也以墮而

言守成則難太宗曰玄齡昔從我定天下備嘗艱苦

出萬死而過一生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徵與我安

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踐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成之

難也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者當思與公

等慎之拜疏通鑑下及此言四海之禍也

范氏祖高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寡守成而失之

者多周公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

知稼穡之艱難故禍亂未嘗不生於安逸也然

非特創業之君守成為難其後嗣守成尤難也

難雖明者亦有所慮周宣王六月出師不以為難

而末年庭燎那晨以視朝為不易漢高帝好謀能

聽從練若轉圜之易而末年欲易太子以聽言為

甚難是以文帝之世魏徵有失於安逸之戒

唐氏仲友曰太宗之問禍福之機房魏之對更為

本末若古創業易太宗身更其難此不可不為言

矣守成易太宗之意加謹於守成之難明哉

漢高祖自古人君創業守成鮮有身兼之者周武

也而不及創業惟神禹在帝位十年成湯在帝

位十三年兼創業守成之事者也然以書傳致



之禹不以治水敷土為難而以本國邦寧為難  
湯不以升所伐桀為難而以時悅克終為難  
創業果易而守成果難乎蓋創業逆境也  
進德守成順境也易以衰德太宗身兼創守  
成之事不以其已能者自滿而以其  
未能者為懼其致貞觀之治也宜哉

貞觀十一年特進漢世諸侯功過得減朝廷所敬異

魏徵上疏曰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  
雄南面臨下易說對曰聖人南面皆欲配厚

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支百世傳祚無窮打祿

然而克終者鮮也土聲少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  
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詩大猷蕩蕩之辭音蕩封之  
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彊銳成三十

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  
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焉不欲社稷之長

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禁名履矣夏末淫暴恃其  
富彊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而自奉採域

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官苑是飾臺榭是崇徭役  
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嚴重內多險忌諛邪者必受其

福切謂也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排殺君臣道

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  
手切謂也子孫殄絕殄音為天下笑可不痛哉聖

哲乘機挫其危溺切核也八柱傾而復正淮南子曰

入於地。東曰崑崙山為柱。地之中也。四維施而更

張。張。音夫。廢也。更。平聲。管子曰。禮義廉。遠。肅。通。安。不

踰於期月。期。與。其。同。謂。周。一。歲。之。月。也。論。語。勝。殘。去

殺。無。待。於。百。年。勝。平。聲。去。土。聲。論。語。曰。善。人。為。今。宮

觀。臺。榭。盡。居。之。矣。觀。去。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

媛。盡。侍。於。側。矣。也。言。設。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

鑒。彼。之。所。以。失。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

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武。王。克。商。則。走。反。入。登。鹿。臺。蒙

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

命。南。宮。括。散。毀。阿。房。之。廣。殿。阿。於。何。切。房。讀。曰。旁。秦

亡。於。峻。宇。中。珍。寶。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思。安。處。於

早。宮。處。上。聲。後。同。論。語。曰。早。宮。空。而。盡。力。乎。滿。溢。則

神。化。潛。通。無。為。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即。仍。其

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柱。棟。參。玉。砌。以。土

堦。堦。音。弟。茨。不。剪。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

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

也。若。惟。聖。罔。念。周。書。曰。惟。聖。罔。念。作。狂。言。不。慎。厥。終

忘。締。搆。之。艱。難。締。音。希。締。也。謂。天。命。之。可。恃。忽。采。椽

之。恭。儉。搆。音。捕。也。追。雕。牆。之。靡。麗。因。其。基。以。廣。之。增。其

舊。而。飾。之。觸。類。而。長。掌。不。知。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



是聞斯為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亂與亂同道莫可測也

測一作測

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

人怨

夫音扶後同

人怨則神怒神怒則災害必生災害既

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鮮矣順

天革命之后將隆七百之祚

隆一作基左傳曰成王定鼎于郊

貽厥子孫傳之萬葉難得易失

易以故切後同

不念我

按通鑑係十一年正月上作飛山宮故魏

是月徵又上疏曰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

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

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

知其不可而况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

位也

居域中之大

老子曰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

將崇極天之峻

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廢其

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

者也凡百元首

康書曰元首明哉所以喻君也

承天景命莫不殷憂

而道著

殷憂憂之盛也

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

者蓋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

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

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

胡越者極南北之間言至異可同也

傲物則骨肉為行路

言至親反疏也

雖董之以嚴刑

董督也

用威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

怨不在大可畏惟人

載舟覆舟所宜深慎

家語曰君者舟也庶

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也

奔車朽索其可忽乎

朽許九切索錄各切

夏書曰予臨北民衆乎若朽索之御六馬

君人者誠

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

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

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

樂音洛復例盤遊豉獵也夏書曰不敢盤于遊

田三驅者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易比卦六五王用三驅失前禽蓋猶

或潘祝網之義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

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思所加則思無因

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

茲九德廣書皋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柔柔而立恩

強而義義者人之德見於行者九九蓋知人之事也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

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効其

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孟子曰一

諸侯度豫樂遊也言王者一遊一豫皆有遊一豫為

患及民而諸侯所取法不敢慢遊以病民也可以養

松喬之壽仙人之有壽者鳴琴垂拱不言而化家語

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垂拱者垂衣拱手無為而治也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

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按通鑑係十一

此太宗手詔答曰省頻抗表省悉非切視也誠極忠款若若切誠





也言窮切至披覽忘倦每達宵分夜半非公體國情

深啓沃義重啓開也沃灌也尚書高宗命傅說曰啓乃心沃朕心豈能示以

良圖匡其不及朕聞晉武帝自平吳已後晉武帝後

留心治政何曾字穎考仕魏為司徒退朝謂其子劭

平生常語此非貽厥子孫者爾身猶可以免指諸孫

曰此等必遇亂死及孫綏果為淫利綏字伯蔚所戮

謂曾之不忠真罪大矣夫為人臣當進思盡忠退

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年起博前子所以共為

理也曾位極台司三公上應三台台司者三公之位也名器崇重當直

辭正諫論道佐時今乃退有後言進無廷諍以為明

智不亦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語孔子吾將求曰

案事等弦韋弦弓弦韋柔皮也韓子曰西門豹性急

必望收彼桑榆期之歲暮不使康哉良哉獨美於往

日美亦作盛廣書舜卑陶廣歌若魚若水遂爽於當

今蜀先主曰朕朕良哉庶事康哉遲復嘉謀犯而無隱事君有犯

而朕將虛襟靜志敬佇德音按太宗此語道微





愚按太宗以開世之才內憂群臣外清四夷其  
視取天下有不足為者况於守天下乎故魏徵  
因其問而對以甚難魏徵欲雖人之所易哉  
蓋自古人主在憂危則思敬畏則亂者  
治矣居安樂則懷寬怠懷寬怠則治者寡矣周  
宣能謙於此伐之日而不能謙於庭燎鄉晨之  
時齊或知深於平吳之先而不能謙於天下  
魏之機明皇首誅諸孽安居而禱山之舉生惡  
宗平蕩淮蔡休兵而弘志之稱作唐虞盛治  
鏡象繫於一曰為君者宜徒然哉昔定公問一  
則說微之言其一言與孫者乎

政體第二

三凡十

貞觀初

太宗謂蕭瑀

瑀字時文漢梁明帝子也高祖入關瑀之機尤深大夫武德初遷

內史令貞觀初拜太子少師逆權射人逆御史大夫參預朝政後拜太子少師卒諡曰恭帝以性惡改諡貞曰朕少好弓矢去聲非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

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聞其故工曰木

心不正則脉理皆邪皆一作多弓雖剛勁而遺箭不直非

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

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為理之意固未及

於弓弓猶失之而况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

京官謂京師官唐制五品以上皆以名聽制授更宿中書內省更平聲唐制中書內省在禁中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

教得失焉

范氏祖禹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太宗因識弓之未精而知天下之理已不能盡詢訪於衆而不自用其所以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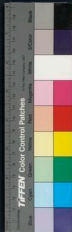
胡氏寅曰太宗射藝絕世天無虛發若使弓材不  
良發矢不直則當危幾交急之時所欲斃者不能  
應弦而倒而實於殆也又矣工人之意則不為是  
蓋見太宗之微故借弓為喻所以規之也猶曰君  
心不正則言行皆邪勢孽孽嚴而出政不善云爾  
執轡之言所謂伯牙之彈而太宗聞之異乎子期  
之聽邪太宗英才蓋世群臣亦一時豪傑多不可  
以望清光而造弓者乃自外而窺其內象不可  
蓋如此人君可不慎哉凡人能反求諸己者實難  
太宗雖視於聽德之穩然能因是召見京官同民  
疾苦政事得大是

亦為君之道也  
惡按古者工執藝事以諫因時見於傳不謂虛  
之弓工能見太宗之微而有未心不正表裏皆  
邪之語斯言也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董子曰  
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  
百官以正萬民而遠近莫不一於正不知太  
宗果能因工人之言而類類於經傳之言乎  
視元年太宗謂黃門侍郎

王珪賢為見任曰中書所出  
詔勅中書有武德三年改內書省曰中書省唐制  
為寬令二人侍郎二人右議大夫四人右補闕六  
人令之貳也其屬則有舍人六人右散騎常侍二人  
右拾遺六人起居舍人二人時頗有意見不同或兼  
中書門下與尚書號曰三省

錯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書門下  
則與中書參總馬置侍中二人黃門侍郎二人侍中  
之貳也其屬則有左散騎常侍二人左諫議大夫四  
人給事中四人起居郎二人補闕二人左諫議大夫四  
二人左拾遺二人弘文館亦隸焉本擬相防過誤人  
之意見姦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為去或有護

己之短忌聞其失有是有非銜以為怨切舍也或有  
苟避私隙相惜顏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難違





柄是不惟法度之善其中微成  
難於法外者豈不尤深切矣哉

貞觀二年太宗問黃門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理國  
多劣於前古何也對曰古之帝王為政皆志尚清靜  
以百姓之心為心近代則唯損百姓以適其欲所任  
用大臣復非經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如  
宣帝時丞相韋賢通禮經相學易之類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決定由  
是人識禮教理致太平近代重武輕儒或參以法律  
儒行既虧行去淳風大壞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  
中有學業優長兼識政體者多進其階品累加遷擢  
焉

胡氏寅曰上既深問致亦決矣如是則無女珠之  
益矣前古凡幾古近世凡幾世珪宜復帝曰不知  
陛下所措為何代請得論之如是則有西事歐皆  
之功矣若魏晉而下則無足言君自兩漢則歐皆  
文學之美不如東漢名節之稱而風俗厚薄治化  
淳薄無不本於人君者忠臣事君必勉其所不能  
而獎其所未至而漢盛時太宗所可及  
也為湯文武之業豈不在所希慕乎

愚按太宗近代者於前古之問自三代以下之  
儒我問也王珪首以漢古之對而謂近代重武輕  
儒果何所指也夫古者卑養親愛伊傅則君此  
所謂儒也以明體適用之學辨別世於極治者  
也豈特漢之經術比哉太宗以學業優長者果真儒乎  
政體者進其階品不知學業優長者果真儒乎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  
而居委任實重詔勅如有不穩便皆須執論比來  
音此惟覺阿旨順情唯唯苟過唯唯至遂無一言諫諍





者豈是道理若惟署詔勅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煩簡擇以相委付自今詔勅疑有不穩便必須執言

無得妄有畏懼知而寢默按通鑑是年四月上始御

去蘇等皆領首端故事九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簿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

中書侍郎中書令省書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

上始申明舊制由是斷有駁事

范氏祖高曰朝廷設官分職非徒使上下相從欲

交備其職不違也故書曰百官備職苟取充位而

奉行上令則是胥史而已不明之君自以無過惡

人之言是以政亂而上不聞太宗勅責而使之言

不可得也

呂氏曰或王諤諤高昌翁封唯唯而亡蓋朝

廷之上和而不同論諤往來務求至當此諤之

不昌乎其或君臣上下有非不諤相順從以

為言同此唯唯之風也動地

進而君子退安得而不亡乎是遺也

為然秦人唯言而亡漢家河諤而昌諤人唯諤而

亡唐家河諤而昌諤未有唯唯而亡亦未有河諤

者也不昌

愚按舜命龍作納言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說

者謂後世中書門下之職即納言也夫出者受

上言以宣於下納者陛下言以聞於上而允者

貞觀四年太宗問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隋文華

聖弘農人後周朝以元舅執政

位相國封隋王受周禪國號隋對曰克己復禮孔子

去已私復還天理也

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朝或至

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宿衛之士傳殫而食

珠熱

珠熱

珠熱

珠熱

珠熱

珠熱

珠熱

珠熱

珠熱

珠熱

珠熱

珠熱

珠熱

珠熱

珠熱

也雖性非仁明亦是勵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

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扶音心暗則照有不

通至察則多疑於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隋文帝

得之時周宣帝既喪恒恐群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

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

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相去聲惟即

承順而已朕意則不然以天下之廣四海之衆千端

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商量音宰相籌畫於事穩

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機音與執同言日之

至多也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

中於理也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

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豈如廣任賢良高居深

視法令嚴肅誰敢為非因令諸司因令之若詔勅頒

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便即施行務盡

臣下之意

范氏祖禹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

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賢者不得為

矣臣於朝比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

時為一相總百官自視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

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

萬物生矣君不勞所以不遠所治者大所以明也

臣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己之身代百官







其次為股肢。又其次為耳目。又其次為爪牙。天下之疲癯殘疾，則癩病疾，病舉切舌身者也。唐虞三代，康強無事之時也。春秋戰國，病風虎焉之時也。三國南北朝，病攻擊靡碎者也。隋占唐與，其病愈新起之時乎。慎其起居，節其飲食，兢兢焉，保護之可也。一有觸犯，不惟病之復作，且不可復愈矣。雖然，先儒嘗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況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已如手足，疾痺癢已，不實為身使，太宗而已。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興有衰，猶朝之有暮，皆為救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諂者日進，既不見過，所以至於滅亡。朕既在九重，門九重，不能盡見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可愛非君。

可畏非民，君可愛而民可畏也。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魏徵對曰：自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履理忘亂，所以不能長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內外清晏，能留心理道，常

臨深履薄，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猶可畏之甚也。國家曆數，曆數者帝王相繼之自然靈長。臣又聞古語云：君舟也，人

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聖旨。

愚按書曰：陶子四兵，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所以通下情而防壅蔽也。太宗以廷臣為耳目，有合於此，舉又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于所以畏於此，則君臣之相像，或如此，誠有天下者之憂也。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顛而不

扶焉用彼相

為於度切相去聲見君道篇注

君臣之義得不盡忠匡

救乎朕嘗讀書見桀殺關龍逢

音步桀夏桀見君道篇注關龍逢夏之賢

大夫韓漢誅鼂錯上音鴻下音攝蓋錯穎川人漢景帝被殺吳楚七國遂反策未嘗不廢書歎息公等但

能正詞直諫裨益政教終不以犯顏忤旨

有誅責朕比來比音臨朝斷決亦有乖於律令者公

等以為小事遂不執言凡大事皆起於小事小事不

論大事又將不可救社稷傾危莫不由此隋主殘暴

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蒼生罕聞嗟痛公等為朕思隋

氏滅亡之事為去聲朕為公等思龍逢鼂錯之誅君

臣保全豈不美哉

臣保全豈不美哉

復同朕為公等思龍逢鼂錯之誅君

林氏之奇曰君臣之間其安危禍福之所在未嘗

不相與共之也夏桀亦不免於亡虞世基亦不免

於死故龍逢既諫而桀亦不免於亡虞世基亦不免

於死夫夏桀之殺龍逢也世基之相場帝豈不以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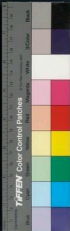
已之意為自得哉及其危禍之至而俱以不免此

太宗所以戒其臣使之為已思場帝之亡也亦為

之念龍逢之死也由是言之君之納諫臣之進諫

豈非相保乎後能相保乎君臣二心則君體其臣臣體其君上下交

也君以思隋氏滅亡之心為臣以君之心為心其上



致貞觀之治也

貞觀七年太宗與秘書監

唐制秘書省置監一人掌外國經籍圖書之書有二

屬而修其職少監為之丞魏徵從容論自古理政得

失從即容切從因曰當今大亂之後造次不可致理到切後同造微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則憂死亡憂死

亡則思理思理則易教易以政切後曰然則亂後易教猶飢

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勝

勝去上聲此大亂之後將求致理寧可造次而望乎

微曰此據常人不在聖哲若聖哲施化施于上下同

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朞月而可信不為難三年成

功猶謂其晚謂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太宗以為然

德彝名倫以字行觀州人初仕隋為起居舍人佐

干高祖為秦王崇謀軍事貞觀初拜等對曰按通鑑

右儒射平濫曰明後以邪佞改過等對曰無等字

之曰三代以後作之一人漸澆訛上古切謬也故秦

任法律謂秦之治專用刑漢雜霸道謂漢之治以王

純也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說

論一作恐敗亂國家微曰五帝唐史記謂黃帝顓頊帝

國書序以少昊顓頊高辛三王夏商周創業之主不

易人而理易如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於當時

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



七十餘戰其亂甚矣既勝之後便致太平黃帝軒轅

雖有熊氏蚩尤古諸侯之無道者蚩尤作亂黃帝九微陣諸侯與戰於涿鹿之野遂禽獲之而萬國和九

黎亂德顛頊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理九黎或尤之

高陽氏黃帝之孫也國語楚觀射父曰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人神雜糅不可方物顛帝承之乃命南

正黎司地以屬神大桀為亂雲而湯放之在湯之代

即致太平桀夏王名履於湯被主名履桀不務德而

位而死湯乃踐紂為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

平紂殷王名受武王周文王之子名發紂淫亂日甚

克殷二年太子若言人漸澆訛不及純樸至今應悲

為鬼魅當也寧可復得而教化耶德義等無以難

之難也然咸以為不可以上文接通太宗每力行

不倦數年間海內康寧突厥破滅突厥沒切厥九勿

古匈奴北都也居金山之陽夏曰獫狁商曰鬼方周曰獫狁其別都九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與中國抗衡

臣服於唐因謂群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

必不可行帝道三道惟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

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以來常為中

國勅敵勅者擊也今酋長酋意由切長者並帶刀宿衛

部落皆嚴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也顧謂

徵曰玉雖有美質在於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

不別礫音的若遇良工即為萬代之寶朕雖無

美質為公所切磋七多切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勞公約朕以仁義弘朕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

足為良工爾按史傳曰帝納其古不疑於是天下大

商端嶺戶閩不閉行抹不費檢取給於道帝謂群臣

曰此微勤我帝王與治道在飽時而為之觀時在至

明至明在至公至明則理無不通至公則事無不至

正通於理故能發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

之教弊變教立其治三年有成則聖孔子曰如有用

我者預月而已可也雖有歲則聖人多非聖可見

才不後通之為天者雖有歲則聖人多非聖可見

誠得聖人之意文皇納其言而不惑或觀公之論

德不意其功乎致時大道為納其言而不惑或觀公之論

法不意其功乎致時大道為納其言而不惑或觀公之論

范氏相頌曰太宗可謂治之矣夫莫不惡危而欲安

欲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安

欲治天下則順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安

太宗從之則微而不徒德矣行之而能治之則安

義之放如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於下此所力行耳

及也所不為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於下此所力行耳

美質為公所切磋

勞公約朕以仁義弘朕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

足為良工爾

商端嶺戶閩不閉行抹不費檢取給於道帝謂群臣

曰此微勤我帝王與治道在飽時而為之觀時在至

明至明在至公至明則理無不通至公則事無不至

正通於理故能發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

之教弊變教立其治三年有成則聖孔子曰如有用

我者預月而已可也雖有歲則聖人多非聖可見

才不後通之為天者雖有歲則聖人多非聖可見

誠得聖人之意文皇納其言而不惑或觀公之論

德不意其功乎致時大道為納其言而不惑或觀公之論

法不意其功乎致時大道為納其言而不惑或觀公之論

范氏相頌曰太宗可謂治之矣夫莫不惡危而欲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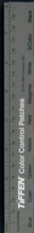
欲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安

欲治天下則順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安

太宗從之則微而不徒德矣行之而能治之則安

義之放如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於下此所力行耳

及也所不為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於下此所力行耳





錄之以行理之義先之以教諭示之以好惡也  
無以進其因不能使於人未幾君子之器也  
愚按仁者心之德而愛之理義者心之制而有也  
古之聖人體之於心行之以於身措之於家國如天  
下無存於未幾之時守之於身措之於家國如天  
能無天史之難也時有氣無不仁道聖  
此豈可以偶而為之擊而取之哉則仁義既齊聖  
學操塞孟子於戰國之時汲汲然以仁義為事則  
梁之君則見謂迂闊而與之行也自時無黃老則  
自謂馬術者有之矣自謂本朝霸道不喜書生  
若不信術者視仁義不過尊之以英武間力行之  
當器而反享千載之德外戶不閉之於野  
微之請故能致仁義之效然太行之於野  
職於刑措亦可謂仁義之效矣然太行之於野

知求之於紀綱外事其不知反之於吾身方寸  
之問如求之於外徒鍊為而不知行之於官  
隱微之際故始以從名而內之仁義蓋外似而  
夫外以出官女為名而內之仁義蓋外似而  
打格時始衡決其於聖人之仁義蓋外似而  
漢名詞而實年也夫自康康八百餘年君而後  
其不數也幸而有仁義之君而後  
聖人之道則又若砥礪之於美玉  
豫臣豈非聖道不明有君  
無臣之所致乎烏乎惜哉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隋時百姓縱有財物豈得

保此自朕有天下已來存心撫養無有所科差人人

皆得營生守其資財即朕所賜向使朕科喚不已雖

數資賞賜音亦不如不得魏徵對曰堯舜在上百

姓亦云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含哺鼓腹而云帝何力

於其間矣竟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

我今陛下如此含養百姓可謂日用而不知又奏稱

晉文公晉春秋時國名文公晉君名重耳出田逐獸於礪徒浪切入大

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

將安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出澤而

受之於是送出澤文公曰今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

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雁而徙之小澤則有

鰲丸之憂鰲音曹也龜鼈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必有

釣射之憂射音石也今君出獸場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

文公曰善哉謂後者記漁者名徒去聲漁者曰君何以

名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國慈愛萬人薄賦歛去聲

輕租稅臣亦與焉與去聲君不尊天不事地不敬社稷

不固四海外失禮於諸侯內逆人心一國流亡漁者

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本

此章附忠義篇今按其言於政體尤切故附於此

是按忠王移民移粟孟子不許其仁子產濟人

濬洫孟子歲其不知為政夫使保國有九年之

儲子產有與梁之政安用區區之小惠哉善乎

太宗曰人得養生即朕所賜若科差不已雖實

賜不如不得此可謂知為政之本矣愚竊使也







王賜劾使白死後英

太宗曰必如此齊文宣昏暴揚

為越王勾踐所滅

齊文宣姓高名洋東魏

遼彥以正道扶之得理何也臣襲其父歡位封齊王

倉生纔得免亂亦甚危苦與人主嚴明臣下畏法直

言正諫皆見信用不可同年而語也

林氏之奇曰君者臣之師君正則臣正君不正則臣邪臣邪則君亂臣亂則國危

其臣之治也徐公之言可謂得夫正綱之理而太

宗乃以齊文宣得楊遵彥為君亂臣治之比殊不

知彼之所為才無道原子曰夫如是其不與孔子

曰仲尼治齊無道原子曰夫如是其不與孔子

夫君理臣亂尤無是理君能理矣明其政

刑臣何自亂臣之亂政由君之未理也

貞觀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古來帝王驕矜而

取敗者不可勝數上甲臂不能遠述古昔至如晉武

平吳見君道隋文伐陳世亡滅之已後心逾驕奢自

矜諸已臣下不復敢言政道因茲弛紊上音失下音

朕自平定突厥破高麗已後麗平臂允言高麗並同

高麗東夷國名本扶餘

與邪手







吉初封齊王建成荒色嘗酒吹遊無度見秦王功高  
與元吉謀害秦王泰王知之遂殺二人既即帝位乃  
封建威王德王德曰同謀害太宗者數百千人事  
元吉為海陵王德曰利

宰復引居左右近侍心術豁然不有疑阻時論以為能斷

決大事得帝王之體深惡官吏貪濁去聲有枉法受

財者必無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賊者皆遣執奏隨其

所犯實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

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屏音無敢侵欺細

人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困圍常空同音無敢侵欺細

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斗三四錢行旅自京

自山東至于滄海山東古

皆不費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

行客經過者過音必厚加供待供音或發時有贈遺

送也此皆古昔未有也

歐陽氏情曰盛武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

湯武致治之養庶幾成康自古功德無量由漢以迄

勳兵於遠民中祠廟主之河常為然春秋之濟責

備賢者是以穆世君子欲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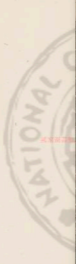
人之美者莫不嘆息於斯焉

謂有天下之志以相庸任民已從諫仁心愛人可  
任官以才能任職以典義任俗以尊本任氣賦後  
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  
善行辭於求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  
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  
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齊取日以驚田野日以開



觀政要卷第一

加也命房杜以為相美衛以為將王暨之諱  
李淳風之曆數東天綱之相法莫不及之夫功也德  
也制度也八才也其盛如此而卒不得與於二  
帝三王之盛者何哉蓋觀之古先帝王雖其  
天賞之義未有不由學而觀之古先帝王  
之事尚矣其所從學則班固可考若高宗之學  
于古訓而有其成以王之學有紹熙而先明泰和  
成治冠冕百玉有以不學也夫太宗親灑洲之賢  
內立弘文之館未嘗不學也特非二帝三王之  
學耳使其能從事於二帝三王之學又豈特  
而觀之哉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1977 1.2



貞觀政要卷第二

戈直集論

論任賢三

論求諫四

論納諫五

任賢第三章

凡八章

房玄齡 杜如晦 魏徵 王珪

李靖 虞世南 李勣 馬周

房玄齡

名喬以字顯父身謀任中隋歷刺史去齡少警

上無功

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亂嫡庶借修於當

滅亡父

警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

秘省侍

郎高孝基曰此郎當為國器恨不見其賢空

曰漢先

武得野為今我得齊州臨淄人也南齊王濟



東臨淄縣名今屬益都路初仕隋為隰城尉隰音習隰城今隰州

掌親理庶務分判衆曹別斷

坐事除名徙上郡太宗

地惟收卑課調令之佐也狗地渭北渭水之北今陝西之地玄齡杖策謁於軍門太宗一

見便如舊識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

唐制掌軍府表啓書疏之職

玄齡既遇知己遂罄竭心力是時賊寇每平衆人競求金寶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謀臣猛將

與之潛相申結各致死力累授秦王府記室兼陝東

道

今河南

大行臺考功郎中

唐制掌百官功過善惡之職

玄齡在

十餘年恒典管記隱太子巢刺王以玄齡及杜  
為太宗所親禮甚惡之唐貞觀之高祖

字叔

由是與如晦並遭驛斥及隱太子將有變也太

宗召玄齡如晦令衣道士服

衣去聲潛引入閣謀議

及事平太宗入春宮

東宮也或德九年六月太宗初為皇太子

擢拜太子

左庶子

唐制東宮左春坊左庶子掌侍從贊相禮儀駁正啓奏之職

貞觀元年遷

中書令

唐制中書省之長掌佐天子執大政而總判省事宰相也

三年拜尚書左

僕射監脩國史

唐制史館有監脩封梁國公實封一

千三百戶

唐爵九等一曰王食邑一萬戶二曰郡王食邑五千戶三曰國公食邑二千戶四曰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

國郡公食邑二千戶五曰開國縣公食邑一千戶

六曰開國縣侯食邑五百戶七曰開國縣伯食邑七百戶

八曰開國縣子食五百戶九曰開國縣男食三百戶

三百戶此言千三百戶者實封數也後世以既總任

百司度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有善

若已有之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

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隨能收叙無隔踈賤

論者稱為良相焉相去聲十三年加太子少師少去聲

制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後唐章號三師玄齡自以一居端

揆德行以論皇太子奉觀三師之德十六年進拜司空唐制有五年頻抗表辭位優詔不許

總朝政依舊監脩國史玄齡復以年老請致仕太宗

遣使去聲謂曰國家久相任使相如一朝忽無良相朝

如失兩手公若筋力不衰無煩此讓自知衰謝當

更奏聞玄齡遂止按史傳玄齡抗表陳辭太宗遣使

乃作感鳳賦以自喻因賜玄齡其見稱類如此按唐

書皆曰太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力作感鳳賦以

命功臣之意則一也今錄其賦於此以備觀覽其

辭曰有一感鳳翻朝陽展遊氛霧夕飲玄雲寶長

日以舉輪度天衢而達翔西翥則烟氛開色東

方降應先時而自彰使異雲路蹄功於南樹仰

見精伯修條而抱靈同林之侶俱翬共樹仰

無和山之義情有奕洲之凶度若繁華而居安

危而履帶鳴鶴肅乎則葉燕雀而下枝慙已陋

取法雲之逸羽紅衣受憂患之易結景暉霜殘綺翼露照紅衣受憂患之易結





太宗一見如舊識賊寇每平衆人競求金寶玄  
餘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其所與者皆與蕭何  
收相府圖書同一高見遠謀與王相蕭蕭不專  
莫於漢風雲感召以盡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

之使

杜如晦

字克明少英爽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  
練深用願保令京兆萬年人也京兆即名今奉元路  
德餘見下文

武德初為秦王府兵曹參軍唐制字王府武官  
簿書考課儀衛設

使等俄遷陝州今仍舊總管府長史長官掌唐制  
事以統軍長史

其歲職也時府中多英俊被外遷者衆太宗患之

室房玄齡曰府僚去者雖多蓋不足惜杜如晦聰

達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無所用之必欲

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自此彌加禮重寄以心

腹遂奏為府屬營參謀帷幄時軍國多事剖斷如流

深為時輩所服累除天策府從事中郎武德四年高  
祖以秦王功

高古官稱不足以稱乃加稱天策上將位在兼文學

館學士太宗為天策上將置精學士其職也西作  
文學館收聘賢才詢訪討論學士其職也

隱太子之敗如晦與玄齡功第一遷拜太子右庶子

唐制東宮右春坊右庶子掌侍從俄遷兵部尚書唐  
左右散騎學士宣傳令旨之政

甲械之政尚書其長也進封蔡國公實封一千三百

戶貞觀二年以本官檢校侍中唐制檢校某官者三  
皆詔除而非正命

年拜尚書右僕射兼知吏部選事唐制吏部掌文選  
勳封考課之政知



仍與房玄齡共掌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典章文

物皆二人所定甚獲當時之譽時稱房杜焉如按史傳

權射久之以疾辭職薨贈司空謚曰成子詔虞世南

為碑文言痛悼意切日食瓜美輒其半奠焉後多如

少衰後詔功臣世襲爵位太宗天下降為賢相然無

柳氏茂曰房杜佐太宗天下降為賢相然無

善諫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吝功王魏

行其道而房杜皆以命世之才造達明主謀猷允

劉氏煦曰房杜皆以命世之才造達明主謀猷允

用房之而舉也太宗嘗與玄齡圖事則曰非如

莫能善之及如隋至竟如玄齡之策善房知杜之

能相頌大事杜知房之善達嘉謀禪讓草創東里

色相頌而杜知房之善達嘉謀禪讓草創東里

往著方之房則管仲子賢達嘉謀禪讓草創東里

處杜則魏叔平竟矣

補政大曰之德經綽而能與天下已平月

典刑不可見何我無宰相代天者也輕賞賜之

而歲餘用使斯人向而不加彼揚己

取名譽然使戶視者殆房杜之細耶

昔氏尤為尚而房杜隱然為國名臣自後世觀之

任公獨節身處要地如玄齡者誰人也臨

呂氏祖謙曰房杜輔相太宗成貞觀之治而後世

觀之無述可尋此則近於無聲無臭之至矣是故

唐之房杜紀無可書之功而為西都之賢相

唐氏仲友曰太宗與房杜君臣之英深矣謂之明

武王之於尚父是也故能相道王君格其非心





愚按蘇文忠公有古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  
今以史傳攷之則褚遂良嘗謂玄齡自義旗之初  
始翼贊聖功或德之季胃死決策貞觀之初選  
賢立政人臣之勳玄齡為最高祖謂玄齡計未嘗  
千里外獵對面長孫后謂玄齡奇謀絕計未嘗  
宣泄是玄齡之功猶可得而知也至於如晦之  
為人則世稱玄齡善謀如晦善斷每有大事玄  
齡曰非如此斷不能出於玄齡之謀也故如  
晦之功不可得而知也然世豈以如晦為不及  
玄齡哉嗚呼後之大臣爭而與賢者列如  
己之趨而求如於人者真如與賢者列如  
魏徵字玄成孤貞滋有大人之志不事生家見徵  
政為文召之徵進上策寄舍人及實達德就擒與  
政召之徵進上策寄舍人及實達德就擒與  
西入關隱太子得其名引鉅鹿人也  
近徙家相州之內黃

武德末為太子洗馬

太宗與隱太子陰相傾奪每勸建成早為之謀太宗

既誅隱太子召徵責之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

眾皆為之危懼徵慷慨自若從容對曰從即皇太子

擢拜諫議大夫數引之卧內

不悅徵亦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又勞之曰勞去  
也卿所諫前後二百餘事皆稱朕意非卿忠誠



奉國何能若是三年累遷秘書監察預朝政深謀遠

算多所弘益太宗嘗謂曰卿罪重於中鉤我任卿逾

於管仲中書管仲名夷吾齊卿也初齊襄公被狄

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魯道射中小白帶

鉤糾至齊小白已立是為桓公管仲請囚鮑叔牙請

後為相逐霸天下近代君臣相得寧有似我於卿

者乎六年太宗幸九成宮隋仁壽宮也宴近臣長孫無忌

曰輔機文德皇后之兄從太宗征討有功累擢比部

郎中貞觀初遷吏部尚書封齊國公後進策司空為

太子太傅高宗時以謀立武后削官爵實黜州卒

王珪魏徵往事息隱臣見之若讎不謂今者又同此

實太宗曰魏徵往者實我所讎但其盡心所事有足

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慙古烈徵每犯顏切諫不許

我為非我所以重之也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臣

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

諱也史記韓非傳曰諱說之士不可不察夫龍可擾

主亦有逆鱗說之者無太宗大悅各賜錢十五萬七

年代王珪為侍中累封鄭國公尋以疾乞辭所職請

為散官太宗曰朕拔卿於讎虜之中任卿以樞要之

職見朕之非未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古猛切

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為器治陶鑄便為人所寶朕方

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工雖有疾未為衰老豈得便爾



耶微乃止。後復固辭。聽解侍中。授以特進。仍知門下省事。十二年。太宗以誕皇孫。詔宴公卿。帝極歡。謂侍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玄齡之功。無所與讓。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議。安國利人。成我今日功業。為天下所稱者。惟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於是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庶人承乾。本宗初立。長子承乾。為太子。後以罪廢。為庶人。在春宮。不修德業。魏王泰。字德本。宗第四子。封魏王。好士。屬文。後詔王孫。誣曰泰。寵愛日隆。內外庶寮。咸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蹇無如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絕天下之望。十七年。遂

授太子太師。

三師掌以道術輔導皇太子。知門下事。

如故。徵自陳有疾。太宗謂曰。太子宗社之本。須有師傅。故選中正。以為輔弼。知公疹病。可卧護之。徵乃就職。尋遇疾。徵宅內。先無正堂。太宗時欲營小殿。乃輟其材為造。為去聲。五日而就。遣中使。去聲。賜以布被素襪。遂其所尚。後數日薨。太宗親臨慟哭。臨去聲。贈司空。謚曰文貞。太宗親為製碑文。復自書於石。特賜其家食。實封九百戶。太宗後嘗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

矣因泣下久之乃詔曰昔惟魏徵每顯予過自其逝

也雖過莫彰朕豈獨有非於往時而皆是於茲日故

亦庶僚苟順難觸龍鱗者歟所以虛已外求披迷內

省切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誰之責也自

斯已後各悉乃誠若有是非直言無隱按史得徵疾甚樂驛賜遺

無算上親問疾語終日後復與太子至徵加朝服拉

帶上馬過州之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時公主

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內外百官朝集皆赴喪朝

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

劉氏曰魏公與文皇討幽政術往復應對凡數

言不其不至者其實身正而心跡上不負時主改

代爭臣一人而責忠

宋氏曰君臣之際始微之諫至君子小宗

之府身沒未幾猜潛運行始微之諫至君子小宗

未嘗不反覆言之以邪佞之亂忠也又猶不免

故曰諍者易汙境者難全自古所歎云

會氏華曰太宗屈己以從群臣之謀而魏公之徒

喜遺其時應知己之過事之大小無不諫爭雖其

得君以然也



仁義之效者

唐氏仲友曰貴難於君胡之恭陳善開邪謂之敬

謂吾君不能謂之賊此孟子之諫爭微者之矣

前代爭臣一人而已豈不信哉然故其學問淵源



子與秦王有隙責珪等不能輔導皆被流 既薊州屬羅羅斯地今為建昌路隸雲南

太宗即位召拜諫議大夫每推誠盡節多所獻納珪

嘗上封事切諫封事實封言事也太宗謂曰卿所論皆中朕

之失中言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得者

祇為不聞己過為去聲或聞而不能改故也今朕有所

失卿能直言朕復聞過能改何慮社稷之不安乎太

宗又嘗謂珪曰卿若常居諫官朕必永無過失顧待

益厚貞觀元年遷黃門侍郎參預政事兼太子右庶

子二年進拜侍中時房玄齡魏徵李靖詳見温彦博

字大略并州人營格而尉隋末幽州總管羅藝以州

降彦博預謀召入為郎取突厥被執貞觀始始得還

尚書右僕射卒追贈特進諡曰恭戴胄字士

正善簿最王世充謀篡胄以大義說之秦王引為府

士曾參軍貞觀初遷大理少卿又遷尚書左丞陳稱

職拜諫議大夫杜如晦遺言請以選與珪同知國政

舉委賈遂檢校吏部尚書卒詔曰忠嘗因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精通尤善談論自玄

齡等咸宜品藻定其差品文質也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

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每以諫諍

為心耻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才兼文武出將入

相臣不如李靖將相並去聲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

温彦博處繁理劇眾務必舉臣不如戴胄處上去聲至如

激濁揚清嫉惡好善好去聲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





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為盡已所懷謂之確論

按史傳珪後進爵郡公八年拜禮部尚書十一年正  
定五禮兼魏王師十三年卒上素服舉哀詔魏王泰  
率百官臨哭贈史

劉氏黜曰王珪履正不回忠誠無比君臣時命皆

會于茲修曰太宗嘗歷數諸臣之得失以祭大成

一已而復使太宗為難陛下不當以知人為能于

曰方人之道竟以為難陛下不當以知人為能于

陶陳稜分九德亦欲多而臣亦安可輕對借乎

之意也今陛下復一而為之高確使太宗謂吾

珠不知如此其難而為之品藻如此其當太宗謂吾

賢否善惡皆不足辭而邪佞之害所以乘間而入

也然則太宗之為君固有愧於帝堯而王珪之徒

蓋亦有愧於

忠為太宗既王伯東官首以勤勞為先也是時

謙待之以示無間是珪之論諫在微之先也然

從與宋末真氏論復世賢臣悉以四事律之一

管觀宋末真氏論復世賢臣悉以四事律之一

諸賢已觀之則論謀國曰王親不如人府杜論

正己正若房杜則論謀國曰王親不如人府杜論

肱相資為用其致貞觀之治不亦宜乎

李靖字藥師安貌魁奇少立功以取富貴其勇辯

武號名將每與論兵必曰楊素牛弘皆器之餘見下

安疎功曹歷駕部員外郎楊素牛弘皆器之餘見下

文京兆三原人也京兆見前註三原縣名大業末為

馬邑郡丞大業末屬州路帝年號馬邑郡令會高祖為太原  
留守靖觀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鎖上變詣江

都今揚州路江都縣隸淮東

至長安

即關中

道塞不通而止高祖克

京城執靖將斬之靖大呼曰

呼去聲

公起義兵除暴亂

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斬壯士乎太宗亦加救靖高

祖遂捨之武德中以平蕭銑輔公昶功

銑音跳昶音石蕭姓銑名

後梁宣帝曹孫也隋末起兵巴陵自稱梁王靖陳十

萊高祖命劉綽郡王孝恭討之遷許縣王靖陳十

淮南道行臺僕射武德中綽反歷遷揚州大都

督府長史州教者掌揚州見上註唐制總十太宗嗣位

召拜刑部尚書唐制刑部掌律令刑法徒貞觀二年

以本官檢校中書令三年轉兵部尚書為代州行軍

總管代州今仍舊隸唐制武進擊突厥定襄城

破之突厥名突厥諸部落俱走磧北在塞北擒隋齊王暕之子限切楊道政及煬帝蕭后

送于長安突利可汗來降汗音轄凡言可汗並同降下

猶漢時稱單于中國稱天子也突利可汗始單于汗

之子名什鉢甚富自結於太宗請入朝太宗禮見良

厚拜右衛將軍突利可汗五原社太宗因其地置伊西州

僅以身遁太宗謂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

匈奴李陵字少卿漢武帝時為侍中將尚得名書竹

帛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威振北狄實

古今未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矣以功進封代國公

此後頡利可汗大懼四年退保鐵山西北遣使入朝





謝罪使去聲請舉國內附又以靖為定襄道行軍總

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降而心懷疑貳詔遣鴻臚

卿奏官典客漢武時更名大鴻臚鄭廂行禮禮通唐

儉字茂春并州人開隋政日亂攝戶部尚書唐制戶

書其長也治除而非止今增之攝將軍安修仁安

尉諭之靖謂副將張公謹字弘慎魏州人仕

史掌城歸高祖授檢校鄆州別駕李勣等營秦王引

改封州都督以日詔使到彼虜必自寬乃選精騎費

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公謹曰既許其降詔使

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遂督軍疾

進行至陰山在西北之極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

隨軍頡利見使者甚悅不虞官兵至也靖前鋒乘霧

而行去其牙帳七里頡利始覺列兵未及成陣單馬

輕走虜眾因而潰散斬萬餘級殺其妻隋義成公主

俘男女十餘萬斤土界自陰山至于大漠北遼廣遂

滅其國尋獲頡利可汗於別部落餘眾悉降太宗大

悅顧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

草創突厥強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頡利朕

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

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稽顙單音輝漢時蕃王



耻其雪乎群臣皆稱萬歲漢武帝禮祭中嶽太室從

者三後世臣下尋拜靖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賜實

封五百戶又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征吐谷渾胡昆

谷渾西域國名本遼東鮮卑徒河涉驪大破其國改

封衛國公及靖身亡有詔許墳塋制度依漢衛霍故

事衛青霍去病皆漢武時為大將軍討匈奴有大築

闕象突厥內燕然山燕平吐谷渾內積石二山以旌

殊績按史傳十四年靖妻卒故有墳塋之詔及靖身

東靖入關賜號謂四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

東靖入關賜號謂四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

東靖入關賜號謂四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

東靖入關賜號謂四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

東靖入關賜號謂四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

東靖入關賜號謂四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

東靖入關賜號謂四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

東靖入關賜號謂四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

東靖入關賜號謂四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

東靖入關賜號謂四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

東靖入關賜號謂四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

東靖入關賜號謂四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



虞世南

字伯生，越州餘姚人。性沈靜寡欲，篤意學問。與兄世基、世

起居舍人，從守文化及至瑯琊。又陷于寶建德，為授

黃門侍郎。太宗後滅建德，引為秦府參軍。餘見下文。

會稽餘姚人也。會稽，今浙江紹興。餘姚，今浙江上虞。

觀初太宗引為上客，因開文館，館中號為多士。咸推

世南為文學之宗，授以記室。與房玄齡對掌文翰，嘗

命寫列女傳，去聲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暗書之。一

無遺失。貞觀七年，累遷秘書監。太宗每機務之隙，引

之談論，共觀經史。世南雖容貌懦弱，如不勝衣，博乃

一音候勝而志性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

必行規諷，多所補益。及高祖晏駕，漢書曰：宮車晏駕，

早時石方崩，時年九十。太宗執

喪過禮。喪，去聲。按高祖以貞觀九年五月崩。太宗執

所出世南每入進諫，太宗甚嘉納之。益所親禮，嘗謂

侍臣曰：朕因暇日，每與虞世南商榷古今，朕有一言

之善，世南未嘗不悅。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懇

誠，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太

宗嘗稱世南有五絕：一曰德行，去聲二曰忠直，三曰博

學，四曰詞藻，五曰書翰。及卒，子聿太宗舉哀於別次，

哭之甚慟。喪事官給，仍賜以東園秘器，葬具贈禮部

尚書。唐制：禮部掌禮儀祭享貢舉之政。尚書其長也。凡既設而加之，以官曰贈。謚曰文懿。



太宗手勅魏王泰曰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

關無日暫忘實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善必將

順而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顏而諫之令其云亡石渠

東觀之中無復人矣觀去聲漢置石渠閣東痛惜豈

可言耶未幾平太宗為詩一篇追思往古理亂之道

既而嘆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列子曰鍾子期

牙鼓琴期善聽子期死伯牙絕弦以世無知音者朕之此篇將何所示因令

平贊起居官名唐制門下有置起居郎中書省置起居

之史書以授褚遂良字登善杭州人博涉經史工楷

之大無起居事後授太子賓客高宗許其靈帳讀訖

焚之其悲悼也若此又令與房玄齡長孫無忌杜如

晦李靖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煙閣按史傳十七年

無兵河間元王孝恭萊國成公杜如晦鄭國文貞公

宋屈突通即節公段國山無襄公榮紹劉弘基符志

國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侯君集尉襄公張公護盧

國公唐徐英公李勣胡社公秦叔

張氏之九成世南始以文翰馳譽陳隋間兄承長

志彌補過則遠有犯無隱上贊明聖之德下植主

其厚其厚民之利宜其善春勤密而見於夢想君臣之情何

焉按世南信為德行忠直文章之士唐興之儔臣也終身以正事君將順匡救其弘多矣雖君



臣相得之深而未幾大用太宗止嘆息

李勣以五梁東觀之中無復人亦可惜也夫曹州離狐人也

曹州今仍舊驃腹臬本姓徐初任李密為左武侯

大將軍李密字元遠其先達東人大業末韋城人翟

密後發陰而人心始離武德初入關見高祖拜光祿

御後以密後為王世充所破王世充字行高本西成

反誅其姓仕隋為民部侍郎陰結豪傑自為太尉

隋主伺策釋位殺伺自立武德初破李密高祖詔秦

三攻之擒歸長擁眾歸國勣猶據密舊境十郡之地

史郭孝恪曰長音掌郭孝恪許州人初附密為長史武德二年謂長

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則是利主之敗自為已

功以邀富貴是吾所耻今宜具錄州縣及軍人戶口

總啓魏公聽公自獻此則魏公之功也不亦可乎乃

遣使啓密使去聲使人初至高祖聞無表惟有啓與

密甚恠之使者以勣意聞奏高祖方大喜曰徐勣感

德推功實純臣也拜黎州總管黎州今洛州賜姓李氏

附屬籍于宗正唐制宗正府掌親屬封其父蓋為濟

陰王濟上聲固辭王爵乃封舒國公授散騎常侍唐

從顯問之職尋加勣右武侯大將軍唐制武及李

密

密



密反叛伏誅勅發喪行服平備君臣之禮表請收

葬高祖遂歸其屍於是大具威儀三軍縞素三軍上軍中軍

上軍葬於黎陽山在今禮成釋服而散朝野義之尋

為竇建德所攻陷於建德又自拔歸京師竇建德具

也農材力地人大業中募兵伐遼補陳長後據渤海自

立為夏王建元置官屬武德初擒化及於魏勝進兵

政勅力屈降之拔勅父為質令勅復守黎陽二年勅

自後歸京師四年從太宗平建德於是夏而斬之

從太宗征王世充竇建德平之貞觀元年拜并州都

督并州即太原唐制武德七年令行禁止號為稱職

備去突厥甚加畏憚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不解精

選賢良謂者鎮撫邊境惟遠築長城廣屯將士將去

以備突厥隋大業三年魏征丁男百餘萬長而情

識之感一至於此朕今委任李勣於并州遂得突厥

畏威遠遁塞垣安靜豈不勝數千里長城耶其後并

州改置大都督府又以勣為長史其音累封英國公

在并州凡十六年召拜兵部尚書兼知政事勣時遇

暴疾驗方云鬚灰可以療之太宗自剪鬚為其和藥

為和生去勣頓首見血泣以陳謝太宗曰吾為社稷

計耳不煩深謝十七年高宗居春宮轉太子詹事唐

東宮官掌統三仍知政事太宗又嘗宴顧勣

曰朕將屬以孤幼屬音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於



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勸雪涕致辭因啞指流血俄沉

醉御服覆之覆音其見委信如此勸每行軍用師籌

算臨敵應變動合事機自貞觀以來討擊突厥頡利

及薛延陀北狄國名本延陀部與薛種雜居號薛延陀真龍中板內立勸城其國置為州縣

高麗等並大破之太宗嘗曰李靖李勣二人古之韓

白漢將韓信秦衛霍前豈能及也按史傳二十三

曰李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思恐不能豫朕我今

若其即行伐我死汝乃為僕射親任之若非細

顏望當殺之乃授州都督受詔不至家而去高宗

命召勸射後於武成殿依為局設大臣異議未決

勸曰武成殿下家事無須問外今帝意遠定

不可動高曰太宗以勸為何人哉以為惡也則

不可動高曰太宗以勸為何人哉以為惡也則

不可動高曰太宗以勸為何人哉以為惡也則

不可動高曰太宗以勸為何人哉以為惡也則

不可動高曰太宗以勸為何人哉以為惡也則

不可動高曰太宗以勸為何人哉以為惡也則

不可動高曰太宗以勸為何人哉以為惡也則

不可動高曰太宗以勸為何人哉以為惡也則

不可動高曰太宗以勸為何人哉以為惡也則

不可動高曰太宗以勸為何人哉以為惡也則

不可動高曰太宗以勸為何人哉以為惡也則

何乃憂後嗣之不能保朕先照之而後用之士可得  
犬馬畜之也豈光奔親賢之道乎利權之士可得  
而使

又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取決於勸  
之一言勸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勸非惟  
不諫又勸成之尊后之立無忌遠良之死唐室中  
絕皆勸之由其大節如

知人希其難之信矣  
胡氏實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蓋人不愛其情相  
命而信諭矣逮德下棄疑阻積慮至于刑柱執血  
曾未旋踵又已背之是故孔子於春秋不責若  
而善齊命取奇息欲人之信而不食言也若考  
勸善指出血以受太宗之託若不為負義者而於  
王武廢典之辭夫以一言喪邦則不必待如里克然  
使為德大節也夫以一言許人者猶恐非其本心  
受託而無一不徒善指出血而已使當克奔之智  
豈得

通乎

通乎







留汴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覺周命酒一斗八升怒然獨酌宋吳之餘

見下 博州荏平人也荏平縣名今仍舊隸山東

五年至京師舍於中郎將去聲唐制中郎將太子府屬之常何之家常姓何名時太宗令百官上書言得

失令平聲周為何陳便宜二十餘事為去聲令奏之事

皆合旨太宗恠其能問何何對曰此非臣所發意乃

臣家客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間凡四度遣使

催促使去聲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授監察御

史唐制掌分察百寮廷按州郡使亦累除中書舍人

唐制掌侍進周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故動無不

中去聲太宗嘗曰我於馬周暫時不見則便思之十八

年歷遷中書令字知兼太子左庶子周既職兼兩官處

事平允聲上甚獲當時之譽又以本官攝吏部尚書

太宗嘗謂侍臣曰周見事敏速性甚慎至一作貞正至於

論量人物量平聲直道而言朕比任使之比音多稱朕

意稱去聲既寫忠誠親附於朕實藉此人共康時政也

按史傳帝嘗以乘白書賜周曰鸞鳳冲霄必飲羽翼

以所上章奏為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

不為也二十二年卒按此章曰貞觀五年周為何陳

便宜與舊史同通鑑考異曰五年周見有詔令百官

上封事唐曆曰三年六月詔文武官言得失馬周代

常何陳事舊史或本於政要而吳氏所紀是也



宋氏祁曰周之遇太宗傾不異哉由一個草茅言  
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習憲章者其自視與蔡巖  
鈞謂亦何以異迹夫帝鏡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  
一特君宰問不膠漆而國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  
不逮傳說呂望使後

世未有迷馬惜哉

唐氏仲友曰觀太宗特選馬周過於房杜王親如

四使惟趣赤白之賜皆異寵也惜周不及四子功

矣然同之才宜獨不及說望而已哉

林氏之奇曰觀無知之在漢常何之在唐其才能

技業初無大過於人而無知以舉陳平而獲賞常

何以舉馬周而受賜故無知之名託於陳平常何

之名託於馬周以為萬世不朽之傳由此觀之人

盡出於已哉

愚按自耕羊飯牛築巖釣渭由匹夫而陞朝者

君臣相得建事立功者不多見于後世矣太宗

覽常有求起新物造旅濟濟清矣卒如覽奏之

乎因固未可以強驅免者而太宗則可謂有古

先捨王之遺取焉

### 求諫第四 凡十章十

太宗威容儼肅百僚進見者見音皆失其舉措太宗

知其若此每見人奏事必假顏色真聞諫諍知政教

得失貞觀初嘗謂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

知過必藉忠臣主若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

得乎故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至於隋煬帝

暴虐臣下鉗口鉗臣卒令不聞其過幸子遂至

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事不遠公等每看事有

不利於人必須極言規諫

為難矣非惟能諫又賞人而使之諫故一時之臣非特內臣能諫外臣如李德裕亦無不諫也非特文臣能諫武臣如李德裕亦無不諫也賢臣而能諫固也伏臣如裴輝亦無不諫也賢臣而固也矣伏之臣如裴輝亦無不諫也賢臣而而下求諫之誠如裴輝亦無不諫也賢臣而貞能之切自以威容假借故嘗使人以顏色諫則內有樂諫之實假人以色則外無拒諫之容故能以加為一時大小成舉則古昔榜木諫柱之虛無以加焉蓋由初年二者實有以感召之也史臣實此於求諫之首其有深意哉

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

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

內可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數音朔真憑直言

鯁議鯁音梗刺致天下太平諫議大夫王珪對曰臣

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高其傳說告高宗之是

故古者聖主必有爭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

爭讀曰諍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陛下開聖慮納芻蕘愚

臣處不諱之朝上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詔令

自是宰相入內和去聲平章國計必使諫官唐制諫官左右

散騎常侍四人掌規諫過失侍從額問左右諫議大夫八人掌諫諭得失侍從贊相左右補闕十二人掌

供奉諫諫大事廷議小事則上封隨入預聞政事有



所開說必虛已納之

按通鑑曰詔諫官入中

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聽斷賢相下之  
思慮之失亦不能免當君相論事之際使諫官預  
聞得以開誠或有缺失從而正之豈不美乎然大  
臣端事規正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從之議茲亦制  
馭大臣使之無過之術可若以諫官小臣臣計而  
開國謀必衆知缺失方許諫直事或已行而不  
以爭之者君徒之猶其諫或謂諫則君之過  
大臣之罪愈大矣諫官諫止諫官諫止諫官諫止  
胡氏寅曰有失輒許諫官諫止諫官諫止諫官諫止  
有天下者皆可行是為王者師也雖然諫官蓋不  
親微循逐良王其可諫則上不備人君威嚴下不  
承大臣風旨而言可諫則或封或比除行其怒而  
不忠直識治之士則或封或比除行其怒而  
不得人焉其弊有甚於不置諫官者故耳目之任以

相制天下事望必盡無失誠使諫官得隨事言  
之則不待命令已行而後教之於未流矣雖然諫  
官入閣或非大臣之所禮也必有英明之君體而  
行之則貞觀之

憲按唐制入閣儀最為後世美稱蓋天子既御  
於殿殿後移仗御便殿百官隨入曰入閣太宗  
用王珪言詔諫官隨中書門下三品入閣太宗  
君相一體固也而宰相入內必使諫官隨之則  
君臣舉無過矣茲太宗所以致治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

短而承愚隋煬帝好自矜誇好去護短拒諫誠亦實

難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為深罪昔箕子佯

狂自全孔子亦稱其仁箕子名子胥也紂之諸父見紂無道諫之紂囚之為奴箕



子因得狂而愛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謂及湯帝被殺。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也。

世基合同死。否杜如晦對曰。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

失其天下。仲尼稱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

矢。仲尼。孔子字文官。名魚。對大夫。名鮒。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事見

世基豈得以煬帝無道。不納諫諍。遂杜口無言。偷

安重位。又不能辭職。請退。則與箕子狎狂而去。事理

不同。昔晉惠帝。姓司馬。名衷。武帝次子。惠帝之後。子也。西晉昏庸之主。賈后。惠帝之後。後為趙王

將廢愍懷太子。名遼。惠帝太子。為賈后所

司空張華。司空三公之官。張華字茂先。竟不能苦爭。

及趙王倫。字季子。廢晉宣帝第九子。後以篡逆誅死。舉兵廢后

遣使收華。後同。華曰。將廢太子。日非是無言。當不

被納用。後同。其使曰。公為三公。太子無罪。被廢。言

既不從。何不引身而退。華無辭以答。遂斬之。夷其三

族。古人有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於

度切。相。去聲。故君子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晉論語。張華既

抗直不能成節。避言不足全身。王臣之節固已墜矣。

虞世基位居宰輔。在得言之地。竟無一言諫諍。誠亦

合死。太宗曰。公言是也。人君必須忠良輔弼。乃得身

安國寧。煬帝豈不以下無忠臣。身不聞過。惡積禍盈。

滅亡斯及。若人主所行不當。臣下又無匡諫。苟在阿

順事皆稱美則君為暗主臣為諛臣君暗臣諛危亡不遠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盡至公共相切磋以成理道公等各宜務盡忠讜匡救朕惡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

愚按太宗之問歸咎於君如暗之對歸罪於臣可謂兩得其道矣蓋君知所以歸咎於君則為君也必能盡君之道臣知所以歸咎於臣則為臣也必能盡臣之道矣太宗君臣辭令之間豈非兩得其道哉然太宗因是而求言於臣謂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可謂老賢也已况斯時也正年穀豐熟百姓樂生過安內禱一話下然太宗方以許帝王道有既效之語因宜望侍臣以匡救之益也劉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古先哲王處治安之大數也太宗有焉

貞觀二年太宗謂司空裴寂

字玄真濟州人仕隋為晉陽宮副監秦王方建

大計未敢自為相以寂最舊遂以相告之寂乃以貞人私侍高祖骨從之武德初拜司空後坐罪放歸州會義反或言寂為主觀初避拜司空後坐罪放歸州會義反或言寂為主寂而寂率家僮散居帝舍寂部入朝會幸封河東公曰比有比音上書奏事條數甚多朕總黏之屋壁出入觀省意并所以孜孜不倦者欲盡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寢更下亦望公輩用心不倦以副朕懷也

愚按成湯之聖昧爽不顯坐以待旦周公之聖思兼三王夜以繼日經綸萬化皆至心也聖哲猶爾况賢王乎太宗每思政理或至三更猶望群臣同心不倦是心也坐以待旦之心乎夜以繼日之心乎

貞觀五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

怒喜則濫賞無功怒則濫殺無罪是以天下喪亂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嘗不以此為心恒欲公等盡情極諫公等亦須受人諫語豈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護短不納若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胡氏寅曰太宗俾大臣受諫蓋欲大臣知諫之難  
受諫之難遠以明己之不為然其言則善矣非惟  
責其臣以諫君又謂其臣以正己切磋之義也三  
代人君必有師友後世師解其人得端良正直之  
士使請論經訓規箴闕失如三益之友則亦可以  
成德而寡過太宗勉此不克其致昇平之治宜哉  
惡按太宗之納諫真三代以下之所無有也己  
能納諫可以為賢矣而又勸其臣使受人之諫  
可不謂克己乎哉且其言曰不能受諫安能諫  
人至哉言乎蓋克己能善善而後能告其君以  
善已能改過而後能正其君之過是故魯參成  
納諫之治漢蓋公之一言作傑成中興之功輸

貞觀六年太宗以御史大夫唐制以掌刑法御史臺

之長韋挺京兆人少與隱太子善後為太子官臣武

也長韋挺德七年或言太子與官臣謀逆帝專責官

臣遂流萬州貞觀初王珪數薦之拜御史大夫俄兼

總王通事後改太常卿帝討遼東命珪主餉料運粟

津帝怒廢為民中書侍郎大政參議焉珪軒冊命

則為使以檢之四夷來朝則受其表杜正倫相州人

秀才貞觀初經徵為之擢兵部員外郎遷知起居注

累進中書侍郎後行左庶子滿選帝起太子廢坐讓  
驛出為橫州刺史卒秘書少監書監之職制杜虞世  
南著作郎唐制秘書省屬官也掌修撰碑誌思廉名  
以字行京兆人任隋為河間郡司法遷代王侍郎高  
祖定京師府僚皆奔獨思廉侍王帝義之授秦王府



文學王即位改弘文館學士。廷著作郎等。上封事稱旨。去。召而謂曰。

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盡誠規

諫。至如龍逢比干。龍逢桀之賢臣。比干。紂之賢臣。皆以忠諫見殺。不免孥戮。

一作攸戮。孥。手也。戮。殺也。謂併妻孥而戮之也。為君不易。切。為臣極難。朕

又聞龍可擾而馴。音。然。味下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

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宗社之傾敗。每思卿

等此意。不能暫忘。故設宴為樂。音。仍賜綰有差。

唐氏仲友曰。此太宗見諫者說而從之。一事也。有功見知。備悅。况諫諍而見知。豈設宴賜帛。謂恩至意故。舉酒相饗。其有疏為燕忠臣。

嘉賓之意。亦太宗行王道之一端也。莫按太宗以此臣上封事。稱音。設宴賜帛。所以獎進激勵之道。可謂至矣。而且以綰為喻。使

臣下知。朝之誅事。無道之君。犯然而過。太宗之

聰明英敏。夫豈有是哉。而能以無道之

君類。諫臣以為戒。亦聖王兢懼之意歟。

太常卿唐制。掌禮樂郊韋挺嘗上疏陳得失。太宗賜

書曰。所上意見極是。謹言辭理可觀。甚以為慰。昔齊

境之難。去。禁夷。吾有射鉤之罪。蒲城之役。勃鞞為斬袂

之仇。而小白不以為疑。重耳待之若舊。射鉤事。見任

賢篤注。勃鞞。晉寺人。被也。重耳。晉文公名。晉獻公使

勃鞞執重耳。重耳。晉文公名。晉獻公使

後重耳歸晉。野位為晉君。物。懷逐斬其衣袂。重耳奔狄。

以告。求見解前罪。文公使人讓之。勃鞞曰。臣不敢以

二心事。君故得罪。君已反。豈非各吠非主。漢書。禁犬



TAFK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此節則永保令名如其怠之可不惜也勉勵終始垂

範將來當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不亦美乎朕

比不聞其過此音未親其闕賴竭忠懇數進嘉言數音

朝用沃朕懷一何可道舊本此與上章通為一章今按不同分為二章

愚按太宗賜書章披示至公用二人之道而舉齊

之管仲晉之物親為喻大齊晉二伯主置射鈞

新秩而用一子二子亦能盡忠於其君矣然當

觀之懷公入國孤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懷公

命突召其子孤突曰子之能任父教之忠策名

委質戎乃僻也孤突寧死而毛履事文公不二

若以孤突之言律之則管仲勃觀又若之何而可哉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閒居靜坐則自內省

恒恐上不稱天心舊本下為百姓所怨但思正

人匡諫欲令耳目外通下無怨滯又比見此音人

來奏事者多有怖懼音怖言語失次第尋常奏事

情猶如此况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

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為忤若即嗔責深恐人懷戰

懼豈肯更言

貞觀十五年太宗問魏徵曰比來此音朝臣都不論

事何也徵對曰陛下虛心採納誠宜有言者然古人

愚按昔漢賈山曰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

非持萬鈞也開導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入猶

恐懼不敢自盡况震之以威怒乎太宗每以上

言和顏納也為人君者思賈山之言

充太宗之量何慮人臣之不忠諫哉





矣如屬文之士屬音伎巧之徒皆自謂已長他人不

及若名工文匠商畧詆訶蕪詞拙跡於是乃見由是

言之人君須得匡諫之臣舉其德過德與一日萬機

一人聽斷雖復憂勞安能盡善常念魏徵隨事諫正

多中朕失中音如明鏡鑒形美惡必見因舉觴賜玄

齡等數人勗之勗音切勉也

是後魏徵以貞觀十七年春正月卒太宗謂玄齡等舍魏徵隨事諫正如鏡照形美惡必見舉觴賜玄齡等數人勗之然此言無稽也然此言在徵卒之後未若在十六年

貞觀十七年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

器漆本名所以製物也禹雕其俎俎音當時

諫者十有餘人食器之間尚須苦諫遂良對曰雕琢

害農事纂組傷女工纂音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

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諍臣必

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復音太宗曰卿言是矣

朕所為事若有不當去聲或在其漸或已將終皆宜進

諫比見前史比音或有人臣諫事遂答云業已為之

或道業已許之竟不為停改去聲此則危亡之禍可

反手而待也舊本此與前章通為一章今按不同分為二章仍按通鑑標年於此章之首

訖氏祖禹曰所貴乎賢者為其能止於未然爾邪於未形也若其已然則衆人之所能知也何賴



於賢乎危亡之言惟明主能信爾士忽焉是以自  
古無事之時常患乎諫之難入也故聖主能從諫  
忠臣之事上君能改過於已然諫而不聽斯為下矣  
已然事聞君也投其楨流故有以諫殺身者矣唐  
虞之時群聖聚於朝無過舉矣憂其所當憂戒其  
所當戒故常有微懼之言其慮慮豫防也至於後  
世令王其賢臣多諫其已然而防其未然太宗求  
諫於群臣其有意  
唐氏侍友曰遂良之對是矣抑猶有說舜禹大聖  
識過必誠與木匠孫葵同意首為捐事聖君有聽  
從無諫爭  
豈知言哉

愚按昔商討始為象箸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  
不成以土簋稱為犀玉之杯王杯象箸必不美  
簋登衣短褐而合於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  
臺廣宮稱此以榮天下不足矣遠方所賦之物  
與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遂良  
之言其意蓋亦若此也據所謂滿盈無所復諫  
則初非忠臣愛君之詞幸太宗  
之言有足以教斯言之失也

納諫第五

凡十章直隸另為  
一類附此篇之後

貞觀初太宗與黃門侍郎王珪宴語

通鑑作貞觀二  
年十二月以黃

門侍郎王珪為守侍時有美人侍側美人姓官九員

中上嘗問居與珪語皆生瑗武德末為州都督右

本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敗籍沒入宮太宗指示珪曰

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

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取之為是邪為非邪太宗曰

安有殺人而取其妻鄉乃問朕是非何也珪對曰臣聞

於管子曰管子著書十篇曰管子齊桓公之郭國齊桓公名小

於管子曰管子著書十篇曰管子齊桓公之郭國齊桓公名小

誠之也。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

猶往也。惡惡也。下如字。後周。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

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

能去。所以亡也。管子之言。以為喻也。王珪迷。今此婦人

尚在左右。臣竊以為聖心是之。陛下若以為非。所

謂知惡而不去也。太宗大悅。稱為至善。遽令以美人

還其親族。今平聲。按新舊史。皆云帝雖不出。此美人

主。既重。理言何得反棄。而不用乎。且與人沉待左右

又非。娶竊善名之人。太宗何愛而留之。此章為是也。

唐狄仲友曰。王珪諫。管人主情。恐

人。所難言。可謂。無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太宗納諫之美。方之古昔。何以高強。

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之乾元殿。洛陽。古成周之

所建。隋以備巡狩。巡狩。天子遺詠。侯曰。給事中。唐

掌侍左右。分列省事之官。察弘文館。講。張玄素。蒲州

富校。碑之課。大者。義奏。小事。署而行之。張玄素。蒲州

隋為景城縣。戶曹。實建德。陷。景城。將殺之。邑人。號泣

曰。此清吏。縣之。是無天也。遂釋之。貞觀初。召問。以政

道。歷太子詹事。遷左庶子。會。唐。廢。坐。上書諫曰。陛下

罪為民。項之。召授刺史。麟德初。卒。知周萬物。囊括四海。令之所行。何往不應。志之所欲

因六國之盛。將貽之萬葉。及其子而亡。周之季世。天

吞之六國。齊楚燕韓趙魏也。始皇曰。朕為始皇帝。後



世克而超高秋之子諒由逞嗜奔慾逆天害人者也

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神祇不可以親恃惟當弘儉

約薄賦歛去聲慎終始可以永固方今承百王之末屬

凋弊之餘必欲節之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為先東都

未有幸期即令補葺令平諸王令並出藩又須營構

興發數多豈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東

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傾仰豈

有初則惡其侈靡去聲今乃襲其雕麗其不可二也

每承音旨未即巡幸此乃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

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兩都東都洛陽西都長安也勞役

過度怨讟將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力

凋盡天恩含有粗見存立和平飢寒猶切生計未安

三五年間未能復舊奈何營未幸之都而奪疲人之

力其不可四也昔漢高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

西駕漢高祖姓劉名邦沛人伐秦得天下開號漢婁敬齊人高祖在洛陽敬說曰陛下取天下與周

興宜八國而都於秦之故上未決張良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長安賜教姓劉氏拜即中豈不知

地惟土中貢賦所均但以形勝不如關內也伏惟陛

下化凋弊之人革澆漓之俗為日尚淺未甚淳和斟

酌事宜詎可東幸其不可五也臣嘗見隋室初造此

殿楹棟宏壯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採來豫章郡名

今讀與路  
諫江五

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為之

中間若用木輪動即火出略計一柱已用數十萬則

餘費又過倍於此臣聞阿房成秦人散

房音旁見  
政體篇註章

華就楚象離

楚靈王為車華之  
臺納亡人以實之

乾元畢工隋人解體

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殘之後役瘡痍

之人費億萬之功襲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

帝遠矣深願陛下思之無為由余所笑

由余西戎人  
戎王使由余

觀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鬼為之則勞神矣  
人為之亦苦民矣公作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

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成矣無此何以為治由則天下  
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樂也云云出史記則天下

幸甚矣太宗謂玄素曰卿以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

對曰若此殿卒興

非切所謂同歸於亂太宗嘆曰我

不思量

千

遂至於此顧謂房玄齡曰今玄素上表洛

陽實亦未宜修造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

有作役宜即停之然以卑于尊古來不易

以豎  
切豎

非其忠直安能如此且眾人之唯唯

豎音  
華

不如一士之諤諤可賜緡五百匹魏徵嘆曰張公遂有回天之力可

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按史傳此豎有曰臣聞東鄰  
姑平大上皇詔官室過度者

焚之陛下謂无木可用請賜貧人  
事雖不從天下猶  
為威德天下復度而營之是隋伐又興不五六年間一  
拾一取天下將謂何帝顧玄齡曰洛陽朝貢天下中  
殿營之意欲使四方百姓今玄素言如此使後必往

雖定庸何  
苦即詔罷役

花氏在馬曰上之所好者下之所競也太宗虛已  
 以來直言而從之又實以勸之此人君

宗之所難能也夫如是則患於有過乎  
 張氏九成曰古人以斤言千知己以疏賤投至貴  
 非至誠切直豈足以遇合始玄素以小吏在機  
 簡蒙天子訪問所唐興替之由遂獲寵遇洛陽之  
 役懇切誅諫遂有四天之禍至

此忠良所以於絕而痛哭也  
 呂氏祭射天下之至惡也故人情莫不取言之世  
 為之祭射者未嘗不祭射而未為祭射之所為如  
 為亦未嘗不祭射而未為祭射之所為如

惟是則雖知其非祭射而未為祭射之所為如  
 惟聖明之君知所以為祭射而未為祭射之所為如  
 於夫問其可以進於祭射而未為祭射之所為如  
 恕高相問我何如祭射對曰此後不為祭射之所為如  
 期玄素問我何如祭射對曰此後不為祭射之所為如

夫二君三代而下之英主也其所以為祭射之所為如  
 二君受之雖不能盡如堯舜而亦堯舜之徒耳以  
 不無他知祭射之跡也

愚按洛邑為土中以四方貢賦遠里均也周之  
 都鎮京也洛為東都於此而朝諸侯馬漢之都  
 長安也洛有南宮於此而臨幸焉唐都長安觀  
 洛陽與周漢同天下既平修治洛邑若未甚宮  
 也然洛陽多隋宮室制度過侈非所宜將太宗  
 納玄素之諫遂令罷矣它日飛山翠微王

華之役又非洛陽陪京之事勢  
 能逆思玄素之言則尤善矣

太宗有一駿馬持愛之恒於宮中養飼無病而暴死

太宗怒養馬官人將殺之皇后長孫諫曰昔齊景公

以馬死殺人齊景公名杵臼晏子請數其罪云殺上爵晏子

大爾養馬而死爾罪一也使公以馬殺人百姓聞

齊大爾養馬而死爾罪一也使公以馬殺人百姓聞



之必怨吾君爾罪二也諸侯聞之必輕吾國爾罪三也公乃釋罪陛下嘗讀書見此事豈忘之邪太宗意乃解又謂房玄齡曰皇后庶事相啓沃極有利益爾

惡按晏子諫齊景公有三罪之說其意美矣今觀太宗欲殺宮人之事蓋亦有三失焉何也不賢而實駿馬則實非其實矣不任牧人而牧官人則任非其任矣以馬死而欲殺人則非其刑矣向非文德皇后之諫豈不為盛德之累乎史稱太宗有社馬不能御則天時為宮人進而言曰要有三物能御之一曰鑾鞭鞭其背二曰馱橋橋其首三曰乙首斷其喉太宗社之夫太宗使宮人養馬不過一時溺於嗜好而已孰知宮人之中有善御馬如別天者已深擬於其後乎吁可畏哉

貞觀七年太宗將幸九成宮隋仁壽宮也散騎常侍姚思

廉進諫曰陛下高居紫極寧濟蒼生應須以欲從人

應平不可以人從欲然則離宮遊幸此秦皇漢武之

事如皇姓鹿名政國號秦武帝帝姓劉名恭國號漢故非堯舜禹湯之所為也

言甚切至太宗諭之曰朕有氣疾熱便頓劇故非情

好遊幸好去甚嘉卿意因賜帛五十段

惡按漢元欲乘樓船以薛廣德之言而止則天欲觀舍利以狄仁傑之言而止夫漢元庸君則天女主尚能改過不吝况如太宗之素號納諫者乎思廉九成之諫非不切也太宗氣疾之諭亦近於飾非矣且既不從其言復多賜之帛是人君之過可以賄賂而免人臣之直諫可以賄賂而移也太宗之賜思廉之變胥失之矣

貞觀三年李大亮京兆人有文武才高祖入關自辟授土門令擊盜管隴州司馬



貞觀初授太府卿後出為涼州都督俄為西吐道安撫大使以按諸部降者入平討吐谷暉有功進爵為公拜右衛將軍賜為涼州都督涼州今西涼嘗有臺

使至州境便去聲見有名鷹誠大亮獻之大亮密表

曰陛下久絕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

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書曰以卿兼

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藩牧字也當茲重寄比在

州鎮此音聲績遠彰念此忠勤豈忘寤寐使遣獻鷹

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到

覽用嘉歎不能已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

始若一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

景福此詩見詩小雅古人稱一言之重侔於千金此

之所言深足貴矣令賜卿金壺餅金椀各一枚雖無

千鎰之重此音是朕自用之物卿立志方直

竭節至公處職當官此音每副所委方大任使此音以

申重寄公事之間宜觀典籍兼賜卿荀悅漢紀一部

荀悅字仲豫潁川人復漢時此書叙致簡要論議深

博極為政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此

此章之著曰貞觀

初今按通鑑採年

張氏九成曰事君必以忠立忠必以才行已必以

近於忠太宗親任之莫蓋才兼文武而濟之

以忠誠耳房喬編有陵物之節操不信夫





愚按太宗之朝，臺閣侍從之臣，獻可替否，必開  
論，臺壺不嘗如蠟燭之於飲食，是宜列在外，眼  
之臣亦不肯頌古曲從，或踰位而古也。若李大  
亮、水腐之諫，太宗非悅從之，又責責之。盛哉  
太宗之納諫也。遠方諸臣不在君側，寧弗言而不顧  
月，歎納也。遠方諸臣不在君側，寧弗言而不顧  
身若大亮者，可謂忠臣也。已。  
此尤海臣之所當則效也。

貞觀八年，陝縣丞陝縣今初善屬皇甫德恭皇甫德恭

也。上書忤旨，太宗以為訕謗，陝縣切所侍中魏徵進言曰：

昔賈誼當漢文帝上書云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長

歎息者六。漢文帝名恒，高祖少子也。賈誼，洛陽人。文

帝西漢建其時曰誼為事，可為痛哭者六，自古上書率

多激切，若不激切，則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訕

謗，惟陛下詳其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今賜

德參帛二十段。今平蘇按通鑑中，奉詔皇甫德參上

高祖蓋宮中所化，上起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因家

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官人皆無髮，乃可其意耶。欲治

訕謗之罪，魏徵諫曰：云云。上曰：朕罪斯人，則誰敢言

乃賜帛二十四匹。它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

雖監察御史與此章，雖小異，而上詳故附見焉。

胡氏寅曰：無常者，惟人異耳。太宗初下洛陽，毀隋

宮室，遂其修也。即欲修建，雖為諫少，然意終不

已竟使成之。最後并起諫者，欲加之罪，何其一愈

不能自杜，猶如此。況不能克己從諫者，宜如  
何。則亦觸情，經欲獨薰，虛植筆，寧有既耶。  
之始，怒皇甫德參而欲罪之，復從也。德參違  
不責無過而責改過，太宗之謂矣。然忤旨之起

其中心之發見耶。此一特微。微而然。耶。向非微之忠。其為君德之累。豈少哉。德余區區一醫。尤可為微臣之則效也。

貞觀十五年遣使詣西域去營後同。西立葉護可

汗未還葉護可汗乃號葉護可汗是年葉護可汗遣使入貢秋七月左領軍將軍張大師持節即其所號立為可汗賜以鼓纛又令人多

賞金帛後同歷諸國市馬魏徵諫曰令發使以立

可汗為名可汗未定立即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為意

不市馬不為尊立可汗不為之可汗得立則不甚懷

思不得立則生深怨諸蕃聞之且不重中國但使彼

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昔漢文帝有獻

千里馬者曰吾吉行日三十李榮祀也凶行日五十

乃償其道里所費而返之又光武名秀漢中有獻千

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令陛下凡

所施為皆皆邈過三王之上進音奈何至此欲為

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姓曹名丕操之子求市

西域大珠蘇則曰蘇姓則名宇文師扶若陛下惠及

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縱不能

慕漢文之高行去可不畏蘇則之正言耶太宗速令

慕漢文之高行去可不畏蘇則之正言耶太宗速令

慕漢文之高行去可不畏蘇則之正言耶太宗速令



止之

舊本此章之首曰貞觀中今按通鑑標年

唐氏仲友曰魏徵之諫不使曠爽窺中國也先王內中夏而外四夷其待之固有其道矣後世不為所亂則為所窺皆起於喜功貪利之故太宗聖明猶不免此徵之所言切中其病而於唐之世固於不戒哉

愚按禹貢曰織皮之貢而即叙之此大禹之撫四夷也漢其織皮之貢而即叙之此大禹之撫四夷也漢或謂名馬通大宛而致連年之師先或謂名馬閉王關而絕西域之使二君之得失蓋可觀矣是宜詔徵之進諫幸太宗克使之也

貞觀十七年

太子右庶子高季輔

名馬以字行德州人以孝聞貞觀初

得失特賜鍾乳一劑

鍾乳產於石食之謂曰御進藥

使乳通氣生胃

石之言

藥石有益於病也

故以藥石相報

按文後

為史新侍郎喜敘人物帝賜金背鏡一以況其清墨焉

唐氏仲友曰書曰德想德實功想德實人主勉進臣下之功德欲其不忘也以太宗而賜季輔得德不至穿補未為盡其才也

愚按藥石所以愈膏肓之疾金鏡可以別姘妍之形太宗嘉人臣之進言此之為藥石望人臣為君臣相與之盛事也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夫人臣之對帝

王

扶夫音多順從而不得

有隱宜以次言朕過失長孫無忌唐倫等皆曰陛下

聖化道致太平以臣觀之不見其失黃門侍郎劉洎





守思過荆州人貞觀七年為治書侍御史遷右丞  
編十七年述曰直東宮還侍中太宗征遼東詔  
太子監國泊曰願無憂大臣有罪當對曰陛下撥亂  
按法誅之帝任其言及還遷湯死

創業實功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項有人上書辭

理不稱者編去或對面窮詰無不慚退恐非冀進言

者太宗曰此言是也當為卿改之為去聲按通鑑是

千官因有是問無唐儉者又載為兩句陛下此來實

尉氏之奇曰仁人君子之事當夫治安之世而

危敗禍亂之言未嘗一日而忘於心者蓋不如是

不足以致其治安而保其職也齊賢之

無若丹朱獻臯則曰元首氣世夫舜豈有是哉

而為益象則不可無是言也太宗之德固未

德盡如竟奔真觀之請固未嘗盡也太宗之德固未

就無為益象則不可無是言也太宗之德固未

愚按貞觀末年魏徵既死在廷群臣頗多諛說

之嘆其間諛說之持意者長孫無忌是也太宗

遇群臣直言無忌則曰陛下武功文德百等將願之不

太宗欲聞破高麗之計無忌則曰諸將奉成算

而已嗚呼孔子所謂言而莫予違者其無忌之

謂平向非劉洎輩而折廷爭庶幾

太宗嘗怒苑西監李官苑穆裕穆裕穆裕命於朝堂斬之

時高宗為皇太子高宗名治初封晉王遽犯顏進諫  
太宗意乃解司徒長孫無忌曰自古太子之諫或乘  
間從容而言宋平聲間去聲從即密切今陛下發天威之怒太子  
申犯顏之諫誠古今未有太宗曰夫人久相與處音夫

扶康自然染習自朕御天下虛心正直即有魏徵朝

夕進諫自徵云亡劉洎岑文本字景行鄧州人貞觀初除秘書郎奏籍田

頌擢中書舍人號善職遷侍郎十七年文本不欲馬

康東官官乃詔五日一參東宮後遷中書令卒

周褚遂良等繼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說

諫者因染以成性故有今日之諫舊本此章與前章通為一章今按不

同分為二章

愚按高宗之震來宮也不惟已然諫又諫諫於其父何其贊哉及其在位既久詔右禮推諫臣給高宗李善成一言至此之賜賜朝陽其不能諫諫可知矣夫以一一人之身始則諫諫終則拒諫其故何哉蓋嘗以唐史觀之高宗以久不聞諫問於李勣勣對曰陛下所為蓋義無事可諫

嗚呼高宗始之能諫蓋由太宗之德有以化之終之拒諫豈非李勣策實違君之忌哉

直諫附凡

貞觀二年隋通事舍人隋制掌引鄭仁基女年十六

七容色絕姝當時莫及文德皇后長孫氏善圍博尚禮法性的意嘗著

少則十篇又為詔斥漢為后不能檢押外家使與政事乃成其車馬之儀此謂開本源恒未事臨終請帝

納忠諫勿受謗訪求得之請備嬪御太宗乃聘為充

省遊暇作役華唐制女官號詔書已出策使未發後同魏徵聞

其已許嫁陸氏方遽進而言曰陛下為人父母書曰

作氏撫愛百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樂並音洛自古有

道之主以百姓之心為心故君處臺榭音洛則欲

民有棟宇之安食膏粱則欲民無飢寒之患顧嬪御



則欲民有室家之歡。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鄭氏之女

久已許人。陛下取之。不疑無所顧問。播之四海。豈為

民父母之道乎。道一作義。臣傳聞雖或未的。然恐虧損聖

德。情不敢隱。君舉必書。所願特留神慮。太宗聞之大

驚。手詔答之。深自克責。遂停策使。乃令女還舊夫。

聲後左僕射房玄齡中書令溫彥博禮部尚書王珪

御史大夫韋挺等云。女適陸氏。無顯然之狀。大禮既

行。不可中止。又陸氏抗表云。某父康在日。與鄭家往

還時。相贈遺資財。初無婚姻交涉。親戚並云。外人不

知。妄有此說。大臣又勸進。太宗於是頗以為疑問。徵

曰。群臣或順旨。陸氏何為過爾。分疎徵曰。以臣度之

度得洛切其意可識。將以陛下同於太上皇。太宗曰。何也。

徵曰。太上皇初平京城。得辛處儉婦。稍蒙寵遇。處儉

時為太子舍人。唐制。東宮右春坊置舍人。掌行令書表啓。太上皇聞之不

悅。遂令出東宮。為萬年縣。見任賢每懷戰懼。常恐不

全。首領陸爽。陸氏名。以為陛下。今雖容之。恐後陰加譴

謫。音適。責也。所以反覆自陳。意在於此。不足為恠。太宗笑

曰。外人意見。或當如此。然朕之所言。未能使人必信。

乃出勅曰。今聞鄭氏之女。先已受人禮聘。前出文書

之日。事不詳審。此乃朕之不是。亦為有司之過。授充





華者宜傳時莫不稱歎

朱氏麟曰人主以改過為德而以取過作非為戒  
人臣以格非為職而以順非逢惡為罪太宗嘗曰  
前世帝王推諫者多矣或曰業已為之又曰業已  
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是以終身導  
之使諫從善如流未嘗少有勸客也陸氏已聘  
之使是誠不知而作也間魏徽一言遂罪已傳冊  
可謂愛也人皆仰之矣玄齡輩一時名臣宜有以  
持敬其美正救其惡有以格君心之非可也乃曰  
大禮既行不可中止雖妾嬖所以愛主不當如是  
况大臣乎太宗有改過之德而玄齡輩不免有違  
微惡之罪若魏

恩按古者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  
八十一御妻蓋天子所娶之罔嬪為正后庶為  
婦媵正后既終則其媵媵行后職故曰天子  
諸侯不再娶大抵六官之職一正則不可改後  
多不可增蓋也後世妃嬪有數則不明正后不遠  
里求之為后亦不能免魏徽之諫魏徵之為君  
文德之為后亦不能免魏徵之諫魏徵之為君  
已厥後士履之女亦以色選我知北農之禱已  
兆於此乎蓋之或弁曰罔漁於樂神應之稱湯  
曰不遇聲色役之人  
君亦法乎此而已矣

貞觀三年詔關中免二年租稅關東給復一年

以東 尋有勅已役已納並遣輸納明年總為準折

也 給事中魏徵上書曰伏見八月九日詔書率土

皆 給復一年老幼相歡或歌且舞又聞有勅丁巳配

役即令役滿折造餘物亦遣輸了待明年總為準折

道路之人咸失所望此誠平分百姓均同七子但下

民難與圖始日用不足皆以國家追悔前言二三其



德臣竊聞之天之所輔者仁人之所助者信今陛下

初膺大寶

易大傳曰聖人之大寶曰位

億兆觀德始發大號便有

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時之大信縱國家有倒懸

之急猶必不可况以泰山之安而輒行此事為陛下

為此計者

為此之為如字

於財利小益於德義大損臣誠智

識淺短竊為陛下惜之伏願少覽臣言詳擇利益冒

昧之罪臣所甘心簡黜使

去聲後同

右僕射封德彝等並

欲中男十八已上簡黜入軍勅三四出徵執奏以為

不可德彝重奏

重平

今見簡黜者云次男內大有壯

宗憲乃出勅中男已上雖未十八身形壯大亦

取徵又不從不肯署勅太宗召徵及王珪作色而待

之曰中男若實小自不黜入軍若實大亦可簡取於

君何嫌過作如此固執朕不解公意

謂音

徵正色曰

臣聞竭澤取魚非不得魚明年無魚焚林而畋非不

獲獸明年無獸若次男已上盡黜入軍租賦雜徭將

何取給且比年

比音

國家衛士不堪攻戰豈為其少

但為禮遇失所遂使

如字後同

人無關心若多黜取人還

充雜使其數雖眾終是無用若精簡壯健遇之以禮

人百其勇

謂一人當百夫也

可何必在多陛下每云我之為君

以誠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並無矯偽之心自登極

已來大事三數件皆是不信復何以取信於人太宗愕

然曰所云不信是何等也徵曰陛下初即位詔書曰逋

私宿債欠負官物並悉原免即令千所司列為事條

秦府國司亦非官物陛下自秦王為天子國司不為官

物其餘物復何所有又關中免二年租調外給

復一年百姓蒙恩無不歡悅更有勅旨今年白丁多

已役訶若徒此放免並是虛荷國恩若已折已

輸令總納取了所免者皆以來年為始散還之後方

更徵收徵百姓之心不能無恠已徵得物便點

入軍來年為始何以取信又共理所寄在於刺史唐

武德初置郡為州改太守曰刺史李宣縣令唐制

德化歲時屬縣觀風錄因州縣舊

導揚風化撫字黎民重崇地

利養經案恤孤貧富克屈親獄訟

之至於簡點即疑其詐偽望下誠信不亦難乎太宗

曰我見君固執不已疑君蔽此事令論國家不信乃

人情不通我不尋思過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錯失

若為致理乃停中男賜金甕一口賜珪綃五十匹

愚按孔子曰去食去兵無信不享湯之有天下

也首曰彰信兆民武王之有天下也首曰傳信

明義三代之得天下未有不以信為先者也太

守即位之初首欲以誠信待物可謂能以湯武

為法者矣然徒知其為信不知其所以信故魏

徵歷陳其詞謂原免通債而秦府不與丁男不

也始散租調已徵復徵二不信也簡點丁男不

任守令三不信也太宗欲然拒徵之言君臣魚



水實始于此終致貞觀之盛有以也哉

貞觀五年持書侍御史

唐制舉劾官品本作治權萬書避高宗諱故改曰持權萬

紀權姓萬紀名芳先人杜仲直為治書侍御史唐制

舉百寮及八閭李仁發俱以告訐譖毀訂居數蒙引

永詔推屏節事見教音勃任心彈射後同肆其欺罔令在上震怒

令平臣下無以自安內外知其不可而莫能論諍給

事中魏徵正色而奏之曰權萬紀李仁發並是小人

不識大體以譖毀為是告訐為直凡所彈射皆非有

罪陛下掩其所短收其一切乃騁其姦計附下罔上

多行無禮以取強直之名誣房玄齡玄齡嘗掌內外

平斥退張亮亮州人初立為中書無所肅厲徒

聖明道路之人皆興譖議臣伏度聖心必不以

為謀慮深長可委以棟梁之任將以其無所避忌欲

以警厲群臣若信狎回邪猶不可以小謀大群臣素

無矯偽空使臣下離心以玄齡亮之徒猶不可得伸

其枉直其餘踈賤孰能免其欺罔伏願陛下留意再

思自驅使二人以來有一弘益臣即甘心斧鉞受不

忠之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崇德豈可進姦而自損

乎太宗欣然納之賜徵絹五百匹其萬紀又姦狀漸

露仁發亦解黜萬紀貶連州司馬連州今仍舊隸廣



朝廷咸相慶賀焉

愚按中庸曰致大則不勝先儒曰信任專而大臣而復信小臣之言其意蓋慮大臣之專權而恃小臣之察以防之也太宗之於萬紀輩亦若是而已矣雖玄齡之親密猶得而問之況其以致亂移於小臣充非所以為治也唯持敬則正人君亦勉於嚴而己徒恃小臣之察欲廣己之耳目者何其惑之甚哉

貞觀六年有人告尚書右丞魏徵言其阿黨親戚太宗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案驗其事乃言者不直彥博奏稱徵既為人阿道雖在無私亦有可責遂令彥博

謂徵曰

今平聲

爾諫正我數百條豈以此小事便損

衆美自今已後不得再存形迹居數日太宗問徵曰

昨來在外聞有何不是事徵曰前日令彥博宣勅語

臣云因何不存形迹此言大不是臣聞君臣同氣義

均一體未聞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

此路則邦國之興衰或未可知太宗矍然改容曰

博切驚

前發此語尋已悔之實大不是公亦不得遂

懷隱避徵乃拜而言曰臣以身許國直道而行必不

敢有所欺負但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

太宗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

忠臣傳卷之二

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

國並喪獨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太宗曰君但

莫違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計乃賜緡二百匹按通鑑

也曰猥笑卑陶良臣胡氏寅曰忠良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

亦未有備於良而經於忠者魏公之言過為分別

不若曰臣願為猥笑卑陶謙行言聽不類如龍

比千身誅國亡如此自足以警帝意也夫櫻契比

敢謂易地則皆然也後世有犯顏苦口面折廷

爭者則或非之曰爾何以榮封事吾君而欲為忠臣乎則魏公之說啓之矣

而欲為忠臣乎則魏公之說啓之矣林氏之奇曰自古君明臣忠魏公之說不覺豈拘拘形迹之

必不自責疑以外者太宗之政無不舉豈拘拘形迹之

必不自責疑以外者太宗之政無不舉豈拘拘形迹之

必不自責疑以外者太宗之政無不舉豈拘拘形迹之

必不自責疑以外者太宗之政無不舉豈拘拘形迹之

必不自責疑以外者太宗之政無不舉豈拘拘形迹之

必不自責疑以外者太宗之政無不舉豈拘拘形迹之

必不自責疑以外者太宗之政無不舉豈拘拘形迹之

必不自責疑以外者太宗之政無不舉豈拘拘形迹之

必不自責疑以外者太宗之政無不舉豈拘拘形迹之

必不自責疑以外者太宗之政無不舉豈拘拘形迹之

必不自責疑以外者太宗之政無不舉豈拘拘形迹之

必不自責疑以外者太宗之政無不舉豈拘拘形迹之



功德以為時不可失天不可違今行之臣等猶謂其  
晚惟魏徵以為不可太宗曰朕欲得卿直言之勿有

所隱朕功不高耶曰高矣德未厚耶曰厚矣華夏未  
安耶曰安矣遠夷未慕耶曰慕矣符瑞未至耶曰至

矣年穀未登耶曰登矣然則何為不可對曰陛下功  
高矣民未懷惠德厚矣澤未旁流華夏安矣未足以

供事供于屏後同遠夷慕矣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而爵  
猶密爵者積歲豐稔而倉廩高虛此臣所以切謂

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近喻於人有人長患疼痛不  
能持持療理且愈皮骨僅存便欲負一石米日行百

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為之良醫除  
其疾苦雖已又安未甚克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

陛下東封謂東封泰山也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要平摩要

荏苒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  
進退艱阻寧可引彼戎狄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

遠人之望原音港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  
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邪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誠

懇亦有與人之論太宗稱善於是乃止按通鑑是年正月文武官請封神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原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憾乎昔秦始



寢運

皇封禪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  
土然後可以履其地而祭乎群臣請之不已上亦欲  
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云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

孫氏商曰封禪之文不著於經典秦漢諸儒用

管仲說以為帝王成德光輝無窮然封禪之後漢

武行之儀物侈大自謂光輝無窮然封禪之後漢

崇尚此禮惡足以為當天意哉況此禮不著於經典

也同焉遷作封禪書引經典之文但恐守之禮耳

帝王巡守每至方嶽必增築以告至非謂自陳功

於天也帝王治天下能以功德濟生民致時太平

則天必佑其功也太宗嘗謂事天至為掃地而祭何

必登山封土也太宗嘗謂事天至為掃地而祭何

此實至也曰古者天子巡守至于方岳必告祭

聖氏祖為曰古者天子巡守至于方岳必告祭

無謂也且三代以禘而王森封禪實自秦始

代而法秦以為太平盛事亦已探矣太宗方明朝

多賢而佞者倡其議獨親微以為時未可而亦

不以其事為非也其後使顏師古議其禮主齡茲

定之微亦與焉貞觀之末徵求封以事而非以宗

明皇運猶行之終唐之餘無足悼者嗚呼禮之失

也又矣世俗之

感可勝歎哉

胡氏實曰自孟子沒聖學不傳學者以天人為二

致不能監觀休咎之符凡天事尚象往往以道遠

難知置於冥漠而不着其日食天變為大不問  
明房杜王魏並侍左右且日食天變為大不問  
其胥訓吉得杖詩以滴陰珍復屬德而群臣獻端  
修薄上心請登太山明德意太宗口雖不允實  
欲從之至魏州高德厚德然自足撤碑以空虛勞  
費為言若非數州大水亦未必為止也夫大水者  
陰氣珍也日食者陽氣微也二者君象尤當敬懼  
而不知戒焉豈非以天人為二致不學不知道之





殿

惡按文中子曰封禪其秦漢之侈心乎聖人復  
經不易斯言矣虞舜之制五載一巡守成周之  
歲六年一時巡肆觀野后大明熙陸望秩山川  
蓋所以盡報本之誠明命討之公也宣泥金刻  
玉珠中告成之謂後晉乎太宗之言曰秦始皇  
封禪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  
耶歟後感於始倭自其官為親敬計者惟當  
摹古据經正名定論不以復先王之常禮于以  
為漢之謬說不赤律也願以爵羅猶密倉廩  
尚虛缺為未可夫以為未可行則必有可行之  
時也嗚呼大道不明禮學無據為君者昧於上  
為臣者感於下不有聖人出焉孰能祛其謬而  
正乎

貞觀七年蜀王

名愔太宗第六子也

妃父楊譽

存省競婢都官

郎中

唐制刑部官掌記簿簿每簿曰以給衣櫃  
番料以理給衣櫃番料凡公私良賤必周知之凡

反逆相坐

薛仁方留身勘問未及予奪與

子為千牛

後魏官名隋有千牛刀人止防身刀也其  
職本掌御刀蓋取莊子庖丁為惠文君解

牛十九年所割者數千牛而刀若新發矧石言此  
刀可以備身因以名官唐制左右千牛衛將軍掌官

破侍衛及供御儀仗  
左右執弓箭宿衛於殿庭陳訴云五品以上非反

逆不合留身以是國親故生節目不肯決斷淹留歲

月太宗聞之怒曰知是我親戚故作如此艱難即令

平辨杖仁方一百解所任官魏徵進曰城狐社鼠皆

微物為其有所憑恃故除之猶不易為去聲後同易

私不灌社鼠不灌謂其所獲宄者得所憑恃况世家  
也故諫者卑謂人君左右近習為城狐社鼠况世家

貴戚舊號難理漢晉以來不能禁禦武德之中以多





驕縱陛下登極方始蕭條仁方既是職司能為國家

守法豈可枉加刑罰以成外戚之私乎此源一開萬

端爭起後必悔之將無所及自古能禁斷此事惟陛

下一人備豫不虞為國常道為如豈可以水未橫流

掃去便欲自毀隄防臣竊思度待治未見其可太宗

曰誠如公言嚮者不思然仁方輒禁不言頗是專權

雖不合重罪宜少加懲肅乃令杖二十而赦之

惡按仁方之問楊慶中層之屈部通董宣之抗湖陽不是過也太宗不惟不能賞之又欲加刑為其視孝文尤式何異哉且既從魏徵之諫免仁方之罪可也顧猶杖二十而後赦之是猶免仁方之罪而已從廉之道宜如是乎年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從廉之道宜如是乎

貞觀八年左僕射房玄齡右僕射高士廉名倫高士廉

孫初隱居終南山武德初秦王領齊州表舉為治中及居東宮授右庶子遷益州都督長史勅風俗有聲入為吏部尚書拜於路逢少府監少去聲唐制掌實

德素問北門近來更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乃謂玄

齡曰君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少有營造何預君事玄

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解音解亦不解

玄齡士廉拜謝玄齡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

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且有

利害工多少陛下所為善當助陛下成之所為不是

雖營造當奏陛下罷之此乃君使臣臣事君之道

論

孔子對魯定公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玄齡等問既無罪而陛下責

之臣所不解玄齡等不識所守但知拜謝臣亦不解

太宗深愧之

朱氏曰宰相之職無所不當宰相以九式均節財用因於朝廷庶務無不當預也作洛之役則召經營未央之成蕭何起理鳥有營繕之小而宰相不知乎以將軍為內廷以宰相為外廷正漢人體統之素太宗方鼎新三者復備六典獨欲使宰相專立南牙政事不預北門管機是分期廷為二岐內外為兩以一事而處相臣也微

觀微言則唐之相職宜正我  
也故天下之事天子無不當其大臣宰相亦無不當與者逆有命則北門之分乎太宗責非其所當  
必與密中尉為北司軍機之處策立之重宰相

貞觀十年越王名貞素太宗第八子也長孫皇后所生太子介弟

聰敏絕倫太宗特所寵異或言三品以上皆輕蔑王

者意在諍侍中魏徵等以激上怒上御齊政殿引三

品已上入坐定大怒作色而言曰我有一言向公等

道往前天子即是天子今時天子非天子耶往年天

子兒是天子兒今日天子兒非天子兒耶我見隋家

諸王達官已下皆不免被其躡頓我之兒子自不許

其縱橫縱平公等所容易過得相共輕蔑後同

我若縱之豈不能躡頓公等玄齡等戰慄皆拜謝徵



正色而諫曰當今群臣必無輕蔑越王者然在禮臣  
子一例傳稱傳去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諸侯用

之為公即是公用之為卿即是卿若不為公卿即下

士於諸侯也今三品已上列為公卿並天子大臣陛

下所加敬異縱其小有不是越王何得輒加折辱若

國家紀綱廢壞臣所不知以當今聖明之時越王豈

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禮義寵樹諸王使行無禮尋

以罪黜不可為法亦何足道太宗聞其言喜形於色

謂群臣曰凡人言語理到不可不伏朕之所言當身

私愛當去魏徵所論國家大法朕嚮者忿怒自謂理

在不疑及見魏徵所論始覺大非道理為人君言何

可容易君玄齡等而切責之賜徵絹一千匹

愚按齊桓公與王世子丁曾止春秋大之胡氏

釋之曰自天王而言欲屈達其子使次乎其下

示謙德也自段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存乎

其上正分義也然則由胡氏之分義之說則子

微之言非耶曰皆是也胡氏之言謂在外諸侯

也魏徵之言謂在內公卿也胡氏之言謂世子

輕重隨時以取中又豈足與論春秋之義哉

貞觀十一年所司奏凌敬乞貧之狀凌平聲凌姓  
名初任寶建德  
為奉太宗責侍中魏徵等濫進人微曰臣等每蒙顧  
問常具言其長短有學識強諫諍是其所長愛生活  
好經營是其所短好去今凌敬為人作碑文為去教



TAFL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人讀漢書因茲附托四易求利與臣等所說不同陛下未用其長惟見其短以為臣等欺罔實不敢心伏太宗納之

愚按夫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為滕薛大夫夫寸有所長尺有所短人君用其所長棄其所短可也善才魏徵之言曰有學識強諫諍凌欺之所長也變生海好結管變敵之所短也太宗既不能用其所長魏徵曰其所短及舉者豈用人之道乎向非鄭公之諫太宗好賢之竟實矣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魏徵曰比來所行得失政化

音

何如往前對曰若恩威所加遠夷朝貢比於貞觀之始不可等級而言若德義潛通民心悅服比於貞

觀之初相去又甚遠太宗曰遠夷來服應由德義所

加

應平

往前功業何因益大徵曰昔者四方未定常

以德義為心旋以海內無虞

旋平

漸加驕奢自滿所

以功業雖盛終不如往初太宗又曰所行比往前何為異徵曰貞觀之初恐人不言導之使諫三年已後

見人諫悅而從之一二年來不悅人諫雖詈強聽受

而意終不平諒有難也太宗曰於何事如此對曰即

位之初處元律師死罪

魏上聲後同

孫伏伽貝州人

上言三事帝稱之曰諫臣諫曰法不至死無容濫加

酷罰遂賜以蘭陵公主園直錢百萬人或曰所言乃

常事而所賞太厚答曰我即位來未有諫者所以賞

之此導之使言也徐州司戶柳雄

徐州今仍舊隸河南司戶州屬戶曹

柳姓

於隋資妄加階級人有告之者陛下令其自首

令平聲

不首與罪遂固言是實竟不肯首大理推

去聲後同

得其僞將處雄死罪少卿戴胄奏法止合徒

刑至一年

陛下曰我已與其斷當訖

當去聲

但當與死罪胄曰陛下既不然而付臣法司罪不合死不可酷

濫陛下作色遣殺胄執之不已至於四五然後赦之

乃謂法司曰但能為我如此守法

為去聲豈畏濫有誅

夷此則悅以從諫也往年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大

忤聖旨陛下以為訕謗臣奏稱上書不激切不能起

人主意激切即似訕謗于時雖從臣言賞物二十段

意甚不平難於受諫也太宗曰誠如公言非公無能

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覺公向未道時都自謂所行不

變及見公論說過失堪驚公但存此心朕終不違公

語

胡氏實曰天下之理不違則退不違則進以天地日月四時之運與萬物之盈虛消長觀焉則見矣

年之德慈智術何獨不然太宗自謂今為猶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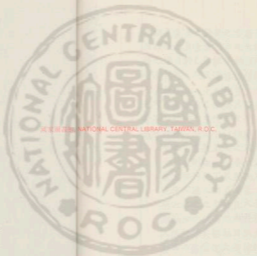
不明若語其體於然虛宜若未中之時乎是故就

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揚之盤銘曰為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始從事於此者惟持志存誠以克勤為法宜不可及勉焉日有孜孜矻矻而後已

所以入聖域而成功不

辱乎太宗之未學也  
惡按隋場帝失天下之道不一而莫大於納諫夫本  
唐太宗得天下之道不一而莫大於納諫夫本  
宗之納諫豈其天性之本然哉良由日觀場帝  
之亡播搖強勉而行之也故貞觀之初天下未  
安則能導人使諫中下漸安尚能悅人之  
諫末年天下已安則勉強使下漸安尚能悅人之  
諫其身於一日累何則善則拜湯之從諫弗  
其之自然故無始之異太宗之納諫弗  
氣之播搖故少而老而衰也然則人君欲  
無之播搖故少而老而衰也然則人君欲  
納諫之通者可不尊  
辱而務聖人之學哉

貞觀政要卷第二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貞觀政要卷第三

戊直集論

論君臣鑒戒六

論擇官七

論封建八

君臣鑒戒第六

凡七章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亂共安危若  
主納忠諫臣進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來所重若君  
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國臣亦  
不能獨全其家至如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卒令不  
聞其過卒子幸切遂至滅亡虞世基等亦誅死前  
事不遠朕與卿等可不慎無為後所嗤



愚按太宗帝以隋煬帝為戒而欲其臣以虞世  
基為戒形之於言者數矣夫人雖至愚未有不  
愛其身者也煬帝之縱欲肆志未必不曰吾知  
愛吾身而已不暇憂吾民也世基之誠懇保得  
未必不曰吾知愛吾身而已不暇憂吾君也豈  
知江都西閭之變君臣俱不免也我故君也以  
帝為戒則凡吾之容受直言非以愛其臣也所  
以為吾身計也臣以世基為戒則凡吾之盡忠  
無隱非以愛其君也所以為吾身計也君臣各  
為其身計則吏涼寒煖無一時不受吾身也穿  
可以須臾之不謹乎鬻鬻齒甲無一虛之非吾  
身也寧可以知微之不謹乎然則君臣之相  
與嘉惠養生者非以利天下國家也各愛其身  
而已太宗帝言推其意者出於一己之私盡其  
義乃所以成天下之公也

四年太宗論隋日魏徵對曰臣往在隋朝曾聞  
煬帝令於士澄捕逐今平聲復罔於如

隋時以魏

但有疑似苦加拷掠枉承賊者二千餘人

並令同日斬決大理丞

隋獄官

張元濟恠之試尋其

狀乃有六七八人盜發之日先禁他所被放纔出亦遭

推勘不勝苦痛

勝平

自誣行盜元濟因此更事究尋

二千人內惟九人逗遛不明

逗音豆遛音

官人有諳

識者就九人內四人非賊有司以煬帝已令斬決遂

不執奏並殺之太宗曰非是煬帝無道臣下亦不盡

心須相匡諫不避誅戮豈得惟行諂佞苟求悅譽

平聲

君臣如此何得不敗朕賴公等共相輔佐遂令國

空虛願公等善始克終恒如今日

愚按大學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此言君臣各盡其道也虞廷費歌帝先言股肱車陶先言元首此言君臣更相責難也各盡其道所以明上下之分更相責難所以明上下之交也今觀前章太宗自以湯帝為戒欲禪下之世基為戒此君臣各盡其道者為此章論隋世濫刑則魏徵歸過於君太宗歸過於臣此君臣更相責難者也二章之旨實相為周史臣以此居聖戒之首豈非貞觀致治之本歟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異然周則惟善是務積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罰好去聲不過二世而滅豈非為善者福祚延長為惡者降年不永朕又聞桀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為辱顏閔匹夫也顏四

漢陳平字子實皆孔子弟子以德行稱以帝王比之則以為榮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將此事以為鑒戒常恐不逮為人所

笑魏徵對曰臣聞魯哀公魯君名謂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於此者丘見

桀紂之君身孔乃忘其身願陛下每以此為慮庶免

後人笑爾

愚按桀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為辱何辱焉人心之惡惡也顏閔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則以為榮何榮焉人心之善善也故為善顏閔之徒也以匹夫而天下後世所企敬匹夫而帝王矣故為惡桀紂之徒也以帝王而天下後世所羞稱帝王而匹夫矣太宗所論亦知言哉而魏徵之對又明桀紂之所以為桀紂也愚則口欲知桀紂顏閔之分善與惡之問也

貞觀十四年太宗以高昌平

高昌西域國名都交河城漢車師之地其王麴

文奉是年文奉卒子智威立平謂征討平定也

召侍臣賜宴於兩儀殿謂房

玄齡曰高昌若不失臣禮豈至滅亡朕平此一國甚

懷危懼惟當戒驕逸以自防納忠寒以自正

寒音寒言也

黜邪佞用賢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以此慎守

庶幾於獲安也

魏徵進曰

臣觀古來帝王撥亂

創業必自戒慎採芻蕘之議從忠讜之言天下既安

則恣情肆欲甘樂諂諛

惡聞正諫張子房

漢王計畫之臣及高祖為天子將廢嫡立庶子房曰

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爭也

張子房名良漢封留侯高祖欲廢太子立趙

王如意或謂呂后曰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曰始上在急因中幸用臣策天下已定以愛欲易太子

曰始上在急因中幸用臣策天下已定以愛欲易太子

四皓為輔頰以不廢終不敢復有開說

下功德之盛以漢祖方之彼不足準即位十有五年

安危繫意方欲納用忠良開直言之路天下幸甚昔

齊桓公

齊君名小白

與管仲鮑叔牙甯戚

四人飲

桓公謂叔牙曰盍起為寡人壽乎

為去聲諸侯自稱曰寡人言寡德之

也叔牙奉觴而起曰

願公無忘出在莒時

桓公

叔為之傳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

管仲也請得

甘心之及堂卓而脫桎梏使竊威無忘飯牛車下時  
迎成嘗餽桓公出扣牛角歌曰南山矸白石爛中有  
鯉魚長尺半生不遭竟與奔禪短布並水纒至衛從  
昏飯牛至夜半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  
公遂召之為相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  
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太宗謂微曰朕必不  
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為人也按通鑑十三  
文秦邊地西域朔方伊吾陸內屬高昌又與西突厥  
共擊之上微其臣阿史那文泰不遠中國人在突厥  
厥者或奔高昌詔使歸之文泰不遠又與西突厥共破  
之遂得由此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蓋林邑北  
抵大漠皆為州縣九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  
萬九百一十八里  
為唐之極盛焉  
聖相唐俞府佛於一堂之上操乎微成之言以

聖君賢相夫豈有是哉哉所以得與微素和之  
盛也今觀高昌既平王守極盛太宗有統統保  
治之言觀微有詩請鑿戒之意所以成貞觀  
太平之盛也然古帝王傳心之學其要在於  
而微戒之除尤謹於飲之一辭蓋敬者萬化之  
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帝  
王授受之釁在此其始於言者皆由於心也故  
能無忘無荒謹終如始為人上者佩太宗君臣  
鑒戒之言體帝王心學之要則豈  
惟貞觀可以遠於三代之上矣

貞觀十四年持進魏徵上疏曰臣聞君為元首臣作  
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備未有成人然則  
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藉股肱以  
致理禮云人以君為心君以人為體心莊則體舒心  
肅則容敬禮編本云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





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應會應廣書卑

然則委棄股肱獨任胸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夫君

臣相遇夫音林自古為難以石投水千載一合以水

投石無時不有其能開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內盡

心膂者外竭股肱和若鹽梅高書高宗命傑說曰固

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於禮之而已昔周文王

遊於鳳凰之墟繫解頤左右莫可使者乃自縊之

豈周文之朝盡為俊乂聖明之代獨無君子者哉但

知與不知禮與不禮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韓信

項氏之亡命殷湯致禮定王業於南巢漢祖登壇成

帝功於垓下若夏桀不棄於伊尹項羽垂恩於韓信

寧肯敗已成之國為滅亡之虜乎韓首韓垓音該伊

擊湯三聘之遂佐湯伐桀放桀於南巢之地有莘國

名遂女曰膠湯妃有莘氏之女也史記謂伊尹欲行

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說湯致於王

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韓姓信名也誰陰人數以

策干項羽明非韓信之歸漢為相用蕭何言於是擇

日齊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後圍羽於垓下之地

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於宋箕子良臣也陳洪範於

周仲尼稱其仁莫有非之者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

遂去之武王克商封微子於宋箕子紂之諸父諱紂

不聽被囚為紂武王即傳訪之箕子為陳洪範九疇

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起禮記稱魯穆公問於

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禮記稱魯穆公問於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

泉隊音墜泉種作滿蓋避高祖諱故以泉代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

反服之禮之有禮禮弓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

事君如之何晏子對曰有難不死難去聲後同 出亡不送

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疏平有難不死出亡

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

而見納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

是妄死也諫不見納出亡而送是詐忠也春秋左氏

傳曰傳去聲春秋孔子所作而在氏為傳崔杼弑齊莊公崔杼弑莊公

死名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

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為

社稷死則死之為去聲後同 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

為己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

與三踊而出枕去聲踊音勇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孟子曰君視臣如

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

君視臣如糞土臣視君如寇讎孟子告齊宣王之辭雖臣之事

君無二志至於去就之節當緣恩之厚薄然則為人

主者為如字安可以無禮於下哉竊觀在朝群臣當

主樞機之寄者或地隣秦晉或業與經綸與音並立



事立功皆一時之選處之衡由處之為任重矣任之

雖重信之未篤則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苟且

心懷苟且則節義不立節義不立則名教不興名教

不興而可與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

聞國家重惜功臣不念舊惡方之前聖一無所聞去

然但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之心

不可以為政君嚴其禁臣或犯之況上啓其源下必

有甚川壅而潰其傷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

手足此則君開一源下生百端之變無不亂者也禮

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禮記曲禮若憎而不知

其善則為善者必懼愛而不知其惡則為惡者寔樂

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詩小雅巧言然則古人之震

怒將以懲惡當今之感罰所以長姦長者掌此非唐

虞之心也非禹湯之事也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

周書武王荀卿子名況趙人卿者時人相曰君舟也

人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此本家語之辭故

孔子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故唐虞戰戰

慄慄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慮之乎

夫妻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國之常也為理

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

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至理

豈可得乎又政貴有恒不求屢易今或責小臣以大

體或責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所據樂平大臣失其

所守大臣或以小過獲罪小臣或以大體受罰職非

其位罰非其事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難如

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責以小罪任以大官

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

自陳也則以為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為所犯皆實

退惟咎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大臣苟免則諂詐

進諂詐萌生則矯偽成俗矯偽成俗則不可以臻

至理矣又委任大臣欲其盡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

則為不盡若舉得其人何嫌於故舊若舉非其任何

貴於踈遠待之不盡誠信何以責其忠恕哉臣雖或

有失之君亦未為得也夫上之不信於下必以為下

無可信矣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曰上

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禮編水上下相疑

則不可以言至理矣當今群臣之內遠在一方流言

三至而不投杼者秦甘茂告秦王曰魯人有與曾參

若三人者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及  
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  
王之投臣竊思度特洛未見其人夫以四海之廣士





四三皇六五帝之說亦所謂貞難於若者歟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特進魏徵曰朕克己為政仰企前烈至於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四者常以為稱首朕皆庶幾自勉幾平人苦不能自見不知朕之所行何等優劣徵對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則內平禍亂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諸黎元各有生業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與仁願陛下自強不息必可致也

愚按太宗以德仁功利峻而古之而無微之對亦未得為知言也蓋德仁本也功利用也德與仁則功利在其中所謂不謀利而未嘗不利也外德與仁而言功利則非聖賢所謂功利矣

世孟子告梁惠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在己矣正以仁義乃所以利之古仁義而利在其中也積德累仁則豐功厚利實大焉政恐未之能爾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草創之主至于子孫多亂何也司空房玄齡曰此為幼主為去生長深

官長音少居富貴少去未嘗識人間情偽理國安危

所以為政多亂太宗曰公意推過於主朕則歸咎於臣夫功臣子弟人音多無才行去藉祖父資蔭遂處

大官處上德義不修奢縱是好去主既幼弱臣又不

才顯而不扶豈能無亂隋煬帝錄宇文述在藩之功

擢化及於高位不思報效翻行弑逆述及隋拍宇文述之子為右屯

衛將軍武德初林場帝於江都立秦王浩復殺浩此自立編許帝二年實建德破化及於聊城殺之

非臣下之過歟朕發此言欲公等戒勗子弟使無愆

過即家國之慶也太宗又曰化及與玄感即隋大臣

受恩深者子孫皆反其故何也玄感隋相楊素之子

兵黎陽國東郡隋主命宇文述率討之遂敗死岑文本對曰君子乃能懷德

荷恩荷去聲玄感化及之徒並小人也古人所以貴君

子而賤小人太宗曰然

愚按古者諸侯有世封公卿大夫無世官何也蓋諸侯有大臣輔佐自非慈無道者皆足舉其先世公卿大夫一非其人民有受其害者矣有

周成世白諸侯以未為公卿必若呂假召虎而帝無道事不師古玄感化及之禍自取之耳太

宗守成之君何以多亂玄感化及之禍自取之耳太

深宮不識人間情所以多亂玄感化及之禍自取之耳太

魏太宗之後迫而高宗中宗之昏庸遂而繼敬

自取之功臣子弟之罪乎

擇官第七凡十章

貞觀元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致理之本惟在於審

量才授職量平聲務省官負故書稱任官惟賢才又

云官不必備惟其人商周書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

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

於畫地作餅不可食也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詩小雅小曼又孔子曰官事不攝焉得偷焉於處切論語



辭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史記商君問趙使曰子觀我治秦也孰與

五穀大夫賢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士之汚辱此皆載在經

典不能具道當須更併省官員使得各當所任各當

聲則無為而理矣卿宜詳思此理量定庶官員俟玄

齡等由是所置文武總六百四十員太宗從之因謂

玄齡曰自此儻有樂工雜類假使術逾儕輩者只可

特賜錢帛以賞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與夫朝賢君

子夫音比肩而立比音同坐而食遺諸衣冠以為恥

累官員不立省符下諸州人赴選物赴省選集

者七千餘人史部劉林甫隨材益以各得其時人

編之上謂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負命併省留文

武總六百四十三員官志曰太宗者內外官

定制七百三十員有職則有官理也古以人

事任人增則官增故有官而無職有職而無官

非廢事也或一官而無數職有官而無職非增事

也或一職而任數人周官肆多非皆具員也考之

一禮非不實不備職具而官不降者尚多貞觀

二千餘員其末流之

愚按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

古之建官簡矣然九官四岳十二牧實二十五

人而書稱二百六十人蓋計六萬三千六百有奇

周之建官雖多然周禮者周公未行之書也書

編召公以太保兼冢宰公以太師兼司馬蓋

亦有以一人而兼二職者也後世建官既冗復

無攝事太宗深懲漸禁省內外官文武總六百





四十員自後世觀之可謂省之極矣然房玄齡以僕射而兼領度支罷微以侍中而兼東宮官蓋亦有以一人而兼二職者矣愚嘗論貞觀之善政當以省官為首何也房玄齡擇上不不至於事苟免之患貞觀不多無給更生事之憂官冗則四者反是厥後兵部之職分於樞密戶部之職分於三司監軍侵監司之權州縣奪太守之職分於外之置多於正貞觀則封畿逾千而貞觀之善政雖失夫後世之天下猶貞觀之天下太宗何以致是哉切謂其大要則貞觀之日息下太宗何以不增也豈非貞觀之風成則貞觀之少官不得以不增也豈非貞觀之風成則貞觀之施官不得以不增也則二者省官之本也貞觀亦反其本而已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助朕憂勞廣開耳目求訪賢哲比聞公等此者聽受辭

訟日有數百此則讀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賢戎川敕尚書省唐制尚書謂之都省置令一人典領百官

左右僕射各一人左右丞各一人其屬有六部庶務皆會決焉凡符牒開錄必遺於都省乃下天下大事不決者皆細碎務皆付左右丞唐制掌辨六官之儀

不當者吏戶禮三部左丞總惟寬滯大事合聞奏者為兵刑工三部右丞總焉

關於僕射范氏祖為曰太宗貴宰相以求賢而不使親細務可謂能任以其職矣書曰惟說式克敏承旁招俊

又簿于庶位此相之職也苟不相乎胡氏寅曰宰相受託既非古制然當之者未有以為不可幹賢如房杜亦且行之何也其說有至無則經濟之累姑以是為勤於所職者一也人君明察則不致當據而以史事自為者二也才用粗淺然





於有司之務。雖其任益以勉。勉者三也。上不知

治本而責成於蒙昧。因以奉求之者。四也。實侵大

權。故治文案以助其君者。五也。若誠如宰相職分。

必不肯然矣。房杜之才。非能賢於太宗。故太宗如

是而亡國。不能為太甲。

唐氏仲友曰。王者惟歲。紳士俾月。碎尹作日。蓋其

位愈尊。其事愈要。其任愈速。其位愈卑。其事愈詳。

其任愈勞。宰相以奕耳。曰。訪賢才。亦當矣。雖然。廣耳目。

訪賢才。生論大事。在房杜任之。高恐未能無愧。古

人而然之。以封倫揚。所遺之屬。可乎。是知宰相之

職。而末得擇。

宰相之遺也。

愚按。人主之職。在論一相。一相之職。在任百官。

此君相之要道也。受詞誤非為相之職。然大臣

老四方。宜推高。選擢以自居。我軍公同。元

昔陳平不答。數教。夫獄之宜。此言。大矣。然錢

子理。除陽下。遂萬物之宜。此言。大矣。然錢

國計。民命。所關。宰相之職。此皆。或輪。相以

司命。二公之所當。聽者。也。此皆。或輪。相以

左右。生民。而曰。宰相。不當。知。則。所。職。者。何。事。

邪。太宗。教。宰相。勿。細。務。物。不可。下。行。有。同。之

事。耳。克。勤。小。物。以。列。亮。

天子。有。古。人。之。相。業。在。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間事或

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唐制武德七年改總管曰都

鎮或稱廉刺史見前堪養百姓以否故於屏風上錄

其姓名坐卧恒看有善事亦具列於名下朕

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

輩實理亂所繫尤須得人

愚按自秦罷侯置守之後郡守古諸侯其關繫民生至不輕也漢宣帝謂與我共理者惟良二

千石太宗謂治民之本在刺史謝言也真知本者矣然宣帝以刑名繩下故當時固多循吏而未免有酷吏太宗英明仁恕故當時居多循吏而無酷吏此又二帝之優劣也

貞觀二年

太宗謂右僕射封德彞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來

比音

命卿舉賢未嘗有所推薦天下事重

卿宜分朕憂勞卿既不言朕將安寄對曰臣愚豈敢不盡情但今未見有奇才異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於當時不借才於異代豈得待夢傳

說者悅傳說商賢相也武丁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

言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乃使管季之野得說於

相中豈逢呂尚呂尚伯也本姓姜從其封姓周西

伯也非羅霸王之輔果選太公於野之然後為政乎且

何代無賢但患遺而不知耳德彞慙而退

也按史傳錄元年二月帝謂封倫曰大理之職人命

所懸此官極須妙選公真倫未對帝曰裁賢忠直每

又謂倫曰云云

孫氏前曰大臣之職薦達人才固非細事天下之

大辭任之衆可容一日乏才乎然人之才有能者

不能推而使之衆職舉矣豈有欲求主之明下欲

未推而使之衆職舉矣豈有欲求主之明下欲

三保位固寵常懼失之以賢者既用必建立功

惟已之名見已之過名誠過則位不能保能者

追退已道不肯趨附蓋人私必謂不附已乃引之賢者

人心既不公知不明則不為已之賢其情三也封倫之情

而進之或有太過為己之累其情三也封倫之情

正在於此太宗以前代未常乏人折之使懸懼人之情

靜守謂能照益人之情者也人主能照益人之情



則賢者

胡氏實曰舉賢才而效之君大臣職也為大臣而  
又無所舉人主詰之是也若出此今而委之房杜  
王魏非惟不應後志亦必各得其人矣乃以望於  
封倫且取人以身不誣之理也倫非賢者安能知  
賢若舉其類集于朝廷豈非大憂乎是則非特倫  
無知人之鑒而太宗於倫亦初不知其姦邪也信  
知人之

難哉  
愚按封倫誦佞人也其在隋附麗虞世基誦願  
其主得群臣表疏則屏而不奏鞫獄用法則峻  
文深刻論功行賞則打前就後故世基之寵日  
以隆而孤隋之政日以壞皆倫所為也以若所  
為烏如所謂舉善薦賢之義哉其曰未有奇才  
異能蓋未有如已者耳是猶以循事唐也太宗  
雖憫於知人之明幸不惑其  
然之人也屏斥有餘地矣

貞觀三年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比見此吏

部擇人惟取其言詞刀筆不悉其景行後同數年之

後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獲

善人如晦對曰兩漢取人皆行著鄉閭州郡貢之然

後入用故當時號為多士今每年選集後同向數

千人厚貌飾詞不可知悉選司但配其階品而已銓

簡之理實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將倣漢時

法令本州辟召令平會功臣等將行世封事遂止

愚按古者取士之法辨論秀士升之司徒司徒  
升之學士大樂正升之司馬司馬辨論官材論定  
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未  
任之前凡經四叙已任之後又經三級其詳且  
重如此故嘗謂後世取人之道不能復成周之  
法皆為焉而已今觀太宗問如何可獲善人大

我問乎如賤放當告以成周服士之法可也乃以兩漢辟召之事為對何其陋哉朕後竟以將行世封不及施行後世惜焉然使真能行辟召之法又豈足以致成周多士之盛乎

貞觀六年太宗謂魏徵曰古人云王者須為官擇人

為去不可造次即用到切朕今行一事則為天下所

觀出一言則為天下所聽用得正人為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賞當其勞去聲無功者自退

罰當其罪為惡者戒懼故知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

須慎擇徵對曰知人之事自古為難故考績黜陟虞

書曰三歲考績三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審訪其行

去聲若知其善然後用之後今平聲不能濟

事只是才力不及不為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強幹為

害極多但亂代惟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

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治亂在庶官欲進君子退小人王者之言也而能徵之所謂才行者不亦異乎

夫才有君子之才有所謂才者古之所謂才者君子

禮作樂孔子以為才其古人所謂才者兼德行而

言也彼世之所謂才者猶給以樂人說許以用兵

僻邪險波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

於世也宜者創業垂統數來若人以遺後嗣故能

長世也宜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或

夫有才無行而小人無時而可用也人之才或

進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全之人乎或

之學駁而不然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

治王之也

愚按春秋傳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  
明允篤誠是以才而德而古之也司馬氏曰德  
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是以才對德而言  
之也學者安所折衷哉愚問之孟子曰若夫為  
不善非才之罪也程子曰才稟於氣氣有清濁  
朱子曰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  
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則人才因  
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以事理考之程子之言  
為密由其觀之春秋傳之言即孟子之意也司  
馬氏之言即程子之意也然司馬氏之言密矣  
范氏漢魏微不常言觀代求才不顧其行其說  
是也然謂才行無所分別則時如程子之言何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理天下者以人為  
本欲令百姓安樂今平林惟在刺史縣令縣令既眾

不可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  
悉稱聖意每去則陛下可端拱巖廊之上百姓不慮

不安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遷推為將相  
並去聲後同必先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漢世郡守入為

丞相及司徒太尉者朝廷必不可獨重內臣外刺史  
縣令遂輕其選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太宗因謂

侍臣曰刺史朕當自簡擇縣令詔京官五品已上各  
舉一人按史傳此與諫管造者修及

孫氏誅曰民者國之本也守令民之本也古者天  
子列爵頒祿非為臣下皆以為民也故擇其人以

教養之重其任以付責之假其權以安國之一本  
於民則民重矣夫民重則守令重守令重則天下  
家重矣夫民重則守令重守令重則天下國家輕矣  
可不慎歟昔漢制郡守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  
又出誅大夫補郡守有治效者置書勉勸增秩賜





全而不精選公卿缺則選其尤異者用之故良吏

於是為或知所重也魏晉以下謂居朝者為要職

治外者為左遷故史多貪殘而風俗日壞失所重

也唐之失亦然故內職常選外選常帶無守宰之

班班可也劉

胡氏寅曰判史至多人君安能備識人才委大臣

請舉可也與令卑而尤衆近民尤甚尤不可不擇

必欲得人使為縣有政績舉其人可也若屈轉求

之則千百賢令亦可致矣人各有才其用不同則

安能皆得異京官五品以上

唐氏仲友曰同之意蓋探察之於已任舉

愚按聖人以天下為一家朝廷其堂與州縣其

戶庭也唐虞之時百揆統九官四岳統十二牧

故曰內有百揆外有州牧使伯庶政惟和

性外之時下至縣令士多不屑為之夫令重內

之尤者也以輕心重之謂之何哉馬周之言其

知制誥者與為天下者莫先於謹守守令太容

勿自擇矣元重之尊豈能周知惟當使內外輕

重之平均朝廷擇刺史都督刺史都督舉縣令

也

貞觀十一年治書侍御史劉洎以為左右丞宜特加

精簡上疏曰臣聞尚書萬機寔為政本伏尋此選授

任誠難是以八座比於文昌左右僕射及六部是為

天府二丞方於管轄二丞左右丞也六爰至曹郎

上應列宿郎官上應列宿苟非稱職稱職竊位興議

伏見比來比音舉尚書省詔敕稽停稽音文案壅滯

臣誠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尚書令及

于時省務繁雜倍多於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  
晚達吏方質性平直事應彈舉應彈並無所迴避。陛

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

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綱維不舉並為勲親

在位為去。器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

雖欲自強先懼囂謗囂音若。所以郎中子奪子音上。惟

事諮稟尚書依違不能斷決。或糾彈聞奏故事稽延

案雖理窮仍更盤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經出手

便涉年載。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為

了不究是非尚書用便僻為奉公莫論當否德論並

聲互相姑息惟事彌縫且選衆授能非才莫舉。天工

人代慶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言人焉可妄加為於。至

於懿戚元勳但宜優其禮秩或年高及耄音冒八十

或積病智昏既無益於時宜當置之以閒逸。父妨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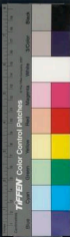
路殊為不可將救茲弊且宜精簡尚書左右丞及左

右郎中。唐制副二丞所轄諸司事署錄如並得人自

然綱維備舉亦當矯正趨競豈惟息其稽滯哉。疏奏

尋以洎為尚書左丞。

張氏九成曰觀洎以章疏白尚書非人之弊務欲  
揮賢任職整綱維振稽滯其皆詳練治體深達政  
本惜乎忠誠憂國不密  
其身宜來者之戒也





唐制三省尚書省居其首樞機之要也尚書令掌典領百官其屬有六左右僕射統理六部右丞則總兵部刑部工部其所關繫豈小哉劉洎以剛直果敢之才當糾彈舉劾之任於是而極言委任之弊其陳精簡之方初謂如政本稱職職矣太宗即以洎為左丞所謂知人也已以太宗之器使人才後之人主所宜為法也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太平後必有大亂大亂後必有太平大亂之後即是太平之運也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賢才公等既不知賢朕又不可偏識日復一日無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舉今平聲後同於事何如魏徵對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為難自知誠亦不易切或以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恐

長流競之風長平不可令其自舉

愚按太宗急於得天下之賢於是有人自舉之議魏徵以為知人既難自知不易若令自舉恐長流競之風誠為知言也夫三代風時比閭族黨州鄉逐逐而考其德行道藝實與于王此所謂鄉舉里選也世道已降此制不復乃曰令人自舉吾見其自舉而已矣非善論也

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有慶必藉忠良作弼俊又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為而化矣故堯舜文武見稱前載咸以知人則哲多士盈朝元凱翼巍之功舜舉八凱使主台土百揆時序周召光煥乎之





美商公名旦武王之弟召公名然則四岳唐虞官名

侯之亦或一九官舜命禹作司空後播百穀契為司

伯夷為秩宗夔典樂五臣論語曰舜有臣五人而天

龍作納言是為九官十亂周書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亂治也十人謂

也十亂周書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亂治也十人謂

散宜生南宮遙其一文母論語曰有婦人焉九人而

已先儒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色姜也九人治外邑

姜治豈惟生之於曩代而獨無於當今者哉在乎求

與不求好與不好耳好並去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

大音扶孔翠犀象大宛之馬宛平聲大宛西域國漢武

馬以西旅之獒西旅西夷國武王時或無足也或無

情也生於八荒之表塗遙萬里之外重譯入貢

而不至哉臣以為與之為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騫

矣曾參字子與子騫姓閔名損皆孔子弟子孟子曰

其父母昆與之為忠則可使同乎龍逢比干矣龍逢

比干紂臣與之為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尾生

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

柱而死展禽魯大夫履獲名禽食邑柳下謚曰惠

與之為廉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矣伯夷叔齊孤竹

不切勵之末精故也若勗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

有職分主。得行其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

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

則觀其所不為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

所長揜其所短進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則不嚴而

自勵不勸而自勉矣故說苑曰前漢光祿大夫劉向

後采傳記行事人臣之行主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

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

音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

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

盡意首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

巨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

數稱往古之行事數音以屬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

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隙音絕其源轉禍

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

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去聲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

者貞臣也六曰家國昏亂所為不諛敢犯主之嚴顏

而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

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沉左右觀望如此

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

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

為樂音洛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

諛音後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妬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

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

去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

以行說音內離骨肉之親外搆朝廷之亂如此者讒

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為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

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佞

邪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此音以蔽主明使白黑無

別此列是非無間此音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

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此音

同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死則見

思此人臣之術也禮記曰權衡誠聽不可欺以輕重

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

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禮經解然則臣之情偽知

之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執法以御之為善者蒙賞

為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國家思

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餘載矣徒聞其語不見其人

何哉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則出乎公道行

之非則涉乎邪徑是非相亂好惡相攻好惡並去聲後所惡惡之

同所愛雖有罪不及於刑所惡雖無辜不免於罰此



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惡棄大善或以小過忘大功此所謂君之賞不可以無功求君之罰不可以有罪免者也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不遺踈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為規矩以仁義為準繩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然後取其實不尚其華處其厚不居其薄則不言而化朞月而可知矣若徒愛美錦而不為人擇官為去有至公之言無至公之實愛而不知其惡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遠忠良背音倍則雖夙夜不怠

勞神苦思將求至理不可得也書奏甚嘉納之

焉按大禹曰知人則智能官人卑陶為陳九德曰戴采象言知人在於以德而驗於行事也然

德雖有九豈能全哉魏徵進求賢官之說而

牽劉向六正六邪之論是則然矣然一以某臣

在於辨君子小人邪正之分固難一以某臣

察臣律之也果君子邪則正人也聖良忠智貞

直六正之德雖未必備未必不兼也果小人邪

則邪人也具始知讒賊止國六邪之為雖未必

備未必不兼也其曰知人則於明之中極矣

君子小人邪正之異何所逃於苦之中乎矣

貞觀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宮復備授司農卿唐制掌倉儲李緯戶部尚書房玄齡方成授司農卿委積之事李緯戶部尚書房玄齡是時留守京城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但云李緯大好髭鬚更無他

語由是改授洛州刺史

洛州今河南府

愚按太宗至是已倦于勤矣玄齡以者壽俊在  
朕眼矣罕微宴想問老臣有大好髡鬚之語旋  
即改授亦可謂留心治道者也愚觀自古人君  
蓋有開諫而不能諍者開諫而能改者斯為善  
夫太宗聞而遂改近近於不諫亦入者眉山蘇  
氏謂太宗之從諫近於聖詔不信哉

封建第八

元二章

貞觀元年封中書令房玄齡為邦國公兵部尚書杜  
如晦為蔡國公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為齊國公並為  
第一等食邑實封一千三百戶皇從父淮安王神通  
從去聲後同神通與高祖為從兄弟上言義旗初起  
從高祖平京師典兵宿衛討安王

臣率兵先至隋大業十三年五月高祖起兵太原六月  
入鄆南山舉兵應太原今玄齡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

臣竊不服太宗曰國家大事惟賞與罰賞當其勞去聲  
不可輕行也今計勲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畫定

杜稷之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得  
功居第一

推他曲切漢高祖論初行封群臣爭功不  
決帝以蕭何功最先封爵侯功臣皆曰何  
無汗馬之勞從持父墨議論顧居臣等上何也帝曰  
大稱功殺戮者持也發縱指示者人也諸君徒能得  
獸耳功物也何之功叔父於國至親誠無愛惜但以  
不可緣私濫與勲臣同賞矣由是諸功臣自相謂曰

陛下以至公賞不私其親善屬何可妄訴初高祖舉宗正籍弟姪再從三從孩童已上封王者數十人至

是太宗謂群臣曰自兩漢已降惟封子及兄弟其疎

遠者非有大功如漢之賈澤漢高祖封從兄弟賈為

王益為將王從祖昆弟澤為並不得受封若一切封王多給力役乃至

勞苦萬姓以養己之親屬於是宗室先封郡王其間

無功者皆降為縣公按本紀降封事傳武德九年十

唐興務廣藩鎮故從昆弟又按得東郡王道彥傳云

太宗即位舉屬籍問大臣曰王宗子於天下可守

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

先王如周初漢費渾高不待著去所以別親疏也

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姓不容私奉

以養己之親於是該屬王者皆降為公惟有功者不

降故道彥等並降封公由是言之其初所封郡王者

後所降皆郡公也也

恩按三代有國大封同姓異姓親視賢褒表

功德示天下以至公也豈為一家之私哉

至親太公異姓皆作大國以功德也

之親唐封功臣雖非封土而爵祿食邑禮典

隆重雖以皇從父之言而亦示以賞不可私之

說猶有褒表功德之遺意至如降封宗族弟姪

貞觀十一年太宗以周封子弟八百餘年秦罷諸侯

二世而滅呂后欲危劉氏終賴宗室獲安呂后名姁

惠帝母也惠帝崩呂后臨朝欲王諸呂諸呂權權味

處伏劉章因侍宴以軍法斬諸呂一人自是諸呂誅

益強劉氏封建親賢當是子孫長久之道乃定制以子

弟荊州都督荆王元景高祖第六子安州都督吳王恪太子

也次子等二十一人又以功臣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

尚書左僕射宋州刺史房玄齡等一十四人並為世

襲刺史禮部侍郎高宗李百藥字重規定州人切多是職復授右庶子卒諡曰貞秦論駁世封事曰臣聞

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思聞

理定之規以弘長代之業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命

曆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遐觀載籍論之詳

矣咸云周過其數昔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其數秦不及期初秦皇謂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後在

亡之理在於郡國周氏以鑿夏殷之長久遵皇王之

並建維城磐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而枝幹相持

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背者傳

諺告高宗曰事不棄先王之道剪華恃險置守

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憂故一大號呼子

七廟臨平聲禮天子七廟賈誼曰軒世之業也秦皇沒山東秦繆並起而亡秦臣以為

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臣以為

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玄冊名帝錄締構遇

興王之運撥憂屬啓聖之期雖魏武勢養之資沛人

父嵩為漢中常侍曾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漢高

末操子不受漢禪國歸魏追沛操為武皇帝





徒役之賤

漢高祖姓劉名邦字季沛人初為泗上亭徒亡乃縱所送徒徙中顧山徒多道亡自度此至必

從者十餘人由是起兵

非止意有覲觀推之亦不

能去也

推他若其獄訟不歸孟子曰獄訟者不菁華

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

虞書堯光之辭謂德之大

舜之上齊七政

虞書曰在瑤璣玉衡以非止情存揖

讓守之亦不可焉以放飭重華之德

同重華放飭

尚不能克昌厥德是

知祚之長短必在於天時政或興衰有關於人事隆

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

器尚存斯龜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

返周昭王德東南延濟于溱人溱之以膠舟東遷避

漸有累於封建焉暴秦運距閭餘數終百六

世秦

八合為四百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啓

誦武夏之子誦周借使李斯王綰之輩咸開四履

李斯王綰皆秦丞相四履為諸

將閭子嬰之徒俱啓

千乘將閭秦公子為二世所殺子嬰始皇之孫趙高

出兵車千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命者也



謀高祖庶赤帝子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

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

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

要荒也廣夏制王城之外四面各五百里曰甸

服外又各五百里曰侯服外又各五百里曰甸

百里曰侯服外又各五百里曰甸服外又各五百

千里之間俱為采地

是則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

而治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此古律

劉曹之末

紀綱弛紊斷可知焉

膠柱成文彌多所惑

楚子觀兵于周疆

王王享之請

藩維之援

不悟望夷之釁

夏帝相既立

後滅原立帝相

卿公名遂勸兵

寧異申繒

見其可

已行而



之酷周幽王嬖褒姒而廢中后立褒姒之子伯膠此而黜太子中庚怒與繒及犬戎殺王驪山下

乃欽明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

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音鏗詩曰伶人化為

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強陵弱衆暴寡疆場彼此干戈

侵伐狐貍之狡女子盡髮莊華切髮麻髮合絲也左

鄆滅鉉被晉侵郟敗于彭彭國人逆喪者靖陵之師

甘璧營於是乎鬻禮祀曰營婦人璧而石靖陵之師

隻輪不反或敗秦師于穀陸士衡名機晉吳郡

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上平聲陸士衡名機晉吳郡

國義在封建著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

其天邑魏王謂周惠王冀王悼王也委九鼎謂三王

也據國階位也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

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治之寄刺

舉分竹何世無人漢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當發

代古之主環分至使地或呈祥天不受寶前漢黃霸

守亦其美也至使地或呈祥天不受寶前漢黃霸

者人必拯其危豈容以為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



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其門資

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滯虐

代益驕侈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刑人力而將盡或

召諸侯而共落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徵舒徵舒平聲

公九年陳靈公與孔靈儀行父通于夏姬十年公與

二人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欲殺君曰亦似

君微舒病之公出自其廬而歸衛宣則父子聚麀終

誅壽朔應音幽牝鹿也聚麀謂無禮也衛宣公納子

於公公命儀之齊使賊先待於陞而殺之壽知之以

至曰君命殺我壽何罪又殺之國人乃往賊殺之儀

治豈若是乎後同內外群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

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

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後漢楊秉為

險計日受稱後漢妻子不之官舍守何並為潁川太守

不入私門後漢班條之貴食不舉火後漢左傳為舉州

每入官舍後漢班條之重居惟飲水後漢左傳為舉州

乾飯後漢剖符之重居惟飲水後漢左傳為舉州

南陽太守弊布裹身後漢平續為南陽太守常飲衣

已後漢萊蕪縣長凝麀生甑長音寧後漢范丹為萊蕪縣

史雲釜中生魚菜蕪專云為利圖物何其爽歟總而言之爵

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

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弑君亂常干紀春



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春秋始魯隱公元年終哀公十四年凡二百零二年言

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君睢音隸左傳僖公十九年宋公

大數也使鄭文公用齊子於睢之社睢水名此木受汴入

初有妖神東夷祀之齊子小國之君乃統而祭之非

禮也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魯道有蕩詩載驅篇之

也姜氏會齊侯者凡六故齊人作縱使西漢哀平之際

是詩以朝文曼來會齊襄公也縱使西漢哀平之際

前漢都長安故曰西漢哀帝名欣定陶恭王東洛桓

之子平帝名弘山靈之時後漢新洛陽故曰東洛桓帝名志下吏淫暴

必不至此為政之理後如字可以一言蔽焉伏惟陛

下握紀御天膺期啓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稜於窠

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平妙萬物

而為言獨照神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修舊制建

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勛華

既往至公之道斯乖况晉氏失馭寓縣崩離晉司馬

魏禪後通于末後魏乘時華夷雜處乘平聲後魏拓拔氏重

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隔重平習武者學長短從橫之

術從者習武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為狙詐之階彌

長澆淳之俗長者開皇在運開皇隋文因藉外家驅

御群英任雄猜之數坐移明運非克定之功年踰二

紀人不見德文帝在位及大業嗣立大業場世道交

喪一人一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



不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曆情深致

理綜數前王雖至道無名言象所紀略陳梗槩實所

庶幾平愛敬烝烝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虞書稱舜曰克諧以

孝丞丞又訪安內豎親嘗御膳文王之德也禮記曰

不捨齒為世子朝於王季曰三鶚初鳴而衣至寢門外問

內豎之仰者曰今日安否何如曰安文王乃喜日中

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行路每憲司識罪尚書

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舉以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

仁心隱惻貫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海音殲讖也說

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何為痛之禹

曰克命之民皆以克命之心為心家人之民各自以

其心為心是以為痛之正色直言虛心受納不簡鄙訥無棄芻蕘

帝竟之求諫也諫者作隨漢書曰弘獎名教勸勵學

徒既擢明經於青紫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誘

也相去聲論語曰夫群臣以官中暑濕寢饋或乖請

移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十家之產竟抑子未之願

不吝陰陽之感以安卑陋之居頃歲霜儉普天饑饉

喪亂甫爾倉廩空虛聖情矜愍勤加賑恤竟無一人

流離道路猶且食惟藜藿樂徹簞簞上音荀下音巨

皆以木為之換言必悽動親成癯瘦公旦喜於重譯

曰籛曰籛曰籛重平聲且周公名史記曰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

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趙蒙以三象重譯而

歌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

文命矜其即叙文命史

記以為

為名夏書曰織皮鹿舂析支渠披四戎即叙即陛下就也言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於西戎也

每見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悲并切凝神動

慮恐妄勞中國以求遠方不藉萬古之英聲以存一

時之茂實心切憂勞志絕遊幸每旦視朝音潮聽受無

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

論是非音平備盡肝腸惟及政事更無異辭纔日晏

必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閒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

玄言問去乙夜忘疲太宗嘗曰若不甲夜視事中宵

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

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朞月之間彌綸天壤而

溥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久難以卒變年音請

待斷雕成器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

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為晚焉易稱天

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易豐卦象美哉斯言也

中書舍人馬周又上疏曰伏見詔書令宗室勳賢平今

聲作鎮藩部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黜

免臣竊惟陛下封植之者誠愛之重之欲其緒裔承

守與國無疆可使世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

均之子堯之子曰丹朱舜之子曰商均皆不肖況下此以還而欲以父

取兒恐失之遠矣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逸則兆庶

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政欲絕之也則子文之理猶

在子文楚令尹姓鬬名穀於菟其孫克黃使齊復命

善使復政欲留之也而樂麇之惡已彰麇者晉大夫

武子之子也晉士鞅曰樂麇沐也其猶可以免其

逐麇麇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見者則寧使割恩

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嚮之所謂愛之者乃適所

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古者天子以五色土為

翰翻非強亦可以獲免尤累良偶昔漢光武不任功

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由得其術也願陛下

深思其宜使夫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

宗並嘉納其言於是竟羅子弟及功臣世襲刺史接

顯貞觀五年上令群臣議封建魏徵以為若封建則

卿大夫或資俸祿必致厚歛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

戲外若盡封國邑經黃傾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

若為警急之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開以州縣歸屬而

互相維持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宗室為百官察

皆者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或福朝貢禮儀具

為修式一定此制萬代無虞十一月詔宗室勳賢作

鎮藩部云云上三年二月周志宗一月詔宗室勳賢作

非久安之道上表因讓稱承恩以來形影相弔若履

春冰宗室憂虞如賓湯火緇惟三代封建蓋由力不

能制因利之禮祭節文多非己出兩漢羅漢朝起

且後世憑知不肖之嗣或抵冒邦憲自取誅夷更因







賜其披荆之思又下今海內公一奈何請於上且言  
 臣等上其事陸地封功臣古通義秩公與  
 遷何異子孫共傳久而公史與此章所紀年  
 後嗣公等以茅土耶詔世封建之始末云  
 豈同今為錄於此亦見唐世非聖人意  
 范氏祖高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聖人始  
 也蓋自太古以來有之聖人曰封建聖人始  
 併為郡縣三代而後禮樂之禮法上而古  
 以之則不足諸侯之制不可廢也秦而後  
 國之弊也一諸侯之制不可廢也秦而後  
 繼世以順也三代而後禮樂之禮法上而古  
 符為大順也三代而後禮樂之禮法上而古  
 不宜於古也三代而後禮樂之禮法上而古  
 而愛用其古也三代而後禮樂之禮法上而古  
 平與禮樂何必如古者封爵乃為武  
 胡氏與禮樂何必如古者封爵乃為武  
 設官分職以宗族為輔如古者封爵乃為武

其夫不足與法三代其制也  
 乎夫一而人欲下私也  
 莽甚矣而人欲下私也  
 李斯之宗元曰封建聖人不能易也  
 宗元曰封建聖人不能易也  
 侯已為民害聖人不能易也  
 水懷襄民無所定也武王周公存封代  
 制度以下為郡縣也武王周公存封代  
 宗元曰封建聖人不能易也  
 意也曰夫德在人者死不可忘是以故封  
 之至義也夫德在人者死不可忘是以故封  
 得變而歸之也夫德在人者死不可忘是以故封  
 皆先王之制也夫德在人者死不可忘是以故封  
 未萌之惡及逆不道然後變乎漢不能制  
 故事自漢之失也夫德在人者死不可忘是以故封  
 三湯武室有難諸侯三代成釋位以問王政至其衰也



貞觀政要卷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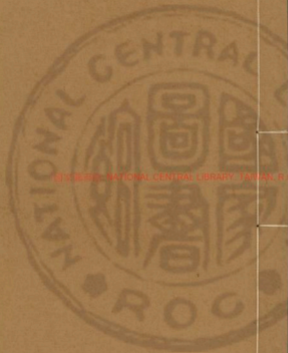
本而用古先哲王治天下之具宜政然也豈封  
建之失哉愚不揆竊謂抑宗元之論固難盡非  
過不以此感時封建之意謂公天下自泰始此  
虞為說亦未敢以為偏若胡氏以井田封建可  
復世則亦未敢以為偏若胡氏以井田封建可  
布畫聖分州綿歷幾代大備於周豈一朝一夕  
故我居今之世出宗室而分王之取民田而井  
疆之紛紜釋何定有定故以封建為非者昧  
於古之實也以上之事難此三代而下之精  
曰彼三代而上之宜郡縣不可易也惟當精  
古觀遠排時疏宜郡縣不可易也惟當精  
今按其有治平之績者加秩而後任之登進而  
激勸之體古先哲王之美意而行後世之良法  
不可也母庸曰不井田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貞觀政要卷第四

戈直集論

論太子諸王定分九  
論尊敬師傅十

論教戒太子諸王十一  
論規諫太子十二

太子諸王定分第九

凡四章

貞觀七年授吳王恪齊州都督太宗謂侍臣曰父子之情豈不欲常相見耶但家國事殊須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

令平聲分去聲凡言定分並同

絕觀覲之心我百年

後使其兄弟無危亡之患也

按史傳帝初王鬱林貞觀十年始改王吳授安

州將督帝賜書曰汝惟茂親勉思所以藩王室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外為之君臣內為之父于今當去驕下不遺汝珍而遺汝以言其念之我帝後以晉王為太子又欲立恪長孫無忌固爭帝曰公豈以非己切





良且悟英果類我無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

王德居藩解欲其早有定分可謂廉之蓋其道

矣其後魏立晉王又欲立恪奔陷恪於死地何

始太宗之弟高宗高宗禮樂論之也高祖之二君初

而不可以為嫡庶高宗禮樂論之也高祖之二君初

太子觀之則太宗之事近正何也漢高祖之欲易

以成不立也其欲也道王則出於溺愛之私矣

者其可心則委與張陳初謀之若以恒易盈下

也若私外不聞在當時內不聞其母有威深

愛之私外不聞在當時內不聞其母有威深

通家之私外不聞在當時內不聞其母有威深

不應我然則太宗之事賢於高祖無忌之心則

罪人矣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漢晉以來諸王皆

為樹置失宜為去不預立定分以至於滅亡人主熟

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

今諸王承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惟慮其

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樹陳思及文帝即位防守

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從而畏之

也魏武帝曹操也操生四子季彰操無不文帝也植

後以恃慢貶安鄉陳思王也植多藝能操愛之文帝既立植寵日衰

後後進王東阿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所以苦之

也植多藝能操愛之文帝既立植寵日衰

後後進王東阿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所以苦之

也植多藝能操愛之文帝既立植寵日衰



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

俚語曰：俚音里。俚語猶云俗語也。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

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現當須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疏奏太宗甚嘉之。

### 賜物百段

唐氏仲友曰：太宗制古之所不制。臣古之所不臣。而獨奉於私。欲不能自克。於嫡庶之際。不為遠慮。竟使賢才宗支連頭就戮。周言

愚按：周言有王世子不言之文。王之與子。不與別。嫡先王受子之心。豈不欲其周。嫡庶蓋所以

相埒也。今吾五人同母。何憂禍亂哉。其後五子之分也。今吾五人同母。何憂禍亂哉。其後五子

互相攘奪。無一人得命。終者至今。為天下笑。太子復寵持諸王。無所高下。周窺見禍亂之端。亟以為言。太宗雖能嘉賞。迄不能改。愚觀太宗

每事以隋為鑒。獨於諸王定分。而忘之。豈所謂溺愛者不明邪。

貞觀十三年。諫議大夫褚遂良。以每月一作月特給魏王泰府料物。有逾於皇太子。上疏諫曰：昔聖人制禮

尊嫡卑庶。謂之儲君。儲音除。副也。太子若道亞霄極。甚為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

卑不得為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於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



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禮特須尊崇如不能明立定

分遂使當親者踈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徒承機而動

私思害公或至亂國伏惟陛下功超萬古道冠百王

聲發施號令聲為世作法聲一日萬機或未

盡美臣職諫諍無容靜默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

朝野見聞不以為是臣聞傳曰聲愛子教以義方

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並不識義

方之理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

營宮室複道彌望積財雖巨萬計出警入蹕小不得

意發病而死聲宣帝亦驕恣淮陽王幾至於敗賴

其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聲宣帝庶子也聲宣帝

且魏王既新出閣伏願恒存禮訓妙擇師傅示

其成敗既教之以節儉又勸之以文學惟忠惟孝因

而獎之道德齊禮聲乃為良器此

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深納其言

陳氏傳曰甚哉太宗之不善為父也所以啓泰

之邪心者太宗也非泰之罪也太宗既立承乾為

承乾其所以養春於泰而寵錫之者其禮乃過於

優厚則立泰之意因已見於不言之間矣然則寧

免泰之無觀視而不以計傾承乾者乎及其邪心

既啓然後從而裁抑之既幽之復降之

是何異訪其入而復問其門不亦惑乎



愚按古者不以私恩害公義故嫡長之重衆子雖愛不得而並焉所以明尊卑之等杜僭成之源也太宗以聰明之君而於太子魏王之事獨不能定其分異其禮雖深納逐良之言而私愛之心終不能自克卒至於兩廢焉其亦可監也夫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各

為我言之

務去聲後為朕同

尚書右僕射高士廉

名儉以字行初泰王

薦為治中王為皇太子故右庶子既即位為吏部尚書封許國公後遷僕射攝太傅掌機務二十一年卒

曰養百姓最急黃門侍郎劉洎曰撫四夷急中書侍

郎岑文本曰傳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義為急傳去

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不敢為非但太

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為萬代法以遺子孫遺去

此最當今日之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已

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宮東音諸弟及庶子數將

四十年常憂慮在此耳但自古嫡庶無良何嘗不傾

敗家國公等為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官爰及諸王咸

求正士且官人事王不宜歲久歲久則分義情深非

意關關分去聲關音窺多由此作其王府官寮勿令

過四考令平

唐氏仲文曰太宗不知滿受之在已獨欲責之保

傅王者又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何也彼誠賢者

一日猶不可死四考乎

愚按國家意務養百姓也抽四夷也道德高者也若高士廉劉洎岑文本之言官急務也而褚

廷良則以太子諸王須有定分爲密令之意考  
其時承乾之惡已著總王泰窺伺之情頗露漢  
王元昌阿惡之迹益彰遂良之言宜其爲急務  
也非以養百姓無四弊道德齊禮爲不急也太  
宗不思所以正定分而責備於人抑末矣且論  
年而有東宮之變夫方且曰公等爲朕搜訪賢  
德以輔儲宮又

尊敬師傅第十七

貞觀三年太子少師

李綱

字文純魏州人始名

仕隋爲太子洗馬擢尚書右丞隋末賊所何潘仁初  
爲反史高祖平京師綱上謁既受拜禮部尚書太  
子詹事諫建成不聽遂乞骸骨有脚疾不堪踐履太  
宗賜步輿令三衛舉入東宮今于廣府東宮大宇  
亦稱之也詔皇太子引上殿親拜之大見崇重綱爲

太子贊陳君臣父子之道問讓侍膳之方見註其

理順辭直聽者忘倦太子嘗商略古來君臣名教竭

忠盡節之事網慄然曰禮音案託六尺之孤寄百里

之命論語曾子之言謂古人以爲難綱以爲易切致

每吐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太子未嘗

不聳然禮敬

愚按世子爲王之威天下之本也太宗即位之

後亟遣太子以因天下之本而嚴太子尊敬師

節故其發言吐論辭色懇然宜皇儲之所禮敬

貞觀六年詔曰朕比尋討經史項音明王聖帝曷嘗



無師傳哉前所進令遂不親三師之位意將未可何

以然黃帝學大顛顯頊學錄圖堯學尹壽一作舜學

務成昭禹學西王國湯學成子伯文王學子期武王

學號叔已上出劉向新唐前代聖王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

乎天下名譽不傳乎載籍况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

聖人其無師傳安可以臨兆民者哉詩不云乎不愆

不忘聖由舊章夫不學則不明古道夫音

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可即著令置三師之位

按史志隋廢三師貞觀十一年復置與三公皆不設官屬

恩按周書曰立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論道經邦獎理陰陽官不任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

曰三公必尊公私化實亮天地重其人也變無窮隨世升降可也唐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佐天子所師法無所總職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此則非古制也

以太宗之時國皆元數碩德居之制雖殊古而名意則同降其則為如官視品秩崇高耳宜皆其人哉人君欲稽古以正名苟捨同官遂未見也其可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上智之人自無所染但中

智之人無恒從教而變況太子師保古難其選成王

幼小周召為保傅賈誼曰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傅周公為太保保其身體

傳傳之德義左右皆賢日聞雅訓足以長仁益德後音使

為聖君秦之胡亥用趙高作傳教以刑法及其嗣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誅功臣殺親族酷暴不已旋踵而亡

胡亥秦二世名初始皇使趙高

殺胡亥決獄胡亥卒之及嗣位高曰陛下嚴法而

刑則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宗室盡除先帝之故

臣也置陛下之所親信二世乃更為法律故知人之

大臣公于有罪誅二世卒為高所殺

善惡誠由近習朕今為太子諸王為去精選師傅令

其式瞻禮度今于有所裨益公等可訪正直忠信者

各舉三兩人

愚按太子國家之根本也諸王公族之枝葉也

根本安則枝葉茂或承乎子林則開導而訓告

之實不在師傳乎然三代尚矣自漢以來未嘗

不切切於嚴師傳也而諸王之賢求如河間東

平何不多見夫世稱之東野克由禮成蓋彼德

實德天通既崇高之上者乎為君父者尚慎于

貞觀十一年以禮部尚書王珪兼為魏王師唐臣所

昆弟皇子為親王者置師太宗謂尚書左僕射房玄

齡曰古來帝子生於深宮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

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皆得安全王

珪我久驅使甚知剛直志存忠孝選為子師卿宜語

奏每對王珪如見我面宜加尊敬不得懈怠珪亦以

師道自處上時議善之也

胡氏實曰為人師者豈徒體貌云乎哉必有道以

授人而道為人師者豈徒體貌云乎哉必有道以

兄弟間漸生異慮防其微而革其心不於師而誰

望而王珪告戒之方教訓之道木之聞也魏王卒

以窺伺儲位廢斥而死大宜獨秦之罪哉珪亦與有實矣



愚按太宗以王珪為魏王師且諭玄齡以嚴教之意可謂得人矣然嘗觀太宗愛秦之心甚至因父子之情也乃詔即府置文館得自引博士蘇勗勸秦詒賓客著書如古賢王奏撰地志於是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因藉其門如市秦之月樂又過太子連甚褚遂良亦以為書其後幸有奪嫡之罪竟罹幽禁夫微古賢王著書必如河間東平而後可也且漢武帝為成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識者非之今秦諸王也使之置館引賓客私操勢其母乃與所謂嚴教之弊異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司空房玄齡曰三師以德道人者也若師體卑太子無所取則於是詔令撰太子接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

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

愚按太宗制太子接三師儀注委曲尊隆意亦至矣師嚴然後道尊况元良而屈體盡敬於師傳其關繫豈不尤重也然嘗觀賈誼引大戴記之言於政事書曰師道之教訓係其身體傳傳之德義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也三公三少因明孝於禮義以遺習太子傳之實也又不止於儀注不及逸習而考於太師傳之實也又不至於儀注不及此古昔太子親師傳之實也又不至於儀注不及文而已為君父者不可不考於賞恤之書

貞觀十八年高宗初立為皇太子貞觀十七年四月立晉王治為皇太子

子為高宗尚未尊賢重道太宗又嘗令太子令平聲居

寢殿之側絕不往東宮散騎常侍劉洎上書曰臣聞

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月令天子立春迎春於東郊立夏迎春於南郊立秋



迎秋於西郊立春迎冬於北郊按此非王世子之事  
或曰周制東西南北之學在於四郊孟長也孟庚謂  
世子也此說於成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文王世  
世為初迎字說

物而三善皆得者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  
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齒讓曰有父在則禮然於  
然而衆如父子之道矣二曰君在則禮然而衆著於  
君臣之義矣三曰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  
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斯皆屈主祀之尊一作  
治禮曰一有元德萬邦作貞

申下交之義故得芻言咸薦廉問旁通不出軒庭

坐知天壤率由茲道水固鴻基者焉至若生乎深宮

之中長乎婦人之手案音未曾識憂懼音無由曉

風雅雖復神機不測天縱生知而開物成務終由外

變匪夫崇彼千篇大音檢彼詞籍音於千典者所執

三衆凡聲以者也聽茲謠頌何以辨章庶類甄彞彝倫珍

歷考聖賢感資琢玉音不學不成是故周儲上

哲師望爽而加裕音謂成王也望太公孫音漢嗣

深仁引紈綺而昭德音謂惠帝也高祖欲廢太

置酒太子侍四時從昔年八十餘上曰煩音幸辛音謂

漢太子既去上曰送之曰彼四人為之輔羽音翼已音成

難動矣辛不廢四給東園公先生也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

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于始將悔于終是以鼂錯上

書令通政術音謂音措漢文帝時鼂錯為太子

名揚於萬世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所以聽制臣

下而治其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  
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  
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念



之賈誼獻策務知禮教

賈誼，雋陽人。漢文帝時為梁懷王傅。上書曰：古之王者太

子，則生則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

鄉見于天也。過關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白

為赤子而 敬已行矣。竊惟皇太子王裕挺生，金聲夙振，明允篤

誠之美，孝友仁義之方，皆挺自天姿，非勞審諭，固以

華夷仰德，翔泳希風矣。然則寢門視膳，已表於三朝

音潮，事見 藝宮論道，宜弘於四術。王制：祭正，崇四術，

封建篇註 雖富於春秋，飭躬有漸，實恐歲月易往。易以

以造士 墮業興讓，取適晏安，言從此始。臣以愚短，幸參侍從

去 聲思廣儲，明暫願聞，徹不敢曲陳故事，切請以聖德

言之。伏惟陛下誕敷膺圖，登庸歷試，多才多藝，道著

於匡時，允文允武，功成於纂祀，萬方即叙，九圍清晏

尚且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勩思於

當年。思去聲 乙夜觀書，事高漢帝。漢紀：光武臨論馬

上披卷，勤過魏王。魏紀：文帝雖在 陛下自勵如此，而

令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諭一也。加以暫

屏機務。屏，非劍 即寓雕蟲。揚子曰：或問香子少而好

不為 紆寶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攜玉華於仙札。揚

蘇則流霞成彩，固以錙銖萬代。錙，音滂，銖，音珠，十銖

為 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屈，原名平，楚懷王時

詞賦之祖，宋玉在原弟 鍾張何階於入室。鍾，鍾字元



善草書發芝字伯英後漢太尉陛下自好如此好去

而太子悠然靜處上不尋篇翰臣所未諭二也陛下

備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聰俯詢凡識聽朝之隙

與隆引見群官降以溫顏訪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

間里好惡凡有巨細必關聞聽陛下自行如此而令

太子久趨入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諭三也陛下若謂

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詩曰貽厥

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睿範訓及儲君授以良

書娛之嘉客朝披經史觀成散於前殿晚接賓遊訪

得失於當代間以書札問去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

聞日見所未見副德愈光群生之福也竊以良娣之

選徧於中國仰惟聖旨本求典內冀防微慎遠慮臣

下所知暨乎微簡人物微平則與聘納相違監撫二

周監平聲監撫謂未近一士愚謂內既如彼外亦宜

然者恐招物議謂陛下重內而輕外也古之太子問

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父異宮而處上所以分別於

嫌疑別彼今太子一侍天闈動移旬朔師傅已下無

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供平暫還東朝拜謁既踈且

事俯仰規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親教官家

無因以進言宋音平雖有具寮竟將何補伏願俯循

前躅音燭也稍抑下流弘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離

微克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太子温良恭

儉聰明叡哲含靈所悉臣豈不知而淺識勤勤思効

愚忠者願滄溟益潤日月增華也太宗乃令洎與岑

文本馬周遮日往東宮與皇太子談論按通鑑此疏係十七年又

按高宗諱林德裕太宗諱功洎等事

在十八年則洎上此疏當在十七年

唐氏仲友曰洎有此疏足見其為剛直果敢之士

太宗以太子諱林德裕諱功洎則洎接正人開

正論之謀驗夫情

太子不足為也

子曰古之制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嘉坊深矣易

子而教貴者則乾乾遠東宮近師傳之說當矣

特按太子承乾既廢世子之至舊也太宗以洎言

人治與本正本異則遠日極東宮故論可謂得

人夫大治身正家之遠教大臣雖群臣說君子

遠小人皆之乎基唐家之禍於不忍言其氣此

人事之相符乎抑所

以輔翼之其未至耶

教戒太子諸王第十一凡七

貞觀七年太宗謂太子左庶子于志寧字仲謙京兆

為中書侍郎遷左庶子上諫苑城葉杜正倫曰卿等

輔導太子常須為說為去聲後百姓間利害事朕年

十八猶在人間百姓艱難無不諳練及居帝位每商

量處置量平聲或時有乖踈得人諫諍方始覺悟若

無忠諫者為說何由行得好事況太子生長深宮音



百姓艱難都不聞見乎且人主安危所繫不可輒  
為驕縱但出敕云有諫者即斬必知天下士庶無敢  
更發直言故克己勵精容納諫諍卿等常須以此意  
共其談說每見有不是事宜極言切諫令有所裨益  
也

唐氏仲友曰太宗誠有知子之明其教之亦云篤矣此數語者即周公無逸之書也至謂若部天下衆諫者死將無復發言此則湯帝有前聖矣  
亦切承乾方欲以教止諫諫者正論何益哉  
愚按太宗君臨天下方勵精之初容受直言導人使諫委建太子亦切承乾不足以前君父之意  
所裨益蓋望太子亦切承乾不足以前君父之意  
亦深切我惜乎承乾不足以前君父之意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文王之母大任

為人說一語其德之行及其類文王則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生文王而明聖大任教之以一機百年為周宗而朕則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君子謂大任為胎教朕則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  
遇物必有誨諭見其臨食將飯謂曰汝知飯乎對曰不知曰凡稼穡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常有此飯見其乘馬乘平聲又謂曰汝知馬乎對曰不知曰能代人勞苦者也以時消息不盡其力則可以常有馬也見其乘舟又謂曰汝知舟乎對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爾方為人主可不畏懼見其休於曲木之下又謂曰汝知此樹乎對曰不知曰此木雖曲得繩則正為人君雖無

道受諫則聖此傳說所言謂音悅商書傳誥告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

則可以自鑒

愚按太宗懲承乾之失德望儲君之過德於是遇事必諫其愛儲君者所以愛百姓也將殺而或則知民生之難則知民心之無恒矣休曲木之因之失來舟而成則知立身之必從正矣觀前代教誡太子而戒則知立身之必從正矣觀前代教誡太子之辭未有不切於此者稽之古禮經殺世子之禮亦不過如是也迨夫高宗臨御其於子庶民猶知所以保養之意惟謙速老臣失德官闕竟忘王業之艱勢母乃解海博諱而聽范殺乎

貞觀七年太宗謂侍中魏徵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

者甚少皆由生長富貴後音貴好尚驕逸好音去多不

解解音懈親君子遠小人故爾爾音去聲朕所有子弟欲使

見前言往行冀其以為規範因命徵錄古來帝王

子弟成敗事名為自古諸侯王善惡錄以賜諸王其

序曰觀夫音扶膺期受命握圖御寓咸建懿親藩屏

王室布在方策可得而言自軒分二十五子國語黃帝之子

二十五子其同姓者二人青陽與夷故是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十四人別為十二姓姬酉祁已滕葢任荀

禮古侯舜舉一十六族即八元八凱爰歷周漢以逮

陳隋分裂山河大啓磐石者衆矣或保父王家與時

升降或失其土宇不祀忽諸然考其隆替察其興滅

功成名享咸資始封之君國喪身亡多因繼體之后

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時逢草昧見王業之艱阻知父



兄之憂勤是以在上不驕夙夜匪懈或設醴以求賢

漢楚元王敬禮中公牛積生不嘗或吐殮而接士周

酒元王每置酒嘗為勞生設醴

戒仙禽曰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

人故甘忠言之逆耳宋語曰忠言逆耳利於行得百姓之懽心孝經

後暨夫子孫繼體多屬隆平生自深宮之中長居婦

人之手不以高危為憂懼豈知稼穡之艱難周書曰

厥父毋勤勞于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昵近小人與與踈遠君子綱

繆哲婦傲狠明德犯義恃禮淫荒無度不遵典憲借

差越等恃一顧之權寵使懷匹嫡之心矜一事之微

勞遂有無厭之望齊棄忠貞之正路蹈姦宄之迷

塗注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復諫違卜復音往而不返

雖梁孝齊固之勲庸梁孝名武漢文帝子也封梁王

考齊國姓司馬名固晉齊王攸子也淮南東阿之才

為大河馬封高王以功遷游擊將軍

俊淮南名安漢武帝諸父也封淮南王好書鼓琴拓

寶齊名文辭復坐反謀自殺諡曰厲東阿見定分

篇摧摩霄之逸翻成窮轍之涸鱗棄桓文之大功

公晉文公皆春秋諸侯之功就梁董之顯戮梁漢桓

伯有華于室匡天下之功垂為烟戒

可不惜乎皇帝以聖哲之資拯傾危之運耀七德以

清六合左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定民



王之德  
總萬國而朝百靈懷柔四荒親睦九族元祐高祖

之義  
太晉之  
念華萼於棠棣棠棣詩小雅篇名燕兄弟之樂歌也寄維城於

宗子心乎愛矣靡日不思爰命下臣考覽載籍博求

鑑鏡貽厥孫謀臣輒竭愚誠稽諸則訓凡為藩為翰

有國有家者其興也必由於積善其亡也皆在於積

惡故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

則禍福無門吉凶由己惟人所召豈徒言哉今錄自

古諸王行事得失分其善惡各為一篇名曰諸王善

惡錄欲使見善思齊足以揚名不朽聞惡能改能一作能

庶得免乎大過從善則有譽改過則無咎興亡是繫

可不勉與太宗覽而稱善謂諸王曰此宜置于座右

用為立身之本

惡按人性皆善也而惡則豈人之性哉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耳況太子儲王乎嘗觀漢諸

侯王恪謹以守國者何少放逸以失國者何多今太宗命集往古之事為諸侯王善惡錄使知

善之足以成名惡之足以滅身耶然孝恭道齊唐室與王之初其諸王如道宗道玄孝恭道齊

皆相與難離共成大勳賢能著聞此善之可稱者也豈有天下之從諸王皆身享富貴福澤

境而德者何多耶蓋太宗家廷之內恩常洽義訓教之言雖切朕服之心蓋篤母乃居移氣

養移體有以汨其本然之善乎豈人性之惡哉

貞觀十年太宗謂荆王元景漢王元昌吳王恪魏王泰等曰自漢已來帝第皇子受茅土居榮貴者甚眾





惟東平及河間王

東平王名蒼漢光武帝子也。好經書。有智思。文稱典雅。明帝問家何事。蒼曰。為善景樂。曰。河間王名德。漢景帝子也。傳學有德。文帝時奏對推道術而言符事之中。

曰。蓋曰。

最有名得保其祿位。如楚王瑋之徒。

瑋音贊。楚王瑋。

晉武帝第五子也。元康中掌兵權。剛狠好殺。因端詔殺太子。故南王亮太保衛璜賈后逐執瑋下廷尉。詔曰。蓋曰。覆亡非一。並為生長富貴。

好自驕逸。所

致。好。去。汝等鑒誠宜熟思之。揀擇賢才為汝師友。須受其諫諍。勿得自尊。我聞以德服物。信非虛說。比嘗

比音。寤。夢中見一人云。屢發我不覺。疎然敬異。豈不為

仰其德也。向若夢見桀紂。必應斫之。

天子今若相喚作桀紂。人必大怒。顏回閔子騫。類四

郭林宗黃叔度。高尚之士。郭林

宗名太太原人也。范滂類之曰。隱不違親。身不絕俗。天子不歸臣。謙伏不得交。黃叔度名嵩。汝南人也。郭

林宗稱之曰。汪汪若十項。跋澄。雖是布衣。今若相稱

之不濟滄之。不濁。不可量也。

贊道類此。四賢必當大喜。故知人之立身所貴者。惟

在德行。

去聲。後。德行。同。何必要論榮貴。汝等位列藩王家。食

實封。更能克修德行。豈不具美也。且君子小人本無

常。行善事則為君子。行惡事則為小人。當須自剋勵

使善事日聞。勿縱欲肆情。自陷刑戮。貞觀十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歷觀前代撥亂創業之主。生長人間。皆識達情。儻罕至於敗亡。逮乎

貞觀十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歷觀前代撥亂創業之主。生長人間。皆識達情。儻罕至於敗亡。逮乎



繼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苦動至夷滅朕少  
小以來少去經營多難備知天下之事猶恐有所不  
逮至於荆王諸弟生自深宮識不及遠安能念此哉  
朕每一食便念稼穡之艱難每一衣則思紡績之辛  
苦諸弟何能學朕乎選良佐以為藩弼庶其習近善  
人得免於愆過爾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吳王恪曰父之愛子人之常情  
非待教訓而知也子能忠孝則善矣若不遵誨誘忘  
棄禮法必自致刑戮父雖愛之柎如之何昔漢武帝  
既崩昭帝嗣立燕王旦素驕縱講張不服請音舟侍

霍光遣一折簡誅之則身死國除漢武帝崩昭帝嗣立是為

昭帝無王名與武帝第三子也霍光為大將軍輔昭  
帝無王與上官桀等潛謀不執事敗桀等伏誅乃賜  
然賜書責之旦以夫為臣子夫音不得不慎

愚按太宗之教成諸王也其備言諄諄矣既以  
漢河間東平之善疑王璋之惡以曉之復以

舜之聖祭劍之惡與夫漢霍光誅燕王旦之事  
以曉之又謂玄齡選良佐以為藩弼使其能

斯訓何以高慈然愚觀太宗教戒之辭誠諄  
諄每乃以言教乎所與言者荆王元景漢王元

昌吳王恪魏王泰也其後荆王與房遠愛同反  
漢王與承乾同反魏王以謀奪嫡而廢吳王亦

以嫌疑為高宗所殺四人無得令終者豈富貴  
驕奢有以移其本性邪抑太宗教戒之言雖切

而表率之  
道未至邪

貞觀中皇子年小者多授以都督刺史諫議大夫楮

遂良上疏諫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割土封疆雜用周制皇唐郡縣粗依秦法相去

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王去聲鎮

扞四方聖人造制道高前古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

刺史師帥人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內蘇息過一不善

人闔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百姓常為擇賢為去聲

或稱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漢光武時潁川盜起故

川太守召見帝勞曰賢餘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或

與人興詠生為立祠漢明帝時上堂拜巴州太守時

生為漢宣帝名詢武帝曾拜云與我共理者惟良二

千石乎如臣愚見陛下子內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

請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

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自知為人審堪臨

州然後遣出臣謹按漢明章和三帝後漢明帝名莊

名能友愛子弟自茲以降以為準的封立諸王雖各

有土年尚幼小者各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

三帝世諸王數十百人惟二王稍惡二王謂楚王英

皆以謀逆自殺自餘皆沖和深粹惟陛下詳察太宗嘉納其

言

唐氏仲友曰遂良之諫切中太宗之病太宗十八



知棟樑之艱難乃使之臨民何止未能操刀而使  
割也况齊梁之什難正古人病之而況於帝子乎  
遂良欲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除遣真良求也  
然帝子之重土地不足藩鎮磐石之宗使臨一州  
亦何益哉賢乎適足以勞之不暇適足以累  
而已惜哉唐之君臣其見之未及此也

而思按昔封建之世國有年知而禘土者何則一  
國而有卿大夫士上焉者命於天子下焉者命  
於其國國君之齒少則正其當國法制秩然成  
王封小國弟其後率開大國之遠比封建  
之世之事也唐都督刺史古方伯諸侯之職而  
事體不同非如建國之有卿大夫士以相參佐  
也而使望子之年小者居之非懦弱不自樹立  
則然秦以取取耳非同教之道也遂良之跋扈  
焉

規諫太子第十一凡四

貞觀五年李百藥為太子右庶子時太子承乾明高

宗長子也生承乾時以命之貞觀初立為皇太子

甫八歲帝欲恩及長適意沒聞十七年廢為庶人十

八年卒封常山王諡曰愍頗留意典墳孔安國曰伏羲神農黃帝

少吳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

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然閑諶之後嬉戲過度百藥

作替道賦以諷焉其詞曰下臣側聞先聖之格言嘗

覽載籍之遺則伊天地之玄造洎皇王之建國曰人

紀與人綱竇立言與立德履之則率性成道違之則

罔念作恣望興廢如從鈞視吉凶如糾纆音音至乃受

圖膺籙握鏡君臨因萬物之思化以百姓而為心體  
大儀之潛運閱往古於來今盡為善於乙夜惜勤勞  
於寸陰淮南子曰聖人不責人墜而易失也故能釋層冰於





以才而見升或見讒而受黜足可以自省厥休咎有  
切觀其得失請粗略而陳之粗去觀披文而相質相去

聲在宗周之積德乃執契而膺期賴昌發而作貳昌去

望王名發啓七百之鴻基速扶蘇之副秦非有虧於聞

始皇王名發長子也始皇致坑諸生扶蘇切諫始皇怒使北

蘇始禍則金以寒離左傳山阜落氏衣之偏衣佩

其金珠休安數曰衣之就離遠其窮也佩以金珠弄

厥妖則火不炎上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

既樹置之違道見宗祀之遺喪伊漢氏之長

世固明兩之遮作以明照于四方大人高感威而寵

趙以天下而為謔惠結皓而因良致羽翼於寥廓並見

由發怒於爭博漢景帝名啓文帝太子也鄧子名通

吳王濞也文帝嘗病瘳鄧通常為帝吮之帝曰天下

雖最愛我通曰宜莫如太子入問病帝使吮之

即位鄧通免太子又嘗與吳太子飲博吳太子素驕

博爭不恭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飲博吳太子素驕

被之吳王由是怨望輸失藩臣擅居儲兩時猶勿

仲防棄年之絕識亞夫之矜功故能恢弘祖業紹

三代之遺風徹漢武帝名徹兩為太子時也亞夫周

民太子亞夫不可帝由是疎之帝據開博望其名未

索日之曰此較缺非少主臣也



融衰時命之奇對遇說賊於江充雖備兵以誅亂竟

背義而凶終昔者倍數成太子名漢武帝子也帝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趙人江充與

太子有隙見帝年老忘它日為所誅因言帝疾祟在

有帛書所言不通太子遂捕充斬之長宣嗣好儒大

安軍亂因言太子反上起太子自經

猷行闡嗟被尤於德教美發言於忠蹇始聞道於匡

章終獲戾於恭顯好去聲宜嗣僕元帝也名與好儒

相多所稱納復以弘恭石顯相繼擅權用事太孫雜

藝雖異定陶馳道不絕抑惟小善猶見重於通人當

傳芳於前典漢成帝名驁守太孫元帝太子也定陶

城門得鮑乃度運入作室門上極之問其故以狀

帝與乃為太子得地與通其後帝以定陶王有中興

上嗣明章濟濟俱達時政咸通經禮極至情於敬愛

惇友于於兄弟是以固東海之遺堂因西周之繼體

先武為漢中興之君太子在是為明帝號顯宗明帝

太子是為章帝號肅宗東海王明帝之兄相交友

愛史贊顯宗不吝業業兢兢危心恭德政察姦五官

在魏無聞德音或受譏於妲己且自悅於從禽雖才

高而學富竟取累於荒淫累去聲魏文帝姓曹名石

妻甄氏美而悅之太祖為之聘屬反受漢禪嘗出射

弊謂羣臣曰射雉樂哉幸哉對曰於陛下甚樂於羣

臣甚暨貽厥於明皇構索基於三世得秦帝之奢侈  
亞漢武之才藝遂驅役於羣臣亦無救於凋弊明皇名徽



總文帝太子也嗣帝位侍中劉暉稱之曰秦始皇漢  
身武之德才具繼不及可景初元年起土山於芳林  
園使公卿群僚皆負土栽木於其上荆禽擊獸於中  
其中群臣皆而目搖黑由是百姓凋弊四海分崩中  
撫寬愛相表多奇重桃符而致感納鉅廩之明規竟  
能掃江表之氛穢舉要荒而見羈相去聲要音腰晉  
晉王昭之子也杜經為中撫軍桃符武帝崩齊王攸  
之小名也初晉王欲以攸為世子何曾榮秀曰中撫  
軍聰明神武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  
晉王由是意定立攸為世子嗣晉王位受魏禪國號  
晉

惠處東朝察其遺跡在聖德其如初實御床之可

惜也是時胡野咸知太子存焉不堪為嗣尚書令衛  
軍破陳塔而未敢發會侍宜陵雲臺暉陽時晚  
帝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惟悼愍  
懷之云廡遇烈風之吹沙盡性靈之狎藝亦自敗於

凶邪安能奉其榮盛承此邦家漢太子名適惠帝長  
子也有令譽實后忌之使閹官草媚之為非於惟聖  
是慢號蓋彰實后邊設計澆潛於黃泉為庶人惟聖

上之慈愛訓義方於至道同論政於漢擘脩致戒於

京鄙音鎬地名鄙韓子之所賜晉元帝好任刑法重經術

以為寶咨政理之羨惡亦文身之黼藻庶有擇於愚

夫慙乞言於遺老致庶績於咸寧先得人而為盛帝

竟以則哲垂謨廣書曰知人文王以多士興詠詩曰

多士文王以寧取之於正人鑑之於靈鏡量其器能量于審

其檢行去聲必宜度機而分職度切不可違方以從政

若其惑於聽受暗於知人則有道者咸屈無用者必





神譏諛競進以求媚玩好不召而自臻好去聲直言正

諫以忠信而獲罪賣官鬻獄以貨賄而見親鬻音育於

是虧我王度戮我彝倫戮音姑九鼎遇姦回而遠逝

九鼎周之寶器周禮知萬姓望撫我而歸仁此一節述任用

成蓋造化之至育惟人靈之為貴獄訟不理有生死

之異塗冤結不伸非陰陽之和氣士之通塞屬之以

深文命之脩短懸之於酷吏是故帝堯畫像陳恤隱

之言虞書曰象以典刑又曰惟刑之誨我漢書唐虞

刑也其獲大罪之罪其獲大罪之罪其獲大罪之罪其獲大罪之罪

泣辜畫哀矜之志節述刑罰之戒因取象於大壯

易大傳曰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乃峻宇

而雕牆將瑤臺以瓊室瑤作瑤室豈畫棟以虹梁或

凌雲以遐觀世謂軒作凌雲臺或通天而納涼

漢武帝作神明通天之臺於林光明高三十丈極醉飽而刑人力命痿廢而

受身殃瘵音殘是以言惜十家之產漢帝以昭儉而

垂裕陳文帝欲作露臺名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

為臺中人十家之產也吾來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

以臺雖成百里之園周文以子來而克昌孟子曰文

七十里此言百里者舉成數言也國者著有鳥獸之

詩詩曰經始勿亟庶民于來極之管之不日成之

管管一第述彼嘉會而禮通重旨酒之為德儀狄作酒

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遂至忘歸而受社存齊



聖而溫克若其醜營以致昏和音明營音醜酒而成

咸既音醜任音痛殷受與靡夫亦亡身而喪國放封名受

以酒為飽竟亡其國漢漢是以伊尹以酣歌而作戒

夫醉酒罵坐逐其身舞周公以亂邦而貽則周

商書伊尹作訓曰敬有惟舞周公以亂邦而貽則周

同公作訓曰越小大邦用喪亦舞答幽閑之令淑實好

速於君子好上警速也詩曰辭王輦而割愛固班

姬之所耻儀成帝道於後庭者欲與班使好則班

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脫簪珥而思愆亦

宣姜之為美宜姜周宣王后也王宣姜起后乃脫纒

辛政中興之主乃有禍晉之驪姬驪姬受之生寘齊

公而有八人惟太子中生重耳矣重耳又昭二公子

於是重耳先奔齊喪周之褒如于伯昧王竟愛褒如生

吾走屈竟以亂我喪周之褒如于伯昧王竟愛褒如生

及太子宜臼以亂我喪周之褒如于伯昧王竟愛褒如生

周賂盡妖妍於圖畫極凶恃於人理傾城傾國思昭

示於後王嚴質冶容宜永鑒於前史此一節述復有

菟狩之禮菟音搜權春曰馳射之場不節之以正義

必自致於禽荒匪外形之疲極亦中心而發狂老子

驕田獵令夫高深不懼夫音胥靡之徒講縹為娛小

豎之事音攝音約度情也以宗社之崇重持先王之



名器與鷹犬而並驅凌艱險而逸轡馬有銜振之理

振音服和如誅服書時有內榮之變默駭不存之地猶有覲於獲多禮音

獨無情而內愧此一節述禽荒之戒以小臣之愚鄙忝不

賞之恩榮推無庸於草澤齒陋質於簪纓遇大道行

而兩儀泰喜元良會而萬國貞以監府之多暇每講

論而肅成仰惟神之敏速歎將聖之聰明自禮賢於

秋實足歸道於春卿芳年淑景時和氣清華殿邃芳

簾悼靜灌木森芳風雲輕花飄香兮動笑日嬌鸞轉

兮相哀鳴以物華之繁庶高絕思於將迎思去猶允

蹈而不倦極旣訖以研精命庸才以載筆謝鳩藻於

天庭異洞蕭之娛侍珠元帝太子時好吹洞簫自度聲被歌調王褒上洞簫賦乃皆誦讀之外飛蓋之緣情魏文帝為世子時曹植賦詩曰清夜遊西園兼

願永樹於風聲奉皇靈之遐壽冠振古之鴻名冠去聲

太宗見而遣使去聲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

作賦述古來儲貳事以誡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

輔弼太子正為此事為去聲大稱所委稱去聲但須善始

令終耳因賜厩馬一匹綵物三百段

愚按此來官制總之初辨工贊善之始承乾顯留意典墳然慈問之後雖職無度昔實位言輔翼太子有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蓋愛子教之以義方亦孰不欲教之於其初其後乃爾



相遠耶夫子所謂下愚不移者乎抑所以輔翼之具有未至乎然爾觀李百藥贊道誠一萬歷述秦漢魏晉以未謂或之善惡與夫任賢去罪之道明刑慎罰之方安守牌檣甘酒者皆內作色荒外作禽荒之戒莫不畢具事實切實文辭流麗光前星者足為典訓也

貞觀中太子承乾黷虧禮度朝音侈縱日甚太子左

庶子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是時太子右庶子

孔穎達字仲達吳州人八歲就學日記千餘言隋世

撰五經義疏每犯穎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穎

達曰太子長成承音何宜屢得面折對曰蒙國厚恩

死無所恨諫諍愈切承乾令撰今平孝經義疏穎達

又因文見意愈廣規諫之道太宗並嘉納之二人各

賜帛五百匹黃金一斤以勵承乾之意按史傳各賜帛五百匹黃金

十

愚按于志寧撰諫苑以形臣救之益孔穎達疏經義以廣規諫之道太宗又賜資二臣以嘉激屬之意君父師友之責盡矣是時承乾雖幼禮修終而於文史規撫納未端拒母亦不難於知而難於行耶

貞觀十三年太子右庶子張玄素以承乾頗以遊畋

廢學上書諫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書蔡仲

苟違天道人神同棄然古三驅之禮非欲教殺將為

百姓除害為去故湯羅一面天下歸仁湯出見野張

自天下時方皆入吾網湯曰害重之美乃去其三而視曰欲左左欲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



陽德至美  
及禽獸

今苑內娛獵雖名異遊畋若行之無恒終

虧雅度且傳說曰學不師古匪說攸聞

說音悅而書  
海說中高宗

然則弘道在於學古學古必資師訓既奉恩詔令

孔穎達侍講

今平聲  
後同

望數存顧問

數音朔  
後同

以補萬一

仍博選有名行學士

行士  
後同

兼朝夕侍奉覽聖人之遺

教察既往之行事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此

則盡善盡美夏啓周誦萬足言哉

萬於  
後同

夫為人上者

扶夫古

未嘗不求其善但以性不勝情

勝平聲  
後同

耽惑成

亂耽惑既甚忠言盡棄所以臣下苟順君道漸虧古

人有言多以小惡而不去壯小善而不為故知禍福

之來皆起於漸殿下地居儲貳當須廣樹嘉猷既有

好畋之淫

好去聲  
後同

何以主斯七宅慎終如始猶恐漸

衰始尚不慎終將安保承乾不納玄素又上書諫曰

臣聞稱皇子入學而齒嘗者欲令太子知君臣父子

尊卑長幼之道

長音掌  
後同

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內私之四海之外

者皆因行以遠聞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質已隆

高須學文以飾其表竊見孔穎達道弘智等非惟宿

德鴻儒亦兼達政要望今數得侍講開釋物理覽古

論今增輝睿德至如騎射畋遊酣歌妓說苟悅耳目

終穢心神漸滌既久

漸音

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為

萬事主動而無節即亂恐殿下敗德之源在於此矣

承乾覽書愈怒謂玄素曰庶子患風狂耶十四年太宗知玄素在東宮頗有進諫權授銀青榮祿大夫行

太子左庶子時承乾嘗於宮中擊鼓聲聞于外

聞去

玄素叩閣請見

現音

極言切諫乃出宮內鼓對玄素毀

之遣戶奴伺玄素早朝

漸音

陰以馬槌擊之

於死是時承乾好營造亭觀

玄素上書諫曰臣以愚蔽竊位兩宮在臣有江海之

潤於國無秋毫之益是用必竭愚誠思盡臣節者也

伏惟儲君之寄荷戴殊重

稱上

如其積德不私何以

嗣守成業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

物不為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

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內不覩賢

良今言孝敬則闕侍膳問豎之禮語恭順則違君父

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學古好道之實觀舉措則有

因緣誅戮之罪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群邪淫巧昵近

深宮愛好者皆遊伎雜色施與者並圖畫雕鏤在外

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哉

宣猷禁



弘智經明行修行去當令善士臣每請望數召進與

之談論庶廣徵猷令旨反有猜嫌謂臣妄相推引從

善如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必是招損古人云苦藥

利病苦口利行伏願居安思危日慎一日書入承乾

大怒遣刺客將加屠害俄屬宮廢按後一書通鑑係

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

胡氏實曰周官有王及后世子不言之文以惡度

之故得肆為費侈豈非以制度自家刑國之遺哉

王使周官解夫酒正內府有此文然冢宰之職量

入為出得以式均節則則雖曰不言之文而會

其中特不使有司以法誦君自下而制上耳太

宗之認太子於未流候於彼宮豈非君臣之交失

獨發玄素止於未流候於彼宮豈非君臣之交失

唐氏仲友曰太宗於玄素可謂不容矣玄素力諫

太子至于一再至于三四承乾諱其切至達戶如

擣擊遺刺客伺之其職死者幸矣乃於他宮僚同

全至除名為民起為刺史既不復親近太宗於此

刑隱害及善人矣不可不悲見事與于志

愚按隋太子勇唐太子承乾皆以罪廢雖二人

也何也文帝既立勇為太子而復寵待嫔帝太

宗既立承乾為太子而復寵待嫔帝太

於其初寵王幼尤於其後承乾目觀庶人勇之

甚也今既不能消其不平之念乃賞擢張玄素

于志寧之未果何益之有哉

貞觀十四年太子詹事

唐制東宮置詹事府掌

子志



寧以太子承乾廣造宮室奢侈過度賦好聲樂好去

上書諫曰臣聞克儉節用實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

敗德之本是以凌雲臺日戎人於是致譏蔡謩公夸

感為西戎由余所笑評見納諫篇註峻宇雕墻夏書以之作誠五子之

一於此未或不昔道有匡晉即趙宣子也大夫呂

望師周望太公也或勸之以節財或諫之以厚歛去

莫不盡忠以佐國竭誠以奉君欲使茂實播於無窮

英聲被乎物聽咸著簡策用為美談且今所居東宮

隋日營建觀之者尚譏甚侈見之者猶歎甚華何容

於此中更有修造財帛日費土木不停窮斤斧之工

極磨礱之妙且丁匠官奴入內此者曾無復監

禁闌鉗鑿緣其身槌杵在其手監門本防非慮世平

宿衛以備不虞直長長者掌直既自不知長官名千牛又復

不見千牛官名見爪牙在外廝役在內所司何以自

安臣下豈容無懼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鄭衛二國

音也其政教其民流極上行私而不可上之者也

昔朝歌之鄉迴車者墨翟朝音翟翟朝歌也

朝歌墨子四車夾谷之會揮劍者孔丘夾谷魯地名家語曰

谷孔子孫相事齊使萊人以兵劫定公孔子歷階而





好齊疾心作廢而避之齊姜樂緋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曰匹夫嬰患侮諸侯者罪惡誅於是斬侏儒齊侯慙色先聖既以為非通賢將以為失頃聞宮內屢有

鼓聲大樂伎兒入便不出聞之者股栗言之者心戰往年口敕伏請重壽重去聲聖旨殷勤明誠懇切在於

殿下不可不思至於微臣不得無懼臣自駢馳宮闕已積歲時犬馬尚解識恩解音木石猶能知感臣所

有管見敢不盡言如鑒以升誠則臣有生路若責其忤旨則臣是罪人但悅意取容滅孫方以疾疢犯顏

逆耳春秋比之藥名城詩魯大夫名純即城武仲也左傳襄公三十三年城武仲也伏願停

工巧之作罷久役之人絕鄭衛之音斥群小之輩則三善允備萬國作貞矣承乾覽書不悅十五年承乾

以務農之時召駕士等後不許分番人懷怨苦又私引突厥群豎入宮志寧上書諫曰臣聞上天蓋高日

月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贊其功是以周誦升儲見匡毛畢毛叔孫畢公漢盈居震取資黃綺見定分姬

旦抗法於伯禽姬周之姓旦周公之名伯禽周公之子禮曰成王幼不能治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實生陳事於文

帝實生陳事於文成殷勤於端士皆懇切於正人歷代賢君莫不丁寧於太子者良以地膺上嗣位處儲



君微上聲善則率土霑其恩惡則海內罹其禍近聞

僕寺司馭駕士獸醫始自春初迄茲夏晚常居內役

不放分番或家有尊親闕於溫清禮記曰子之事父母冬溫而夏清

或室有幼弱絕於撫養春既廢其耕墾夏又妨其播

殖事乖存育恐致怨嗟儻聞天聽後悔何及又突厥

達哥支等咸是人面獸心豈得以禮義期不可以仁

信待心則未識於忠孝言則莫辯其是非近之有損

於英聲眈之無益於盛德引之入閭人皆驚駭豈臣

庸識獨用不安殿下必須上副至尊聖情下允黎元

本望不可輕微惡而不避無容略小善而不為理敦

杜漸之方須有防萌之術屏退不肖狎近賢良如此

則善道日隆德音自遠承乾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統

千承基音德姓就舍殺之是時丁母憂起復為詹

事二人潛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苦慮禮居父母之喪者寢苦枕塊

竟不忍而止及承乾敗太宗知其事深勉勞之勞去聲

前一書通鑑係十四年其史曰承乾敗後推鞠具得其事太宗謂志寧曰如公數有規諫事無所隱深加

勉勞石庶于令於德業等以無餘書皆從貶責

胡氏實曰詹事東官官之尊也太子於之學為父

子焉學為君臣焉志寧不當起復太宗不當奪

其寵也人臣有奪寵者惟金革之事耳詹事輔導

能君以忠以孝乃從金革之例官家居官則何以

訓太子宜太子之不納諫也雖然自太子言之從

發諫情又將殺諫臣是兩刺客之不如其不能於

歲宜

愚按自古臣子之事君親能盡其道者可以感  
發人之善心也嘗觀春秋傳晉宣公不君趙宣  
子驥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聞矣咸  
不忠是宜于以敬於君而免於罪也今觀承乾  
無道于志寧上書諫之承乾怒遂刺寧張既政  
就于承基殺之時志寧母憂起復二人潛入其  
第見寢處吉甌不忍而止是志寧以孝於親而  
脫於禍也之二人若庶幾無愧於鉏麇矣承乾  
之為曾不如刺客之有人心也然亦未聞有寢  
苦枕塊而任於人之國當輔翼太子

貞觀政要卷第四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1990.1.15



貞觀政要卷第五

論仁義十三

論孝友十五

論誠信十七

仁義第十三 凡四章

貞直集論

論忠義十四

論公平十六

貞觀元年太宗曰朕看古來帝王以仁義為治者國祚延長任法御人者雖救弊於一時敗之亦促既見前王成事足是元龜今欲專以仁義誠信為治望革近代之澆薄也黃門侍郎王珪對曰天下彫喪日久陛下欲其餘弊弘道移風萬代之福但非賢不理惟





在仁人。太宗曰：朕思賢之情，豈捨夢寐？給事中杜正倫達曰：世必有才，隨時所用，豈待夢傳？說悅逢呂尚，然後為治乎？太宗深納其言。

愚按太宗即位之初，知古帝王以仁義為治，欲以誠信行之，此其所以致貞觀之盛也。然嘗聞之，正其心，修其身，而達之於家國天下，此二帝三王仁義之事也。心未正，身未修，而欲愛人利物之功，禁暴正亂之功，亦有補於當世此齊桓晉文假仁義之事也。太宗英除禍亂，身及昇平，可謂粹矣。然由心而身，由身而家，皆有漸進之功而已。故雖有志於三王，迄未能大異於五伯也。王註謂非賢不理，誰在得人，斯言是已。然所謂得人者，必得周召孔孟其人而後可也。夫苟得周召孔孟而用之，則能施其政，君釋民之術，盡其精，心養德之方，而仁義之全體備於君身，仁義之大用周於天下，後出矣。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謂亂離之後，風俗難移，比觀比者百姓漸知廉恥，官又奉法，盜賊日稀，故知人無常俗，但政有治亂耳。是以為國之道，必須撫之以仁義，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異端，自然安靜，公等宜共行斯事也。

愚按風俗有古今，人心無古今。人心之不如古，以風俗之不如古也。然欲美風俗者，則在於正人心。人心正，而風俗美矣。太宗謂比觀百姓漸知廉恥，故知人無常俗，但政有治亂耳。斯言也。其經微勸行仁義，累效之時乎？夫太宗之所行，不過仁義而已。其明效大驗如此，况於真知實踐正已，以正人心者乎？

貞觀四年，房玄齡奏言：今閱武庫，甲仗勝隋日遠矣。

太宗曰飭兵備寇雖是要事然朕唯欲卿等存心理  
道務盡忠貞使百姓安樂音便是朕之甲仗隋煬帝  
豈為甲仗不足為去聲以至滅亡正由仁義不修而群  
下怨叛故也宜識此心常以德義相輔。

惡按用頌之美武王曰載戰于戈載柝弓矢我  
求結德肆于爾夏元王解之下武右文信矣武  
王能保天下也太宗身強行陣交除群孽即位  
之四年謂不以甲仗之備為美哉廷臣以德義  
相輔亦信矣其餘  
保天下之道概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林冰則鳥棲水廣則魚  
游仁義積則物自歸之人皆知畏避災害不知行仁  
義則災害不生夫仁義之道大當思之在心常令  
相繼後若斯須懈怠去之已遠矣猶如飲食  
資身恒令腹飽乃可存其性命王珪頓首曰陛下能  
知此言天下幸甚

唐氏仲友曰仁義是帝王之通德必如中庸元德  
與大學白誠意達之明明德於天下方為醇粹太  
宗言仁義本乎德微之動然於  
謂仁義乃在制度紀綱而已

愚按太宗之言曰林深則為棲水廣則魚遊仁  
義積則物自歸之此言真善喻也湖仁義之通  
當思之在心飲食資身恒令腹飽此四欲不  
忘乎仁義者然不知仁義乃吾心固有之理不  
又謂操於心者也  
又謂操於心者也

### 論忠義第十四凡十

馮立馬武德中為東官率音律唐制東官置左右  
率府掌兵仗宿衛之政



令甚被隱太子親遇太子之死也左右多逃散

立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於是率兵犯

玄武門苦戰殺屯營將軍敬君弘謂其徒曰微

以報太子矣遂解兵遁於野俄而來請罪太宗數之

曰汝昨者出兵來戰大殺傷吾兵將何以逃死

立飲泣而對曰立出身事主期之効命當戰之

日無所顧憚因厥歎悲不自勝太宗

慰勉之授左屯衛中郎將立謂所親

曰逢莫大之恩幸而獲免終當以此奉答未幾突

厥至便橋率數百騎與虜賊於咸陽殺獲甚衆所向

皆披靡太宗聞而嘉歎之時有齊王元吉府左車騎

謝叔方率府兵與立合軍拒戰及殺敬君弘中

郎將呂衡尉遲敬德尉遲敬德尉遲敬德尉

尉遲敬德尉遲敬德尉遲敬德尉遲敬德尉

之叔方下馬號泣拜辭而遁明日出首太宗

曰義士也命釋之授右翊衛郎將太宗

九年六月立聞建成死乃與尉遲敬德太宗

玄武門張公謹多力獨開關以拒之太宗

尉遲敬德尉遲敬德尉遲敬德尉遲敬德尉

尉遲敬德尉遲敬德尉遲敬德尉遲敬德尉



TA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謝方山。馮立。遂解兵。逃於野。高祖既。兼天下。馮立。於所事。自出。馮立。後。使。之。乃。出。春。王。曰。皆。君。弘。後。贈。左。也。謂。大。將。軍。呂。衡。贈。州。都。督。辛。曰。官。唐。氏。仲。友。曰。君。立。者。於。謂。一。心。可。事。百。君。忠。義。勇。敢。兼。有。之。觀。其。於。隨。太。子。之。死。能。不。避。難。然。君。弘。世。街。既。死。則。解。兵。而。去。不。為。已。甚。則。與。乎。從。勇。者。豈。可。知。也。然。立。之。與。叔。方。俱。可。謂。見。危。致。命。者。矣。其。立。之。亞。叔。方。

愚按馮立之言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避其難此子路所謂食馬而不避其難者也謝叔方亦有憐微身從容受死之意二人雖皆受爵然亦可謂忠義也已太宗極之此正與王之所宜然也若薛萬傑亦可謂忠於所事始焉與馮謝無異也然知進而不知退欲以邪得就諫寧不有愧乎是臣是編言馮謝於忠義之首焉兼乃割而不當厥有吾哉

貞觀元年太宗嘗從容嘗言及隋亡之事慨然歎

曰姚思廉不懼兵刃以明大節求諸古人亦何以也思廉時在洛陽因寄物三百段并遺其書曰

想卿忠節之夙故有斯贈初大業末思廉為隋代王侑侍讀

義旗克京城時代王府僚多駭散惟思廉侍王不離其側

於是稍却布列階下須臾高祖至問而義之許其扶

代王侑至順陽閣下思廉泣拜而去見者咸歎曰忠烈之士仁者有勇此之謂乎

張氏九歲曰君子以仁存誠以義為勇百刃在胸  
不懼也觀隋之亡得兵京侍臣賦讀思慮以  
之壯也觀隋之亡得兵京侍臣賦讀思慮以  
每奮不滅以全眾之生即甲兵之容爾輕於一  
言哉誠以仁在其中也易曰能止健大壯也信守  
大履穎而一木不支矣傳陳風象擊牖大之云  
唐武仲友口無忠廉節義學問之士孟子論為  
勇欲雖有不有為者寡矣此亦之謂也學問作  
發惟精為義  
惟寡欲能立  
龍見第四卷

貞觀二年將葬故息隱王建成海陵王元吉尚書右  
丞魏徵與黃門侍郎王珪請預陪送上表曰臣等昔  
受命太上委質東宮出入龍樓垂將一紀前宮結纍  
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  
死二十從受戮負其罪

實錄周行則徒竭生涯將何上報陛下德光四海

道冠前王解陟岡有感追懷崇禋明社稷之大義

中骨肉之深恩下葬二王遠期有日臣等永惟疇昔

忝曰舊臣喪君有君雖屐事君之禮宿草將列未申

送往之哀瞻望九原義深凡百望於葬日送至墓所

太宗義而許之於是官府舊僚吏盡令送葬令平

愚按王珪魏徵諸賢魚隱海陵之喪太宗義而  
許之二子可謂篤於義矣孟子曰社亦民所  
也義亦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  
可也廷微名臣也詎容輕議哉自有文公朱子  
之論雖在焉昔管仲不死於子糾而有桓公朱子  
貢子路以問夫子夫于猶其多論語集註引程  
子之言因論管仲而及於王法聖復之事朱子  
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稱其功王親先



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掩可也斯言盡之矣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忠臣烈士何代無之公等

知隋朝誰為忠貞王珪曰臣聞大常丞也元善達

在京留守見群賊縱橫平遂轉嗣遠詣江都諫煬

帝令還京師平既不受其言後文帝泣極諫煬帝

怒乃遠使追兵身死瘞瀉之地有虎賁郎中貞者獨

孤感或名也在江都宿衛宇文化及起逆感惟一

身抗拒而死太宗曰屈突通為隋將屈突通切將去

孤感或名也在江都宿衛宇文化及起逆感惟一

身抗拒而死太宗曰屈突通為隋將屈突通切將去

追及於桃林今陝州桃林朕遣其家人往招慰遽殺

其奴又遣其子徃乃云我蒙隋家驅使已事兩帝今

者吾死節之秋汝舊於我家為父子今則於我家為

仇讎因射之其子避走所領士卒多潰散通惟一身

向東南慟哭盡哀曰臣荷國恩荷去任當將帥智力

俱盡致此敗亡非臣不竭誠於國言盡追兵擒之太

上皇授其官每託疾固辭此之忠節足可嘉尚因敕

所司採訪大業中直諫被誅者子孫聞奏





胡氏實曰人臣之義無私交而况藩王由太子有  
持以秦王有功不可黜恐生後悔是皆天下之公  
論亦初無贊高祖廢主之慮於秦王非私交也以  
叔連瑞良自宜在親近之地苟欲叙遷何患無  
而太宗乃舉武德中直言是以危疑向皆跪臣下  
為後日計  
豈君道哉

惡按時平先長嫡世亂先有功陳叔達當時之  
直言意固有在矣咸公論非私計也大守於是  
其人而已六年矣揚其忠譽而遷秩之準用得

貞觀八年先是桂州今仍舊都督李弘節以清慎聞

及身歿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乃宣於朝曰此人生  
平宰相皆言其清相去今日既然所舉者豈得無罪  
必當深理之不可捨也得中魏徵承間言曰相去陛

下生平言此人獨未見受財之所今聞其實珠將罪  
舉者臣不知所謂自聖朝以來為國盡忠為去所清

貞慎守終始不偷屈突通張道源而已張道源并州  
人初守并州  
賊平瑊大理物時同獨得軍諸家屬以瑊非臣道源  
同瑊搆無常安可利人之止其子女自來仁者不  
為也史實以水食道之家通子三人來選去有一匹

羸馬道源兒子不能存立未見一言及之今弘節為  
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資居官歿後不言會殘妻子賞

珠未為有罪未為審其清者無所存問疑其獨者方  
責舉人雖云疾惡不疑是亦好善不篤好去臣竊思

度得未見其可恐有識聞之必生枉議太宗撫掌





曰造次不思七遂聞此語方知談不容易切並

諱類今

愚換卑陶之稱先舜有曰爾弗及嗣實延于世  
蓋善善之意故惡惡之心也太宗知屈突通  
欲之善而不欲其子弟開弘節體味之通則  
遠欲罪及華官此豈賤賤賞罰之通乎尚非  
微之言亦是為太  
宗君德之累六

貞觀七年太宗時發諸道唐分天下為十道一曰關  
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  
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  
九曰劍南十曰廣西出掌畿內道唐建都之地也  
陟使去聲陟使不故陟使陟使畿內道即關內道也未  
有其人太宗親定問於房玄齡等曰此道事最重誰

可充使右僕射李靖曰畿內事大非魏徵吳可太宗  
作色曰朕今欲向九成宮亦非小寧可遣魏徵出使

朕每行不欲與其相離者適為其見朕是非得失去  
公等能正朕不可因輒有所言大非道理乃即令

李靖充使今平聲按通鑑貞觀八年太宗欲分遣大  
臣為諸道使未得其人李靖為經徵  
上曰徵茂規朕失不可一日謂左右乃命靖與蕭瑀  
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網民疾苦禮  
高年孫賓之喪善起池澤伴使  
者所至如朕親臨與此小異

愚按太宗常與群臣輕微與諸為亮執賢等文  
本對曰亮才兼將相非微所及斯言是已然嘗  
論之太宗有餘於才而不足於德勇於敵為而  
不能不為密時能攻其所學其於德已微一  
任而已使使主於叔宗之時不通為之所為



耳故以唐之時勢觀之則二子政本且優劣也  
李靖之才兼噴文武非彼所能及也然貞觀之  
時靖以無靖不可以無微何也蓋靖之才亦不  
過增太宗之所有鋒微之鍊爭乃能增太宗之  
所不足也是以盛內之使太宗寧  
使靖而不使微豈非自知之明哉

貞觀九年蕭瑀為尚書左僕射嘗因宴集太宗謂房  
玄齡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我當此  
日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蕭瑀不可以  
厚利誘之不可以刑戮懼之真社稷臣也乃賜詩曰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瑀拜謝曰臣特為不誠訛許  
臣以忠諫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此章本此章高曰貞觀  
章今按通鑑標年得入于此又按文傳第五卷高曰貞觀  
運家持法一標之以公孫守節王能之以會皆開

其言乃今見之使瑀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蕭瑀無二心於已而廢之可  
謂能知臣矣且太子在而私於蕭王者明君之所  
甚惡也或誘以利或脅以死而從之者不亦多乎  
惟瑀介氣自立有蹟無二太宗所以知其臨大節  
而不可奪也人君以此取  
人豈不謂志正之士乎

唐氏仲友曰若以陽棄之事不可以利誘死懼亦  
可以為社稷臣矣然太宗此言蓋亦有為瑀初以  
切詆房杜廢又以蕭勅房杜罪至以復瑀知政事  
太宗賜詩欲群臣知委任之意也然復瑀之言亦以  
發明太宗之意若以瑀教揚子雲  
近世社稷臣之意若以瑀教揚子雲

瑀按武德季年高祖立秦王為皇太子竟決於  
瑀幸預一言瑀以踪統之量剛勁之氣灑然若三  
瑀嘗刻奏經殿之過矣令觀殿所言若未嘗有  
瑀者所謂以義相與不以少嫌置  
瑀中微之謂矣然可不謂尤賢乎



貞觀十一年太宗行至漢太尉楊震墓

楊震字伯起，好學，明經，諸儒備為。關西夫子。漢安帝時為刺史。病請

白吏後徵為太常。遷太尉。為內成。境諸遠。歸震曰。死者人之常分。吾蒙恩君上司。或區彼。指而不能諱。傷受女傾畝。而不能禁。何而復見日月。歟。疏而卒。傷其以忠非命。親為文以祭之。房玄齡進曰。楊震雖當年夭枉。數百。十後方遇聖明。停輿駐蹕。親降神作。

王可謂雖死猶生。後而不朽。不覺助伯起幸賴欣躍於九泉之下矣。伏讀天文。且感且慰。凡百君子。焉敢

不勗勵名節。

為於切。知為善之有效。

愚按太宗聖代名臣之善。雖為文以祭之。是教可以見其精神。救世直之任矣。異世相望。且金子列于歷位者乎。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狄人殺衛懿公。盡食

其肉。獨留其肝。懿公之臣弘演。呼天大哭。自出其肝。

而內懿公之肝於其腹中。內。納也。今覓此人。恐不可得。

特遣使徵對曰。昔豫讓為智伯報讎。讎。馬去聲。後河豫

伯名瑤。瑤襄子晉智宣子之孫。智

子之。後為韓趙起。所滅。欲刺趙襄子。名無。伯瑤起。襄

子執而獲之。謂之曰。子昔事范中行。行乎。春秋之。范

中行氏。范智氏。皆大夫。趙氏。趙氏。為六卿。春秋之末。晉

公。定平六卿。各據其地。更相攻伐。其定五十二年。

智氏。紀氏。趙氏。韓氏。共伐范。中行氏。滅之。而分其地。智伯盡滅之子。乃委贖。智伯不為報讎。今即為智伯報讎。何也。讓荅曰。臣昔事范中行。范中行以眾人過我。我以眾人報之。智伯

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事見史記在君禮之而已亦何謂無人焉

愚按夫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夫子之言涵容孟子之言嚴切大槩忠臣義士何代無之在上之人有以感召之則在下之人興起矣夫宗嘉吉之忠臣以爲今夏此士而謂世無其人則不可宜記從引皆從陳策之事以爲誓也雖然爲人臣者之公君之節我者或有未至而推之於不盡心乎

貞觀十二年太宗幸蒲州今爲解州因詔曰隋故鷹

擊郎將楊去聲隋制記侍鷹陽府有鷹擊將軍楊

楊帝爲晉王時召素以左右任及嗣位素遷鷹擊

將及天下大亂唐素於部獨全後從屈突通守河

東通幽州之界君素不爲今在時心其妻

所往在大業受任河東固守忠義克終臣節雖桀犬

吠克不仁將以非其主耳有乖倒戈之志周書曰

戈言衆傑同仁政無有異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

爰踐茲境追懷往事宜錫寵命以申勸獎可追贈蒲

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

愚按漢高祖款季布唐太宗復克君素特帝王



嗚呼難哉太宗不惟棄爾又捨其子孫也義之士其有不與起者乎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中書侍郎岑文本曰梁陳

梁陳君氏

受齊禪陳氏陳氏受梁禪

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招引否文本奏言隋師入陳百司奔散莫有留者惟尚書僕射

袁憲獨在其主之傍王世充將受隋禪群僚表請勸

進憲子國子司業承家世充獨不署名此之父子足

稱忠烈承家弟承序今為建昌令

建昌縣在今臨江府南

清貞雅操實繼先風由是召拜晉王友兼令侍讀

于

規貞雅利王友守隋侍讀尋授弘文館學士

唐氏仲友曰古人云

忠節何由

忠節何由

忠節何由

忠節何由

忠節何由

貞觀十五年詔曰朕聽朝之暇觀前史每覽前賢佐

時忠臣徇國何嘗不想見其人廢書欽歎至於近代

以來年歲非遠然其麻緒或當見存

見存

縱未能顯

加旌表無容棄之遐裔其周隋二代名臣及忠節子孫有貞觀已來犯罪配流者宜令

所司具錄奏聞

於是多從矜宥

舊本以章在刑法

思按太宗好賢可以為至矣不唯尊榮其劍符又能在上及於前朝為不帶受崇其一身又在下及於後裔為是故存比千一實封揚家之盛也

貞觀十九年太宗攻遼東安市城

今馬安市州遼東高麗人

衆皆死戰詔令釋降

舊本此出高麗

忠貞南都衆止其城下以招之城中堅守不動莫見帝情

旗必乘城報謀帝怒甚詔江夏王道宗

高祖弟江

山以攻其城竟不能剋太宗將旋師嘉安市城

守臣節賜絹三百匹以勸勵事君者

舊本此章與第一

章今按通鑑探年附入于此又按通鑑太宗親征遼

起勦請克城之日男子皆脫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

必不下江夏王透守禁土山於城東浸過其城

亦增高其城以拒之又街車碾石壞其城

山傾壁城崩城不克上以天寒糧盡先據遼蓋二州

諸將攻之乃城下而從城中背界路不

出城主登城拜辭上其國守城百

之英武賦定禍亂於郡師有問矣夫以太宗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孝友第十五 凡五章

司空房玄齡事繼母能以色養去恭謹過人其母病

請醫人至門必迎拜垂泣及居喪平尤甚柴毀言

太宗命散騎常侍劉洎就加寬展遺寢床粥食益

禁菜道去

愚按孝經傳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蓋天理根於人心其發見於事親者此理也故見於事

君者此理也忠孝豈二道哉故取忠信於孝不可

以不事親未有身不肖而可以治國平天下者

房玄齡唐之名相而孝之至國宜忠七盡也且

昔之以孝聞者如劉據王祥之類皆

繼母也夫是之謂孝文於其如此矣

虞世南初仕隋歷起居舍人隋制學書王古制宇文

化及殺暹之際暹其兄世基時為內史侍郎中

竟不納世南自此哀毀骨立者數載時人稱重焉

暹按虞世基兄弟出於一母世基從顯野王學一

時文學才譽人比之管仲陸入隋而俱登班列

世基與宇文化及之跡世南不愛其身來代其

兄其孝友可尚已世南時府為唐名卿蓋其溫

恭宜策出於天性

韓王元嘉高祖弟十一子也少好學歲至萬貞觀

初史作為潞州刺史潞州今仍時年十五在州聞太

如有疾太妃韓王之學時年十五在州聞太

而為帝所發便涕泣不食及至京師發喪平哀毀過



禮太宗嘉其至性屢慰勉之元嘉閨門修整有類寒素士大夫與其弟曾哀王靈慶高祖第十九子曾王同母弟也好學善音律從以謀欲起兵應檢越王貞父子事洩自歸愆曰哀甚相友愛兄弟集見如布衣之禮其修身潔已內外如一當代諸王莫能及者

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子也少才藝出為刺史所至王所長玄平曰王無不怡吾何以謂之武德中初封為吳王武德六年

貞觀七年為壽州刺史壽州今為武德六年崩去職毀瘠過禮自後常衣布服示有終身之

感太宗嘗問侍臣曰朕子弟孰賢侍中魏徵對曰臣

愚暗不盡知其能惟吳王數與臣言初臣未嘗不

自失太宗曰卿以為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

之間平漢河間王也至如孝行去乃古之曾閔也

曾參閔由是寵遇彌厚因令妻徵女焉今平聲

焉按孟子言往者必去至者必來也王孫公

子之貴其性豈與人異哉孟子所謂與居使之

然也觀太宗諸弟若薛王元嘉翟王元執天柱

之孝友居處之儉約禮之儉智有一介之士

所難能者乎謂賢也貞觀中有突厥史行昌突厥同史孫氏此因以直玄

武門玄武北方宿名而捨肉人問其故曰歸以奉

母太宗聞而歎曰仁孝之性豈隔華夷賜尚乘馬一









之死是時朝廷大開選舉或有詐偽階資者太宗令其自首首去聲後同不首罪至于死俄有詐偽者事洩胄據法斷流以奏之太宗曰朕初下敕不首者死今斷從流是示天下以不信矣胄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太宗曰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耶胄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朝音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寘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臣竊為陛下惜之為去太宗曰朕法有所失御能正之朕復何憂也

重宵為大理之職可謂用法平矣守所司之職不顧天子之詔故上之失遠君之聽使四海取信民不究罪為史若此國家何由成哉  
唐氏仲友曰書曰無偏無黨獨而不眾君子反是而無偏之害則精必冤禁獨而眾高則君子反是而無偏之害則太宗為失刑特重性之  
愚按封德彝隋之位人也及唐之興以刑策而見用遂移其所以事隋者事唐勤用法律之說若行則仁義之幼民無不稱於貞觀之世矣今觀德彝與燕宵論無忌校尉之貞觀之問其詳生親仁義法律之說未相輕重也為隋在君用人用人豈容輕哉非欲實用法之公太宗從  
人者幾希矣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朕比見比音隋代遺老咸稱高頴善為相者相去聲後同高頴字昭玄隋



遂觀其本傳可謂公平正直尤識治體隋室

安危繫其存沒煬帝無道在見誅夷何嘗不想見此

入廢書歛歎又漢魏已來諸葛亮為丞相亦甚平直

嘗表廢廖立字公淵武陵人李嚴字正方南陽人

於南中立聞亮卒泣曰吾其左袵矣嚴聞亮卒發病

而死故陳壽三人稱稱亮之為政開誠心布公道盡

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卿等豈可

不企慕及之朕今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亦可

慕宰相之賢者若如是則榮名高位可以長守玄齡

對曰臣聞理國要道在於公平正直故尚書云尚書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周書洪範

又孔子稱舉直錯諸枉則民服錯錯曰措孔子今聖

慮所尚誠足以極政教之源盡至公之要囊括區宇

化成天下太宗曰此直朕之所懷豈有與卿等言之

而不行也

愚按昔傳說古高宗曰事不兩古以迄永世

說彼開太宗謂朕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

可慕宰相之賢者其有合於師古者乎前代帝

王之善者若堯舜禹湯文武成康是則漢七

朝之主是已前代宰相之賢者若皋繆稷伊

稷亦謂賢相矣指昧於不可則止之義諸卿

不常見太宗舍相臣企慕之亦知人與馬下所



突可

長樂公主

樂音洛。公主太宗第五女。封長樂郡下嫁長孫仲。

文德皇后所生

也貞觀六年將出降

謂下嫁也

敕所司資送倍於長公主

長音掌後同通。魏徵奏言昔漢明帝欲封長公主乃高祖之女也。

其子帝曰朕子豈得同於先帝子乎可半楚淮陽王

楚王英。淮陽王明。皆光武子。

前史以為美談天子姊妹為長公主

天子之女為公主既加長字良以尊於公主也情雖

有殊義無等別

彼列切

若令公主之禮

今于

有過長公

主理恐不可實願陛下思之太宗稱善乃以其言告

后后歎曰嘗聞陛下敬重魏徵殊未知其故而今聞

其諫乃能以義制人主之情真社稷臣矣妾與陛下

結髮為夫妻曲蒙禮敬情義深重每將有言必候顏

色尚不敢輕犯處嚴況在臣下情踈禮隔故韓非謂

之說難

韓非戰國時人。漢武帝時為大大。

良有以也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有國有

家者深所要急總之則世治杜之則政亂誠願陛下

詳之則天下幸甚因請遣中使齎賞帛五百匹詣徵

宅以賜之

愚按易之歸妹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

也婦媵以容命為事而衣袂所以為容飾者也

高禮而不高飾故其袂不及其袂上袂良以微

高禮而不高飾故其袂不及其袂上袂良以微





德也太宗於公主之降款所司實遠倍長公主  
是道之以論德起於失幸微之忠諫太宗之  
德漢之隆馬亦不能及可謂無愧周之任  
德也太宗於公主之降款所司實遠倍長公主

刑部尚書張亮坐謀反下獄亮為杭州刺史假子公  
亮為杭州刺史假子公  
當別舉亮自以初為節子長其姓除有姓謀反人常  
德估發其謀并言亮義奴子五百太宗曰正欲反耳  
不自備乃至此將奈何於是斬之亮其家認令百

官議之後何多言亮當誅惟殿中少監少去蕭庸  
宗既盛怒竟殺之俄而刑部侍郎有闕侍郎高令宰  
相妙擇其人去累奏不可太宗曰吾已得其人矣

往者李道裕議張亮云反形未具可謂公平矣當時  
雖不用其言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唐氏仲友曰道裕張亮反形未具太宗不暇者  
處條乃以刑部命道裕太宗可謂能改過道裕可  
謂善謀矣

愚按因李道裕議張亮之獄遂有刑部侍郎之  
除不惟見太宗悔過之心亦足見太宗擇人之  
術又必示天下以明慎用刑之官司察掌罪禁  
有過必諫之義也唐之刑部同官司察掌罪禁  
之職妙擇其人而不輕授命奔之命卑  
尚由以其選也太宗是舉家善集焉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朕今孜孜求士欲專心政道  
聞有好人則抽擢驅使而議者多稱彼者皆宰臣親  
故但公等至公行事勿避此言便為形迹古人內舉

不避親外舉不避讎而為舉得其真賢故也但能舉  
用得才雖是子弟及有讎嫌不得不舉

愚按祁奚舉賢不避私午謝安舉將不避謝玄大臣之用人在其公而已矣苟得其人雖子弟可也况親戚乎太宗謂待臣臣得舉用得才勿避形迹斯言當矣異時或告魏何壹親戚太宗命宗孫驗無狀乃使謂彼曰自今宜存形迹則又與斯言相失矣使非魏公直言不撓果得以此

踐斯言否乎

貞觀十一年時屢有閑官充外使閑音閑使去聲後同安有奏  
事發太宗怒魏徵進曰闡豎雖微狎近左右時有言  
語輕而易信易以浸潤之諧為患特深今日之明必  
無此慮為子孫教不可不杜絕其源太宗曰非卿朕  
安得聞此語自今已後充使宜停魏徵因上疏曰臣

聞為人君者在乎善善而惡惡上烏去聲下如字後同近君子  
而遠小人遠去聲善善明則君子進矣惡惡著則小

人退矣近君子則朝無秕政遠小人則聽不私邪小  
人非無小善君子非無小過君子小過蓋白玉之微

瑕小人小善乃鈇刀之一割鈇刀一割良工之所不  
重小善不足以掩衆惡也白玉微瑕善賈之所不棄

賈音古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善小人之小善謂之善  
善惡君子之小過過音去聲謂之惡惡此則蒿蘭同嗅玉

石不分屈原所以沉江屈原名平楚懷王大夫王信



而卞和所以泣血者也。卞和楚人。得玉璞獻諸王。王以爲石。卞和抱璞而泣。

惡惡而不能去。上聲。此郭氏所以為堦。見納史魚所

以遺恨也。史伯曰。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不能也。生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清我死。汝置屍牀下。

殯之。客位。史伯曰。王不用。史伯曰。取而道之。孔子曰。古之津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受諫者。感其

不謂直乎。陸下。聰明神武。天姿美淑。志存泛愛。引納

多塗好善而不甚擇人。好去聲。疾惡而不能遠。任。又

出言無隱。疾惡太深。聞人之善。以未全信。聞人之惡。

以為必然。雖有獨見之明。猶恐理或未盡。何則。君子

揚人之善。小人訐人之惡。聞惡必信。則小人之道長

矣。長音掌。從同。聞善或疑。則君子之道消矣。為國家者。急

於進君子而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則君

臣失序。上下否隔。否音批。亂亡不邇。將何以理乎。且世

俗常人心無遠慮。惟在告訐好言。朋黨夫以善相成。

夫音扶。從同。謂之同德。以惡相濟。謂之朋黨。今則清濁共

流。善惡無別。被列。以告訐為誠直。以同德為朋黨。以

之為朋黨。則謂事無可信。以之為誠直。則謂言皆可

取。此君恩所以不結於下。臣忠所以不達於上。大臣

不能辯正。小臣莫之敢論。遠近承風。混然成俗。非國





家之福非為理之道適足以長姦邪亂視聽使人君  
不知所信臣下不得相安若不遠慮深絕其源則後  
患未之息也今之幸而未敗者由乎君有遠慮雖失  
之於始必得之於終故也若時逢少聰往而不返雖  
欲悔之必無所及既不可以傳諸後嗣復何以垂法  
將來且夫進善黜惡施於人者也施平聲以古作鑒  
施於已者也鑒貌在乎止水鑒已在乎哲人能以古  
之哲王鑒於已之行事則貌之妍醜宛然在目事之  
善惡自得於心無勞司過之史不假芻蕘之議魏  
之功日著赫赫之名彌遠為人君者可不務乎臣聞

道德之厚莫高於軒唐義之隆於舜禹之跡必鎮之以道德弘之以仁  
軒唐之風將追舜禹之跡必鎮之以道德弘之以仁  
義舉善而任之擇善而從之不擇善任儀而委之俗吏  
既無遠慮必失大體惟奉三尺之律以繩四海之人欲  
求垂拱無為不可得也故聖哲君臨移風易俗不資嚴  
刑峻法在仁義而已故華仁無以廣施疑非義無以正身  
惠下以仁正身以義則其政不嚴而理其教不肅而成  
矣然則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為理之有刑  
罰猶執御之有鞭策人皆從化而刑罰無所施馬盡  
其力則有鞭策無所用由此言之刑罰不可致理亦



已明矣故潛夫論

夫如字後漢王符字白人君之理

莫大於道德教化也

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俗化者行也末也

行去聲

是以上君撫世

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履其行心苟正則姦惡無所生邪意無所萌矣是故上聖無不務理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此道之以禮務厚其性而明其情民相愛則無相傷害之意動思

義則無害姦邪之心若以非律令之所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聖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教契以敬敷五教

契音曉舜字重華也

而後任咎讎以五刑也

咎音到與咎同五刑凡五法謂墨刑刺宮大辟也

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也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患

檢淫邪而內正道

內讀民愛喜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善化之養民猶工

之為麩鼓也六合之民猶一廬也黔首之屬

秦稱民曰黔首

猶芑麥也變化云為在將者耳遭良吏則懷忠信而

履仁厚遇惡吏則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

平淺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

威刑也德者所以循己也威者所以理人也長之生

也猶深金在爐方圓薄厚隨鎔制耳是故世之善惡

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世之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感忠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醇醞之俗醇音浮醞音醞復見於茲矣後王雖未能遵尊尚仁義當慎刑典哀敬無私故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故王天

下。王去

理國家貞觀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

於法繼臨時處斷

上上

或有輕重但見臣下執論

無不忻然受納民知罪之無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

見言無忤故盡力以効忠頃年以來意漸深刻雖開

三面之網見魏錄而察見川中之魚取捨在於愛憎

輕重由乎喜怒愛之者罪雖重而強為之辭強上惡

之者過雖小而深探其意同探平聲法無定科任

情以輕重人有執論疑之以阿偽故受罰者無所控

告當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窮其口欲加之罪

其無辭乎又五品已上有犯悉令平曹司聞奏本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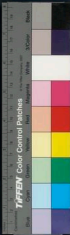
察其情狀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節或重其罪使人

攻擊惟恨不深事無重條求之法外所加十有六七

故頃年犯者懼上聞得付法司以為多幸告訐無已

窮理不息君私於上更姦於下求細過而忘大體行

一罰而起衆姦此乃背公平之道背音乖泣辜之意



見封建欲其人和訟息不可得也故體論云夫滄泆

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罰之雖過乎當去百

姓不以我為暴者公也怨曠飢寒亦百姓之所惡也

適而陷之法我從而寬宥之百姓不以我為偏者公

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憐

也是故賞輕而勸善刑省而禁姦由此言之公之於

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則縱

姦過重則傷善聖人之於法也公矣然猶懼其未也

而救之以化此上古所務也後之理獄者則不然未

訊罪人則先為之意及其訊之則驅而致之意謂之

能不探獄之所由辨生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

旨以為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

隨而與之驅而陷之欲望道化之隆亦難矣也聽訟

吏獄必原父子之親蓋君臣之義權輕重之序測淺

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疑則與眾共之疑則從

輕者所以重之也故舜命咎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

出廣又復加之以三訊周禮以三刺斷庶民疑獄之

三曰訊眾所善然後斷之是以為法恭之人情故傳

萬民曰傳去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

刻之吏以為情也者取貨者也立愛憎者也右親戚

者也。陷怨讎者也。

楚平

何世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

之懸遠乎。有司以此情疑之。羣吏人主以此情疑之。

有司是君臣上下通相疑也。欲其盡忠立節難矣。凡

理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至不敢訊不旁求。不貴

多端。以見聰明。故律正其暴劾之法。參伍其辭。所以

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但當參任明聽之耳。不使獄

吏鍛鍊飾理成辭於手。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

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析言以破律。任案

以成法。執左道以必加也。又淮南子

漢淮南子  
書曰淮南子

曰。豐水之深十仞。金鐵在焉。則形見於外。

見音非不

深且清而魚鱉

明以刻下為忠

之道也。夫賞宥

刑之輕。至恩之

法國之權衡也。

所以正曲直。令

肆志高下在心。

輕重者也不亦

心如秤不能為

放方千里出車  
故曰萬乘之主

莫之歸也。故為者以苛為察。以功為

以訐多為功。譬猶廣華犬則大矣。裂

後重罰宜從輕。君居其厚。百王通制。

厚薄見恩與見疾。其可同日言哉。且

時之準繩也。權衡所以定輕重。準繩

作法貴其寬平。罪人欲其嚴酷。喜怒

是則捨準繩以正曲直。棄權衡而定

惑哉。諸葛孔明小國之相。

人作輕重。

當可封之目。

而任心棄

唐虞之世。比屋可封。而任心棄

唐虞之世。比屋可封。而任心棄

唐虞之世。比屋可封。而任心棄

唐虞之世。比屋可封。而任心棄

唐虞之世。比屋可封。而任心棄

唐虞之世。比屋可封。而任心棄

唐虞之世。比屋可封。而任心棄

唐虞之世。比屋可封。而任心棄

唐虞之世。比屋可封。而任心棄

唐虞之世。比屋可封。而任心棄

法取怨於人乎

以弭謗議若所

雖掩之何益故

莫若勿言為之

捕雀而掩目盜

又聞之無常亂

由乎化之薄厚

之安幽厲以之

求身而不以責

罪人其亡也忽

又時有小事不欲人聞則暴作威怒

為是也聞於外其何傷若所為非也

諺曰欲人不知莫若不為欲人不聞

而欲人不知言之而欲人不聞此猶

鐘而掩耳者祇以取誦將何益乎臣

之國無不可理之民者夫君之善惡

故禹湯以之理桀紂以之亂文武以

厄是以古之哲王盡已而不以尤人

下故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

為之無已深乖惻隱

之情實啓姦邪之路溫舒恨於曩日

臣亦欲惜不用非所不聞也臣聞堯有敢諫之鼓

通曆曰堯受舜有誹謗之木

四岳耳諫故舜有誹謗之木

之史有司直之人湯武有戒慎之銘

聽之於無形求之於未有虛心以待下庶下情之達

上上下下無私君臣合德者也魏武帝云有德之君樂

聞逆耳之言犯顏之諍

遠佞人者

百君子膺期統運繼未能上下無私君臣合德可不



全身保國遠避滅亡乎然自古聖哲之君功成事立未有不資同心予違汝弼者也昔在貞觀之初側身勵行謙以受物蓋聞善必改時有小過引納忠規每聽直言喜形顏色故九在忠烈咸竭其辭自頃年海內無虞遠夷懾服志意盈滿事異厥初高談疾邪而喜聞順旨之說空論忠諫而不悅違耳之言私嬖之徑漸開至公之道日塞徃來行路咸知之矣邦之興衰實由斯道為人上者可不勉乎臣數年以來每奉明旨深懼群臣莫肯盡言臣切思之自比來比音人或上書事有得失惟見見其所短未有稱其所長又

天居自高龍鱗難犯在於造次飛切不敢盡言時有所陳不能盡意更思重竭重平其道無因且所言當

理當去聲未必加於寵秩意或乖忤將有恥辱隨之莫

能盡節實由於此雖左右近侍朝夕階筵事或犯顏

咸懷顧望況踈遠不接將何以極其忠欵哉又時或

宣言云臣下見事祇可來道何因所言即望我用此

乃拒諫之辭誠非納忠之意何以言之犯主嚴顏獻

可替否所以成主之羞臣主之過若主聽則惑事有

不行使其盡忠讜之言竭股肱之力猶恐臨時恐懼

莫肯效其誠欵若如明詔所道便是許其面從而又

責其盡言進退將何所據欲必使乎致諫在乎好之

而已

好去聲從同

故齊桓好服紫而合境無異色楚王好

細腰而後官多餓死

言上有好者下必有甚之意

夫以耳目之玩

人猶死而不違況聖明之君求忠正之士千里斯應

信不為難若徒有其言而內無其實欲其必至不可

得也太宗手詔曰省前後諷諭省悉皆切至之意固

所望於卿也朕昔在衡門尚惟童幼未漸師保之訓

新音罕聞先達之言值隋主分崩萬邦塗炭慄慄黔

黎慄音屍身無所朕自二九之年有懷拯溺發憤投

袂便提干戈蒙犯霜露東西征伐日不暇給居無寧

歲降者昊之靈稟廟堂之略義旗所指觸向平夷弱

水流沙甘今屬並通轡軒之使去聲轡被髮左衽

也皆為衣冠之域正朔所班無遠不屆及恭承寶曆

寅奉帝圖垂拱無為氛埃靖息於茲十有餘年斯蓋

股肱罄惟懼之謀爪牙竭熊羆之力協德同心以致

於此百惟寡薄厚享斯休每以撫大神器憂深責重

常懼萬機多曠四聰不達戰戰兢兢坐以待旦詢于

公卿以至隸皂推以赤心庶幾明賴一動以鍾石淳

風至德永傳於竹帛克播鴻名常為稱首朕以虛薄

多慙往代若不任舟楫豈得濟彼巨川不藉鹽梅安





役其獨智以充天下則耳目心智之所及者其能  
獲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凝之。虛己以待之。如鑑  
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隱。夫權衡器而  
曲直者。唯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順。我以其  
彼。以其偽。何患乎邪之不禁。彼之不禁。而必行詐  
以試之。幾一為不誠。則心且散矣。邪正何能辨乎。  
是故。鑑於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已  
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試。備惡其不動也。說不誠而  
能動物乎。夫為君而使左右前後之人皆莫測其  
誠。則慮者進而檢邪者無自入矣。

貞觀十年。魏徵上疏曰。臣聞古之基必資於德禮。  
君之所保。惟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  
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於君臣父  
子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  
以忠。孔子對魯定公之辭。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子  
謂之文子。姓羊名高。一名計然。魯上大夫。師事老  
聃。文子若者。十二篇名之曰通玄真經。曰同

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  
信。言無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  
令。為上則敗德。為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中。君子之  
所不為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載。咸加海外。萬國來



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  
博者何哉由乎持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善始之

動未親克終之美故也昔貞觀之始乃聞善驚歎暨

八九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言惡去

謂難或勉強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奉諤之

章稍避龍鱗便仗之徒持其巧辯謂與平謂同心者為

擅權謂忠讜者為誹謗謂之為朋黨雖忠信而可疑

謂之為至公雖矯偽而無咎強直者畏擅權之議忠

讜者慮誹謗之尤正臣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

爭謂難榮或視聽於大道妨政損德其在此乎故孔

子曰惡利口之覆謂難人家者蓋為此也謂難且君子小

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無苟免

所在危人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夫者兼今

欲將求致理必委之於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於小

人其待君子也則敬而踈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

言無不盡踈則情不上通是則毀譽在於小人舉平

刑罰加於君子實與喪之所在可不慎哉此乃孫卿  
所謂使智者謀之與愚者論之使脩潔之士行之與  
汙鄙之人疑之欲其成功可得乎哉夫中智之人豈



無小惠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於傾敗况內懷奸利承顏順旨其為禍患不亦深乎夫立直木而疑影之不直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得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得竭忠必在於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道大矣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如何而害霸乎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信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中行氏穆伯

攻鼓

名經年而弗能下

餽間倫

餽同曰鼓之番夫

間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

曰不折一戰

折者舌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為不取

穆伯曰間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

可以不賞之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

晉國之士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之大夫管仲霸者之良佐猶能慎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達去聲況乎為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聖而可使魏魏至德之風將有所間乎若欲令平聲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

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上鳥去聲下審罰而明賞

則小人絕其私伎君子自強不息無為之治何遠之

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上聲罰不及於有罪

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胤將

何望哉太宗覽疏歎曰若不過公何由得聞此語按

傳係十一年是歲大雨我洛溫敗官寺十九漂居人

玄國院賜造永者

唐氏仲友曰微論基於德禮保於誠信然而道德

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而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最中

惟太宗之病道德仁義有善始之功無克終之美故

愚按天下之理一誠信者實此理者也理者誠之

者履此理者也而誠信者實此理者也理者誠之

問如文字乎管仲中行德之言皆出於誠信而

行之則固善始而善終矣何憂於危亡哉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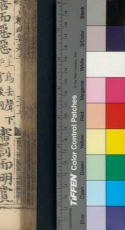
言於是乎

太宗嘗謂長孫無忌等曰朕即位之初有上書者非

一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坐不得委任羣下或欲耀

兵振武懾服四夷惟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

惠施平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此語天下大寧絕



益於聖明

愚按先儒論學問以變化氣質為先論克己以性倫難克為始夫豈徒學者之事為然哉天臣正君之道亦如是而已夫愚者之事為然哉天臣明誠不忠其不能為而已意其過於為不忠其不能誠但志其過於誠當貞觀即位之初或勸其獨運或謂或勸其以四夷此皆太宗之所已能所謂以水濟火以火濟火者也記微獨勸以變其氣質而克其偏者或甚矣微之能正君也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傅稱去食存信傳去聲

孔子曰人無信不立並孔子答昔項羽既入咸陽已

制天下向能力行仁信誰奪耶項羽引兵屠咸陽殺

實收其貨寶婦人房玄齡對曰仁義禮智信謂之五

常廢一不可能勤行之甚有裨益踐紉狎侮五常武

王奪之今前王奪抑固五常項氏以無信為漢高

祖所尊識如聖旨

愚按董子尊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上者所宜修飾也尤當謂其刻折亦明使帝知若何而為仁若何而為義其修飾之方又孰先孰後也臣而玄齡之對謂五常廢一不可誠是已臣能一一而明辨之使太宗知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其富反求無纖而擴充之不亦善乎愚於是復為玄齡情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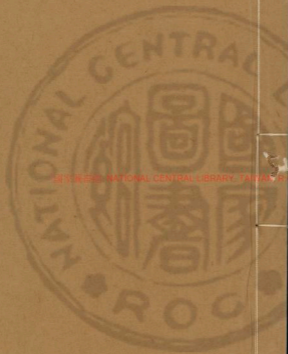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天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21992 v. 6



貞觀政要卷之六

論儉約十八

論仁惻二十

慎言語二十二

論悔過二十四

論貪鄙二十六

儉約第十八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凡有興造必須

貴順物情昔大禹鑿九山禹貢曰九山刊旅蔡氏注

通九江禹貢曰九江孔誕蔡氏注即今之洞庭

戈直集論

論謙讓十九

慎所好二十一

杜讒邪二十三

論奢縱二十五



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故曰九筮漢志所謂九江非是用人力極廣而無怨讟

者物情所欲而衆所共有故也秦始皇營建宮室而

人多謗議者為徇其私欲為去聲不與衆共故也朕今

欲造一殿材木已具遠想秦皇之事遂不復作也音復

命古人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周書珠不見可欲使民

心不亂老子固知見可欲其心必亂矣至如雕鏤器

物錢音珠玉服玩若恣其驕奢則危亡之期可立待

也自王公已下第宅車服婚嫁喪葬錢音準品秩不

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斷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簡樸水

無錦繡財帛富饒無飢寒之弊

貞觀二年公卿奏曰依禮季夏之月可以居臺榭

仲夏之月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居金堂今夏暑未退

秋霖方始宮中早濕請管一閣以居之太宗曰朕有

氣疾豈宜下濕若遂來請糜費良多昔漢文將起露

臺而惜十家之產見枚乘朕德不逮于漢帝而所費

過之豈為人父母之道也固請至于再三竟不許

朱氏曰檢約為先則公卿大夫不敢越尊卑上下事物

人主以檢約為先則公卿大夫不敢越尊卑上下事物

檢約為先則公卿大夫不敢越尊卑上下事物

檢約為先則公卿大夫不敢越尊卑上下事物



用既具而一殿不為於是成貞觀之治博節於一身者甚微而功烈之及一世者甚大空過一時之欲者甚微而培養數百年之基

本者甚著人生豈可不察哉  
愚按太宗可謂知化民之本矣一殿之建封木已具監泰皇之修而垂已之一關之營公卿所請慕漢帝之儉而竟不許其所以致貞觀之高庶也宜哉

貞觀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崇飾宮宇遊賞池臺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勞弊孔子云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施平弊後同勞弊之事誠不可施於百姓朕尊為帝王富有四海每事由已誠能自節若百姓不欲必能順其情也魏徵曰陛下本憐百姓每節已以順人臣聞以欲從人者昌以人樂已者

亡宗者隋煬帝志在無厭平惟好奢侈好去弊所司

每有供奉營造稱平小不稱意稱去則有峻罰嚴刑

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競為無限遂至滅亡此非書籍所傳亦陛下目所親見為其無道及去故天命陛下

代之陛下若以為足今日不啻足矣起會者若以為不足更萬倍過此亦不足太宗曰公所奏對甚善非公朕安得聞此言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近讀劉聰傳去弊劉

明元海第四子本新興匈奴以漢高祖嘗以宗女妻冒頓故子孫冒劉姓元海於晉永興中立國是為前





趙隱魏將為劉后為去聲后太保劉毅之起鵝儀

殿廷尉陳元達廷尉律官也元達字長宏後部切諫

聽大怒命斬之劉后手踞請辭情甚切聽怒乃解

而甚愧之言其大起也劉隱將起殿於後庭陳元達切諫

出斬之時在通遠園中劉后聞之奮拔佩刀上

手頭曰今宮室已備宜受民力廷尉之言曰

也陛下宜加封賞而更賜之四詔使天下如

下今與工費賜死以塞陛下之過臣受命曰

何以當之領賜死以塞陛下之過臣受命曰

愧賢堂曰人之讀書欲廣聞見以自益耳朕見此事

可以為深誠比者比者欲造一殿仍備重閣

於藍田地名今在藍田縣採木並已備具遠想聰事斯作

遂止

愚按隋煬帝窮土木之工性宮室之麗迨有甚

於封之類官虛臺卒致家國不保然考隋文帝

有以啓之也文亦與王之君也天下既平而仁

宗取孫隋殘弊之天下所宜休息幸而營造之

矣觀其言曰帝王所怒者推已所不欲勿施於

人之心君人者而味斯言也豈惟崇飾官宇地

氣也球遊觀也凡非百姓之所欲者一以怒之

陛下過以爲不足今日不帝足矣君以爲不足

萬倍過以爲不足今日不帝足矣君以爲不足

曰太宗之言固善矣蓋山翠微玉華之作何居

益兼山之作既有觀微之詩而翠微玉華之作何居

未可以是以而求其隘也

貞觀十一年詔曰朕聞死者終也欲物之反真也葬者藏也欲令人之不得見也令平上古垂風未聞於

封樹後世貽則乃備於棺槨易大傳曰古之葬者厚世聖人易之以棺槨借侈者非愛其厚費美儉

薄者實貴其無危是以唐堯聖帝也穀林有通樹之

說呂氏春秋扶老葬秦穆明君也索泉無立隴之處

乃便體於九泉非徇名於百代也泊乎閭閻違禮珠

玉為鳧鴈開王名非與血山下葬土始皇無度水銀為江海山始皇葬於

葬以石槨將曰昔者大夫居於宋見桓司馬自造石莫不因多歲以速禍由

有利而招辱玄廬既發致焚如於夜臺玄廬夜臺墓

黃腸再聞同暴骸於中野漢梁商薨賜以東園朱壽

也以朱飾之以銀練之以詳思曩事豈不悲哉由此

相也以朱飾之以銀練之以詳思曩事豈不悲哉由此





觀之奢侈者可以為戒節儉者可以為師矣朕居四海之尊承百王之弊未明思化中宵戰惕雖送往之典詳諸儀制失禮之禁著在刑書而勲戚之家多流通於習俗閭閻之內或侈靡而傷風以厚葬為奉終以高墳為行孝遂使衣衾棺槨極雕刻之華靈輻冥麗窮金玉之飾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貧者破資產而不逮徒傷教義無益泉壤為害既深宜為德革宜為其王公已下爰及黎庶自今已後送葬之具有不依令式者仰州府縣官明加檢察隨狀科罪在京五品已上及勲戚家仍錄奏聞此身在此

是披漢文帝葬曰以此山為棺用紵絮餅休除其間置可動哉錄釋之對曰彼其中有可敬者鐘銅南山猶有陳也東時文帝之遠知曰厚葬所言之其有感於釋之之言乎漢太宗初作陵陵傍存隆厚猶文帝初年之意也度世尚節而不無止十一年之詔豈非世南之言格之懲懲當合二君之知觀之則文帝之詔專為已之一身而已太宗之意則欲使天下之人同為儉約之歸以免於暴斂之禍此又文帝之所未及也

岑文本為中書令宅卑濕無帷帳之飾有勸其營產業者文本歎曰吾本漢南一布衣耳竟無汗馬之勞徒以文墨致位中書令斯亦極矣荷俸祿之重荷去為懼已多更得言產業乎言者歎息而退舊本自此

在貪鄙篇今附入于此



愚按儉約者人之所難能也何嘗之先見而日  
食萬錢猶安之相業而不忘聲色儉約其可易  
能哉雖然有其道矣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  
勇士不忘喪其死士之仕於人之國者豈不忘  
其貧賤之時則自無侈靡之矣矣本文本身為  
中書令而能不忘其為洪雨布衣時茲所以能  
不營產業而  
為唐名相歟

戶部尚書戴胄卒反太宗以其居宅弊陋祭享無  
所令有司特為之造廟今平聲

溫彥博為尚書右僕射家貧無正寢及薨公使死殯  
於旁室太宗聞而嗟嘆遣命所司為造為去聲當厚加  
賻贈

魏徵宅內先無正堂及遇疾太宗時欲造小殿而輟

其材為徵營構五日而就遣中使齎齋素禱布被而  
賜之以遂其所尚此章重出

愚按奢侈者常情之所同樂儉約者中之所  
不堪自非為人君者於奢儉之際有以抑此揚  
彼則為人臣者何憚而去其所以同樂趨其所不  
堪乎戴胄居宅弊陋太宗為之造廟蓋其博死  
殯旁室太宗為之造正寢魏徵宅無正堂太宗  
輟其材而替之三臣之儉德行於下太宗之  
賞加於上天下之士其  
有不聞風興起者哉

謙讓第十九 凡三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人言作天子則得自尊崇  
無所畏懼朕則以為正合自守謙恭常懷畏懼昔舜  
誠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





顯達對曰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已雖有能不自矜大  
仍就不能之人求訪能事已之才藝雖多猶病以為  
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已之雖有其狀若無已  
之雖實其容若虛非惟匹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  
扶音 帝王內蘊神明外須玄默使深不可知故易稱以  
蒙養正易蒙卦子解以明夷莅衆在音其易蒙傳曰  
用晦而明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  
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  
太宗曰勿云勞謙君子有終吉易謙卦九誠如卿言  
詔賜物二百段

有善惟恐人之不知故於不於不伐是並其為人  
孔穎達茂對亦足以疏之矣雖無吾友從事於斯  
又問於不能與少者將何益我不幾於偶以下人者  
乎是不然惟善學者志不惰心不廢也此何為而  
然哉故曰學然後知不足夫道無量理無極而事  
無方太宗知之我學不厭誠以道無量理無極而事  
庶乎少進矣曰太宗之失正君在矜伐顯達之對識其  
唐氏仲友曰太宗得此番羅帝王可及也惜其實隔障  
勳強之力故時有用賢納諫  
之勤強亦踏非拒諫之言也  
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蓋惟知義理之無窮不  
見物我之有同學者之所非餘也故朱子集註  
以為吾友誦淵也太宗以天下之君舉此為

門而孔穎達因而發明之以聖門為學之方勉  
進於帝王之德蓋以太宗吳明之資推謙之才  
易致班超之志其善於格君心歟  
謙有終之語穎達其善於格君心歟

河間王孝恭而功寬恕退讓太宗親重之宗室莫與  
武德初封為趙郡王累授東南道行臺高書左僕射

孝恭既討平蕭統輔公祐遂領江淮及嶺南其皆統

攝之專制一方威名甚著累遷禮部尚書孝恭性惟

退讓無驕矜自伐之色時有特進江夏王道宗尤以

將略馳名兼好學將好並敬慕賢士動修禮讓太宗

並加親待諸宗室中惟孝恭道宗莫與為比一代宗

英云

愚按自古國家之興也天必生其聖賢而後之  
才故其子弟族屬之賢也亦有周公之與也  
有殊選也亦周之與也亦有周公之與也  
陽文文光孝恭之成名與李靖相稱道宗之  
將畧以李勣齊名又能好學習禮謙不伐求  
之布素之士有不可多得者雖未可方之周公  
之才之美其亦康康味虛之波輩歟嗚呼感哉

仁惻第二十八章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憐隋  
氏末年求採無已至於離宮別館非幸御之所多聚  
宮人此皆竭人財力朕所不取且灑掃之餘更何所  
用今特出之任求伉儷王者規也非獨以省費兼  
下音聲也以息人亦各得遂其情性於是後宮及掖庭前後所





出三千餘人

校通鑑貞觀二年九月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陛下罕出宮人。竊聞太上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尚多。豈非虛費衣食。且臨氣鬱積。亦足致旱。上曰。云云。於是遣尚書左丞戴

胥。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開出之前。獲出三千餘人。

孫氏甫曰。隋煬帝自古無此法。取良家女。置掖庭。以備其數。高祖初入關。放潘宮之人。還觀。此符其事之一節。及受評。安於有。其後嘗欲不荒。

宮者。因之。其數高祖初入關。放潘宮之人。還觀。此符其事之一節。及受評。安於有。其後嘗欲不荒。

天下。晉勳歌。詠。德。得乎。願聖子承之。正嫡。其過計。出三千之衆。使

天下。晉勳歌。詠。德。得乎。願聖子承之。正嫡。其過計。出三千之衆。使

天下。晉勳歌。詠。德。得乎。願聖子承之。正嫡。其過計。出三千之衆。使

天下。晉勳歌。詠。德。得乎。願聖子承之。正嫡。其過計。出三千之衆。使

天下。晉勳歌。詠。德。得乎。願聖子承之。正嫡。其過計。出三千之衆。使

天下。晉勳歌。詠。德。得乎。願聖子承之。正嫡。其過計。出三千之衆。使

天下。晉勳歌。詠。德。得乎。願聖子承之。正嫡。其過計。出三千之衆。使

天下。晉勳歌。詠。德。得乎。願聖子承之。正嫡。其過計。出三千之衆。使

天下。晉勳歌。詠。德。得乎。願聖子承之。正嫡。其過計。出三千之衆。使

天下。晉勳歌。詠。德。得乎。願聖子承之。正嫡。其過計。出三千之衆。使

天下。晉勳歌。詠。德。得乎。願聖子承之。正嫡。其過計。出三千之衆。使

天下。晉勳歌。詠。德。得乎。願聖子承之。正嫡。其過計。出三千之衆。使

天下。晉勳歌。詠。德。得乎。願聖子承之。正嫡。其過計。出三千之衆。使

天下。晉勳歌。詠。德。得乎。願聖子承之。正嫡。其過計。出三千之衆。使

天下。晉勳歌。詠。德。得乎。願聖子承之。正嫡。其過計。出三千之衆。使

貞觀二年關中旱天饑太宗謂侍臣曰水旱不調皆

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當責朕百姓何罪

而多遭困窮開有鬻男女者朕甚愍焉乃遣

御史大夫杜淹字統機如痛叔也材幹多聞秦王引

夫職檢校史部尚書所為巡檢出御府金寶賫之還

其父母引歲四十八人後皆知名

愚按齊宣不忍牛之殺誅而就死地孟子曰是心足以王矣然惜其愛物之心重愛民之心輕

敬其舉斯心加諸彼也。太宗廢九重之崇，高撫四海之廣大，而能修念飢人之子，大出御府金，實以贖之。其愛民之心，垂矣大焉。姓至繁也，得施濟衆，聖人俯病飢人，子女宜能人人獲所哉。然，是心也，足以正矣。貞觀之盛，孰謂非此心所致乎。

貞觀七年，襄州都督陽謀河海，張公謹卒。太宗聞

而嗟悼，出次發哀，有司奏言：「隼陰陽書云：日在辰，不

可哭泣，此亦流俗所忌。」太宗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

情發於中，安避辰日遂哭之。按通鑑傳六年夏四月

張公謹卒，明日，上出次發哀云云。

臣唐氏仲友曰：太宗辰日哭，張公謹謂君

恩掩君於公大夫也。是故衛之魯，許之魯，不卒，變非私恩也。蓋公義也。是故衛之魯，許之魯，不卒，變

公孫不始若是之，魯之為魯，求其不晉侯飲，魯

謂賢君子。

貞觀十九年，太宗征高麗，決定州。今中山府有兵士

到者，帝御州城北門樓撫慰之。有從卒一人，從去聲

病不能進，詔至床前問其所苦。仍敕州縣醫療之。是

以將士前去聲莫不感然。願從及大軍回次柳城，屬

臨哭之。盡哀。去聲軍人無不灑泣。兵士觀祭者，歸家

以言其父母曰：「吾兒之喪，天子哭之，死無所恨。」太宗

征遼東，攻白巖城。唐置巖右衛大將軍李思摩，頡利

諸部納款思摩獨留高祖封和順郡王與泰王結為兄弟賜姓李為北州都督城壘利故部為可汗思摩遣使謝曰望世世為國一犬守天子北門如延陀從願入保長城太宗詔許之居三年不得其象入朝從伐為流矢所中解帶親為吮血為去聲將士莫不感勵

愚按太宗親征并戰亡之骨尤思摩之瘡可憐仁恕也已然遠國強臣雖不義而未至於此劉邊鄙也若以倘方不露王化自有太司馬九伐之制在何至躬率六師乎思摩之水之則可從之區區仁恕之心何待彰於逆事之從乎以已矣

慎所好第二十一 九四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君猶龍也人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故堯舜率天下以仁而人

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人從之下之所行皆從上之所好從去聲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華惟好釋氏

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頻幸同泰寺親講佛經百寮皆大冠高履乘車扈從終日乘平聲談論苦空佛教也

未嘗以軍國典章為意及侯景率兵向關見君尚書

郎已下多不解乘馬解音狼狽步走狼似犬貌相繼於道路武

帝及簡文簡文名綱武帝第七子卒被侯景幽逼而死帝

帝名暕武帝第七子起在於江陵郡名今湖北

湖為萬紐子謹所圖梁承聖三年元翽造萬紐子

帝









名秦始皇非分愛好分好並為方士所詐乃遣童男

童女數千人隨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

不歸始皇猶海側踟躕以待之踟躕音遲遲還至沙

丘而死始皇東遊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與童

復遊海上後三年遊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

五年獲至海上冀遇仙藥不得遂到沙丘崩沙丘在

今順德路漢武帝為求神仙乃將女嫁道術之

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漢武帝元鼎四年樂成侯登

言曰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神仙可致

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說通拜大為五利將軍賜

列袁甲符童千人又以衛天公據此二事神仙不煩

妄求也

漢武帝為求神仙乃將女嫁道術之

言曰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神仙可致

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說通拜大為五利將軍賜

列袁甲符童千人又以衛天公據此二事神仙不煩

妄求也

漢武帝為求神仙乃將女嫁道術之

言曰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神仙可致

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說通拜大為五利將軍賜

列袁甲符童千人又以衛天公據此二事神仙不煩

妄求也

為方士所詐乃遣童男

童女數千人隨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

不歸始皇猶海側踟躕以待之踟躕音遲遲還至沙

丘而死始皇東遊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與童

復遊海上後三年遊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

五年獲至海上冀遇仙藥不得遂到沙丘崩沙丘在

今順德路漢武帝為求神仙乃將女嫁道術之

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漢武帝元鼎四年樂成侯登

言曰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神仙可致

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說通拜大為五利將軍賜

列袁甲符童千人又以衛天公據此二事神仙不煩

妄求也

漢武帝為求神仙乃將女嫁道術之

言曰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神仙可致

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說通拜大為五利將軍賜

列袁甲符童千人又以衛天公據此二事神仙不煩

妄求也

漢武帝為求神仙乃將女嫁道術之

言曰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神仙可致

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說通拜大為五利將軍賜

列袁甲符童千人又以衛天公據此二事神仙不煩

妄求也

秦始皇非分愛好分好並

童女數千人隨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

不歸始皇猶海側踟躕以待之踟躕音遲遲

丘而死始皇東遊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與童

復遊海上後三年遊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

五年獲至海上冀遇仙藥不得遂到沙丘崩沙丘在

今順德路漢武帝為求神仙乃將女嫁道術之

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漢武帝元鼎四年樂成侯登

言曰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神仙可致

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說通拜大為五利將軍賜

列袁甲符童千人又以衛天公據此二事神仙不煩

妄求也

漢武帝為求神仙乃將女嫁道術之

言曰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神仙可致

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說通拜大為五利將軍賜

列袁甲符童千人又以衛天公據此二事神仙不煩

妄求也

漢武帝為求神仙乃將女嫁道術之

言曰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神仙可致

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說通拜大為五利將軍賜

列袁甲符童千人又以衛天公據此二事神仙不煩

妄求也

貞觀四年太宗曰隋煬帝性好猜防好去專信邪道

大忌胡人乃至謂胡林為交林胡瓜為黃瓜築長城

以避胡終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達殺之令去聲

行達其名又誅戮李金才名源為將軍有方士言時

暗為校尉宇文述有傳述及諸李殆盡卒何所益卒

因誣搆之於是盡誅罪族

切且君天下者惟須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虛事不足

在懷

漢武帝為求神仙乃將女嫁道術之  
言曰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神仙可致  
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說通拜大為五利將軍賜  
列袁甲符童千人又以衛天公  
據此二事神仙不煩  
妄求也



愚按余無生於朝而大戊以興維升鼎而唯元  
道復成職之書錄有定製然人君能至誠  
修德未有不特初為君改以爲祥者也太宗  
君天下者惟願正身踐德誠恐淫狂殺李金才  
等其說已然觀午帝以女士武  
王之威法刑及於功臣則又何邪

貞觀七年工部尚書工部之事尚書其長也田段綸段

奏進巧人揚思齊至太宗令試平綸造造傀儡

戲具漢祖平威之國其戲一而即謂戲也世傳造戲于起  
戲三而平威之國其戲一而即謂戲也世傳造戲于起

造此物是豈百工相戒無作奇巧之意耶乃詔削綸

階級並禁斷此戲戲具

愚按中唐曰日月我既廢非事所以廢百工  
也味乎擇之曰日月我既廢非事所以廢百工  
以饋其勞則不估度作戲巧者亦於矣段綸  
奏進工人首令試造泥偶非所也  
若乎太不既刑矣附叙且令  
禁斷此戲可知如所先矣

慎言語第二十二 凡三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

思此一言於百姓有益否所以不敢多言給事中

蕭知起居事唐制起居郎及舍人掌天子起居法度  
貞觀初以許中諫議大夫兼之執事

紀杜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史春秋左氏傳也臣職當

兼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

則千載累於聖德累音非止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

慎之太宗大悅賜綵百段

唐氏仲友曰太宗言不敢多言意在史筆正倫之  
一言兩得時頌正微之美宜乎太宗悅而賜之也  
愚按易大傳曰君子居其宮出其言善則千里  
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  
適者乎甚矣人君之言不可不慎也  
善行之當世不惟天下蒙其利後世亦以為訓  
亦以為戒人君之言可不慎哉太宗之言雖意  
在史筆其關於君道則甚重也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談何容易切凡在眾庶一言不善則人記之成其恥累

大豈同也夫我常以此為戒隋煬帝初幸甘泉宮泉

石稱意精而惟無螢火敕云捉取多少於宮中照

夜兩司遂遣數千人採拾送五百舉於宮側小事尚

爾況其大手魏徵對曰人君居四海之尊若有虧失

古人以為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實如陛下所戒慎

愚按易大傳曰言出乎身如手民行強乎邇見  
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可不慎乎蓋能知所以慎言則知所以慎行矣  
行之不慎為何望其慎言太宗謂言語者君子  
之樞機衆庶獨能於萬衆中謂知所慎言矣  
魏徵謂人君有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實如  
陛下所戒慎則足以  
熟慎言慎行之意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每與公卿言及古道必詰難往復  
辭去散騎常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括



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  
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  
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群下  
未敢對揚況動神機絕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  
排其議欲令凡蔽令子何階應答臣聞皇天以無言  
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  
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是以齊侯讀書輪扁斲輪議  
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其樂而上同君之  
所讀若古人之斲輪也夫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  
甘而不固疾則若而不入不怡不疾得之於手應之  
於心口不能言者數存焉舌之人與不可得也出於  
寸口漢皇慕古張孺陳謙

曰張孺與陳謙王於陽王與斯食其輝然也  
其曰者謂或伐其材皆其後備立大國後王曰  
具以步張良良曰非為陛下此計亦不欲勞也  
陛下事去矣為陳八不可之說見史此亦不欲勞也  
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  
雖不覺後必為累音須須為社稷自愛音宜宜為  
性好自傷乎好去聲竊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  
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捨每事  
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強辯  
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材虧眾望於虛說此才辯之  
累皎然可知音伏伏願略茲雄辯浩然養氣五子曰  
吾志也簡彼緇圖緇色也澹焉怡悅固萬壽於南





孟賊也。

孟音牙。孟之害稼者。

或巧言令色朋黨比周。

比音若。音若暗。

主庸君莫不以此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銜冤。

叢蘭欲茂秋風敗之王者欲明讒人蔽之此事著於

史籍不能具道至如齊隋間讒譖事耳目所接者略

與公等言之斛律明月

斛律明月名光。後齊明帝時相。有名。齊書有之。

齊朝良將威震敵國周家每歲斷汾河宋慮齊

兵之西渡及明月被祖孝徵

名此器。為誰言。說構伏。斃。斛律光殺之。

誅周人始有吞齊之意高穎

隋之賢。有經國大才。為隋

文帝贊成霸業

為去聲。後。知國政者二十餘載。天下

損以安寧文帝惟婦言是聽特令擯斥

令平。及為煬

帝所殺刑政由是衰壞又隋太子勇

太子勇。太子勇。太子勇。

撫軍監國

此平。凡二十年。間國亦早有定分。楊素

為隋相

欺主罔上賊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滅

於天性

朝音賜。揚素。知獨孤。而或言太子不才。文巧。以成其謀。廢勇立晉。逆亂之源自此開矣。隋

文既淫滑嫡庶竟禍及其身社稷尋亦覆敗古人云

代亂則說勝誠非妄言朕每防微杜漸用絕讒構之

端猶恐心力所不至或不能覺悟前史云猛獸處山

林

上。藜藿為之不採。直臣立朝廷姦邪為之寢謀。

此實朕所望於群公也魏徵曰禮云戒慎乎其所不



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中庸首章之辭詩云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說言罔極交亂四國詩山雅青又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詩鳥蓋爲此也臣嘗觀自古有國有家者若曲受讒譖安害忠良必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矣願陛下深慎之

惡按自古讒邪一爲或人主非有知人之明不  
能辨也太宗按古之君可謂極君臣之勢境  
建錙訓以政或於其君何當者使溫者不  
之難足以直微之而左右之爲使者充不  
顯正其罪因非之也及微之幸乃因杜  
倫之辭復以阿黨之徒情一萌讒言遂入  
有仲德東之悔尚何不察之甚邪使太宗  
無任慮東之悔尚何不察之甚邪使太宗

貞觀七年太宗幸蒲州刺史趙元楷諫父老服黃紗單衣迎雨路左盛飾廡宇修營樓雉以求媚又潛飼羊百餘口魚數千頭將饋貴戚太宗知召而數之曰教上朕巡省河洛著上經歷數州凡有所須皆資官物卿爲飼羊養魚爲去雕飾院宇此乃亡隋弊俗今不可復行後音當識朕心改舊態也以元楷在隋邪佞故太宗發此言以戒之元楷慙懼數日不食而卒

于事反舊本此章在  
食部爲今附入此  
爲按元楷任  
都郎丞述其邪佞蓋與高德孫之拾野鳥爲驚





無其太宗雖不誅之豈可復使為民之父乎  
手其時潛則早魚誠歸寧蓋猶以事暗者而  
至其罪布告天下咸以為或豈不尤憐矣乎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太子保傅古難其選成王

幼小以則召為保傅左右皆賢足以長仁長音致理

太平稱為聖主及秦之胡亥始皇所愛趙高作傳教

以刑法及其篡也誅功臣殺親戚酷烈不已旋踵亦

亡以此而言人之善惡誠由近習朕弱冠去聲交遊惟

柴紹字明晉臨汾人以杜伏誨高祖處以平屬公主

實誕外戚也貞觀為宗正卿太宗與為人既非三

益誦曰益者三友及朕居茲寶位經理天下雖不

及堯舜之明庶免乎孫皓高緯之暴孫皓三國吳主

于晉高緯北齊以此而言復不由染何也魏徵曰中

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然上智之人自無所染陛下

受命自天乎定寇亂救萬民之命理致升平豈紹

之徒能累聖德累音但經云放鄭聲遠佞人連去聲

近習之間尤宜深慎太宗曰善按自諫

于晉類同近習之間尤宜深慎太宗曰善按自諫

為邦之亂近習之間尤宜深慎太宗曰善按自諫

章已上近習之間尤宜深慎太宗曰善按自諫

愚按帝與共職而不為共職之濟化用

下此則善人之芝蘭也近習之間尤宜深慎太宗曰善按自諫



宗之德也莫不疑焉以愚觀之太宗之所以為  
太宗者以其質實為之累也抑然太宗少年之事  
君者以其君臨天下雖房杜王魏薛居輔相而封  
爾及其君臨天下雖房杜王魏薛居輔相而封  
兼宇文之流亦得兩手其間與貞觀之治所以  
止於如是也然則太宗所謂不由漸染者其然  
然其

高書左僕射杜如晦奏言監察御史陳師合史無上

拔士論兼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知數職以論

臣等太宗謂戴胄曰朕以至公理天下今任玄齡如

晦非為勳舊以其有才行也為行並此人妄事毀謗

止欲離間我君臣謂去昔蜀後主昏弱若禪先齊文

宣狂悖然國將理者以任清著亮揚遵亦見不猜

之故也朕今任如晦等亦復如法於是流陳師合于

嶺外舊本自此已下三章

孫氏有曰人主之任大臣不可不專亦不可專君

深則責重責重則人必盡其才力也若知人未至

而專任之局無成功則有與事又或痛擅威福有

難制之意二者惟在人主官之不可一失失則事

機難追矣太宗可謂能審知人之術者也知房杜

師合以平常之見欲移主意心職事已著功効不

此不可法  
說見後章





貞觀中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朕聞自古帝王上

合天心以致太平者皆股肱之力朕此開直言之路

者比音庶知冤屈欲聞諫諍所有上封事人多告許

百官許音細無可採朕歷選前王但有君疑於臣則

下不能上達欲求盡忠極慮何可得哉而無識之人

務行讒毀交亂君臣殊非益國自今已後有上書許

人小惡者當以詭人之罪罪之

魏徵為秘書監有告徵謀反者太宗曰魏徵昔吾之

雖抵以忠於所事吾遂拔而用之何乃妄生讒構竟

不問徵遽斬所告者

范氏補出曰太宗後徵聞直書而遂出許不物聖

德而又罪之可謂至明且遠矣此為君為臣之道

魏徵上封事者許人小惡而太宗罪之殺人告

魏徵上封事者許人小惡而太宗罪之殺人告

上蓋士論情工人不可不知也魏徵上封事者許人小惡而太宗罪之殺人告

確論也如晦遂以為機臣等太宗處以天下之

榜離間至法皆合於極外亦可謂究一已然則

舍三事而觀之太宗實其二而失其一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

比來比音記我行事善惡遂良曰史官之設君舉必

書善既必書過亦無隱太宗曰朕今勤行三事亦望

史官不書吾惡一則鑒前代成敗事以為元龜二則

進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則斥棄群小不聽讒言吾能

-5 130 0 895" data-label="Text">

守之終不轉也

唐氏仲文曰太宗所言皆君道然謂守而不失亦  
望史官不書吾惡則有建德之遠矣後趙之監不  
及使而窮兵用魏微而仲卿於身後知字之士  
愚接吾惡直書而義自見此史臣之職也論其  
不善而著其善此人情之常也為人上者其於  
言行之際知善而力行之知惡而力改之在我  
而已史臣直筆善不知也太宗嘗欲觀史矣而  
德問起居所記之行事是欲史臣每有以彰其  
善而有不善者則削而不書也所行舉出於惡  
始終如一史臣豈得而抑其善乎動行三事之  
意舉為君道之善而表際於起居錄之臣則觀  
之意矣

悔過第二十四

凡四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曰為人大須學問朕往為  
綠髮童未定東西征討躬親戎事不暇讀書比來

四海安靜身處殿堂上不能自執書卷使人讀

而聽之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共在書內古人云不學

牆面益事惟煩則書則不徒言也却思少小時行事

少去大覺非也

愚按夫子於易之益同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  
則改轉者矧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  
過能改則無過矣益於人者無大於是夫遷善  
改過學者之所勉而太宗定天下之亂處帝王  
之學乃能知讀書之善而能遷之知少時之過  
而能改之可謂知為益之道矣克是心也為益  
之道豈有

察非乎

貞觀中太子承乾多不修法度魏王泰尤以才能為  
太宗所重特詔泰移居武德殿魏徵上疏諫曰魏王



既是陛下愛子須使知定分去常保安全每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也。今移居此殿使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居時人以為不可雖時移事異猶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寧息既能以寵為懼伏願成人之美太宗曰我幾不思量甚大錯誤遂遣秦歸於本第

愚按古者世嫡之位既定而東于各有定分觀於周官之衣服爵蓋之不與者若曰惟王及后於天子及后國也而世子既為有所以事焉蓋能親視也太宗之時既知不足不修法度矣乃重寵王命之才固以端合越制矣又使居武裝殿地日兩廢之制中存太宗有以替之也無以殺微之言覺大錯誤非宜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人情之至痛者莫過乎喪親也故孔子云三年之喪後曰天下之通喪

我之自天子達於庶人也又曰何必高宗高宗武丁也古

之人皆然孔子於子近代帝王遂行不逮漢文以日

易月之制漢文帝行經甚乖於禮典朕昨見徐幹中

論後漢徐幹撰復三年喪篇義理甚深恨不早見此

書所行大疏略疏平但知自咎自責追悔何及因悲

泣久之

愚按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節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夫三年之喪者于生三年然後竟於父喪之禮也然自漢文短喪以三年古今皆或通行之禮也



易月歷代則之。恬不知改。天子遂無三年之喪。人紀廢壞。綱常不明。莫甚於此。太宗雖不能盡遵經制。躬行其禮。而能引咎自責。追悔。亦可以為考矣。後之人君。所宜遵復古制。以加後世。仰子孫守之。永無無教。同使端漢文之失。貽太宗之悔。豈不卓冠千古哉。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夫扶人臣之對帝王多承意順旨甘言取容朕今欲聞已過卿等皆可直言散騎常侍劉洎對曰陛下每與公卿論事及有上書者以其不稱旨稱大或而加詰難詰難無不慙退恐非誘進直言之道太宗曰朕亦悔有此聞難當即改之

此章重出納諫篇直諫類此此為詳

### 奢縱第二十五章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陳時政曰臣歷觀前

代自夏殷周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

餘年史記注周凡三十七年少者猶四五百年史記注

餘凡十七君十四世有王與無王開成四百七十四年

帝凡四百二十世六百二十九年東西漢共二十一年

四年見漢書皆為去廢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

無僻王賴前哲以免尔自魏晉已還降及周隋多者

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三國蜀二主

五主四十五年吳四主五十九年西晉四主五十三

年高帝七主二十二年蕭梁四主五十六年陳五主

元魏十三主東晉十一主一百三十九年東魏一主十七年西魏

三主二十二年北齊五主三十八年後良由創業之



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  
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  
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崇禹湯文武  
之道廣施德化聲使思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代之  
基豈欲但令政教無失後以持當年而已且自  
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以節儉  
於身恩加於人二者是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  
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  
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幾  
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  
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  
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  
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怨  
嗟之言以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茨土階夏禹惡  
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復可行於今漢文帝惜百  
金之費輟靈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夫人  
也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綦組妨害女工特詔  
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  
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  
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

諸處益州今仍舊諫四川營造供奉器物

供平

并諸王妃主服

飾議者皆不以為儉臣聞昧且不顯後世猶急作法

於上聲

於理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

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長音掌更平聲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

竊尋三代以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為盜賊

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

則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廢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是以殷紂笑夏桀之亡

而幽厲亦笑桀紂之滅名胡音無濟之主隋帝大

業之初又笑周齊之失國然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

之視周齊也故京房京姓房名字君明漢東郡人治易謂漢元帝云

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戒也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得粟一斗而天下

怡然百姓知陛下甚憂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十餘石粟而百姓

皆以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為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多少唯在百姓苦樂音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



李密因之。東京積布帛。王世充換之。西京府庫亦為  
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即世充  
李密未必能聚大眾。但貯積者固是國之常事。要當  
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彊斂之。去竟以資  
寃積之無益也。然儉以心人。貞觀之初。陛下已躬為  
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  
舞矣。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灾  
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因之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  
非徒聖躬旰食晏寢而已。若以陛下之聖  
明誠欲勵精為政。不煩遠求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

初。則天下幸甚。太宗曰。近令遣小隨身器物。不意百  
姓遂有嗟怨。此則朕之過誤。乃命停之。按史時通鑑

定分判文勝  
冷同一疏

范氏祖為曰。射積鉅禍之。粟武王廢之。人主不務  
德而務聚斂者。民散而國亡。太宗在位。寔久。將外  
事四夷。內治宮室。聚財積穀。欲以有為。馬周先事  
而諫。欲如初年之節儉。可謂順其美而救其惡矣。  
胡氏寅曰。馬周所言四五事。太宗從其一而已。其  
要曰。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豈得但持當年而  
已。此最太宗之病也。豈先甲復甲之義。前年未盡  
下者。皆然。皆不知治。豈先甲復甲之義。前年未盡  
革而後患已生矣。豈先甲復甲之義。前年未盡  
義。太宗頗御不為。韓普造不為。少病兵。韓武以故  
遠。累在位十餘年矣。年豐食足。而百姓怨。皆馬周  
言之。帝未改也。豈非經濟之術已殫。無所可為乎。  
題按馬周此疏。以三代帝王取天下。保天下之  
道。望之太宗。可謂能責難於其君矣。夫禹湯文



武之道修之於身推之於家闢天下而後通治  
政治薄潤生民非可以勉強而為之也太宗為  
唐賢君謂其行事有合於禹湯文武則可樂以  
禹湯文武之道則未之盡也孟子曰王者之風  
靡俾如也營造器物而百姓怨嗟與俾之或  
衆有間矣章而因周之官即命傳罪其足以保  
貞觀之成也以此若夫廣施德化為子孫立萬  
代之基以王者必世後仁之事未能建於是矣  
三者其必有道也夫

貪鄙第二十六

凡六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人有明珠莫不貴重若以彈  
雀豈非可惜况人之性命甚於明珠見金錢財帛不  
懼刑網徑即受納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  
尚不可彈雀何況性命之重乃以博財物耶群臣若  
能備盡忠直益國利人則官爵立至皆不能少此道  
求榮遂妄受財物賄賂既露其身亦殞實可為笑帝  
王亦然恣情放逸勞役無度信任羣小踈遠忠正去  
聲有一於此豈不滅亡隋煬帝奢侈自賢身死匹夫  
之手亦為可笑

愚按則禮天官以聽官府之六計辨彛吏之治  
必察之以廉其貪食之足以禍其身也夫利所  
以資身利積而身敗則利乃所以殞身也可不  
戒哉然昔戒貪之言多矣若乎太宗之言曰  
明珠身外之物尚不可以彈雀何況性命之重  
乃以博財物此可為有官君子之箴戒之口常  
王亦然是不惟有以戒其臣而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嘗謂貪人不解愛財也

解音謝

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祿秩優厚二年所得

其數自多若受入財賄不過數萬一朝彰露祿秩削

奪此豈是解愛財物規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儀休

公儀休姓休性嗜魚而不受人魚其魚長存且為主

貪必喪其國為臣貪必亡其身詩云大風有陸貪人

敗類詩大雅桑國非謬言也昔秦惠王即秦惠公借

文欲伐蜀不知其運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

之以為牛能便金便平蜀王使五丁力士拖牛入蜀

道成秦師隨而伐之蜀國遂亡事見漢大司農掌諸

貨幣之職田延年字子真齊臨淄人後漢大司農

事覺自死明故廣人請大行用度未創延年奏入

豫收不祥物黃疾用求利非臣所當為請沒入

官桑可富人皆然出錢求延年初大司農延年

車三萬兩為就車十餘延年增二千凡六千

鹽取其半無費若其事議以延年廣昌邑王時嘗

發大議當以功覆過霍光曰往終故公如此之流何

議過延年曰我何而目入牛獄遂刳死

可勝記勝平朕今以蜀王為元龜卿等亦須以延年

為覆轍也

愚按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授中庸曰忠信重



貞觀四年太宗謂公卿曰朕終日孜孜非但憂憐百姓亦欲使卿等長守富貴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業業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寧自身常得驩樂古人云賢者多財損其志愚者多財生其過此言可為深誠若徇私貪濁非止壞公法損百姓縱事未發聞中心豈不常懼恐懼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豈得苟貪財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孫每懷愧耻耶卿等宜深思此言

顯格請云上帝賜女與武王曰自古聖人奉天於畏天者宜用人若尊無與與借天以聖之故

建業也推是乃天心之所存而危身焉湯又使群臣常如朕畏天也足真無合乎聖人畏天之學矣然太宗之所謂天者蒼蒼之天耳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語衍何也非天哉一息之間斷非畏天也一事之作輒非者此而已矣惡觀太宗之行事如謹刑矣而復溫然知尚文矣而破慕式知任賢矣而復謙知斷思矣而復柔愛甚矣其雜而不純也此宜足為畏天

貞觀六年右衛將軍陳萬福自九成宮赴京違法取驛家麩數石太宗賜其麩令自負出以取之令平

是接大等引孟敬子之言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君子寧止已之財而不忍虐民之力故也除為編達法取驛家麩非有取於民者其值臣之捐乎太宗賜其麩令自負出以愧其



心而不加  
謂寬仁也

貞觀十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  
宣州今屬  
宜州  
切舊至隸江東諸山大有銀坑採之極是利益每歲  
可得錢數百萬貫太宗曰朕貴為天子是事無所少  
乏惟須納嘉言進善義有益於百姓者且國家賸得  
數百萬貫錢何如得一有才行人行去不見卿推賢  
進善之事又不能按舉不法震肅權豪惟道稅需銀  
坑以為利益昔堯舜抵廬於山林投珠於淵谷由是  
崇名美跡見稱千載後漢桓靈二帝後漢桓帝名志字  
利賤義好去借漢帝時問而卿賣官有公孫  
金印銀蛟傳世入五百萬為近代庸暗之主卿遂

萬編五百萬又賣國內似  
金印銀蛟傳世入五百萬為近代庸暗之主卿遂  
欲將我比桓靈耶是日勅放令萬紀還第今平

孫氏甫曰太宗所以能斥言利之臣者無它內能  
節用外謹制度絕權倖抑恩寵無妄費耳管仲欲  
修一發則修治陽穀則聽張女素之言而進士  
之德則納修治陽穀則聽張女素之言而進士  
長樂則納修治陽穀則聽張女素之言而進士  
千此其謹身節用天下已臻受其賜矣而文武官  
止六百四十三員府兵止六十萬又惜散之農  
以自給天子推務德義以致治平薄賦以厚風  
俗而已此言利之  
臣所以不能合也  
胡氏實曰大學之教曰既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  
小民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監臣故治國不以  
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也自事官之國家咸得數百  
萬鎊非因頭會箕歛而取之山澤似亦未有害者  
為太宗不惟置其利又且察其人而身以進賢利  
為急以担重私戚為戒審所取舍明示好惡可為



人君

選按大厚曰治國家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也觀太宗御權為紀銀坑之奏真能不以利為利者蓋當是時官服用每能減乃儉德是宜博諄訓下無愧辭也夫表正而景隨深清則諛請柔未正而求正於景諛未清而不清於諛無是理也是故欲臣下屬庸名當自人君之崇儉

始德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鳥棲於林猶恐其不高復巢於木末魚藏於水猶恐其不深復穴於窟下然而為人所獲者皆由貪餌故也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祿當須履忠正蹈公清則無災害長守富貴矣古人云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然陷其身者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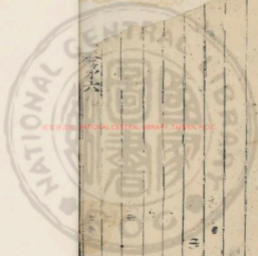
為貪食賈財利異夫狀魚鳥何以異哉卿等宜思此

語為鑒

唐書太宗謂侍臣曰貪為切故去彼存此

愚按太宗訓臣下庶僚之為貪食利之為害者孰矣魚鳥之喻尤其明白痛切令人讀之殊感

去也。可不戒哉。



KEVIN ZHANG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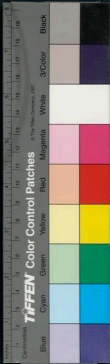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大宋初... 儒學... 直... 政... 大學...



國立中央圖書館 中華民國



貞觀政要卷第七

崇儒學二十七

論文史二十八

戈直集論

論禮樂二十九

崇儒學第二十七

凡六

太宗初踐祚即於正殿之左置弘文館精選天下文  
儒令以本官兼署學士給以五品珍膳更日宿

直更平以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討論墳典論平商略

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詔勳賢三品已上子孫為弘

文學生舊本此與後三章通為一章今按崇儒雖同  
典故則其分為三章又按通鑑成德九年九

月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  
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



云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云

真氏德秀曰後世人生之好學者莫如唐太宗當  
廢之此三代以下之無有也嗟即位置弘文館於  
殿之側引內學士看書更休聽朝之暇與討論  
論成敗或曰吳夜未嘗少息此三代以下之難  
又無也故陸贄舉之未嘗少息此三代以下之難  
則務遵節儉及問人君有志於帝王之事業則  
致真觀之規模也復之問人君有志於帝王之事業則  
不真觀之規模也復之問人君有志於帝王之事業則

恩按太宗之好學可謂至矣其末即位也廣招  
濬洲之書其既即位也大啓弘文之館討論墳  
典或略政事蓋自三代以下人君講學之勤未  
能或之先也然書論之太宗之所講學之真克  
也危微精一舟為之學也建中後中武之學  
也忠恕及於此守思不傳而知也弘文館之所  
講亦嘗及於此守思不傳而知也弘文館之所

所講亦嘗及於此守思不傳而知也弘文館之所  
君臣一物之細無不講也獨於統宗會元之地  
講無一物及之是則太宗之學其於統宗會元  
身為揚文或孔顏之學也嗚呼周公沒而百  
世無善治孟軻死而千載無真儒誰不信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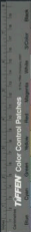
貞觀二年詔停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

稽式舊典以仲尼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兩邊俎豆干  
戚之容始備于茲矣是歲大收天下儒士賜帛給傳

去聲傳也令諸京師令千聲擢以不次布在廊廟者甚

衆學生通一大經已上咸得署吏署史職國學增築  
學舍四百餘間國子太學四門廣文亦增置生員其  
書算各置博士學生以備衆藝唐制國子太學廣文





皆置博士闕子掌教三品以上及國公于孫從二品  
 以上曾孫為生者太學掌教五品以上及郡縣公于  
 孫從三品曾孫為生者廣文館掌領國子學生業進  
 士者四門館掌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為生及庶人  
 子為俊士生者律學書學算學掌教八品以下及庶  
 人子為俊士生者又有五經博士掌以其經教國子  
 大宗又數幸國學胡音令祭酒司業凡會同舉必  
 先故曰祭酒長者之稱也唐制國子監祭酒掌邦國  
 儒學訓導之政我朝增學凡經真則為初獻司業其  
 職亦職博士講論畢各賜以束帛四方儒生負書而至  
 者蓋以千數俄而吐蕃及高昌高麗新羅等諸夷酋  
 長音亦遣子弟請入于學於是國學之內歛篋升講  
 筵者或方竹器幾至萬人儒學之興古昔未  
 有也按儒林傳貞觀十四年唐太宗下博學鴻儒  
 至三貢限四方秀文登禁京師博士是朝高品百濟  
 吐蕃高麗等群酋英並遣子弟入學歸高品百濟  
 堂者凡八千餘人雖三代之感所未聞也

范氏祖為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序遠有序國  
 有學士備之於家而後升於鄉升於鄉而後升於  
 國升於國而後達於天子其教之有素其由也  
 漸故成人有德小人有信君子有德教者不過取  
 也後世鄉里有塾小人有信君子有德教者不過取  
 士而為合於京師學者衆多眩耀於一時而已非  
 有教養之實也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為盛其人  
 才之所成就者亦可謂矣孟子曰學所以明人倫  
 也無學則人倫不明故有國者以為  
 先如不獲三代之制未知其可也  
 傳之為焉黎韓子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  
 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文以是  
 傳之周周公而上得位與時者也孔子不得位  
 與時者也得位與時者其道見之於事不得位  
 與時者其道託之於言而宰我曰以子觀於夫  
 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堯舜而至周公去夫子之

時遊矣正道日以赫蕪非得夫子則竟奔之道  
何由而明於後世哉六經之訓如日行天夫子  
之功也先儒周子謂宜乎後世無窮主祀夫子  
報德報功之無盡焉夫周公為先聖而立孔  
子廟堂於國學以夫子為先聖實始於太宗  
為高堂之定制廟祀橋天下之人知尊於夫子  
即知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矣太宗聰明  
英靡之君真特見也王封起於開元亦太宗有  
之以致

貞觀十四年詔曰梁皇侃若且切皇姓侃名明三禮

者褚仲都易周周焦安生為散騎侍郎郁一作皇甫侃

非春秋群書為陳沈文阿秋字為五岳博士周弘正字

五經博士張譏字為五岳博士隋何妥字攝鳳

行晉周鏡之後張譏字為五岳博士隋何妥字攝鳳

為國子博士劉炫字為太學博士並前代名儒經術可紀

加以所在學徒多行其講疏宜加優賞以勸後生可

訪其子孫見在者現音錄姓名奏聞二十一年詔曰

左丘明氏謂孔子所論語經于謂古之聞人唐啖趙

非丘明所為亦有姓左而不得其名者為此傳也或

問來子來子曰未可知也先友鄭著作考姓氏書曰

蓋左丘姓而左丘明為首而實於公穀之子以文學

建祀諸儒以左丘明為首而實於公穀之子以文學

左氏為左丘明也卜子夏名商孔子弟子以文學公

羊高公平姓高名子穀梁赤穀梁姓赤名子伏勝濟

人為秦博士漢文時求治尚書者問伏生能治之獄

召時年九十餘詔使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能治之獄

壁寫起流亡獨得二十高堂生魯人前漢為博士得

九篇教于齊魯之間高堂生儀禮十七篇傳于世

為漢言戴聖前漢為九江太守得禮記三毛萇趙人

禮宗戴聖前漢為九江太守得禮記三毛萇趙人



河同獻王孔安國孔子之後漢武帝時為博士至劉  
博士治詩漢楚元王之後成鄭衆後漢為大杜子春  
向帝時為光祿大夫校五經鄭衆後漢為大杜子春  
後漢河馬融字季長扶風人漢桓帝時為南盧植字  
商字伯康汝南人後漢為大司農卿著  
幹後漢為鄭玄字康成北海人後漢為大司農卿著  
北中郎將鄭玄字康成北海人後漢為大司農卿著  
文等服虔字子慎後漢何休字節公後漢為諫議大  
論語王肅字子雍三國時為魏太王弼字輔嗣三國  
等書常蘭亭庚佳孔子家語王弼字輔嗣三國  
鄭注杜預字元凱晉惠帝時為鎮南大范甯為豫章  
太守注春等二十有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冑既行  
其道梁博等二十有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冑既行  
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於太學可並配享尼父廟

堂音甫魯哀公其尊儒重道如此

唐氏仲友曰梁周陳之際香道窮矣儒於此時  
不悔其所發明有以資後學之講習太宗能引摺  
其子孫以報之至於左丘明等二十一人用其書  
行其道者則又配享於夫子以褒大之先儒子孫  
象引摺之恩又有所得配夫子之祀者則今之諸儒  
能不加勉又足為後世故

實太宗二聖豈不美哉  
愚按太宗既以夫子為先聖立廟堂於國學後  
數年復優異梁周陳諸名儒之子孫俾其經術  
學行木探聖賢之闕奧然亦可以風厲天下矣  
又從數年復優異梁周陳諸名儒之子孫俾其經術  
廟五氏諸儒注釋經義考論制度使彼世有所  
稽據誠足以當此秩祀焉為不刊之典太宗是  
舉亦前帝王所未及行也夫儒之近者思沾於  
子孫儒之遠者禮秩於祀享太宗之祭儒重道  
顧不美歟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





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後學識為

本諫議大夫王珪曰人臣若無學業不能識前言往

行豈堪大任漢昭帝時昭帝名弗陵武帝幼子有人詐稱衛太子

名據武帝太子聚觀者數萬人眾皆致惑雋不疑謂

衛皇后所生斷以蒯瞶之事蒯古買切蒯瞶

謂春秋時衛

侯孫也時為流徙尹昭帝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古義者昭帝

始元

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言胡射太子詔公卿

識視皆不敢言雋不疑後到叱從史杖縛曰昔蒯瞶

即死今來自請以罪人也遂詔送獄帝喜之廷尉驗

治竟得此則固非刀筆俗吏所可比擬上曰信如卿言

謂非裕吏之所能為也昔漢霍光因夏侯勝之

言而重經術之士昭帝因雋不疑之事謂公卿

也而明效大驗如此况真知道者哉太宗謂任

人須用德行學識為本王珪謂人臣若無學業

豈堪大任其說美矣此貞觀之治所由致也

貞觀四年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詔前中

書侍郎顏師古名籍其先琅琊人博學善屬文隋世

授朝散大夫遷中書舍人詔令一出其手貞觀中

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及功畢復詔尚書左僕射房玄齡

集諸儒重加詳議重平時諸儒傳習師說舛謬已久

皆共非之異端蠱起而師古輒引晉宋已來古本隨



TAFL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方曉蒼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太宗  
稱善者久之賜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騎常侍晉以

常侍與散騎常通直故號通直後世因之頒其所定書於天下令學者習

焉唐平太宗又以文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師古與國

子祭酒孔穎達等諸儒撰定五經疏義凡一百八十

卷名曰五經正義付國學施行舊本五經疏義方為

唐氏仲友曰五經出於煨燼之餘諸儒習傳不勝

其說當其並行之初是非當否之說未定也世

傳既久其迂怪淺陋之學稍稍理滅其能盛行於

世者如王弼之易孔安國之書毛萇之詩鄭氏之

三禮杜預之左氏何休之公羊范甯之書梁啟之

然顯行於世而其他不得與觀之數十家為之

宣廢然馮數子之學者又各持異見大守始命名

儒為義疏以統一之豈可謂無益於經哉然亦崇

其教而已

通末也

又曰自漢以來經學分析傳習不同重以南北之

分沒益非特仰古家世齊周乃能通晉宋舊文故

能整正南北之謬其

有若於學者多矣

焉技自經籍僅遺於秦大之餘漢儒修補撮拾

而專門名家之學給絃釋鞞學者不勝考也太

宗典起斯文命穎仰古考定五經孔穎達撰定

疏義易主於王弼書之主於何休之公羊於

禮義於康成杜預之左傳安國之詩於

教義皆卓然顯行於世而其他數十百家於

唐之疏義可謂有功於世而然管論之古者於

有田氏然費氏較家自唐以王弼為正而於

漢象數之學晦矣古者書有歐陽氏大小夏於

氏數家自唐以安國為正而經易之十翼於

於古者自唐之疏義既出而經傳較亂不可於

考矣由此論之則明六經之名物度較義也於

經之道者亦疏義也雖然名物度較義之詳於

疏義也雖然名物度較義之詳字義

音釋之備。考馬此則其功之不可誣者也。

太宗嘗謂中書令岑文本曰夫人雖稟定性扶音必

須博學以成其道亦猶屈性舍水待月光而水垂音

賢大蛤也海上月明木性懷火待燧動而焰發音

木也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冬取柞楡之火音

靈待學成而為美是以蘇秦刺股音

子得太公陰符伏而誦之音

董生垂帷音

道藝則其名不立音

移必須以學飭情以成其性音

不學不知道音

愚按學之為言效也音

者必效先覺之所為而後可以明善而復其初音

復之也猶水者性之所本有非月則無以成音

之也火者木性之所本有非火則無以成音

當宗此論雖後世所本有非燧則無以成音

外之分不當慎於外而忘於內音

其非心虛乎疾之有瘳矣音

無所巨欬道之不明有君音

貞觀初太宗謂監脩國史房玄齡曰比見音



漢史載錄楊雄甘泉羽獵揚雄守子雲成都人漢成  
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韓延壽  
承明之庭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履後上羽獵韓  
從之意故作羽獵賦以風三司馬相如子虛上林  
駢相如名成都人著子虛賦漢武帝讀而善之乃  
召問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苑園為天子虛上林賦其  
游獵之賦相如以天子諸侯之苑園為天子虛上林賦其  
籍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園為天子虛上林賦其  
幸歸之於節班固兩都等賦漢明帝時為校書郎也  
伶因以叙練班固兩都等賦漢明帝時為校書郎也  
父業著西漢書後遷玄賦漢明帝時為校書郎也  
武司馬作西漢書後遷玄賦漢明帝時為校書郎也

假書之史策其有上書論事詞理切直可裨於政理  
者朕從與不從皆須備載

以胡氏曰凡人之心已以為是則欲天下皆是已  
以為非則欲天下皆非太宗於此其心廣矣不敢  
自以為是而欲天下皆非太宗於此其心廣矣不敢  
言猶瞶瞶之藥將以已疾也如其可耶舍而不  
而姑存其方豈若越勉而  
愚按春秋者諸史之本也褒善貶惡進君子退  
小人進中謂遠矣秋一言一字皆足為後世法  
後世之史表年紀事而已因難律之以春秋之法  
法要使其善足為勸惡足為戒可也無益之文  
何必刪於其間哉太宗謂漢史載甘泉等賦文  
體浮華無益勸戒其說是也近時司馬氏作通  
鑑於韓文載物序於柳文載梓人傳取其有  
益於世教也較之舊史載述學解等文相去遠  
矣司馬氏之書真  
太宗之遺意哉

貞觀十一年著作佐郎鄧隆通鑑作鄧世隆避表請

編次太宗文章為集太宗謂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  
於人者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



雖有詞藻終貽後代笑非所須也。祗如梁武帝父子

武帝及昭明太子統也。及陳後主。名叔寶字元秀高宗長子也。因號陳多與押客賦詩後為

隋所滅封長城公。隋煬帝亦大有文集。如王樹後庭花曲清夜遊西園曲之類。

而所為多不法宗社皆須史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

解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許。按通鑑係十二年

愚按昔史臣贊堯曰欽明文思贊舜曰濟哲文

明來帝不言文也夫子之言文者曰煥乎其經緯天地

章采子謂文者德之著乎外者也其經緯天地

者乎後世帝王於是乎有文集矣若梁武帝父

子陳後主隋煬帝之所謂文與行非何足云

也太宗謂人主惟在德行何必事文章此言固

為要詞然蓋之為德行發之為文辭豈固

章光較萬物如帝堯之文章尚何敢於文教

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

問曰卿比知起居此音鼻書何等事夫抵於人君得觀

見否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却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

耳遂良曰今之起居苦之左右史禮天子言則左史書之勅則右史書

之以記人君言行去聲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

幾平聲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

耶遂良曰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

之黃門侍郎劉洎進曰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

皆見之設令平聲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范氏祖禹曰人君言行被於天下炳若日月衆皆睹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後世莫若自修而已矣何畏乎史官之記必自觀之邪劉洎謂天下亦皆記之斯言足以儆其君心全其臣職矣



愚按古者天子勅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所以約憐人君之身心，使之無言勅之失而已。唐制雖不盡古，而意則猶古，必得其人以舉厥職，則庶乎其有限也。若邊良之言，可謂能守其職矣。劉伯之言，則兩歲之也。賢矣哉。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

善癉惡，癉音聖，病也。足為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

何因不令平聲帝王親見之？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

幾平聲人主不為非法，止應平聲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

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

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鑒誡，使得自修改

卿可撰錄進來。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

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見六月四日

事，武德九年六月丁巳，秦王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

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見公平李友鳩叔牙而魯

國寧，鳩直禁切，毒鳥也。以羽歷飲食即殺人。春秋時魯莊公有三弟，長慶父，次叔牙，次季友，莊公娶孟任，生子班，欲立之，及病問嗣於叔牙，叔牙曰：慶父可為嗣，公患之，問季友，季友請立班，季友以公命使人欲殺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人

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侍

中魏徵奏曰：臣聞人主位居尊極，無所忌憚，惟有國

史用為懲惡，勸善書不以實，後嗣何觀？陛下今遣史

官正其辭，雅合至公之道。

官正其辭，雅合至公之道。

官正其辭，雅合至公之道。





非無前指近世以米曲為節制兩字兼避廢闕已多  
率意而行有違經語今宜依據禮典務從簡約仰效  
先哲垂法將來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  
兩字不連讀並不須避

愚按春秋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時諱之禮  
曰不諱傳名二名不偏諱著在禮經昭然可法  
諱名所以示尊事之意也降及後世諱益繁而  
愈重有偏有身有嫌甚至改易取經之字遂失  
其義甚非古也太宗灼見近代之失  
去其繁文二名不偏諱允合古義

貞觀二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疏曰竊見竊王元曉  
等高祖第二十一子也俱是懿親陛下友愛之懷義高古昔分  
以車服委以藩維須依禮儀以副瞻望比見比音鼻帝

子拜諸叔諸叔亦即蒼并王爵既同家人有禮豈合  
如此顛倒昭穆昭如字古者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  
穆而子孫亦以為序說見朱子中庸

或伏願一垂訓誡永循異拜則太宗乃詔元曉等不得  
蒼吳王恪魏王泰兄弟拜

唐氏仲友曰詩書所載必起宗族家之末正其如  
邦何正帝子諸叔之節穆豈惟得執族之禮亦以  
明本支見尊  
無二本上之義

愚按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  
入學齒胄所以尚敬也胡以帝諸子而受諸叔  
之恭拜殊失親親之殺豈禮也哉  
季輔之言太宗之詔誠為異則

貞觀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比聞比音鼻京城士庶居父  
母喪者喪平聲乃有信巫書之言辰日不哭以此辭於





吊問拘忌輟哀敗俗傷風極乖人理宜令平聲州縣教  
導齊之以禮典

愚按太史公謂陰陽家使人拘而多畏俸及後世其說愈在其術愈行而拘畏愈甚令人欲遠避而不敢從古以來有是說此又何以子卯而公禱矣此固足以破時俗之惑而天下至有辰日而不哭父母者夫父天母地之傾橫號天叩地之不及乃辰日而不哭此情果何為哉太

宗令州縣教導齊之以禮典善矣然陰陽之說源繫于今豈惟辰日不哭而已我傷風敗俗者  
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損害風俗悖

亂禮經宜即禁斷仍令拜致拜於父母

愚按張子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人範焉而中焉則天地其大父母也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納我天下育我則育我者天也詩曰父母也

貞觀六年太宗謂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曰比有此音

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雖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好自  
矜大好去稱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財以



多為貴。論數定約同於市賈。音甚損風俗。有紊禮經。

既輕重失宜。理湏改革。乃詔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

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

棻音洽。令狐複姓。德棻名也。宜州人。博貫文史。武德

初起居舍人。嘗建言論。次隋周正史。貞觀三年詔德

棻等撰周齊梁陳隋史書成。迂禮部侍郎。刊正姓氏。普責天下譜牒。兼據

憑史傳。剪其浮華。定其真偽。忠賢者褒進。悖逆者

貶黜。撰為氏族志。士廉等及進定氏族等第。遂以崔

幹為第一等。太宗謂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

嫌。為其世代衰微。為去聲全無官宦。猶自云士大夫。婚

姻之際。則多索財物。或才識庸下。而佞仰自高。販鬻

松楨。音依託富貴。我不解。辦人間何為重之。且士大

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稱。或道義

清素。學藝通博。此亦足為門戶。可謂天下士大夫。今

崔盧之屬。唯矜於遠葉衣冠。寧比當朝之貴。公卿已下。

何暇多輸錢物。兼與他氣勢。向聲背實。背音以得為

榮。我今定氏族者。誠欲崇樹今朝冠冕。何因崔幹通

作崔氏幹。遊太猶為第一等。祇看卿等不貴。我官爵

宗諱除氏字耶。不論數代。已前祇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級。宜一

量定。用為永則。遂以崔幹為第三等。至十二年書成。凡百卷。頒天下。又詔曰。氏族之美。寔繫於冠冕。婚姻



愚按人之賢否不同善惡萬狀初不可以家世而求之也。以克奔為父而有朱均。以替蘇為父而有奔。為伊尹自耕稼而佐成湯。傳說自叙蔡而相武丁。太公自漁釣而為周太師。此豈以家世而求之邪。况自魏有中原華夷之姓。非然無辨。赫連托始於夏后。拓跋推本於軒轅。李氏以玄元為祖。崇輪認汾陽為宗。史失傳諸譯無所不至。若唐之崔盧李鄭。於其門地。取常始姻無猶以一至。太宗深疾斯弊。思欲革而正之。是矣。然則後遺愛也。姑以當時言之。當時名臣無過房社。其父祖之賢德而取之乎。抑以其子孫之叛逆。而無之乎。然此猶在易世之後也。若法君集與凌烟之圖。而身為叛逆。許敬宗與登瀛之選。而心極奸邪。又將何以處之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秦何欲定以一。而補於事也。見

禮部尚書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珪曰禮

有婦見舅姑之儀。自近代風俗弊薄。公主出降。此禮

皆廢。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

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親

執中行盥饋之道。今平聲。密音管。饋音饋。總以盤水

餉也。易家人主中饋。言婦人職乎中饋。奠饋而已。禮成而退。太宗聞而稱善。

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遣備行此禮

唐氏仲友曰。有父子則有舅姑。漢以來尚主者。以貴降其父。可謂逆人倫。滅天理矣。唐與猶不行婦

禮王珪正之。不亦宜乎。

愚按古者王姬下嫁。於諸侯。車駟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降及後世。而死之。上斯則尊無二上。也。帝女下降。則婦道也。

宜宜以天子之女而壞五帝之大倫乎太宗能  
善王珪言使公主行婦禮可謂庶幾乎人倫之

也主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古者諸侯入朝有湯沐

之邑

古者諸侯宗祿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  
蓋朝宿亦名湯沐諸侯來京師主為朝王故名

朝宿從王延特主為朝祭必芻禾百車芻受也  
木浴故名湯浴隨事立名爾

供軍待以客禮書坐正殿夜設庭燎音燎大燭也諸  
侯持朝則司短

以物百扶并而束思與相見問其勞苦又漢家京城

亦為去聲諸郡立邸舍頃聞考使去聲後同至京

者皆賃房以坐與商人雜居總得容身而已既待禮

之不足必是人多怨歎豈肯竭情於共理哉乃令

就京城開坊為諸州考使各造邸第及成太宗親幸

觀焉

愚按漢世於京師置諸侯王邸第諸侯王朝會  
寓馬上計吏到京寓馬太宗為諸州考使各造  
邸第又命古制及其成親幸臨觀尤  
見優異之意孰不竭情於共理哉

貞觀十三年禮部尚書王珪奏言準令三品已上遇

親王於路不合下馬今皆違法申敬有乖朝典太宗

曰卿輩欲自崇貴卑我兒子耶魏徵對曰漢魏已來

親王班皆次三公下今三品並天子六尚書九卿為

王下馬為士王所不宜當也永諸故事則無可憑行

之於今又乖國憲理誠不可帝曰國家立太子者擬

以為君人之脩短不在老幼。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  
母弟同母之弟也。以此而言，安得輕我子耶？徵又曰：殷人尚

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已降，立嫡必長。音所以絕  
庶孽之窺竊，塞禍亂之源本。為國家者，所宜深慎。太

宗遂可王珪之奏。

愚按：昔漢費詒治安之書曰：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襲其旁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遺君之乘車則下。又曰：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臣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然則臣之所以致敬於其君，君之所以禮敬於其臣，各盡其道而已。王珪之奏固然而未竟，啓太宗輕我子之說而太宗之言亦宜貴與尊賢之道。我子則母弟次立之語固一時遠慮之言也。如太子則母弟次立之語固一時遠慮之言也。如魏王泰筆之妄想，寧不兆於此言邪？可不慎哉！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禮官曰：同慶尚，有總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又舅之與姨，親疎相似，而服之有殊。未為得禮。宜集學者詳議。餘有親重而服輕者，亦附奏聞。是月尚書八座與禮官定議曰：臣竊聞之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別同異。別，列也。明是非者也。非從天下

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族者，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者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九族敦睦，由乎親親。

以近及遠，親屬有等差，故喪紀有隆殺。殺，平聲。隨恩之薄厚，皆稱情以立文。稱，去聲。原夫音舅之與姨，雖

為同氣，推之於母，輕重相懸。何則？舅為母之本宗，姨



乃外戚他姓求之母族姨不與焉

與音

考之經史舅

誠為重故周王念齊是稱舅甥之國

左傳成公二年晉侯使欒黶獻

齊捷于周王弗見使欒黶公辭曰夫齊甥秦伯懷晉舅之國也寧不亦法從其欲抑豈不可疎

實切渭陽之詩

宋子其舅次秦穆公之舅晉公于重

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秦人行

送之於成今在舅服止一時之情為姨居喪五月

去為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

姨叔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也

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寔在茲乎禮記曰兄弟之子

居則不為服從母之夫

後同舅之妻二人相為服

或曰同憂總麻然則繼父且非骨肉服重由乎同憂

恩輕在乎異居固知制服雖係於名文蓋亦緣恩之

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

長音遇孩童之叔劬勞鞠

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

契音譬同居之繼

父方他人之同憂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

其生也乃愛同骨肉於其死也則推而遠之求之本

源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為是

後同貝才口

居



籍非一鄭仲虞則思禮甚篤

名均後漢時人好義篤實養寡姪孤兒思禮敦

至兄子安冷列居並門蓋顏弘都則竭誠致感

非財與之使得一尊其母顏弘都則竭誠致感

人歟哭氏因疾失明含盡心奉養醫須臾蛇膽含憂

歎累時有童子持囊投含開視乃膽也藥成嫂病愈

馬援則見之必冠

馬援字文淵扶風人後漢伏波將軍

此蓋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

覺者歟但于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

鬱於千載至理蔽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陛

下以為尊卑之叙雖煥乎已備喪紀之制

喪平或情理未安爰命秩宗詳議損益臣等奉遵明旨觸類傍

求採摭群經討論傳記

傳記或抑或引著名兼實

損其有餘益其不足使無文之禮咸秩敦睦之情畢

舉變薄俗於既往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諫

超百王而獨得者也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

齊衰曰齊衰七需切齊衰五服之第二請加為齊衰

五月嫡子婦舊服大功

月九請加為期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同為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

麻請加與從母同服小功五月詔從其議

如字此並魏徵之詞也







范氏私與西人莫不有本自高祖以上并而至於  
無窮苟或知之何可忘其所從來也既遠矣則  
有時而絕先王之意宜以屏畫而親絕乎而後世  
不達於禮者或蓋之或損之出於私意不足為法  
也嫂叔之無服古之人豈於其姓獨無思乎傳曰  
其夫為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為乎子道者  
妻皆婦道也至於嫂不倫加以為母無義不若不加  
也故推而遠之以明人倫加之而無義不若不加  
先王之禮則正矣

愚按古之制禮高矣嘗聞之師曰凡喪推制為  
新其功總之法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  
內者其服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不以文是為情文  
之稱徒服其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者皆無  
服其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通也蓋服制一  
以同公之權為正按世有所增改者皆謂乎其  
之味乎負實而不究古制禮之意者也如從父  
之喪兄弟之喪不可名以妻之喪名以婦之喪  
而遠之也然兄弟有妻之服已之喪其有婦如  
無服之人也同變且服總麻則友尚加麻靜妻  
里禮猶無相打卷歌之聲莫獨於兄嫂弟婦之  
喪而怨然待之以如行路人乎古人之制禮之意必  
有在而未易以淺識窺也夫實之無所不隆者  
仁之至也後世有所或執者於古而不知古禮之  
意蓋如此也後世所加者古人之制禮之意也  
制未嘗薄也夫世所加者古人之制禮之意也  
於己者已後世所加者古人之制禮之意也  
也誠偽之相去為何如嗚呼矣  
得起唐之君臣而與語斯義氏

貞觀十七年十二月癸丑太宗謂侍臣曰今日是朕

生日俗間以生日可為喜樂後同朕情翻成感恩

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養去永不可得仲由

懷負米之恨家語子路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

南遊於楚。役車百乘。積米萬鐘。願良有以也。況詩云。飲食靡嘗。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上音謀。病苦也。辭。奈何以劬勞之

辰。遂為宴樂之事。甚是乖於禮度。因而泣下久之。通

二月二十年十

胡氏寅曰。劬勞之日。父母存。置酒為壽。因以自慶。

可也。父母歿。七於是。為大為宴。樂有人心者。宜乎

此為變矣。天子者。天下之表儀也。太宗念親不妄

而泯去之。數百歲。積其言。循使人。則然有。而後

世流弊之。遠取於百姓。而為人臣。報上之忠。必如

太宗一掃除之。則人生孝慕之志。削而臣子。論波

之習。華矣。

愚按。以己之生日。而念劬勞。君上之至情也。以

君之生日。而上朝賀。臣子之至情也。君上教天

以下。以孝。臣子。則天。下。

太常少卿。少。去。租。孝。孫。租。姓。也。奏。所。定。新。樂。初。門。一。

宮。擊。七。鐘。其。五。鐘。鼓。而。不。擊。鐘。之。啞。鐘。至。是。叶。律。

郎。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為。十。二。律。命。與。考。陳。文。調。五。

鐘。叩。之。而。應。由。是。十。二。律。皆。用。而。考。孫。又。以。二。十。二。

用。旋。相。為。六。十。聲。八。十。四。例。雅。樂。成。調。無。出。七。聲。七。

聲。一。宮。二。商。三。角。四。變。徵。五。正。禮。六。羽。七。變。宮。本。宮。

太宗曰。禮樂之作。是聖人緣物設教。以為持節。本。切。

治政善惡。豈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

實由於樂。陳將亡也。為玉樹後庭花。陳後主。身。淫。日。

嬪。與。狎。客。共。賦。詩。采。其。艷。麗。者。按。以。新。聲。選。宮。女。千。

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

樂。犬。略。皆。美。諸。如。嬌。之。容。色。君。臣。相。齊。將。亡。也。而。為。

伴。侶。曲。齊。東。昏。侯。時。作。伴。侶。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

曲。後。為。蕭。衍。所。滅。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

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

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







仁果代立泰王年諸將討之實建德王世克等臣願

圖其形狀以寫戰勝攻取之容太宗曰朕當四方未

定因為天下為去聲殺焚拯溺故不獲已乃行戰

伐之事一作我所以八閭遂有此舞國家因茲亦制其

曲然雅樂之容止得陳其授票若委曲寫之則其狀

易識易以朕以見在將相音現多有曾經受彼

驅使者音既經為一日君臣今若重見其被擒獲

之夢音必當有所不思我為此等所以不為也蕭

曰此事非臣思慮所及按史志太守令魏徵與

舞初成觀者皆稱善太宗曰此舞實與

應按古之樂莫善於舞部舞部舞尚矣今不可得

而誠矣夫子之論武舞有曰武始而北出再成

而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養其發揚蹈厲之

容進退擊刺之節不遜以象其克敵射服之也唐

七德之舞每甲執戟先偏後任文錯屈伸以象

舞之遺象蕭瑀以為未盡請圖畫刻武等

形狀以識之夫君子於所不知蓋問如也瑀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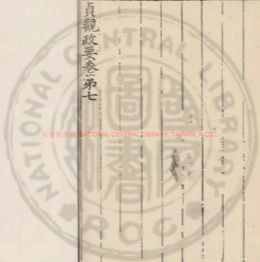
觀之有所不忍此特言當時之情耳要之瑀者

蓋亦無稽於往古也

九功舞



貞觀政要卷第七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貞觀政要卷第八

論務農三十

論赦令三十二

辨興亡三十四

務農第三十

凡四

論刑法三十一

論貢賦三十三

戈直集論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  
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  
時者夫音扶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  
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乎王珪曰昔秦皇漢  
武外則窮極兵戈內則崇侈官室人力既竭禍難遂



興發 彼豈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轍殷鑒不遠陛下親承其弊知所以易之易如然

在初則易以終之實難伏願慎終始方盡其美

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寧國惟在於君君無為則

人樂音君多欲則人苦朕所以抑情損欲刻己自勵

耳

愚按太宗之言曰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

管私食以不失時為本人之不交時以人君簡靜

為本竊嘗因其言而推之奔之同遊于遠萬邦

成穿之本也為之克念于家而整齊散之本

也湯之不通聲色泰正為邦之本也文王之不

致整于庭田惟保小民之本也自古興王之君

未有不簡靜寡欲者也自古亡國之君未有不

修多欲者也至武王亦之言乎其可謂知本

者矣聖賢為之非動行之為難太宗既以詳以

崇修宮室為鑿矣而慎有飛山翠嶺之作既以

簡之窮兵黷武為鑿矣而復有萬壽西域之師

魏徵曰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王哇曰在初

則易終之實難魏則向非二臣之言又豈能始終幾言也哉

貞觀二年京師旱蝗蟲大起太宗入苑視禾見蝗蟲  
撥數杖而呪曰人以穀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  
百姓有過在于一人爾其有靈但當蝕我心無害百  
姓將吞之左右遽諫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  
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復為灾

林氏之奇曰夫天灾可以至誠感不可以人力勝  
太宗撥蝗而吞之不忍民受其灾其言自息明皇  
遣使捕之欲以人力勝天而其灾愈甚天人之際豈不甚明矣哉

惡檢皆成語禱早於桑林以大事自責身代振替是不自其身矣夫千金之子猶知愛其身人君以一身獲九五之尊位崇高莫大焉此身為何如也惟能知吾之一身處萬蒼生之身也則凡吾赤子之深病痼疾舉切其身矣太宗念身代犧牲皆不自有其身者也其感天心也宜哉漢王嘉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此之謂也

貞觀五年有司上書言皇太子將行冠禮

冠去

宜用

二月為吉請追兵以備儀注太宗曰今東作方興恐

妨農事令改用十月

令平

太子少保蕭瑀奏言準陰

陽家用二月為勝太宗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

靜必依陰陽不顧理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

皆遵正道自然常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

忌農時甚要不可變失

愚按夫子曰使民以時釋者曰時謂農隙無事之時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木者不獲白晝雖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夫朝廷之上宮廷之間行儲君首服之禮固未至於使民而奪其時也而以追兵備儀妨農而止此太宗之心一念在民而不秋少能也推是心於天下天下其有不務本者乎

貞觀十六年太宗以天下粟價率計斗直五錢其尤賤處計斗直三錢因謂侍臣曰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既屬豐稔若斯朕為億兆人父母唯欲躬務儉約必不輒為奢侈朕常欲賜天下之人皆使富貴今省徭賦不奪其時

使比屋之人此音恣其耕稼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鄉閭之間少敬長少去聲妻敬夫此則貴矣但今天下皆然平朕不聽管絃不從畋獵樂在其中矣音樂

惡接論語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而後教之富而不富則民不生矣又何以馬曰教之富而不富則民不生矣又何以馬曰教之富而不富則民不生矣  
於深辨易非曰王者以仁修其孝悌忠信此則天下之人皆富貴矣禮讓使鄉閭之間少敬長妻敬夫此則貴矣但今天下皆然朕不聽管絃不從畋獵樂在其中矣

刑法第三十一章九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古人云鬻棺者欲歲之疫非疾於人利於棺售故耳舊音受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課今作何法得使平允當去聲諫議大夫王珪進曰但選公直良善人斷獄允當者當去聲增秩賜金即姦偽自息詔從之太宗又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

周禮秋官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  
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史在其後而三槐三公位焉  
州長象厥今三公九卿太常寺卿掌禮樂郊廟社稷  
存其後  
之事光祿寺卿掌酒醴膳羞之政衛尉寺卿掌五刑  
之物宗正寺卿掌天于族親屬籍以別昭穆太僕寺  
卿掌賓客牧策儀之政大理寺卿掌折獄詳刑鴻臚寺  
卿掌賓客財貨廩服司農寺卿掌倉儲安積之事太  
府寺卿掌財貨廩服司農寺卿掌倉儲安積之事太  
易皆有少卿以為之屬即其職也自今以後大辟罪  
死刑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尚書九卿議  
之如此庶免冤濫由是至四年斷死刑天下二十九  
人幾致刑措

馬按昔舜命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又曰刑期于無刑蓋帝王之治以教為先刑者不  
明得已而刑之以例教而其心則期於無刑也然  
明刑之要則曰惟明克允蓋明者所以得其情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比有比音鼻奴告主謀逆此  
極弊法特頒禁斷假令平聲有謀反者必不獨成終  
將與人計之衆計之事必有他人論之豈藉奴告也  
自今奴告主者不須受盡令斬決

愚按人臣謀逆此以下而板上也奴告其主是  
亦以下而板上也已惡人之板上延使板上者  
得逞其志是以亂易亂相去幾何太宗詔自今  
告主者勿受盡令斬決斯言一出固足以感格



天下使無叛  
上之事矣

貞觀五年張蘊古為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

和好是去聲後

同素有風疾言涉妖妄詔令鞠其獄

令平聲

蘊古言好

德癩病有徵法不當坐太宗許將寬宥蘊古密報其

旨仍引與博戲持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之太宗大

怒令斬於東市既而悔之謂房玄齡曰公等食人之

祿須憂人之憂事無巨細咸當留意今不問則不言

見事都不諫諍何所輔弼如蘊古身為法官與因博

戲漏洩朕言此亦罪狀甚重若據常律未至極刑朕

當時盛怒即令處置

處置後同

公等竟無一言所司又

不覆奏遂即決之豈是道理因詔曰凡有死刑雖令

即決皆須五覆奏五覆奏自蘊古始也又曰守文定

罪或恐有冤自今以後門下省覆看據法令合死而

情可矜者宜錄奏聞蘊古初以貞觀二年自幽州

今大

與總管府記室兼直中書省表上大寶箴

易大傳曰聖人之大

寶曰位蓋取此義箴誠也文義甚美可為規誡其詞曰今來古往

俯察仰觀惟辟作福

辟音壁君也周書

為君實難

告魯定公宅普天之下虞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有

曰為君難

具僚和其所唱

是故恐懼之心日弛

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



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按音特屯歸罪於己因心於人

大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

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文見

論出警而入蹕天子出稱警入稱蹕四時調其

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身為之律史記

為律身為度法為聲音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

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樂音洛極樂成衰欲不可縱

縱欲成災曲禮曰欲不可壯九重於內曰君門九重

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樂作瑤

室羅八珍於前母地勝地所食

不過適口惟狂罔念月言曰丘其糟而池其酒

樂封酒池可以運船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

之發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氣外作禽荒有一子

謂之勿貴難得之貨老子曰不貴難得勿聽亡國之音

而拒諫矜已聞之夏后據饋頻起史記夏商一饋而

亦有不魏帝牽裾不止魏文帝欲徙冀州十萬人

隨而引其裾帝怒良久曰卿安彼反側如春陽秋

露蕤蕤蕩蕩推漢高大度漢紀高祖寬撫茲庶事如



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

詩小受篇曰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大明篇曰此文王小心翼翼

詩云不識不知

詩皇矣篇曰不知天時不知地勢不知君之

則書曰無偏無黨

周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一彼此於胸臆捐

好惡於心想

知惡生

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命賞

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

不定物以數物之懸者輕重自見

現音如水如鏡不示

物以形物之鑿者妍蚩自露勿渾渾而濁

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

於未形

見十有二天子冠用五采落為旒以蔽黃

之義雖駐續塞耳而聽於無聲

他口切換音駐

為國用相去之於其信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

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効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

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寧王之貞

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

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為而成豈知帝

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

懼其感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

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性使人以心應言以行

苞括理體抑揚辭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

祝接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

之爭臣司直

中續敢告前疑太宗嘉之賜帛三百段



仍授以大理寺丞

唐氏仲友曰張蔭古文章無事見刑志

誤見溫誅為可惜大寶藏綱帝以氏畏而未

切中帝之病蔭古敏書博覽世文擅當

時加以切直太宗蓄積而檢則何益矣

朱子願曰詩三百五十一篇而疾者六君子有七

聖而國治功亂未有不賢智之棄遂治

研才與治功亂未有不賢智之棄遂治

平反妖言而萬紀以法紀不誣之舉觀古

免換而蔭古竟無非命恩依勢之其亂四國其

太宗盛德累宜少守許曰體人同相交亂四國其

而巳太宗尚德而不尚刑故能拒絕封爵

法律之言此其天資聰明最為合於帝王之道

者之夫既知其言之非矣則廢逐其人可也

德無忌憚刀之罪宜投射於死地萬紀滿好德

妖言之罪論於非辜小人深文如出一律

何太宗明於先而暗於後得於彼而失於此乎

技射以戴青而免蔭古則遷羅羅刑惡觀蔭古

罪豈所謂舉棄者邪亦可嗚呼也

貞觀五年詔曰在京諸司比來

云五覆一日即了都未暇審思五奏何益縱有追悔

又無所及自今後在京諸司奏決死囚宜三日中五

覆奏天下諸州三覆奏又手詔勅曰比來有司斷獄

多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

有寬自令門下省復有據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



錄狀奏聞

范氏祖為曰易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中孚者信發於中也儀獄緩死者出於至誠也古者大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故則清而氏服若大宥然後制刑刑王重慎如

至誠而近於古矣致刑指宜哉可  
冤按易之象言刑獄者五而議獄緩死必見於中孚者蓋以君子每於事於物無不用其中於人命所繫尤見冲孚之至也獄者不得已而設議謂必究其情也死者在中以復生緩謂求所以生之也呂刑曰罔非在中又曰獄成而孚則中孚者誠獄獄死之本也太宗恤刑之詔乎周官五聽三訊之遺意矣

貞觀九年鹽澤道行軍總管岷州和州隸仗西都督

高誠生傳無坐違李靖節度又誣告靖謀逆滅死徒

邊時有上言者曰觀生舊秦府功臣請寬其過太宗

曰雖是藩邸舊勞誠不可忘然理國守法事須畫一

今若赦之使閑僥倖之路且國家建義太原元從及

征戰有功者甚衆從去若觀生獲免誰不覲觀有功

之人皆須犯法我所以必不赦者正為此也

愚按諸葛武侯之治蜀也問誠心布公道盡忠盡時者雖雖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宜堂三代之法此後世之所不能也太宗以王親為相以薛萬徹為將非所謂雖親必賞雖至弟高瞻生以奉君為臣身從百戰一旦犯法難之不聽非所謂雖親必罰雖鳴呼太宗之布公道其庶幾武侯之治者乎

貞觀十一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昔曰明德慎罰



周書康惟刑恤哉虞書舜禮云為上言勿事易以說為

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

長勞矣長音掌後同禮夫音扶上易爭則下易知君

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

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

斯起虞書皋陶實歌當今道被華戎功高宇宙無思

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文志在於明察刑賞之

用有所未盡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之

所以與天下為畫一不以貴賤親疎而輕重者也與疏

味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屈伸在乎好惡並士聲或

輕重由乎喜怒遇善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

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

疵痕疵音疵痕可求則刑斯濫矣毛羽可出則賞因

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

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

暇豫清談皆敦尚於孔老孔子老威怒所至則取法

於申韓申不害韓非皆直道而行非無三黜三去聲論

忠直道而事人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

弘刻薄之風已扇夫刻薄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

時則憲章不一稽之王度稽音實虧君道昔州犁上

時則憲章不一稽之王度稽音實虧君道昔州犁上



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與秦

子國與之爭正於伯州犁州犁乃立囚曰所爭君子

也其何不知上其子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

也下其子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驛尹也誰獲

子圍曰頃遇王子弱馬成抽戈逐王子圍弗為廷尉

以皇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

張湯為廷尉

所治即上意所欲卑子監史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

子監史輕平者所治即秦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燕弱

時口言辭文致法上裁察希以人臣之頗僻

於是往往釋湯所言出本傳

莫能申其欺罔况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

以睿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

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恆刑為念樂其所樂

遂忘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所召安可

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帳不贖或以

營作差違或以物不稱心稱去聲或以人不從命皆非

致治之所急實恐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

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来非徒語也且我之所

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

士馬以隋氏之戶口枝今時之百姓度長比大度持

曾何等級曾音然隋氏以富強而衰敗動之也我以

貧窮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

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塗上



於易以跋切後同

多邊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治不

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

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

息至於將受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

哉夫鑿形之羨惡必就於止水鑿國之安危必取於

亡國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詩大雅蕩又曰伐

柯伐柯其則不遠詩高風伐柯篇之說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

隋氏以為殷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

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

矣知存亡之所在節者欲以從人省遊畷之娛息靡

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使佞去

平聲使杜悅耳之邪說甘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

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堯舜故誹謗之本於五達

追禹湯之罪已左傳禹湯罪己其與也妙焉惜十家之產見納諫

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易

類以和出言而千里斯應易大傳曰君子居其室出

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此聖哲之宏規而帝

王之大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

之實難既能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

TA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保之不固則驕奢淫泆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  
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

而國家可保也易文言傳釋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

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

虧於曩日若以當今之無事行嚆昔之恭儉則盡善

盡美矣固無得而稱焉太宗深嘉而納用按史傳上

德仁官多所建責從諫曰隋惟責不察食或供奉不

戒約奈何令人指為不索若以為足今不當足矣以

為不足萬此寧有足邪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遂又

云云

唐氏仲友曰傲言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今

之刑賞或由喜怒此即皇極所謂王道者曰無角

下相侍無有作惡惟作福惟作威惟作德二說並行

禮不足以致賞於是乎有作福罪大而守法乎人君

之權於是乎有作威此非有作福罪大而守法乎人君

罪宜乎誅豈作福而德稱乎賞宜作好或作威而不

私乎一怒也

愚按漢世賢良之策曰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

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

不以其行也末世過民不信也夫子曰人而無信不

知其可也其是之謂歟夫以太宗之世嘉善實不

功之制明罰恤民之詔屢形於言亦可謂親親

於君道者然刑賞之失適有如此而改過之心

豈正身之道未嘗欲盡於志乎初信未足以心

於其身能正於已而信於民若致敬於腐君常

少虧其未歸於已而信於民若致敬於腐君常

然微之疏必歸於已而信於民若致敬於腐君常



貞觀十四年戴州

今廢地

刺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

惡者被刺史劾奏太宗謂侍臣曰昔陶唐大聖柳下

惠大賢其子丹朱甚不肖其弟盜跖為巨惡盜跖莊

親尚不能使陶崇變章去惡從善去上今遣刺史化

被下人咸歸善道豈可得也平聲若令緣此皆被貶

降或恐通相掩蔽罪人斯失諸州有犯十惡者刺史

不須從坐但令明加糾訪糾訪科罪庶可肅清姦惡

德按夫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謂政刑之不如

德禮也蓋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

德禮有得教化不先非惟德禮不能使民有耻

且格而政刑亦不能使民免而無耻矣甚而有耻

於罪麗于十惡尚忍言之哉然究服本原則承

於覆載之間而可乎哉太宗不聖刺史但令明

然也司牧民者其亦於德禮政刑而知本末先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大理卿孫伏口貝州人武德初

之傷作箭者欲其斃恐人不傷何則各有司存利在

稱職故也稱去聲朕常問法官刑罰輕重每稱法網寬

可謂宜臣矣貞觀中曰夫作甲者夫音欲其堅恐人



於往代仍恐主獄之司利在殺人危人自達以鈞聲  
價今之所憂正在此耳深宜禁止務在寬平

唐氏仲友曰太宗留心聽斷天下刑載措固當推  
封德彝刑法伯道之說從輕公仁義之言雖道德  
齊檢未純三代而德仁之意

形矣惜哉後世之不能守也  
曰按漢景帝之詔有曰欽令理獄者務先寬又  
以貨賂為中朋黨謀用苛為察以刻為明罪  
者不暇為法為罪人心不厭者則獄之執人  
於法而罪人思主不厭者則獄之執人  
深宜禁止務在寬平  
仁心也史臣俱以刑措美之宜景帝之詔同  
可符其情急則成於獄則幸免者矣然非  
執之謂也寬而後於獄則幸免者矣然非  
釋在實平則平若持衡輕重此平也實寬之於  
明刑之典安略

赦令第三十二凡四

貞觀七年太宗謂侍臣曰天下愚人者多智人者少  
智者不肯為惡愚人好犯憲章好去凡赦宥之恩惟

及不軌之輩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  
赦善人喑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稂莠音郎酉惠姦

宥者賊良人宥音昔文王作蜀刑茲無赦周書康誥  
又蜀先主姓劉名備字玄德漢中山靖嘗謂諸葛亮

曰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之間元方名紅康成每見  
啓告理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魯音故諸葛亮理蜀



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梁武帝每年數赦後同卒至

傾敗卒子夫謀小仁者夫音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

已來絕不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非常之恩彌

不可數將恐愚人常冀倖倖惟欲犯法不能改過

范氏祖高曰數赦之害前世論之詳矣夫良民不

被澤而罪人獲有政之偏愛莫甚於此詎以致和

而措刑不亦疎乎而人君每以赦為抑是

或捨陰德之報太宗怒之謂善治矣

馬氏存曰先王以教而化民刑者其過之大而

刑於憲綱者聖人則原其情而省其過之大小而

則傷於仁教者聖人則原其情而省其過之大小而

則傷於仁教者聖人則原其情而省其過之大小而

則傷於仁教者聖人則原其情而省其過之大小而

則傷於仁教者聖人則原其情而省其過之大小而

則傷於仁教者聖人則原其情而省其過之大小而

則傷於仁教者聖人則原其情而省其過之大小而

則傷於仁教者聖人則原其情而省其過之大小而

則傷於仁教者聖人則原其情而省其過之大小而

則傷於仁教者聖人則原其情而省其過之大小而

法則其時而用之則行止於此由是觀之則

則其時而用之則行止於此由是觀之則

則其時而用之則行止於此由是觀之則

則其時而用之則行止於此由是觀之則

則其時而用之則行止於此由是觀之則

則其時而用之則行止於此由是觀之則

則其時而用之則行止於此由是觀之則

宜必款過有罪而不可斃要為得中也太宗謂  
絕不放赦而四海安寧非常之恩稱不可斃其  
深有見於  
治道者哉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國家法令惟須簡約不可

一罪作數種條格式既多官人不能盡記更生姦詐

若欲出罪即引輕條若欲入罪即引重條數變法者

數者  
刑實不益道理宜令審細令手  
毋使互文  
通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詔令格式若不常定則

人心多惑姦詐益生周易稱渙汗其大號易渙卦九  
五文辭

言發號施令施于  
衆若汗出於體一出而不復也書曰

慎乃出令今出惟行弗為反謂者  
謂且漢祖日不暇

給蕭何起於小吏制法之後猶稱畫一今宜詳思此

義不可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為永式

愚按唐之刑書有曰曰律令格式今者專卑貴  
賤之等殺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  
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  
政必從事於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  
于罪戾者一斷之以律律之書凡十二篇所以  
使民遇善遠罪而無犯也皆太宗詔房玄齡等  
與法司因隋之舊而更定增損多皆重為輕迄  
貞觀用之無所變改夫律令格式皆重為輕法  
不簡約則出入輕重吏因之而作弊不常定則  
朝行夕改民莫知所信從太宗取則於蕭何畫  
一之法而不知輕於斃變法必須審定以為永式  
庶致刑措  
實由此也

長孫皇后遇疾漸危篤皇太子

承乾啓后曰醫藥備

長孫皇后遇疾漸危篤皇太子

承乾啓后曰醫藥備

長孫皇后遇疾漸危篤皇太子

承乾啓后曰醫藥備

長孫皇后遇疾漸危篤皇太子

承乾啓后曰醫藥備





盡今尊體不瘳音抽也請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

福祐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

非為惡者若行善無効何福可求赦者國之大事佛

道者上每示存異方之教耳常恐為理體之弊豈以

吾一婦人而亂天下法不能依汝言按通鑑貞觀九

有氣瘳前年從上幸九成宮禁絕等中夕告變上探

甲出關問狀后扶疾以從左右止之后曰上既震驚

汝言吾不知連死太子私以詔房玄齡玄齡曰上必行

赦后固止之

唐氏仲友曰天啓與運亦不偶然助興運必有賢

謂內家儲備夫守

治任三代興王之主無不內有賢則以協成之

無體有者也馬鄧不足以及自三代而下之絕

登者艾宜太宗有失內長何之策也天徵之幸而弗

遇禍亂之前乎此可為深悲也

貞觀二年太宗謂朝集使曰使去聲唐制諸州奉貢

任土作貢布在前典當州所產則充庭實當去比聞

都督刺史此音邀射聲名厭土所賦或嫌其不善踰

意外求更相做効更平遂以成俗極為勞擾宜改此

弊不得更然



愚按夏書載禹平水土之功也然曰任土作貢者亦非以其  
 地乎天成之功也然曰任土作貢者亦非以其  
 土之所有而意貢也禹貢一書其所貢者皆  
 食器用之常宗廟朝廷之不可闕者至於越境  
 人耳目心志之所欲也而唐之刺史至於常度  
 求物更相徵賦亦由國無定制使輸越於常度  
 之外太宗深懲而力革其弊誠王者之先務也  
 貞觀中林邑國貢白鷄鷄性辯慧尤善應答屢有苦  
 寒之言太宗怒之付其使令選出於林藪使去聲今  
 鑑貞觀五年十一月林邑獻五色鷄  
 鷄類以爲不宜受上喜而解之  
 愚按周書載召公成王之言曰犬馬非其土  
 性不畜珍禽異獸不育于國其後穆王得白狼  
 白鹿而驚服因以不至其得夫可睹也太宗却  
 林邑白鷄鷄之獻了謂能違古先哲之訓而鑿  
 失矣之

貞觀十二年踈勒朱俱波甘棠甘安九千里餘王姓  
 裴氏本俱波在葱嶺之西甘棠在大海南遣使貢方物使去聲後同太宗謂群  
 臣曰向使中國不安日南南蠻國在西南之外西域朝貢使亦

何緣而至朕何德以堪之觀此翻懷危懼近代平一  
 天下拓定邊方者托音惟秦皇漢武始皇暴虐至于

而亡漢武驕奢國祚幾絕幾平朕提三尺劍以定四  
 海遠夷率服億兆又安自謂不減二主也然二主末

途皆不能自保由是每自懼危亡必不敢懈怠惟藉  
 公等直言正諫以相匡弼若惟揚美隱惡共進諛言

則國之危亡可立而待也扶通鑑係貞觀九年十二月

唐氏仲友曰太宗因曰夷之窮而以韓望韓武自  
漢求精獨之言以忠言可進之機惜我玄齡無杜  
漸之言伴進乎帝  
王保治之道也

悉拱晉武王克高西旅底貢服禁太保作旅樊  
用訓于王而致慎德之戒夫以武王之聖而召  
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主可不深思而  
如念之哉太宗因四夷之賓以秦皇漢武自儆  
以求言而當時大臣雖不聞有如太保作書之  
詞然自懷危亡不於懈怠有合於夙夜明或不  
動之言庶幾乎帝  
主保治之道矣

貞觀十八年太宗將伐高麗其莫離支高麗官名其  
職如中國史

遣使蘇東兵部尚書也貞觀十六年高麗東都人象蓋  
蘇文斌其王武立王弟于嶺為王自為莫離支官貢白金黃門侍郎褚遂良諫曰莫離支虐殺

其主九夷所不容東方之夷有九種曰貳夷于東方  
貳夷白夷赤夷黑夷亦夷也

下以之興兵將事弔伐為遼東之人為去報主辱之

恥古者討弑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宋春秋時國  
名春秋時國  
名春秋時國

公受之於大廟大音泰後同大廟哀伯魯大夫疾  
孫達也藏哀伯魯大夫疾  
孫達也諫

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今滅德立違而實其賂器於  
大廟百官象之又何誅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

九鼎所交夏鼎也武王克商乃蓋  
伯義士猶或非之

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實諸大廟其若之何見  
左傳和公二年宋督弑其君瑤公與夷以郕鼎賂公  
故遂相宋公四月取郕鼎于宋納于大廟成哀伯諫



公不聽夫扶春秋之書百王取則若受不臣之筐篚

納弑逆之朝貢不以為愆將何致伐臣謂莫離支所

獻自不合受太宗從之按通鑑太宗又謂高麗使者

說支欲逆故曹不能復辨今更為之遊

唐氏仲友曰名其為賊乃可服之此兵法也太宗

意未會宜其從之速與太宗

則善矣而不能固以證今諫太宗師莫離支之獻

成遼水之恒懼歎

貞觀十九年高麗王高藏藏去聲高及莫離支蓋蘇

文蓋音盍高麗臣名金蓋蘇文既殺其王武於是專

人甚遣使解獻二美女太宗謂其使曰朕憫此女離

其父母兄弟於本國若愛其色而傷其心我不取也

並却還之本國按通鑑係貞

愚按周書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

而西伯與魯受齊人女祭之歸而孔子曰女子之

古臣下之說計列國之祭謀未有志或桑梓以

阻其先為或遂中不為是邪况當與師致討之

豈非有見於此耶若太宗其可謂賢君也已

辨興亡第三十四

凡四

辨興亡第三十四





貞觀初太宗從容

從容切謂侍臣曰

周武平紂之亂以

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國其得天下不殊祚

運長短若此之相懸也尚書右僕射蕭瑀進曰紂為

無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諸侯不期而會武王伐紂諸侯會孟津者

八百周室微六國無罪秦氏專任智力吞食諸侯平

定雖同人情則異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務弘仁義

秦既得志專行詐力非但取之有異抑亦守之不同

祚之脩短意在茲乎

愚按太宗君臣皆論創業守成孰難去制以制  
業為難守成易守成易與其建論於既往焉君致  
力於方來者為有監乎他日與群臣論開秦運

即長短之由非理之貴乎君臣之間論古  
者欲其反之於已而推之於治也取天下之事  
太宗既已身親之矣方當即位之初所宜監秦

之所以失功周之所以得成乎如同祚之長不  
至如秦祚之短也當乎太宗之言可謂能切已

近思者矣

貞觀二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隋開皇十四年

大旱人多飢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

百姓逐糶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

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供平煬帝恃此富饒所

以奢華無道遂致滅亡煬帝失國亦此之由九理國

者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



與足

論語有若劍者家公之辭

但使倉庫可備凶年此外何煩儲

蓄後嗣若賢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積倉庫徒

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此章重出者

愚按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此蓄積者所以為民非為君也百姓足孰與不足聖經所以垂訓而公私之積猶可家病實強所以言於漢文帝之時也蓋蓄積固有國之先務也至於舊積豐富之心一生資材粟陳不足以供捕山倒海之欲非惟無可以養民且至於厲民矣太宗謂但使倉庫可備凶年此外何煩儲蓄此得古人制國用之意良足取也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天道福善禍淫事猶影響

皆啓人

本安厥恭民可計

亡國來奔隋文帝不恡累

帛大興士衆營衛安置乃得存立既而強富子孫不

思念報德纔至失脫即起兵圍煬帝於鴈門

郡名今為代州

及隋國亂又恃疆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國家者

身及子孫並為頡利破亡豈非背恩忘義所至也群

臣咸曰誠如聖旨

愚按三代之待夷狄也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蓋不以中國之治治之也文王之伐獯豸止於城

彼朔方而已宣王之伐淮夷止於徐方未庭而不

明華夷之辨務為懷遠之圖適以自遺惠而已矣故漢宣扶立呼韓而連或多北邊之擾隋文

撫存黎民而煬帝有鴈門之圍由不能以三代為法故也可不戒歟

貞觀九年北蕃

北突厥

歸朝人奏突厥內大雪人饑



羊馬並死中國人在彼者皆入山作賊人情大惡太

宗謂侍臣曰觀古人君行仁義任賢良則理行暴亂

任小人則敗突厥所信任者並共公等見之略無忠

正可取者頡利復不憂百姓恣情所為朕以人事觀

之亦可久矣魏徵進曰昔魏文侯名斯晉卿也之子為諸侯

問李克戰國時人諸侯誰先亡克曰吳先亡文侯曰何故

克曰數戰數勝魏並音數勝則主驕數戰則民疲不

亡何待頡利逢隋末中國喪亂遂恃衆內侵今尚不

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深然之

愚按大雪人飢半馬非死突厥將亡之徵也太宗不以此論其必亡而少不任也朕不憂百姓

之事則又有深意焉蓋頡利之國突厥也勝者亡之

太宗自起兵已來亦宜非數戰數勝者乎觀頡

利之亡亦可勝然知得安厥後太宗以老而復

興高麗之時始過於李充之功論者太宗

與曰魏徵若在使我有是行豈不信哉

貞觀九年太宗謂魏徵曰頃讀周齊史末代亡國之

主為惡多相類也齊主齊後主也名緯世祖之子深好奢侈好去

所有府庫用之略盡乃至關市無不稅歛去聲朕常謂

此猶如饑人自食其肉肉盡必死人君賦歛不已百姓既罄其君亦亡齊主即是也然天元後周宣帝名齊主諱自稱天元若為優劣徵對曰二主亡國雖同其行則別

齊主悞弱悞與政出多門國無綱紀遂至亡滅

天元性兇而強威福在已亡國之事皆在其身以此

論之齊主為宥

舊本此章重出宥  
為今去彼存此

惡於科日於豎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宜象于  
游坡命不易大鼓之擊以夏周之擊以錄太宗  
以開基之明君而能以亡國之庸君為擊可謂  
知所鑒矣其得為宥過也宜哉至論周齊之君  
孰優孰微以齊主為宥惡觀周子之書有剛惡  
柔惡之說然則天元其剛惡齊主其柔惡然則  
柔惡之說則一歟  
柔錄巽七圖則一歟  
柔易以優劣論也

貞觀政要卷第八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K. 2121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05. 11. 9





貞觀政要卷第九

議征伐三十五

征伐第三十五

凡十  
三章

議安邊三十六

戈直集論

武德九年冬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音韓凡言可汗並同以其

衆二十萬至渭水便橋之北漢武帝初作便門橋長安城北而西渭門即平

門也古者平便字同於此道作橋遣首帥執矢思力

勝姓思力其名入朝為覘自張聲勢云二可汗總

兵百萬今已至矣乃請返命太宗謂曰我與突厥面

自和親汝則背之背音倍我無所愧何輒將兵將去聲入

我畿縣自夸彊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蕭



瑀封德彝等請禮而遣之太宗曰不然今若放還必謂我懼乃遣囚之太宗曰頡利聞我國家新有內難士又聞朕初即位所以率其兵衆直至於此謂我不敢拒之朕若閉門自守虜必縱兵大掠疆弱之勢在今一策朕將獨出以示輕之且耀軍容使知必戰事出不意乖其本圖制服匈奴在茲舉矣遂單馬而進隔津與語頡利莫能測俄而六軍繼至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請盟而退此通鑑載

辭多不報

愚初嘗夷猶夏者若疑明則之則廢夷率服帝若疑將德之心故列戎五郡之制於要服則近

而撰文微遠而蓄出術至於荒服則流祭而已以標柔而掩乎威威不足以及武窮征遠討而宗內定中興外竣四夷以漢武窮征遠討而太能服者咸歸版圖若突厥為患久矣唐有天下之初已悉陵上國至于斯時率騎二十萬直至謂水亦云肆矣太宗一時輕騎示威其氣樂直而中國尊安商夷退抑雖不可與帝者明刑得總並論其不戰屈人亦足偉也謂之英武不亦乎宜

貞觀初嶺南諸州

今廣東

奏言高州今仍舊首帥馮

盎談殿

盎字明達高州人隋亡後嶺南唐與以其地

阻兵反叛詔將軍蘭暮

嶺南名暮姓

發江嶺數十州兵

討之

發江南道嶺南

秘書監魏徵諫曰中國初定倉

疾未復嶺南瘴癘山川阻深兵遠難繼疾疫或起若  
不如意悔不可追且馮盎若反即須及中國未寧交  
結遠人分兵斷險破掠州縣署置官司何因告來數  
年兵不出境此則反形未成無容動衆陛下既未遣  
使人使去聲就彼觀察即來朝謁恐不見明今若遣  
使分明曉諭必不勞師旅自致關庭太宗從之嶺表  
悉定侍臣奏言馮盎諉殿往年恒相征伐陛下發一  
單使嶺外恬然太宗曰初嶺南諸州盛言盎反朕必  
欲討之魏徵頻諫以為但懷之以德必不討自來既  
從其計遂得嶺表無事不勞而定勝於十萬之師乃

賜徵絹五百匹按送嶺表元八年九月馮盎反者以  
十數上命討之魏徵諫曰云云上乃罷兵十月遣  
貫外散騎侍郎李公掩節慰諭之盎遣其子智戴  
表遠安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獨五百段

唐武仲友曰甚哉漢人之可畏也蓋不為南越王  
於非魏徵何足以當唐之興運然直壯曲老蘭  
剪除益之區區何足當唐之興運然直壯曲老蘭  
華可擊之狀未可必也太宗罷之明命之臣止無  
其名師江猶以南所全活者不勝數矣仁之言  
開利博戰賢於十萬衆特以兵勢殺之百兵臨一  
胸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干戈轉

耶將尉惡瘴疢開其名編華剪良於唐表隨貫十賜  
帝兵補所利便可除非武氏安使外數徵絹上散騎  
乃於治之漢文之時人上書周勃欲反下  
復奮邑此時與總居一號小璋碩欲反



事疑同蓋同勳異於焉蓋薛斌之事勢而薄太  
后之言誠類於魏徽之諫也其察人之情亦明  
故矣

貞觀四年有司上言林邑蠻國林邑南蠻國名漢南

千餘表疏不順請發兵討擊之太宗曰兵者凶器不

得已而用之故漢光武云每一發兵不覺頭鬚為白

自古以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也符堅自恃兵彊

欲必吞晉室興兵百萬一舉而亡符堅嘗語人晉

為前秦健死子苻堅弒生自苻健被長安是

頻年勞役人不勝怨苻堅遂死於匹夫之手至如

頡利往歲數來頡利侵我國家部落疲於征役遂至

滅亡朕今見此豈得輒即發兵但懸崖山險土多瘴

癘若我兵士疾疫雖尅此蠻亦何所補言語之間

何足介意竟不討之按通鑑林邑獻大珠有可以其

亡如場帝師利督所親見也不願請討之上曰好戰者

胡氏曰太宗不武况未可必乎一言之慢遠典兵嘗幾於

能忍然林邑表請款為不願者以獻大珠嘗試朝

廷也還其款則善矣今不願還其款則納侮多矣雖

其實而甘其慢也明年鷓鴣繼來則納侮多矣雖

不該使夫豈格遠人之道焉

而太宗不欲再勞師以黷武也然自古窮兵極

武未有不利之侵獲皆致於滅亡之地可謂知



年與金兵於遼水之上而不知止邪書曰終始惟厥與惟明后後之人主式監在茲

貞觀五年康國

即漢康居國一曰薩木鞋亦曰錫林

君姓溫本月氏為突厥所破請歸附時太宗謂侍臣

稍南依葱嶺其王屈木支

曰前代帝王大有務廣土地以求身後之虛名無益

於身其人甚困假令平於身有益於百姓有損朕必

不為况求虛名而損百姓乎康國既來歸朝有急難

不得不救聲去兵行萬里豈得無勞於人若勞人求

名非朕所欲所請歸附不須納也

范氏祖高曰太宗知格來歸域之贊有所不為然以兵克者則以為己有而郡縣置之其為疲勞百姓一也豈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歟然其不受康國足以為後世法矣使其事命如於其成德可

唐氏仲友曰古之待荒服之外正如此耳太宗推所以待康國而推之它夷不求臣服不亦善乎惜如其來盡

蓋推關四夷之噴歎殊俗之附三代未之聞也

勞民而不為蒸麩之斯足以安民而不為擾其

利害豈不甚明哉漢建武中西域求內屬先威

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而竟不許唐貞觀初康

國請歸附太宗開求虛名損百姓而竟不納二

君承遠之道可憫無憚於四方二君之謂矣明

貞觀十四年兵部尚書侯君集幽州人以驍才稱少

從承乾謀討事覺被誅伐高昌及師次柳谷西域名候



將葬國人咸集以二千輕騎襲之可盡得也副將

薛萬均煨煨人萬敬之兄高祖以其材武授上柱姜

行本名確以字行以幹力稱高祖有功封金城郡公皆以

為然君集曰天子以高昌驕慢使吾恭行天誅乃於

殛墓間以襲其葬不足稱武此非問罪之師也遂按

兵以待葬畢然後進軍遂平其國按通鑑於是數行

不下諷朝文之及午而克

唐氏仲友曰高昌地不千里勝兵萬人恃

遠不實太宗討之以其地控西域之中故也

是封城東西九十五里勞高昌一萬九百餘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北狄代為寇亂今延陀

偃疆偃疆切延陀鐵勒須早為之所朕熟思之

惟有二策選徒十萬擊而虜之滌除兇醜百年無患

此一策也若遂其來請與之為婚媾朕為蒼生父母

苟可利之豈惜一女北狄風俗多由內政亦既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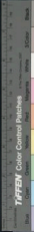
則我外孫不侵中國斷可知矣以此而言邊境足得

三十年來無事舉此二策何者為先司空房玄齡對

曰遭隋室大亂之後戶口太半未復兵凶戰危聖人

所慎和親之策實天下幸甚按通鑑即命兵部侍郎

主以新興公



胡氏寅曰人各有偶天子之女非外夷所當偶  
世皆以外夷為婿人君見有不及則顯臣  
而之房公廷於漢故不知遠播先王豈非可歎  
正邪夫薛明其政刑來則無乃吾德強有所  
修仁義而明其政刑來則無乃吾德強有所  
心於己乎此上策也舍而不用乃嫁女以結  
是為非策而太宗君臣正用之也

則震之以上帝未與四夷也  
突厥之使高帝從祖於漢高祖  
和親之策漢高祖也  
足貴所以示子孫也  
慎和親實天子之良策也  
四夷也君能行和親之道則  
而然中矣嗚呼君行之而不以為恥臣亦不以  
情為非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蓋蘇文弑其主而奪其  
國政誠不可忍今日國家兵力取之不難朕未能即  
動兵眾且令契丹靺鞨攬授之何如  
契丹東用棟元德時號契丹靺鞨  
居肅慎地九數部有黑水部獨遠  
古之列國無不彊陵弱眾暴寡今陛下撫養蒼生將  
士勇銳力有餘而不取之所謂止戈為武者也  
昔漢武帝屢伐匈奴隋主三征遼左人貧國敗實此  
之由惟陛下詳察太宗曰善

按通鑑不載玄齡之辭  
止載長孫無忌曰蓋蘇  
蘇

文自知罪大畏大國之討必嚴故守備陛下姑為之  
隨恐後將以自安必更驕情愈肆其惡然後討之未  
曉也上

貞觀十八年太宗以高麗莫離支賊殺其主殘虐其  
下議將討之練議大夫褚遂良進曰陛下兵機神算  
人莫能知昔隋末亂離克平寇難及北狄侵邊西  
蕃失禮陛下欲命將擊之將去群臣莫不苦諫唯陛  
下明略獨斷卒並誅夷卒切今聞陛下將伐高麗意  
皆焚感然陛下神武英聲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遼  
事須剋捷萬一不獲無以威示遠方必更發怒再動  
兵衆若至於此安危難測太宗然之按通鑑李勣又

用陛下之策北兵窮討盡從歸而此誠微之矣朕身  
上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謀故也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  
之知反掌耳今太子新立身尚幼弱自當備屏陛下  
所行連舉皆思臣之所甚憂也

范氏私與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臣所執  
為大國者不可不討然高麗之大未如突厥其險  
途不過於高昌吐谷渾此三國者皆命將帥以集  
師取之遂墟其國何獨至於高麗而欲自征之乎  
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

伐而不可亦未也  
來氏曰昔人主親臨亂敗若不勸而自懲深  
知禍於身不戒而自戰猶幸我造之禍至於家喪  
國破身死而宗族廢盡太宗曰嗚呼莫之懲而反  
疾趨以襲其境何我蓋其心自謂吾之戰將攻取  
國富民衆非殆敗望也夫平定四夷之精力用諸  
將務平之餘成感賦一鼓可以勦除定志决矣



可傾刻盡諫不

唐氏仲友曰王能既疑諫臣惟逐良弱而武臣量

不及總微字動一折而後良之諫不行動武臣量

所見惟遠功奈天下計何德微在勸此言必不發

就使有此言微肯但已邪逐良之分甲如足之或武

已不能無過矣胡不明夷夏之分而討之或武

告帝曰高麗小醜不犯邊吏今而討之足之或武

不勝為笑不亦善乎勸之指聽之微乃以足之或武

再諫借乎不復頤而力陳之太宗之微思諫臣用兵也

繫微之夫其侮用降也興聽微之思諫臣用兵也

微之性重如此論諫必若聽微之思諫臣用兵也

宗曰遠人不服則帝王乘遠之道何親征之尚茲

威絕域者有討遠之謀趙明年遠之道何親征之尚茲

不過為道主雪怨之謀趙明年遠之道何親征之尚茲

場之所為存者小而不所棄也夫何言行之相

反邪直言之非難而行武備難於成故時者多

矣若玄齡之言以漢武備難於成故時者多

深規也然忌之言下議其禍因阻其勢而觀征

之際後尼其行亦足少微矣惜乎太宗意定悲

貞觀十九年太宗將親征高麗開府儀同三司尉遲

敬德奏言車駕若自往遵左皇太子又監國

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虛遼東路

遙恐有玄感之變隋煬帝親征高麗揚且邊隅小國

不足親勞萬乘若克勝不足為武僮不勝翻為所笑

伏請委之良將太子自可應時摧滅太宗雖不從其諫

而識者是之按通鑑上不從以敬德為



TAFK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愚按陳恒其君孔子沐浴請討古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人皆得而誅之高麗為唐之藩臣其君為莫難支所弑太宗舉兵討之其亦異乎嗚呼無名之奸矣但不當鑿與自行耳尉遲敬德請委之良將自可摧滅其賊是已然嘗論之高麗以蕞爾小國四拒隋師五拒唐師非有謀臣良將能如是乎當時李靖嘗言莫離支自謂知兵故輕中國太宗亦嘗謂靖使伐高麗靖欣然請行太宗不能從也異時靖而歸問於靖曰吾以天下之力至於小夷何也靖曰臣事道宗知之蓋指駱暉之戰靖分軍蒙平壤之事也由此論之太宗若用李靖為帥其平高麗必矣太宗不能用靖而用李勣為將勣遠忠貞廷寄之言舍烏骨而不攻昧城有不決之討守安布而不置卒之師老糧少無功而返由不用靖而用勣也

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從太宗征高麗詔道宗與李勣為前鋒及濟遼水剋蓋牟城蓋牟在平壤東南逢賊兵

大至軍中僉欲深溝保險待太宗至徐進道宗議曰

不可賊赴急遠來兵實疲頓恃衆輕我一戰可摧昔

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弇音謙耿弇漢光武將我既職在前軍當

須清道以待與駕李勣大然其議乃率驍勇數百騎

直衝賊陣左右出入勣因合擊大破之太宗至深加

賞勞去聲道宗在陣損足帝親為針灸音賜以御膳按

述載此事甚詳辭多不錄

范氏祖焉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恃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強也本其夙時奮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思高拱猶思所以遠志扼腕嗔喜於用兵如馬婦持虎不能自止非有禮義以養其心中和以養其氣始於勇敢終於勇敢而已矣記曰貴於勇敢備有力者貴其

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則用之於禮義而禮義則勝為美也故以天子之尊而敵勝於遠矣一戰而克自以為功其器不亦小哉

思按漢耿弇之討張步也弇為廣天所中先武時春弇知弇為步所攻自杜技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到虜兵處可且閉營休士以待上來俊曰虜道君父邦乃出戰而敵之此與道宗數高賊虜道君父邦乃出戰而敵之此與道宗數高

太宗帝範曰貞觀二十二年正月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定親承萬官官地雖廣好戰則人獨好去中國雖安忘戰則人殆獨

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

用故農隙講武習威儀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是以

勾踐軼越卒成霸業勾踐越王名越王既為吳所敗

拜之左右杜開越徐偃棄武終以喪邦徐偃國王周

忘其備也孔子曰以不教人戰是謂棄之論語故知

孤矢之感以利天下易大傳曰弇矢此用兵之職也

愚按書稱放牛歸馬詩言戰戈盡弓甚矣兵非聖人之所尚也然常觀周公作周禮極言師帥旅帥卒長伍長之制詳陳禦乎如大敵之臨焉是兵之儀至於斬牲徇陳禦乎如大敵之臨焉是兵亦非聖人之所廢也善乎太宗之言曰調非解全之術始非擬寇之方兵不可以全除亦不可



以常用聖人獲  
起不易斯言矣

貞觀二十二年太宗將重討高麗重平是時房玄齡

寢疾增劇頽謂諸子曰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唯

欲東討高麗方為國害吾知而不言可謂銜恨入地

遂上表諫曰臣聞兵惡不戢戢為去聲武貴止戈當今

聖化所覃無遠不暨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

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為中國患害無過突

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

典禁衛執戟行間行若執其後延陀鴟張鴟張為尋就

夷賊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已北萬里無塵至如

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鼠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

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主

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耻

隋文帝十八年高麗寇遼西遣楊諒討之無功煬帝六

年徵其王元入朝不至八年徵天下兵擊之帝親以

諸城不下來援兒宇文述等大敗九年復親掩嶺陵

之枯骨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

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比功校德萬倍前王此聖主所

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于率土孝德彰

於配天觀夷狄之將亡則指期數歲授將帥之節度

將帥之將 則決機萬里 屈指而候 驛視景而望 書符

去聲 後同 應若神算 無遺策 揮將於行伍之中 取士於凡庸之

末 遠夷單使 一見不忘 小臣之名 亦嘗再問 箭穿

七札 札甲也 髮由 基射字上札 弓貫六鈞 左傳定公八年魯伐齊 士皆列預高之弓六鈞

加以留情 墳典屬意 篇什 篇音 屬音 筆道鍾張 見師傳 篇音 詞

窮費馬 賤賈詞 相如富文人 文鋒既振 則宮徵自諧 徵音 諧音 輕

翰暫飛 則花葩競發 撫萬姓以慈 遇群臣以禮 褒秋

毫之善 解吞舟之網 逆耳之諫 必聽 膚受之愬 斯絕

行焉 行可謂明也 已女 好生之德 好去 禁障塞於江湖

惡殺之仁 息鼓刀於屠肆 亮鶴徇稻梁之患 亮音 徇音 稻音 梁音 天

馬蒙帷蓋之恩 降尊卑 尊音 卑音 思摩之瘡 思音 摩音 瘡音 十九年太宗

所中 太宗親為之 為音 為音 登堂臨魏徵之柩 登音 堂音 臨音 魏音 徵音 柩音 十九年

正月 魏徵卒 太宗 哭戰亡之卒 則哀動六軍 哀音 動音 六音 軍音 十九年 太宗

至管州 詔遺東戰亡士卒 骸骨並集柳城東 負填道

之新 則情感天地 不通命 長孫無忌 將軍人 勇草 填音

自擊薪於馬前 以助後 重黔黎之大命 特盡心於庶

獄 臣心識昏惰 豈足論聖功之深 遠談天德之高 大

哉 陛下兼衆美而有之 靡不備具 微臣深為陛下惜

之重 之愛 之寶 之周 易曰 知進而不知退 知存而不知

亡 知得而不知喪 又曰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知亡 知得而不知喪 又曰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者其惟聖人乎

易文言傳釋  
乾卦之辭

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

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為陛下惜之者

蓋謂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恥不殆臣謂陛下威

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

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理吾來以魚鱉

畜之宜從闕略必欲絕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

下每決死因必令計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蓋

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

無故驅之於戰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

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空轆車而掩泣

抱枯骨而摧心足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冤

痛也且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

失臣節而陛下誅之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可

也久長能為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

日殺萬夫不足為媿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內為舊

主雪怨為去聲後外為詞十七年高麗臣莫離支試  
其君高武而獨尊國政太子於是有所征遠之

議外為新羅報讎十七年新羅遣使言百濟攻取其  
國四十餘城使與高麗連兵誦說

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命司農丞相里玄樂  
顯書賜高麗使勿攻新羅矣韓支竟不從玄樂還具

言其狀上於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

是欲征之祖老子止足之誠以保萬代巍巍之名發帝然之恩



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帝王保祐朕有旨我以太宗之賢獨爾況其大者乎

貞觀二十二年軍旅亟動官室互興百姓頗有勞弊

充容

唐利女官裴徐氏名忠長城人生五月能言四

試使黜黜繼為小山福曰仲嶽巖而漢野撫柱技以

難想將千勝于此此何為子獨捷太宗問之名為

益禮類水取和卒贈贊化上疏諫曰貞觀已來二

十有餘載風調雨順羊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

饑饉之災昔漢武帝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王之符

武帝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壇封廣丈二尺齊

桓公小國之庸君尚塗通周古泥金之望齊桓公既

於英兵秋行封禪後漢制封禪用玉幣陛下推功損

已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關告成之禮通與古者

妙而聖以致太平必封云亭竹謁耒展升中之儀帝黃

禱亭亭玉帝禱云此之功德足以咀嚙百王網

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云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保

未備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後以疎願陛下難

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

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

車倦於轉輸轉去且召募投戎去留懷死之痛因風

阻浪人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年無數十之獲一船

致損則傾覆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



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克伐暴  
有國常規然黷武習兵先招所戒昔秦皇併吞六國  
反連危禍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  
矜功恃太棄德輕邦固利忘害肆情縱欲遂使悠悠  
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  
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  
仁此下疑減行役之煩增雨露之惠妾又聞為政之  
本貴在無為竊見土木之功不可遂兼北闕初建南  
營翠微曾未踰時玉華創制瑤臺翠閣非惟構架  
之勞頗有工力之費雖復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

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官菲室聖王

之所安金屋瑤臺竊主之為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

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並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

不竭矣用而息之則心斯悅矣夫珍玩技巧為喪國

之斧斤美音扶珠玉錦繡寶迷心之醜毒竊見服玩

鮮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奇珍若神仙之所製雖馳

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

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紂始

著箕子曰彼為象箸必將為犀玉之杯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過夫作

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





照未形智周無際窮奧秘於麟閣漢宣帝開功盡探蹟於儒林漢平帝時千王理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迹

興亡衰亂之數得失成敗之機固亦包吞心府之中

循環目圍之內乃宸衷久察無假一二言焉惟知之

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著體逸於時安伏願抑志

摧心慎終成始削輕過以添重德擇今是以替前非

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泰太宗甚善其

言特加優賜甚厚

貞觀四年李靖擊突厥頽利敗之其部落多來歸降

者降下切後同詔議安邊之策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於河

南度之後同上聲準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

是含育之道也太宗從之秘書監魏徵曰匈奴自古

言特加優賜甚厚

安邊第三十六

愚按人臣進諫於君古人擬之批矯雖士大夫猶以爲難况婦人女子乎其見之史傳則寥寥矣劉文政元建武之刑寥寥千載不多見之太宗納

後亦足以交納而史冊之矣官安之中復有如宿儒不能遠過者爲可賢矣

今爲豐州後河東金其部落得爲捍蔽又不離其

其世寇中國萬姓冤讎陛下以其為降不能誅滅即  
宜遣發河北

今山

居其舊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

類強必寇盜弱則卑伏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

之者若是故時發猛將以擊之

將去

收其河南以為

郡縣陛下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

後滋息過倍居我肘腋甯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

患尤不可處以河南也溫彥博曰天子之於萬物也

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除餘落歸

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

意臣愚甚謂不可宜處之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

存之懷我厚恩終無叛逆魏徵曰晉代有數時胡裔

落分居近郡江統勸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數年

之後遂傾瀝洛

江統字德元陳留人晉武帝時為山陰令時關北為夷所擾統深推四

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或論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人服其深識前代覆車

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

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突厥餘

塊以命歸我收居內地教以禮法選其酋首

酋德由切後同

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單于

於內郡

單音

以為漢藩翰終于一代不有叛逆又曰

隋文帝勞兵馬費倉庫樹立可汗令復其國

令平聲後同

後孤恩失信園場帝於鴈門

隋開皇二十年文帝以突厥突利為啓民可汗

妻以義成公主大業十一年楊帝遣使告變帝馳入鴈門突厥圍鴈門急攻之帝泣曰盡時後公主以計解圍今陛下仁厚從其所欲

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長音不相統屬力散勢

分安能為害給事中杜楚客如韓弟也少尚奇節初

觀四年召為給事中太宗曰人不恤無官忠才不則而兄與我共支一心者不當如兄事吾進蒲州刺史

有能名遷工部尚書攝府事以威肅聞進曰北狄人面獸心難以德懷

易以威服易以威切今令其部落散處河南逼近中華久

必為患至如鴈門之役雖是突厥背恩背音自由隋

主無道中國以之喪亂豈得云興復亡國以致此禍

夷不亂華前招明訓存亡維維列聖通規臣恐事不

師古難以長久太宗嘉其言方務懷柔未之從也卒

用彥博策卒子自幽州至靈州東至幽州西至靈州也置順祐

化長四州都督府以處之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

自突厥頡利破後諸部落首領來降者皆拜將軍中

郎將布列朝廷郎將之將去聲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

相半唯拓拔不至拓他各切又遣招慰之使者

相望於道使去聲涼州都督李大亮以為於事無益徒

費中國上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

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猶於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

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

以權

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

諸夏親昵不可

棄也

左傳則公元年晉仲齊齊侯之辭

自陛下君臨區宇深根固本

人逸兵強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雖入

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

然河西民庶鎮

禦藩夷州縣蕭條戶口鮮少

詳少詳上加因隋亂滅耗尤

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業匈奴微弱以來始就農

畝若即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感請停招慰且謂之

荒服者故臣而不納是以周室愛民攘狄竟延八百

之齡秦王輕戰事胡故四十載而絕滅漢文養兵靜

守天下安豐孝武揚威遠略海內虛耗輜輜臺追

已不及

漢武帝紀海遠征伐而按梁都尉桑弘羊與西國主不從乃下詔深陳其利以威

伊吾兼統鄯善

伊吾鄯善並西域國名伊吾在大碛外南至王門關八百里漢宜禾都尉

所且既得之後勞費日甚虛內致外竟損無益遠尋

秦漢近觀隋室動靜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已臣附

遠在藩磧民非夏人地多沙鹵其自堅立稱藩附庸

者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懷德永為藩臣蓋

行虛惠而收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

之江維以變其俗乃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袍

一領酋長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

租贖供積惡之凶虜其衆益多非中國之利也太宗

不納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宮突厥可汗弟中郎將阿

史那結社率陰結所部持去解阿史那突厥姓名結社率突利可汗之弟時為中

宗自是不直突厥悔處其部衆於中國還其舊部於

河北建牙於故定襄城立李思摩為乙彌泥熟俟利

苾可汗以主之因謂侍臣曰中國百姓實天下之根

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授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又

安未之有也初不結魏徵言逆贊其勞贊曰甚矣失久

安之道幾平聲舊本李太亮誤以下至太宗不納另

是一事因次第詳合為一章又按

胡氏實曰獻吉之道惟理是憑則言必忠聽言之

道勿以同於己言為是則聽必實太宗不從傾

用溫身博之策何也其意承志謙未可知也如

其偶同則不可知也其意承志謙未可知也如

為忠矣太公用其言未幾有失及振殿之變如此

而欲功加外竟冠帶百擊者非聖主之威耶也

又曰魏公嘗物用使君集為宰相君集反太宗疑

太深之怨公嘗物用使君集為宰相君集反太宗疑

何也魏公嘗物用使君集為宰相君集反太宗疑

宗雖以見卻突厥塞內使充宿衛如一婦若本太

宗雖以見卻突厥塞內使充宿衛如一婦若本太

名非後世之永成哉

唐氏仲友曰荀卿言以德兼人者王以富兼人者

貪矣無德於國無惠於民不亦善乎乃幸用彥博之策

若不因解社之亂無遺不亦善乎乃幸用彥博之策

之費不亦重乎大抵惠不亦善乎乃幸用彥博之策

亦如晉陸渾之制伊川其後揚名亦始濫之

亦如晉陸渾之制伊川其後揚名亦始濫之

亦如晉陸渾之制伊川其後揚名亦始濫之

亦如晉陸渾之制伊川其後揚名亦始濫之

亦如晉陸渾之制伊川其後揚名亦始濫之

亦如晉陸渾之制伊川其後揚名亦始濫之

亦如晉陸渾之制伊川其後揚名亦始濫之

亦如晉陸渾之制伊川其後揚名亦始濫之

亦如晉陸渾之制伊川其後揚名亦始濫之

亦如晉陸渾之制伊川其後揚名亦始濫之

亦如晉陸渾之制伊川其後揚名亦始濫之

亦如晉陸渾之制伊川其後揚名亦始濫之

亦如晉陸渾之制伊川其後揚名亦始濫之

亦如晉陸渾之制伊川其後揚名亦始濫之

亦如晉陸渾之制伊川其後揚名亦始濫之

亦如晉陸渾之制伊川其後揚名亦始濫之

亦如晉陸渾之制伊川其後揚名亦始濫之

亦如晉陸渾之制伊川其後揚名亦始濫之

亦如晉陸渾之制伊川其後揚名亦始濫之

亦如晉陸渾之制伊川其後揚名亦始濫之

貞觀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之後太宗欲以其地為

州縣魏徵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王先來朝謁自後

數有商胡數者稱其過絕貢獻加之不禮大國詔使

去遂使王誅載加若罪止文泰高昌王姓斯亦可矣

未若因撫其民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弔民威德被於

遐外為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為州縣常須



造辦衣資離別親戚十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

得高昌操穀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

臣未見其可太宗不從竟以其地置西州仍以西州

為安西都護府每歲調發千餘人去防遏其地黃

門侍郎褚遂良亦以為不可上疏曰臣聞古者拓后

臨朝明王創業必先華夏而後夷狄廣諸德化不事

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反周宣王名靖諱曰薄

逢出之而始皇遠塞中國分秦始皇使蒙恬發兵

不窮遠也為四十四縣長城內地形阻陛下誅滅高昌威

險塞起臨水至遼東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為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

西供役之年時平飛翥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

年不復陛下每歲遣千餘人而遠事屯戍終年離別

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資穀粟傾其機杼

經逢死亡復在方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所遣之內

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為國生事為去高昌塗路沙磧

千里冬風水冽夏風如焚行人遇之多死易云安不

忘危理不忘亂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張掖今

州路酒泉今為滿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

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

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



用陛下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為  
立可汗吐渾遺萌更樹君長皆復立高昌非無前例  
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服而存之宜擇高昌可立者  
徵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為藩翰中國不擾  
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後代疏奏不納至十六年  
西突厥遣兵寇西州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州有警  
急雖不足為害然豈能無憂乎往者初平高昌魏徵  
褚遂良勸朕立麴文泰子弟依舊為國朕竟不用其  
計今日方自悔責昔漢高祖遭平叛之圍而賞婁敬  
漢高帝欲擊匈奴使婁敬使匈奴以通報曰匈奴伏奇  
兵以爭利不可擊也上怒曰病虜以口舌得官此奇

安帝以高帝七年後得解運至廣成故號曰吾不  
用公言以開平城通袁紹敗於官渡而誅田豐  
封數十戶為關內侯袁紹敗於官渡與八百騎渡河走至黎  
陽衆稍復歸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今戰敗  
而解肉懸將發吾不發生紹謂逢紀曰別駕喜其言  
止吾吾懸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對手大笑喜其言  
之甲也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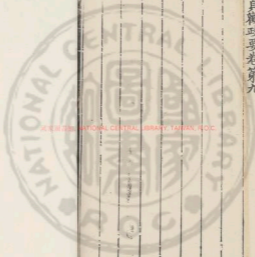
知段豐朕恒以此二事為誠寧得忘所言者乎

范氏祖禹曰魏徵之言其利害非不鳴也以太宗  
之智蓋不足知之惟其好大而喜遠矜功而拘名  
不能以義制心故忠言有若也  
從而有國者覆師之禍小而或以亡楚靈王齊潘吾是也  
是也而地之禍大而或以亡楚靈王齊潘吾是也  
是也而地之不廣慮民之不安不忠兵之不  
不足而地之不廣慮民之不安不忠兵之不  
不從忠諫卒自銜悔况不及者太宗之得而可為乎





貞觀政要卷第九



XINXI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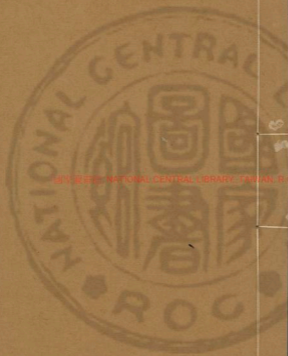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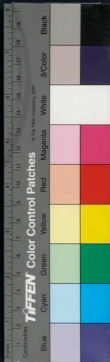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1949.06.10



貞觀政要卷第十

論行幸三十七

論改獵三十八

戈直集論

論史祥三十九

論慎終四十

行幸第三十七

凡四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廣造宮室以肆行幸  
自西京至東都離宮別館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  
今涿州無不悉然馳道皆廣數百步種樹以飾其  
諸曠傍人力不堪相聚為賊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復已  
有以此觀之廣宮室好行幸好去竟有何益此皆朕  
耳所聞目所見深以自誠故不敢輕用人力惟令平





百姓安靜不有怨叛而已

貞觀十一年太宗幸洛陽宮泛舟于積翠池顧謂侍

臣曰此宮觀臺沼能去並煬帝所為所謂驅役生人

窮此雕麗復不能守此一都以萬人為慮好行幸不

息好去人所不堪昔詩人云何草不黃何日不行大詩

雅何草不黃詩大大東小東杼軸其空詩小詩大正謂此也

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國滅今其宮苑盡為我有隋氏

傾覆者豈惟其君無道亦由股肱無良如宇文述虞

世基裴蘊之徒皆隋臣居高官食厚祿受人委任惟行

諂佞蔽塞聰明欲令其國無危令平不可得也司空

長孫無忌奏言隋氏之亡其君則杜塞忠諫之言臣

則苟欲自全左右有過初不糾舉寇盜滋蔓亦不實

陳揆此即不惟天譴實由君臣不相匡弼太宗曰朕

與卿等承其餘弊惟須弘道移風使萬世永賴矣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魏徵等曰隋煬帝承文帝餘業

海內殷阜若能常處關中上豈有傾敗遂不顧百

姓行幸無期徃往江都不納董純崔象皆隋臣等諫諍

身戮國滅為天下笑雖復帝祚長短委以玄天而福

善禍浮亦由人事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長久國無危

敗君有違失臣須極言朕聞卿等規諫縱不能當時

即從再三思審必擇善而用之

貞觀十二年太宗東巡狩將入洛次於顯仁宮宮苑

官司多被責罰侍中魏徵進言曰陛下今幸洛州為

是舊征行處

為去聲獲其詞

庶其安定故欲加恩故老城

郭之民未蒙德惠官司苑監多及罪辜或以供奉之

物不精

供平解

又以不為獻食此則不思止足志在奢

靡既乖行幸本心何以副百姓所望隋主先命在下

多作獻食獻食不多則有威罰上之所好禁下必有

甚競為無限逮至滅亡此非載籍所聞陛下目所親

見為其無道故天命陛下代之當戰戰慄慄每事省

約參蹤前列昭訓子孫奈何今日欲在人之下陛下

若以為足今日不啻足矣音若以為不足萬倍於

此亦不足也太宗大驚曰非公朕不聞此言自今已

後庶幾無如此事喪千臂按通鑑傳十一年上至顯

微諫曰云云上驚曰非公不以開諸侍有被譴無忌

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彼舍而宿今朕極如此豈

不獨嫌

足手

是則能保其貴矣夫始之賤貧而欲大無窮也

君文王早服即康功四功公作書曰朕成于勤

衣冠念不至此是以恭儉愛民惟恐煩之嗚呼其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又曰太宗可謂不惑矣觀隋之宮室而以諫放  
掩蔽戒羣臣夫知彼之所以亡則圖我之所以存  
而不取患矣此三

王之所由興也  
愚按有厚之制五載一巡守成周之盛六年一  
時英肆觀群后大明崇德至協時月正日同律度  
量衡無非事也其行爲幸所不爲不爲不幸所  
僭約故民以其所行爲是也後世揚厲朱溫肥遒  
吾王不遵吾何以休是也後世揚厲朱溫肥遒  
不怠始務堂修其飲食美其行宮以供給過  
制爲賢能以盈額不備爲罷軟州縣承風競爲  
勞費於是百姓開車爲之者見羽旄之類舉疾  
首疾頤而相告矣太宗觀之若見羽旄之類舉疾  
奉不情多所責罰况其宗親若乎古之禮幸所  
以物民後之其常所以陶心人君欲復虞周之  
會之制苟不免者其車從之數約其供給之議  
果有不治隋  
未有不治隋  
果之不治隋

政獵第三十八  
五

秘書監虞世南以太宗頗好畋獵去上疏諫曰臣

聞秋獮冬狩蓋惟恒典活音辭同禮大司馬仲秋教

冬教大閱以狩射集從禽備乎前誥射食亦切集伏

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摧班碎

掌親御皮軒車也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

夷兇翦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効獲

式遵前古然黃屋之尊金與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

國之所繫心清道而行猶戒街廩斯蓋重慎防微為

社稷也為去是以馬御直諫於前司馬相如字長卿

從帝親長揚帝好自擊熊豕馳張昭變色於後張昭

邊野獸相如上疏諫帝從之



帝彭城人為吳王孫權軍師推臣誠細微敢忘斯義

且天孤星單音單所殪已多殪音翳頌禽賜獲皇恩

亦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蕩蕩之請降納

洧澮之流袒褐徒搏任之群下則貽範百王永光萬

### 代太宗深嘉其言

惡按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也王制天子無事則歲三田周禮大司馬之制

獨為詳備則畋獵固古禮也何外作禽蒐見於大司馬之制而不敢獵于遊田乃為文王之德正

以吹獵雖古制有凶是而勞師雖武妙農害民者矣况後世萬乘之勳供給之繁徵求之夥乎

太宗身親行禱冠徒奏功其於遊獵固其好尚必有不遵制而病民者宜世尚趨切之諫有以聽矣

谷那律魏州開樂人貞觀中蒙國子博士後遷為諫議大夫嘗從太宗出獵在途遇雨太宗問曰雨衣

若為得不漏對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

弗數遊獵魏州開樂人貞觀中蒙國子博士後遷為大被嘉納賜帛五十段加以金帶按

此事係在高宗永徽元年九月癸亥與此異而新舊唐書則同

唐氏仲友曰谷那律淹儒者褚遂良嘗稱為元

難乎質直故三益之友得已善而況兼之若乎

愚按家語記孔子之言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

夫所以諷諫者假他事引援而諫者也谷那律

以儒學之臣居諫議之職以瓦為衣之對諫過

於實直其諫之謂乎太宗悅其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昨往懷州今懷慶府

有上封事者云何為恒差山東衆丁於苑內營造即

日徭役似不下隋時懷洛以東殘人不堪其命而田

獵猶數猶音驕逸之主也今者復來懷州田獵忠諫不

復至洛陽矣復音四時蒐田蒐音搜香曰蒐夏曰既

是帝王常禮今日懷州秋毫不干於百姓凡上書諫

正自有常準臣貴有詞王貴能改如斯詆毀有似呪

詛侍中魏徵奏稱國家開直言之路所以上封事者

尤多陛下親自披閱或冀臣言可取所以使倖之士

得肆其醜臣諫其君甚須折衷從容諷諫從即漢元

帝嘗以酌祭宗廟酌音酌三直醜酒也出便門御

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薛字長將當乘輿免冠曰宜從

橋陛下不聽臣言臣自刎以頸血汙車輪汙去陛下

不入廟矣元帝不悅光祿卿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

直乘船危乘平聲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廣德言可聽

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以此而言張猛可

謂直臣諫君也太宗大悅

愚按魏徵不取廣德之直言而取張猛之直諫

不遇順太宗之意而言耳蓋嘗聞先儒之切言曰

諫者之委曲君德未信於人也諫者之劍切君

德已信於人也其逆其竹言者之得失則二君

毀人有似詛况此正太宗君德信於人之驗也若

以張猛之諫諫為是則是以漢元之昏庸期太宗耳豈貴難之道乎

貞觀十四年太宗幸同州今仍舊沙苑親格猛獸復

晨出夜還音殺特進魏徵奏言臣聞書美文王不敢

盤于遊田周書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燕并惟正之供傅述屢箴稱夷羿

以為戒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屢箴如是可不懲乎

昔漢文臨峻坂欲馳下乘蓋楚人漢文帝為中郎將攬轡曰聖

主不乘危東平不徵幸今陛下騁六飛名馬馳不測之

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半欲自輕柰高廟何文帝從

欲西馳下峻坂秦靈符帝曰將軍欲擊臣曰臣聞孝

武好格猛獸好去聲相如進諫力稱烏獲秦武工力

者捷言慶忌射能捷矢之子人誠有之獸亦宜然祥遇

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雖烏獲逢蒙之伎逢音虞逢

射不得用而枯木朽株盡為難矣雖萬全而無患然

而本非天子所宜事見首孝元帝郊泰時郊祀之因

留射獵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時為稱竊見關東因

極百姓離災今日撞亡秦之鍾歌鄭衛之樂士卒暴

露從官勞倦從去欲安宗廟社稷何憑河暴虎未之

戒也臣竊思此數帝心豈木石獨不好馳騁之樂音

後而割情屈已從臣下之言者志存為國為去聲不

為身也臣伏聞車駕近出親格猛獸晨往夜還以萬

乘之尊閣行荒野踐深林涉豐草甚非萬全之計願  
陛下割私情之娛罷格獸之樂上為宗廟社稷下慰  
群寮兆庶太宗曰昨日之事偶屬慶昏非故然也自  
今深用為誠

愚按魏徵諫像之辭技古監令德忠篤比虞  
世南奏疏尤為整至切到足以激勸其君之聽  
座香之語太宗為得不得不為之感悟  
哉若魏徵者可謂能引君於道矣

貞觀十四年冬十月太宗將幸標陽

標陽為成寧縣屬今  
路元遊政縣丞劉仁軌字正則汴州人初為陳倉尉  
縣實政居仁軌持疾之太宗召問其疾仁軌曰奉  
臣故親之存以馬前直相成陽李暉連給事中成后  
假解以收獲未畢非人君順動之時詣行所上表切

諫太宗遂罷獵擢拜仁軌新安令

按史傳太宗校獵河州仁軌曰今茲對澤宮足百  
教織皮收鏡十二常日贊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結  
橋治道使細簡者猶不損也上置書囊納拜新安令  
勞陛下下飛得聖公私交上置書囊納拜新安令  
愚按劉仁軌一擊亦不可而能效一言之忠動萬  
乘之聽其忠君愛民之心有侍從之臣所未能  
若可謂難乎哉蓋仁軌嘗為陳倉尉太宗以  
其剛直擢為從諫之丞受知於太宗則仁軌雖有  
然非太宗有從諫之德則其受知於太宗矣  
嗣直之操持安所施哉遇足以獲罪而已矣仁  
為文官州縣而致宰相善致贊譽得史氏權心  
為文傳所稱美出宰百里者不可不知所效法耶

災祥第三十九章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比見眾議以祥瑞  
為美事頗有表賀慶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



人足雖無祥瑞亦可比德於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

內侵縱有芝草徧街衢鳳凰巢苑囿亦何異於桀紂

常聞石勒時石勒上黨向奴人晉元帝時據襄國封帝是為後趙有郡吏燃連

理木煮白雉肉喫豈得稱為明主耶又隋文帝深愛

祥瑞遣秘書監王劼著衣冠在朝堂對考使大焚香

讀皇隋感瑞經隋文帝好祥瑞小戴王劼言上受命符瑞甚衆又採歌雜國雜佛經文字曲加註解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上今宣示天下勅集諸州朝集使監手焚香問日讀之曲折有聲如歌誦經句朔始禱上舊嘗見傳說此事實以為可笑夫

為人君扶當須至公理天下以得萬姓之歡心若

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動作興

人皆樂之發號施令人皆悅之此是大祥

瑞也自此後諸州所有祥瑞並不用申奏按通鑑徐貞觀二年

又曰嘗有白鶴集於空殿梁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編質上曰我嘗笑隋楊帝好祥瑞瑞在得質此何足賀命毀其巢於野外

愚按聖人之作春秋也祥瑞不書惟夏書豈無意哉天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豈無祥瑞而不可也而有年大有年之書兩見於經蓋聖人為祥瑞而以堯舜之政化為大祥瑞直無見而然哉嘗觀文公朱子通鑑綱目貞觀一代皆不見祥瑞之書惟貞觀四年以大有年書錄其外戶不閉求給人足斗米三錢之美斯祥瑞之大者然則太宗之為此言也非苟言之實光瑞之矣

貞觀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晉見山東及江淮多

貞觀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晉見山東及江淮多

貞觀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晉見山東及江淮多

貞觀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晉見山東及江淮多

貞觀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晉見山東及江淮多

貞觀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晉見山東及江淮多

貞觀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晉見山東及江淮多

貞觀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晉見山東及江淮多





大水太宗以問侍臣秘書監虞世南對曰春秋時梁

山崩

梁山晉地

晉侯召伯宗而問焉

晉侯景公名驩對曰伯宗晉大夫

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樂降服乘綬

乘綬晉禮也

車之無解文者

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

之故得無害事見左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

山同日崩水大出令郡國無來獻令平施惠於天下

施平

遠近歡洽亦不為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

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朝按蛇宜

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為怪耳今蛇見山澤蓋深山

大澤必有龍蛇亦不足怪又山東之雨雖則其常然

陰潛過久恐有冤獄宜斷省繫囚庶或當天意且妖

不勝德修德可以銷變太宗以為然因遣使者彼去

賑恤飢餓申理冤訟多所原宥

貞觀八年有彗星見于南方彗餘研切見音現後同

長六丈一作六尺經百餘日乃滅太宗謂侍臣曰天見彗

星由朕之不德政有虧失是何妖也虞世南對曰昔

齊景公名杅時彗星見公問晏子晏嬰晏子對曰公

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

天見彗星為公戒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星

沒作十六陛下若德政不修雖麟鳳數見數音終是

無益但使朝無闕政百姓安樂音雖有災變何損於

德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太勿以太平漸久

而自驕逸若能終始如一慧見未足為憂太宗曰吾

之理國良無景公之過但朕年十八便為經綸王業

便為之為北剪劉武周西平薛舉東擒竇建德王世

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音

航海內又安自謂古來英雄撥亂之主無見及者頗

有自矜之意此吾之過也上天見變良為是乎秦始

皇平六國隋煬帝富有四海既驕且逸一朝而敗吾

亦何得自驕也言念於此不覺惕焉震懼魏徵進曰

臣聞自古帝王未有無災變者但能修德災變自銷

陛下因有天變遂能戒懼反覆思量音深自剋責雖

有此變必不為災也

唐氏仲友曰世南對山嶽蛇見大水恐有寬獄打

整亦未足以懸天變矣詩曰維蛇維蛇女子之祥

唐太宗無女寵之消無迹可言蛇見山澤過其所

為說太宗無女寵之消無迹可言蛇見山澤過其所

又曰世南論結星成驕於此最中太宗

之病較諸省錄紫四之論大小珠矣

以爲擊春秋向五行傳某事失則其於微應誠若



外圖不見為女媧也。唐高宗會滋湖變。遂啓女  
后專政。卒釀大蛇之妖。所以除舊布新也。春  
秋之世。魯有星孛。齊有彗星。因不見有所除布  
也。唐武后肆其凶毒。魏易唐祚。卒應彗星之異。  
蓋二者皆見於貞觀之八年。特盛之時也。天心  
仁愛。徵戒之意。早已見矣。天人之際。良可畏哉。

貞觀十一年大雨。穀水溢。衝洛城門。入洛陽宮平地  
五尺。毀宮寺十九所。漂七百餘家。太宗謂侍臣曰。朕  
之不德。皇天降災。將由視聽弗明。刑罰失度。遂使陰  
陽舛謬。雨水乖常。矜物罪已。載懷憂惕。朕又何情。獨  
甘滋味。可令尚食今平鮮尚食斷肉。料進蔬食。文武  
百官各上封事。極言得失。中書侍郎岑文本上封事  
曰。臣聞開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

易。

切

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切

所以崇其基也。今雖億兆又安。方隅寧謐。既承喪

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

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

產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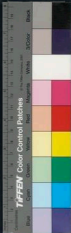
疎。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上暖之以

春日。一人挫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

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日凋耗。凋耗既甚。則

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

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國曰。



人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孔安國

之辨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

舟是以古之招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為此也

為去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

為重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

聞過即改從諫如流為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

願神養性省遊畋之娛去奢從儉去上減工役之費

務靜方內而不求闢土載擊弓矢而不忘武備也

九此數者雖為國之恒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

昧惟願陛下思而不息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隆三五

帝也億載之祚與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為女高

為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春大拱而大戊惟伊

成從之祥祭不勝能帝之政其有開伊

枯死而去龍蛇作孽五行傳曰望之不

尊之雉雉於鼎耳史記商紀武丁祭成湯明日有

勿憂先修政事或石言於晉地左傳昭公八年猶當

轉禍為福變災為祥况兩水之患春石言於晉猶當

豈可謂天譴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

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

太宗深納其言

善當作食

惡按薛水出文子帝奔所以畏天君已也六事白





遠風焉是故有唐之治雖未能上稱時雍之美而貞觀之盛可謂三代而下之所罕見者矣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人君為善者多不能

堅守其事漢高祖泗上一亭長耳後音初能拯危誅

暴以成帝業然更延十數年縱逸之敗亦不可保何

以知之孝惠為嫡嗣之重溫恭仁孝而高帝惑於愛

姬之子欲行廢立疑師蕭何韓信功業既高蕭既

安繫蕭何沖人漢水相野韓信功業既高蕭既

國多受賞人財物為請吾死乃下何韓亦濫黜當

尉城繫乘日用王衛尉之言教出之韓亦濫黜當

作誅韓信陰人佐漢高祖取天下封楚王有坐信

此恐望後乃許遊雲夢時至洛陽於為淮陰侯由

何始信入后使武士縛信斬之與信三獄自餘功臣

黜布之輩懼而不安至於反逆法齊漢高祖封淮南

王及韓信彭越之徒陸梁兵饒伺警急中大失貪君

臣父子之間悖謬若此豈非難保之明驗也朕所以

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懼用保其終

愚按太宗言漢祖創業之君而廢嫡立庶誣誅功臣斯言誠是也太宗能保全功臣無誣誅之失過漢高祖矣欲不能正承乾之惡而於諸子之定分亦乖於愛而不能自克者豈知人之

貞觀九年太宗謂公卿曰朕端拱無為四夷咸服豈

朕一人之所致實賴諸公之力耳當思善始令終永固鴻業子子孫孫遞相輔翼使豐功厚利施於來葉



地千令數百年後曆平讀我國史鴻勳茂業繁然可

觀豈惟稱隆周炎漢及建武光武永平明帝故事而

已哉房玄齡因進曰陛下搗挹之志雅功群下致理

昇平本關聖德臣下何力之有惟願陛下有始有卒

子則天下永賴太宗又曰朕觀古先撥亂之主皆

年喻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舉兵年

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昇為天子此則武勝於古

也少從戎旅少不暇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

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行之數年天下大理而風移

俗變子孝臣忠此又文過於古也昔周秦已降戎狄

內侵今戎狄稽顙皆為臣妾此又懷遠勝古也此三

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業何得不善始慎終耶

惡按詩善所載聖君賢輔之所以終治於雍熙

自足之時若因幸功業之克成未嘗以功業而

盛業然則可謂不使後世惟編陸周炎漢志則

高矣然炎漢可企而及也隆周立止於若是我

俾彼雲漢為章於天朝之為禮樂布之為法度

此文雖烈撫皆昧不知太宗之所謂文果能勝乎

失此武王之武也不知太宗之所謂武果能勝乎

手大印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華夏安賴罔不率

也不知太宗之所謂懷遠又果能勝乎惠然後

知太宗幹功代誓意出於此能莫其所已焉而

後能勉其所未至信哉若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讀書見前王善事皆  
力行而不倦其所任用公輩殺人誠以為賢然致理  
比於三五之代猶為不逮何也魏徵對曰今四夷賓  
服天下無事誠曠古所未有然自古帝王初即位者  
皆欲勵精為政比迹於堯舜及其安樂也樂音則驕  
奢放逸矣能終其善人臣初見任用者皆欲臣主濟  
時追繼於堯契音及其富貴也則思苟全官爵莫能  
盡其忠節若使君臣常無懈怠各保其終則天下無  
憂不理自可超邁前古也太宗曰誠如卿言

惡格太宗致聖不遠三五之言所以貴難於其  
臣也魏徵之對由盡人君放逸之禍人臣墮落

之弊初可為上下之節蓋人君居於位始  
始而人臣尤當始終如一也嘗觀史記諸名臣  
又於其位者雖於大節無所虧然於推律之道  
無聞焉時乃以成功推居玉璽無盡如保其福  
祿榮名歟耶君不及堯舜者何  
如人哉魏徵之言亦有音矣

貞觀十三年魏徵恐太宗不能克終儉約近歲頗好  
奢縱好去聲上疏諫曰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定鼎皆  
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故其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  
語道也必先淳朴而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良而  
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絕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產也則  
重穀帛而賤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  
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





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已逆所為而人必從公道溺

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惟

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所言信矣伏惟陛下年甫弱

冠去聲大樞橫流橫去聲削平區宇肇開帝業貞觀之初

時方苞柱抑損嗜欲躬行節儉內外康寧遂臻至治

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為遠臣自擢居

左右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常許仁義之道

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而不渝一言興邦斯之

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已來稍乖曩志敦

朴之理漸不免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陛下貞觀之

初無為無務清靜之化速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

墜聽言則遠趨於上聖論事則未踰於中至何以言

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漢文帝時有駿千里

馬者錦還其晉武焚雉頭之裘晉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接欲雉頭裘帝以

奇技異服典禮所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

外取恠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昔

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遵之則吾懼也若何

其無畏家語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為人上者

奈何不敬書五子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



勞愛民猶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為頃年已來意在奢

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

則易使易以改切後同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音涉後同而

致傾敗者也有違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者哉恐

非興邦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算此其漸不克終二也

陛下貞觀之初損己以利物至於今日縱欲以勞人

卑儉之迹歲改驕侈之情日異雖憂人之言不絕於

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或時欲有所營慮人致諫

乃云若不為此不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諫曰

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

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在於所涂簡並鮑魚鮑魚之解與

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思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

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愛君子疎斥小人今則不

然輕褻小人然音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音

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問而自疎問去聲後同不見其

非則有時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疎遠君子

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不作無益害

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犬馬非其土

性不畜許六切珍禽奇獸弗育於國周書陸陸下貞觀



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璧反朴還淳項年以來好尚

奇異

好士  
後同

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能

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未之有也未作滋興而求

豐實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

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恒恐

不及近歲已來由心好惡

鵠去

或衆善舉而用之或

一人數而棄之或積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遠之夫

行有素履

夫音扶  
去聲後同

事有成跡所毀之人未必可信

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

韓平聲  
朝音助

君子之

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說佞以為身謀陛

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為之臧否

韓音

是使守道者

日踈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

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

無嗜慾內除畢弋之物

畢弋也  
弋以生

外絕畋獵之

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

遊若太康  
十旬非反

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譏於百

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或時教習之處道路遙遠

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為歡莫慮不虞之變事

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終七也孔子曰君使

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孔子謂魯  
定公之辭

然則君之待臣義不

可薄。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

威思竭力，心無所隱。頃年已來，多所忽略。或外官充

使，士奏事入朝，思觀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顏色不

接，欲請又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

之略，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

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長音

樂不可極，志不可滿。滿音曲禮四者，前王所以致福

通賢以為深誠。陛下貞觀之初，孜孜不怠，屈己從人。

恒若不足，頃年已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

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為，皆

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

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未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

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遠勞士馬，問罪

遐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踈遠者畏

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九

也。昔陶唐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

有始有終，無為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驕

不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

携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此誠

由識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攜貳。頃年已來，疲

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下日悉留和  
雇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  
迤送之夫相繼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為驚擾脫因水  
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  
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人無靈焉  
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寓十有三年道洽寰中  
威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教聿興比屋踰於可封比音  
菽粟同於水火暨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  
被於郡國凶醜作孽忽近起於畿下夫天何言哉垂  
象示誠斯誠陛下驚懼之辰憂勤之日也若見誠而

懼擇善而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湯之罪已前王所  
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令時所以敗德者思而改之與  
物更新更平易人視聽則寶祚無疆普天幸甚何禍

敗之有乎然則社稷安危國家理亂在於一人而已

當令太平之基既崇極天之峻九仞之積猶廚一簣

之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言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也千載休期時難再

得明主可為而不為微臣所以鬱結而長歎者也臣

誠愚鄙不達事機略舉所見十條輒以上聞聖聽伏

願陛下採臣狂瞽之言恭以蕝莛之議冀千慮一得

袞職有補詩大雅丞民之篇曰袞職有補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則死日生年甘從



斧鉞。疏奏。太宗謂徵曰。人臣事主。順旨甚易。忤情尤

難。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論。思獻納。朕令聞過能改。庶

幾克終善事。若違此言。更何顏與公相見。復欲

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覆研尋。深覺詞強理直。

遂列為屏障。朝夕瞻仰。又錄付史司。冀千載之下。識

君臣之義。乃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疋。按文傳十三

社事作亂。雲陽石然自

唐氏。竹友曰。人君苦否之分。其始也。其末十里。

論太宜。貞觀初。之所為。皆可以為三代之令主。至

乎此。可不畏哉。微有三代之弊。王其極。至於亂者。不過

伊。傅。周。召。或。其。君。天。再。訓。其。後。世。之。處。非。慮。道。之。至

知。有。君。臣。之。義。至。微。錄。前。後。錄。付。史。官。使。萬。世

不。說。大。十。漸。之。成。微。之。所。錄。多。不。過。此。而。太。宗。不

太。宗。則。天。下。將。不。忘。之。意。凡。此。皆。太。宗。好。名。諫。且。知

思。按。魏。徵。十。不。克。終。之。疏。正。貞。觀。之。中。其。未

善。其。善。也。可。以。為。三。代。之。令。主。其。末。善。也。無。異

於。後。世。之。辟。王。何。太。宗。一。人。之。身。始。終。之。相。遠

善。者。學。力。之。不。繼。也。皆。天。資。之。德。王。即。位。之。初

成。於。一。奴。之。言。不。能。明。周。公。之。德。天。資。之。美

昏。途。至。於。死。生。之。際。炯。然。不。亂。此。豈。天。資。之。所

及。武。越。然。獲。知。公。補。漢。之。功。為。不。可。及。而。詔

微。格。君。之。道。猶。有。所。足。天。資。之。未。逮。者。其。可。不

學擊而格  
學也哉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平定天下朕雖有其事  
守之失圖功業亦復難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國撫有  
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實可為誠公等宜念公忘私  
則榮名高位可以克終其美魏徵對曰臣聞之戰勝  
易以鼓切守勝難陛下深思遠慮安不忘危功業既彰  
德教復洽恒以此為政宗社無由傾敗矣

范氏祖為曰書曰后克敵成后臣克敵厥臣又曰  
無輕民事惟難孔子曰為君難夫知所難而後可  
以為為也傳曰君以為難則其難也將至矣君以  
為難則其易也將至矣太宗知守之之難所以能  
有終也

思按魏徵之於太宗凡三告以時天下之難矣  
居安忘危之言始終弗渝其憂治危明之心為  
何如哉孟子曰黃鐘於  
君謂之燕藏之謂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魏徵曰觀近古帝王有傳位十  
代者有一代兩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懷  
憂懼或恐撫養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驕逸喜怒  
過度然不自知卿可為朕言之為去當以為楷則徵  
對曰嗜慾喜怒之情賢愚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  
度愚者縱之多至失所陛下聖德玄遠居安思危伏  
願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終之美則萬代永賴

愚按太宗問運祥長短之珠魏徵對以自制克  
終之美其論可謂的矣然嘗論之古昔聖賢著

貞觀政要卷第十

書也始之托始太宗問魏徵正身之道終之著是  
微對太宗免終之言其意之所存終不可知也  
事實改之則二者皆太宗之所不足也何使  
宗削除禍亂身致升平屈已而納諫任賢而  
能恭儉節用寬仁而愛人三代而下之君絕無  
而慚德豈非正身之通有父子兄弟夫婦之間  
有漸德豈非正身之通有父子兄弟夫婦之間  
諫矣而晚年有什矣復有高麗西域之師能  
君美之諫能息兵矣復有高麗西域之師能  
用矣復有二山早論之則太宗所以不能克終  
不足歟合二者而論之則太宗所以不能克終  
者由其不能正身也然則兵氏之  
書豈非始言其身而終言其效歟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